武俠世界

龍鳳呈祥（現代都市奇俠故事）　龍乘風．著

大都市中，光怪陸離事件層出不窮，種種陷阱出人意料之外。然而正邪鬥爭，古今不易，且看奇俠又再大展雄風，勇破奸人陰險毒計。本故事充滿劃時代氣息，文筆清新可喜，在新春大吉，一片恭喜發財聲中閱讀本文，保証令你如意吉祥，萬事勝意！



$4.00

恭喜發財

第27年
49

編者話 春回大地，去舊迎新，丙寅新歲，虎躍龍騰。本刊同人謹祝各位讀者新春大吉，萬事如意。同時，我們也願望在未來的一年裡，儘量更多佳作貢獻給讀者欣賞閱讀，以不負各位廿多年來的支持和捧場之雅意。

☆ ☆ ☆

龍乘風今期貢獻給各位一部巨型賀歲佳作——「龍鳳呈祥」，故事充滿劃時代氣息感，文筆不但清新可愛，題材也別創脫俗，整個故事環繞着現代都市光怪陸離的事件，陷阱之佈設層出不窮，然而，邪不勝正，古今不易，且看一個智勇雙全的奇俠怎樣大展雄風，去勇破這干奸人陰險的毒計！在一片恭喜發財聲中閱讀本文，保証令你如意吉祥，萬事勝意！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下期選刊一部社會俠艷技擊鬥智故事「金鎗粉拳」，講述一個慣於在黑道中專門黑吃黑的俠盜，剛巧遇到一個年青貌美的金鎗紅粉女賊，由於雙方各有所圖，於是他們就展開了一場生死肉搏戰，且引來一段既妙且諧、又香又艷的趣事，切勿錯過。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49期
（總號 1389）
1959年 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120.00
一年港幣 $ 239.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146.00
一年港幣 $ 291.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206.00
一年港幣 $ 41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 40元

·每册港幣四元·
H.K. $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每本港幣九元

每本港幣十一元

奇俠司馬洛故事

馮嘉著

洗腦人

每本港幣十二元



龍乘風著

每本港幣十一元

環球出版社發行

龍鳳呈祥

現代都市奇俠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海裏發現一條巨魚

柔柔在碧波蕩漾的海灣裏玩了差不多整個下午，直至黃昏六點二十八分照照鏡子，才發覺這次眞的給陽光晒紅了。

鏡子在靈鷗號的船艙裏，它是橢圓形的，鏡框鑲着五朶銀玫瑰，是柔柔父親送給她的十九歲生日禮物。

鏡子是柔柔的，靈鷗號這艘三十八呎純白色遊艇也是柔柔的。

鏡子是生日禮物，遊艇則是獎品。

在去年會考，她成績很不錯，雖然她自己還不怎麼滿意，認爲六優三良跟那些「會考狀元」們還差得很遠，但她父親已高興到不得了，第二天立刻便買了這艘性能優越，價錢比一層八百呎洋房不遑多讓的遊艇送給柔柔，以示獎勵。

十九歲的柔柔，她擁有一張清秀的臉，烏黑明亮的眸子，還有一副健康而苗條的軀體。

從她還沒有開始唸中學之前，只要提起了「禤柔柔」這三個字，別的同學們若不是感到欣羨，便是有點妒忌，甚至是大大的妒忌。

當然，又羨又妒的人也很多，因爲她們全是女孩子。

柔柔從小學一直到中學畢業，唸的都是女校，那是她媽咪禤太太的主張。

禤太太爲人脾氣固執，那是人人皆知的，至於她丈夫禤錦庭，倒是生性隨和，無論對妻子也好，對兒女也好，都可說是千依百順，既是個典型好好先生，也是個樂天派人物。

這一天，上午天色多雲而間中有陽光，禤錦庭便對柔柔說道：「在這種天氣海浴最好，最少不會把皮膚晒得像包公那樣黑。」

那時候，是上午十一點半左右，禤錦庭這一家人正在尖東喝早茶。

其實這已不算是喝早茶，但禤太太昨晚的牌局直至凌晨四點多才散，她能夠在十點十五分從床上爬起來，已經是一個奇蹟。

但她也不能不起床，因爲她比誰都更想看看，自己的未來媳婦到底是怎樣的。

柔柔的哥哥振宇，在去年聖誕節晚上認識了一個女孩子，接着就一直大力展開追求攻勢，大半年後，他對柔柔形容這一連串的攻勢，稱之爲：「戰績輝煌，無與倫比！」

不到五分鐘，這件事就傳到禤太太的耳朶裏去了，她立刻向兒子施加壓力，無論怎樣，也要振宇把女朋友帶回來瞧個清楚。

振宇暗罵柔柔多事，但另一方面却也有點暗暗歡喜。

他早就想把女朋友帶回家裏，但却一直沒有勇氣把這個想法付諸實際行動。

其實振宇絕不是個胆子細小，性情懦怯的人，但對於這種事，他總是採取保密態度，不到時機成熟，決不輕易洩露出來的。

但最後，他還是瞞不過心思慎密的柔柔。

柔柔對付別人也許沒有甚麼法子，但對付這個哥哥却很有一套。

就是這樣，振宇的浪漫戀情終於被揭發，在禤太太施加壓力下，他只好向女朋友邀約。

最後，他們決定先到尖東喝茶，開始雙方第一次的見面。

這一天，振宇的心情顯然有點緊張，就像六年前他考大學試的時候一樣。

六年前，他担心自己能否及格，現在，他却担心屏妮過不了母親這一關。

他的女朋友姓溫，叫溫屏妮。

溫屏妮的父親是個中國書畫鑑賞家，也是個著名的裱畫師。

屏妮的父親生性沉默寡言，據屏妮說，他只有在喝多了幾杯酒的時候，說話才會比平時稍爲多一點點。

振宇見過他幾次，但加起來總共才聽他說過十一句話。

振宇曾悄悄地問屏妮：「妳爸爸是不是討厭我？」

屏妮的回答很妙，也很古怪，她說：「凡是有人想把我從他身邊搶走，他都一定很不高興。」

振宇「哦」一聲，臉上綻出了怪怪的笑容：「我明白了。」

從那時候開始，振宇就已明白，屏妮的爸爸實在很疼愛這個女兒，他甚至會嫉妒自己的女婿。

因爲只有女婿，才可以堂而皇之，公然地、合法地把他女兒屏妮帶走。

× × ×

今天，對振宇和屏妮來說，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可是，屏妮沒有依時赴約，她並不是遲到，而是一直沒有趕來。

振宇搖了好幾次電話，都找不着她，她家裏根本就沒有人接聽電話。

禤太太漸漸不耐煩了，一張塗滿了脂粉的臉越來越不好看。

她從不喜歡別人遲到，雖然，她自己也不是個經常都能守時的人。

禤錦庭却不然，他雖然絕對贊同「守時是做人最起碼原則」這一句名訓，但別人遲到了，他却一定會很耐心地等下去，直至對方出現在自己眼前爲止。

即使到了最後還是等不着，他也絕不會亂發脾氣，他認爲最少應該給對方一個解釋，或者是道歉的機會。

所以，禤太太常常埋怨自己的丈夫是個呆子，但柔柔却恰好相反——她以擁有這麼一個父親而引以爲榮。

屏妮始終沒有出現，她家裏的電話也始終沒有人接聽。

到了一點二十五分，禤太太再也等不下去了，在她離桌回家之後，禤錦庭微笑着對女兒說：「妳媽咪的指頭又痕癢了，妳怎麼一直不跟她學學搓麻將。」

柔柔搖了搖頭：「這種遊戲太簡單，但浪費的時間却太驚人，我也曾經問過電腦了，它的回答是：『玩不過！』」

禤錦庭笑笑：說：「這種不識時務的電腦，千萬別把它弄進禤家，否則遲早一定會給妳媽咪整座炸掉。」

這兩父女不斷說笑，但禤振宇却一直愁眉苦臉，就像是天巳塌，地巳崩、情人巳嫁給阿拉伯土王一樣。

「別担心！」禤錦庭忍不住拍了拍兒子的肩膊，用老朋友般的口吻說：「你老媽子就是這樣的，不到二十四小時，準會沒事！」

禤振宇嘆了口氣：「但以後她對屏妮的印象，一定會大打折扣。」

禤錦庭皺了皺眉：「甚麼大打折扣？又不是百貨公司大減價五六折酬賓。」

柔柔立刻忍俊不禁，「嗤」聲笑了起來。

振宇也在笑，但却是苦笑。

「別像個苦瓜乾似的，」禤錦庭勸勉他，「今天天氣既不太熱，陽光也不太兇猛，最適宜遊艇河，把身子泡在寧靜的海灣裏。」

振宇却搖搖頭，說：「你們去好了，我有點事要幹。」

禤錦庭看着他的臉：「現在就去刋登尋人廣告嗎？」

振宇沒有回答，只是聳肩嘆了口氣，然後就走了。

禤錦庭看着他的背影漸漸遠去，才對柔柔說道：「若有機會，妳一定要去帮帮他。」

柔柔詫異地望着父親：「哦？甚麼意思？」

禤錦庭嘆了口氣：「妳哥哥是個很執着的人，我倒有點担心他拿得起，放不下。」這個向來樂天安悠的父親，畢竟也有爲下一代感到担憂的時候。

但他很快又巳回復了平時開朗愉快的個人風格，他輕鬆地叫喚侍者結帳，然後就駕駛着剛換不久的豪華房車，載着柔柔直往郊外駛去。

「天氣眞好，比我娶妳媽咪的時候好一千萬倍！」禤錦庭一面說，一面用左手把金絲太陽鏡架在鼻樑上。

他今年才五十出頭，雖然早巳不年輕了，但却也沒有半點老態。

他還是和三十年前般精神奕奕，在平時，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賭博，但遇上了熱鬧場合，却能樣樣都應付得來。

無可否認，禤錦庭一出生便是個不愁衣着的富家子弟，但他却不是個敗家子。

禤家三代單傳，雖然祖上一直都是書香門第，富裕人家，但若說到賺錢最多的，還得數到禤錦庭這一代。

禤錦庭的父親，是個天生的冒險家，無論做任何事情，都喜歡走捷徑、出奇制勝、以小博大。

照常情而論，這種人若不能大大的成功，便會陷入一敗塗地之境。

但結果，他這一生成就雖然不大，却也沒有把禤家的家財散掉。

到了禤錦庭這一代，禤家事業突然有了極大的突破。

禤家以前一直只是經營紗廠，但禤錦庭一經掌管業務，就把禤家的生意逐漸推向多元化發展。

那時候，他一度曾經被人譏諷爲「夢想家」，但不到十年，這位夢想家的一切夢想都變成了事實。

禤錦庭並不急進，但却欣賞任何有幹勁，有衝勁甚至是有蠻勁的年青人。

這二十年來，他一直把自己的時間劃分爲四個部份：家庭，事業，睡眠和娛樂，各佔四分之一。

禤太太主要的娛樂是打牌，逛百貨公司，保電話粥，看電視劇，近來還學唱粵曲兼彈奏琵琶。

禤錦庭的娛樂却截然不同，他喜歡羽毛球，打橋牌，遊山玩水，盆栽，茶道，但最喜歡的還是跟兒女們玩在一起。

尤其是柔柔，這個女兒在他心目中，簡直比太陽、水和空氣加起來還更重要。

× × ×

「爹哋，你瞧！」柔柔忽然從船艙裏直衝出來，用手指指自己的臉，「是你說不會晒黑的，但現在怎樣了？」

禤錦庭斜倚在遊艇的沙發上，微笑着說：「我只說過不會黑得像包公，但紅得像關公却是半點也不稀奇的。」

柔柔跺了跺脚：「這麼一晒，明天全身皮膚都得活受罪。」

「皮膚受罪是皮膚的事，和妳有關係嗎？」

「怎會沒關係？我又不是一隻可以褪殼的蝦。」

「誰叫妳不預早抹些太陽油？」

「我不喜歡，」柔柔撥了撥額前仍然濕透的頭髮，說道：「我討厭任何油膩的東西。」

禤錦庭一笑：「越南炸春卷跟黃油蟹又怎樣？難道這些東西又不同了？」

「當然不同，這些東西都是吃進肚子裏的，」柔柔眨了眨眼，「你幾時見我把春卷跟黃油蟹往身上塗抹？」

禤錦庭望住她，好一會才嘆了口氣：「眞是越來越牙尖嘴利啦。」

這時候，夕陽從西方水平綫上斜照過來，整個大海都染成金黃色，景色眞是美極了。

柔柔正想叫爸爸給自己拍一張照片，忽然，她看見海面不遠處有一條大魚游了上來。

柔柔對海水魚類的認識並不多，但她最少還辨認得出，那是一條最少超過二十斤重的黃立（魚旁・以下同）鱠。

她和父親一樣，都很喜歡吃海鮮，黃立鱠雖然不是「頂級上魚」，却也絕對不壞。

但這麼大的黃立鱠，柔柔還是第一次看見，從前，她所吃的豉汁蒸黃立鱠，最大一尾還不超過三斤。

「爹哋！」她不禁抽了口涼氣，伸手向海面一指。

禤錦庭還沒有走過來，海底裏又巳冒

出了另一條更大的魚兒。

不！接着冒出來的並不是甚麼大魚兒，而是一個潛水的人。

柔柔終於明白，那一條巨大的黃立鱠爲甚麼會從海底裏游上來。

牠巳給一支魚槍射殺，而射殺牠的，自然就是那個潛水人。

海灣附近，還有另一艘遊艇，潛水人在海面揮了揮手，那遊艇便徐徐地駛了過來。

但那遊艇才駛出幾十呎，忽然又停止下來，連摩托的軋軋聲也戛然而止。

柔柔一陣怔忡，接着對父親說：「那艘遊艇好像壞了。」

禤錦庭蹙了蹙眉：「不是好像，而是眞的壞了。」

柔柔「噢」一聲：「那該怎辦？」

禤錦庭聳了聳肩：「妳在說誰該怎辦？是他們？還是我們？」

柔柔想了想，輕輕咬着嘴唇說：「他們也許會用盡辦法把機器修好，但萬一失敗了，我們又眞的應該怎辦了？」

禤錦庭一本正經的說：「辦法有三個；A：施以援手，B：跟對方談個交易。C：視如不見，早早回家睡覺。」

柔柔聽到後面兩句話，馬上搖頭不迭：「分明看見了，又怎可以自欺欺人？這樣子就算回到家裏，也一定會整晚睡不着覺。」

「甚至整個月晚晚都睡不着覺。」

「你知道就好了，」柔柔瞪視着父親，「即使是跟對方談一個交易，那也是不對。」

「爲甚麼不對？」

「乘人之危，大敲竹槓，决非君子所爲。」

「所以，我們應該選擇A的方法，實行一介不取，見義勇爲地給對方施以援手了？」

「對！就這樣決定了！」柔柔認眞地說。

「但我反對，全力反對！」禤錦庭不斷搖頭，「我認爲應該用B的方法，否則，我們不但會白幹，甚至還會弄得虧了老本。」

「嘿嘿！」柔柔忽然明白了，「你想打那條大魚兒的主意！」

禤錦庭直認不諱：「這麼大的黃立鱠，別的地方不提，單是魚腩部份，就巳值上九十三分！」

「再加上七分奸詐手段，吃起來便足足有一百分的好滋味了，對不？」柔柔說到這裏，忍不住輕輕地嘆了口氣：「原來你也是個饞嘴的老貓，但是請當心一句說話——」

「是不是老貓燒鬚？」禤錦庭哈哈一笑：「妳放心好了，今晚這一頓海鮮大會，準逃不過妳爹哋的掌心……」說到這裏，忽然陡地呆住。

那艘遊艇居然又可以繼續開動了，他剛才說的ABC方法，全都變成不管用，也不必用。

柔柔差點笑得連腰脊也斷掉。

但就在她笑得連眼淚也流出來的時候，船尾木梯間忽然有人「嗨」的叫了一聲，接着問：「對不起，我可以上來嗎？」

禤錦庭怔住，柔柔也不禁吃了一驚。原來那潛水人不知何時早巳靠近了靈鷗號。

禤錦庭在稍爲定了定神之後，立刻便說：「歡迎！歡迎！」

潛水人微微一笑：「我的獵物也可以帶上來嗎？」

「當然可以，絕對同樣歡迎！」禤錦庭做了一個手勢，「我年輕時也是個出色的海底狩獵家，二十年前我曾經在加勒比海跟一條大白鯊搏鬥，結果沒事。」

「是大白鯊沒事？還是你自己沒事？」柔柔故意問。

「說句眞話，根本就沒有這回事，」禤錦庭哈哈一笑，「我年輕時連游泳也不懂，別說是大白鯊，便是一條大石斑也會把我嚇一大跳！」

潛水人聽得爲之一呆，半晌才說：「閣下很幽默……」說完這五個字，視綫忽然盯着柔柔的臉。

柔柔給他這麼一看，心中倏地怦然跳動了一陣。

這潛水人很年輕，大概二十四五歲左右，雖然他剛從海底裏冒上來，但却還是給人一種斯斯文文的感覺。

一個精於潛泳的海底狩獵者，自然也可算是出色的運動家了，但很奇怪，他給柔柔的第一個印象，並不是個運動健兒，而是一個臉龐充滿書卷氣息，却又同時有着說不出魅力的男孩子。

不久，那艘遊艇駛過來了，艇上掌舵的是個白髮老人。

「表少爺，收穫怎樣？」老人大聲叫問。

年輕潛水人笑笑：「太離譜啦。」

「甚麼意思？」

「你瞧！」潛水人把魚兒揪起，「今晚就只有我們兩人，怎吃得掉？」

白髮老人怪笑一下：「果然太離譜了，嗯，你怎麼跑到別人的遊艇上去？」

潛水人聳了聳肩：「剛才等得太累了，只好游過這邊暫時休息一會。」

白髮老人說道：「那麼，你現在過來罷。」

潛水人看了禤錦庭一眼，終於欲言又止。

禤錦庭立刻笑了笑：「倘若今天你們只有兩位一起晚膳，這條大魚兒就未免死得太冤枉了。」

潛水人馬上接口：「對了，海鮮海鮮，最好就是活殺即吃，若隔天存放，再新鮮的海鮮也就變成雪藏貨。」

禤錦庭哈哈一笑，目注着這年輕潛水人：「你不介意我們父女一起分享這條大魚嗎？」

年輕潛水人連忙說：「哦！當然不介意。」

「那好極了，我姓禤，叫禤錦庭，她是我的女兒柔柔。」

「原來是禤先生、禤小姐，幸會！幸會！」年輕潛水人禮貌地躬身，微笑着說：「我姓唐，唐少瀚，在那邊駕駛遊艇的叫雲伯。」

禤錦庭隨即向那白髮老人揮了揮手：「雲伯，您好？」

雲伯回應說：「今天太好了，天氣好

，風浪也很平靜，就只是遊艇有點小毛病，美中不足。」

「碍事嗎？」褟錦庭關心地問：「要不要我過來瞧瞧？」

「不碍事，機器不聽話，踢它兩脚就會回復正常。」雲伯打趣地說。

「很好，」褟錦庭哈哈大笑，「你們打算甚麼時候回航？」

雲伯望着唐少瀚：「表少爺，你怎麼說？」

唐少瀚又把黃立鱠揪起：「回航越快，牠越鮮甜嫩滑。」

褟錦庭立刻向雲伯打了一個手勢，笑着說：「那就非要趕快回去不可了！」

兩艘遊艇立即同時發動最大馬力，雙雙回駛停泊遊艇的避風塘。

這避風塘是屬於一個遊艇會組織的，大概可以停泊三百艘大大小小的遊艇，靈鷗號在這幾百艘遊艇之中，若以製造價錢而論，起碼排列在前五名之內。

雲伯駕駛的遊艇也不錯，雖然它曾經一度引擎失靈，但實際上並不是遊艇眞的壞了，而是因爲雲伯在操縱技術上發生錯誤所導致的。

兩艘遊艇停泊妥當後，唐少瀚問褟錦庭：「褟先生喜歡在甚麼地方吃晚飯？」

「除了雅山樓，任何一間酒家飯店都喜歡。」褟錦庭說。

唐少瀚奇怪極了，忍不住問：「雅山樓有什麼不好？」

褟錦庭笑笑：「老闆經常不在，只有老闆娘天天泡在那裏。」

「這又有什麼不對勁了？」唐少瀚更是莫名其妙。

「那是因爲老闆娘太兇之故。」褟錦庭忽然壓低了嗓子，一臉曖昧的神情。

唐少瀚還是不明白，但看見褟錦庭臉上這種神態，心裏已猜到他和雅山樓老闆娘之間，必定有着某種不尋常的關係。

果然，就在這時候，柔柔叫嚷起來：「抗議！嚴重提出抗議！」

褟錦庭呵呵一笑：「我跟唐先生說話，關妳什麼事了。」

柔柔撇了撇嘴：「你們說別的，我決不會管，但誰叫你在說媽咪的壞話！」

「妳的媽咪？」唐少瀚怔住了，接着說：「原來妳媽咪就是雅山樓的老闆娘，那麼……那麼雅山樓當然也就是你們的館子了？」

柔柔挺了挺胸，叉着腰說：「我爸爸說別的，你都可以相信，但若是我媽咪的壞話，却是連一個字都不能相信的。」

「夠了夠了，」褟錦庭面對着這樣的一個女兒，只得舉手投降，「爲父以後只讚妳媽咪，決不輕彈她半句，可以不可以呀？」

柔柔眨了眨眼，說道：「這還差不多了，但今晚這一頓飯，非要到雅山樓吃不可。」

褟錦庭微微一笑，對唐少瀚說：「她是個二十四孝女兒，有什麼好東西吃，總不會忘記了媽咪。」

「也不會忘記了爸爸！」柔柔馬上補充一句。

唐少瀚看着這對父女，微笑着說：「你們這一家人，一定生活過得很熱鬧，很幸福。」

柔柔瞟了他一眼，淡淡的說：「你的生活，看來也是蠻寫意的。」

「該寫意的時候，爲什麼還要讓自己勞碌緊張？」

「但深海獵魚這種玩意，其實也是又緊張又勞碌的。」

「何以見得？」

「我有個同學，他也喜歡潛水射魚，他說每次射魚之後，都會比考試之後還更疲倦。」

「消遣往往會比工作還更疲倦，那是絲毫不足以爲奇的，例如到的士高跳舞，打二十四圈長途蔴雀，甚至看小說等等，都會令人疲莫能興，但這些疲倦還是値得的，因爲它可以調劑枯悶的情緒……」唐少瀚侃侃而談，而且說得很有道理。

這時候，雲伯從碼頭那邊走了過來，對唐少瀚說：「表少爺，車匙在這裏。」

唐少瀚一怔，隔了好一會才說：「我有點累，不想開車。」

雲伯却說：「不，我有點事，今晚大概不能侍候表少爺了。」

唐少瀚皺了皺眉，雲伯立刻接着解釋：「是這樣的，我有位侄兒從鄉下裏出了來，他父親今晚請吃飯……」

「怎麼不早一點說？」唐少瀚「唉」的一聲，「早知道你有事，今天我就一定不會出海。」

雲伯忙道：「表少爺，你出海只是在白天，跟我侄兒這件事完全沒有半點衝撞，况且，我現在時間還多着哩。」說着，把一條車匙遞給了唐少瀚。

但唐少瀚並沒有接過車匙，他說道：「車子還是你拿去用吧，我可以坐TAXI。」

雲伯一楞，褟錦庭巳搖頭不迭，對唐少瀚說：「什麼坐TAXI，坐我的車子行不行？」

唐少瀚笑了笑，盯着雲伯說：「你現在不必担心我要走路回市區罷？」

「這個……這個……」雲伯仍在猶疑不決。

「雲伯，你放心去見令侄好了。」褟錦庭輕輕一拍唐少瀚的肩膊，微笑道：「你這位表少爺，今晚就交給我來招待便是了。」

雲伯連忙彎腰鞠躬，迭聲道：「言重！言重！」

終於，他還是接受了唐少瀚的意見，把一輛停泊在遊艇避風塘海邊的銀灰色平治房車開走。

× × ×

雅山樓在港島，位置背山面海，透過寬濶的玻璃窗幕，在座每一位客人都可以清晰地俯覽迷人的香港夜色。

在這裏，不但可以看見中環、銅鑼灣以至北角的高樓大廈，也可以遠眺維多利亞海峽對岸的九龍半島。

香港是個不夜天的大都市，晚間十點，當然還是很早很早的時候。

今晚褟錦庭很高興，他平時絕少喝酒，現在却喝了兩杯XO拔蘭地。

「好酒，好魚！」他一面吃喝，一面讚不絕口。

唐少瀚也奉陪着喝酒，但却只喝了小

半杯。

褟錦庭沒有勉强他多喝。

柔柔喝的是葡萄汁，她吃了不少魚，父親問她滋味如何，她却嘆息着，說：「媽咪一定還是在生氣。」

褟錦庭喝了酒臉色很紅，聽見柔柔這麼說，也不禁嘆了一聲：「妳媽就是這樣的，向來吃軟不吃硬，屏妮失約，她最少有好幾天不高興。」

他倆在說這幾句話的時候，唐少瀚正在撥電話，等到他回來之際，桌上又來了一大碗海鮮豆腐湯。

「還是用你那一條黃立鱠弄出來的，一魚四味，味味俱是不凡。」褟錦庭笑吟吟的說。

唐少瀚笑了一下：「只有廚藝功夫不凡的師傅，才能把魚兒弄得這樣出色。」

「給你這麼一讚，這裏的廚師非要加薪不可。」

「嗯，怎麼褟太太今晚不在這裏？」唐少瀚說：「如此能幹的老闆娘，我眞想拜候一下——」

褟錦庭笑笑說：「內子其實並不怎樣能幹，她只是——」驀然看見女兒正咬着下唇盯着自己，接着的半句話便再也說不下去。

他怕女兒抗議，甚至是告自己一狀，這就不怎麼好玩了。

他並不是怕老婆，但他也不是完全不怕。

他常說：「夫婦之道，最好就是『燒豬肉免炒』。」（炒與吵同音，免炒也就是免吵的意思。）

海鮮湯雖然十分甜美，但三人早已塡飽了肚子，所以只喝了一小半，就再也喝不下去。

就在這時候，柔柔看見了她的哥哥振宇。

振宇的臉色很憔悴，就像個剛害過一場大病似的。

他沒有看見父親和妹妹，一進入雅山樓，便在最角落的一個座位坐了下來。

「給我一瓶威士忌。」振宇對侍應部長亞安說。

亞安正想告訴他褟老闆和褟小姐都在這裏，柔柔巳悄悄的走過來，示意亞安可以離去。

振宇背對着亞安，他沒有看見柔柔。

不久，一個長長的瓶子放在他眼前，但瓶子裏裝的却不是酒，而是橙汁。

振宇一愕，猛然回頭，立刻就看見了一張活潑健康的臉。

「柔柔！」他顯然大感詫異，「妳怎會在這裏的？」

柔柔皺了皺鼻子，在他身邊輕輕坐下：「你可以來，我爲什麼不可以來？」

振宇望住她：「因爲媽咪常在這裏搓痲雀，而妳從來都不怎麼欣賞。」

柔柔「哈」聲一笑：「媽咪搓痲雀是媽咪的事，我不欣賞也只是我自己的事，和雅山樓可沒有什麼關係。」

振宇呆了一呆，忽然嘆一口氣：「就算是我弄錯好了。」

「你今天怎麼啦，沒精打采的！」

「我剛輸了棋，所以心情不好。」振宇含糊地解釋。

「你不是著名的大學府棋王嗎？」

「可惜大學府的棋王，還是比不上在街頭擺檔的老頭兒，那個老傢伙，老是自怨自艾，說自己患上了白內障，正是眼矇矇，耳聾聾，有時候還連車馬炮都分不清楚……」

「這就妙極了，你大有機會可以吃掉他的『盲棋』。」

「盲棋？嘿嘿，他是眼盲棋不盲，倒是妳的棋王哥哥，三番四次給他吃掉盲車盲炮，不到半小時就連輸三局，簡直輸得連臉都黃了。」

「連輸三局，總共交了多少學費？」

「五十塊錢一局，三五一十五，總共不見了一百五十元正。」

「你別傷心，這筆帳算我的好了。」柔柔說得快，付錢更快，一隻手就在褲袋裏摸出了一百五十元，然後放在振宇的面前。

振宇把鈔票揑在手裏，指骨陣陣勒勒作响，苦笑着說：「妳想逗哥哥高興，現在並不是適當時候。」

「你想要什麼？」柔柔眨動着眼睛盯着他。

「不是橙汁，是威士忌。」

「借酒消愁不是好辦法。」

「我會控制自己的，決不會喝得酩酊大醉。」

「你眞的非喝不可？」

「喝酒又不是殺人放火，何必把這件事情看得有如犯了滔天大罪？」

「但許多滔天大罪，都是在喝酒之後才發生的，尤其是一個平時很少喝酒的人，忽然喝了大量的酒，危險性往往也就會更大。」

振宇凝視着柔柔，看了半天才長長的嘆了口氣，說：「唉！妳的花樣眞多！也罷，今晚我聽從妳的忠告，今晚喝橙汁算了。」

柔柔得意地一笑：「我說的不是花樣，是道理，專家的道理。」

「妳算是什麼專家了？是牛什專家，還是魚蛋粉專家？」

「統統都不是，是心理學專家，尤其是對於失戀者的心態，更有着極深刻的研究。」

振宇立刻瞪了她一眼：「誰說我在失戀了？」

柔柔淡淡一笑：「就算不是失戀，最少也是有了很大的痲煩。」

這一次，振宇「嗯」的一聲，輕輕地點了點頭。

他拿起了那瓶橙汁，連杯子也不用，仰着臉便「咕嘟咕嘟」的把橙汁喝了一大口。

也幸虧只是橙汁，不是酒。

忽然間，一個個子高高，臉龐充滿着書卷氣息，但却又同時有着說不出魅力的年青人走了過來，很有禮貌地對柔柔說道：「褟小姐，很對不起，我有點事，告辭了。」

振宇放下瓶子，呆楞楞的看着這人。

這年青人就是唐少瀚，他要走了。

柔柔也是一愣，霎時之間，好像有幾句話是非說不可的，但到最後，却只是說了一聲：「再見。」

就是這樣，唐少瀚走了。

柔柔望着他的背影，好像想把他叫回來解釋解釋。

但怎樣向他解釋？

是不是要告訴唐少瀚：「和我談話的人，只不過是我的哥哥？」

可是，為什麼要解釋？他要告辭，就任由他走好了。

柔柔現在最關心的並不是任何男孩，也不是自己，而是她的哥哥振宇。

侍應部長亞安忽然走了過來，他手裏捧着一個法國精製的銀盤子，盤子上有兩杯酒。

柔柔立刻瞪着他：「你幹什麼？」

亞安說：「送酒給擱少爺……」

柔柔臉上倏地現出了忿然之色，正要開口，背後已經有人淡淡地笑道：「酒喝多了固然無益，小酌一兩杯，卻是無傷大雅。」

柔柔愕住了，因為，那是她父親的聲音。

擱錦庭的神情很輕鬆，他在柔柔的臉上輕輕捏了一下，笑着說：「妳關心哥哥是好的，但卻不能把自己變成一個小管家婆。」

柔柔「哼」了一聲：「爹哋，你已醉了。」

擱錦庭又笑了笑：「妳見過爸爸喝得酩酊大醉沒有？」

「今晚也許就是第一次。」

「少担心，」擱錦庭說着這三個字的時候，目光卻是停留在振宇臉上的，隔了片刻，他又接着說：「你們的媽咪雖然嗓門大，有時候看來比拳師狗還兇，但心腸卻是軟的。」

振宇一直緘默着，忽然端起了杯子，仰首一口就把威士忌喝得乾乾淨淨。

擱錦庭看着他，眼睛裏彷彿泛起了一層霧。

振宇喝完了威士忌，便把空杯子放下，接着說：「我想回家睡覺。」

柔柔「唔」一聲：「這主意很好，我贊成。」

「你有沒有開車來？」擱錦庭問他兒子。

振宇搖了搖頭，說：「今天我不想開車。」

擱錦庭聳了聳肩：「那麼坐我的車子好了。」

柔柔立刻反對：「不，你喝了太多酒，不適宜駕駛。」

擱錦庭皺了皺眉：「我不駕駛？誰駕駛？」

振宇站了起來，說：「把車匙給我好了，雖然我也喝了一杯威士忌，但卻喝了更多鮮橙汁。」

擱錦庭哈哈一笑，一面點頭，一面把車匙遞給振宇。

從雅山樓回擱家並不太遠，這時候交通又不擠塞，不到二十分鐘，車子已駛進擱家花園旁的車房裏。

在汽車駛回擱家途中，振宇很少說話，倒是擱錦庭不斷的東拉西扯，但十句說話最少有九句是多餘的。

柔柔暗暗好笑，也在心中暗暗的嘆氣：「難怪有人說，喝酒越多，說話也就越多。」

擱公館是一幢三層式的花園別墅，花園和樓房都很寬濶，廳子也有三個之多。

這裏的臥室，都在二樓和三樓，所以無論是誰要回到房子，都必須經過佔地二千五百多呎的客廳。

二千五百多呎的客廳，說出來實在是蠻嚇人的，甚至有人把這廳子形容為「博物館」。

事實上，這客廳的擺設物品，的確是太多了，從「米上畫」以至比人還高大得多的巨型彩瓷瓶子都有。

擱錦庭喜愛象牙彫刻，所以廳子裏不乏象牙彫刻而成的藝術珍品，若不是柔柔在八年前忽然大力反對，擱錦庭一定還會繼續買入大量象牙工藝品。

柔柔反對再買象牙工藝品，並不是不欣賞這種藝術，而是抗議非法獵象拔取象牙的殘暴行為。

擱錦庭停止搜購象牙彫刻品之後，只好把興趣轉移到陶瓷、古玩身上，於是，客廳裏的擺設品仍然是繼續不斷增加。

直至兩年前，一種不協調的現象發生了。

在象牙彫刻、陶瓷、古玩之類的擺設物品對面，忽然出現了一批古靈精怪的抽象彫塑藝術品。

本來，這客廳的擺設物品，都是古色古香，極富東方色彩的，但這些抽象派藝術忽然介入，立刻使人有着一種不中不西的怪異感覺。

那些抽象派藝術品，有些是振宇從外國搜集回來的，有些則是振宇親自創造出來的傑作。

這些風格完全不同的藝術創作，突然出現在這客廳裏，第一個反對的居然並不是擱錦庭，而是擱太太。

她立刻警告兒子，而且命令他馬上把這些抽象藝術品收回到自己的房子或者是儲物室去。

但柔柔卻站在哥哥這一邊，她認為藝術是不應該被歧視的。

東方藝術，固然是藝術，西方藝術，也同樣是藝術。

藝術除了有地域分別之外，也有時間的區分。

古羅馬的西方藝術是藝術，現代甚至是超時代的藝術，也是藝術。

一板一眼，一絲不苟的工藝品固然是藝術，隨意所之，把藝術生命拓展在抽象形態裏的圖畫、彫塑品，也同樣是藝術。

倘若只能容納一種藝術品的存在，那是無知的，也是不公平的。

那一天，柔柔大發議論，擱太太差點要給女兒氣得吐血。

事情一度僵着，僵得不能再僵。

幸好擱錦庭及時出現了，大家只好看看他的決定是怎樣的。

擱錦庭的樣貌，看來並不像個「妙人」，但有時候，他做事的作風卻是妙得可以。

就在人人都等待他怎樣「判決」的時候，他卻把一張卡片遞給了擱太太。

擱太太莫名其妙，看看卡片，上面印着的是一位律師的名字。

而當擱太太撥了一個電話之後，她立

刻就忙得不可開交了。

原來那位律師告訴擱太太：「擱先生已買下一層總共有十八個單位的商業樓宇，位置靜中帶旺，背山面海，最宜開設格調高尚的酒樓食肆……」

擱太太高興極了，她早就想自己開設一間這樣的酒家，而且擱錦庭也已答應了，說只要找到適合的地點，馬上就可以展開計劃，大展鴻圖。

至於人手方面，倒是一點也不必担心，擱太太的哥哥和表弟，都是經驗豐富的飲食業鉅子，只要關顧一下，事情一定可以水到渠成。

開設一間這樣的酒家，兼且又是自置物業，投資金額自然不小，但對於擱錦庭來說，卻不見得怎樣吃力。

擱太太初時還有點担心，怕自己應付不來，使擱家做了一樁賠本生意。

但擱錦庭卻給她打氣、鼓勵：「雅山樓包保賺錢，如不賺錢，妳老公發誓在中環裸跑三個圈。」

擱太太笑罵不已：「神經病，誰敢保證做生意一定會賺錢。」

「別人的生意我不敢包，但妳這一間酒家，卻是想賠本都難。」

「這是什麼道理？」

「因為它不必付租金。」

「不必付租金？」

「當然，」擱錦庭神氣地說：「太太開的酒家，剛好遇上業主是自己的丈夫，難道還肯付租金不成？既然不必租金，這檔攤子自然是包賺不蝕的了。」

擱太太高興極了，她的高興絕不是因為將來會得到一些怎樣的利益，而是因為一直以來，她都能夠得到丈夫的疼愛和信任。

對於一個女人來說，這也許就是最大的幸福。（一心只想成為女強人的女性可能例外。）

但擱太太絕不是個女強人，她想開一間酒家是一回事，但真的要她全權負責料理，卻還是不行的。

幸好雅山樓既不用「交租」，人材方面也不必憂愁，在幾個月之後就裝修妥當，開張大吉，而且還生意滔滔，就算要繳付租金也不愁虧本。

就是這麼一忙，這麼一個意外的驚喜，使擱太太丟開了客廳裏的事，那時候，別說廳裏多了一些抽象藝術彫塑品，就算是多了一條大白鯊，擱太太只怕也沒有時間去看牠一眼。

於是，擱家的客廳，漸漸地就變成現在這副樣子。

在兩個月以前，廳裏又增加了一座怪物，這座怪物是一個美國人送給擱振宇的，它用的材料有不銹鋼、不碎玻璃、花崗石、已發綠的古銅、還有一百二十九枚硬幣……

總之，那個美國人花了很大的心思，才把這怪物做好，柔柔稱之為「混合材料抽象大傑作」，而擱錦庭夫婦看來看去，還是看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振宇也懶得解釋，只是說：「你們認為它像什麼，它就是什麼。」

擱錦庭說：「它像一隻倒轉着身子吃蒼蠅的大蜘蛛。」

擱太太卻說：「它像一部收銀機。」

柔柔的看法卻是最玄最妙，她說：「它是一個願望、一個祝禱、也是亨利的腦細胞。」

那個美國人的名字就叫亨利。

他的名字極平凡，但造出來的這座怪物卻真的很古怪。

這座怪物，甚至有人看了會覺得不大舒服。

但這一天晚上，擱太太卻站在這怪物旁邊，等候着振宇回來。

× × ×

擱錦庭和柔柔都上樓進入臥室去了，但振宇卻給擱太太叫住。

「振宇，我有點事要和你談談。」

振宇只好走了過去，說：「媽，什麼事？」

擱太太板着臉，說：「你找到溫小姐了沒有？」

振宇搖搖頭：「還沒找到。」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是不是她失蹤了？」

「不，她沒事。」

「既不是失蹤，那就是失約！」擱太太冷笑着說。

「我相信，她一定是逼不得已才失約的。」振宇為屏妮辯護。

「逼不得已？是誰在逼她？」

「我不知道，但我明天一定可以聯絡上她……」

「今天你肯定找不到她了？」

「現在已很晚……」

「還沒有到凌晨，怎能算晚？」擱太太又在冷笑：「到這個時候，她是應該在家裏的，除非她是個舞女！」

「不！她怎會是個舞女！」振宇叫喊起來，「媽咪，這種話可不能亂說！」

擱太太揮了揮手：「我不管，明天中午之前，我一定要見一見溫小姐，否則，你以後再也不要和她這種人來往。」

「媽！妳把她說成是那一種人了？」振宇急得差點沒有掉下眼淚，「屏妮是純潔的，她就和妳一般的善良……」

「你弄錯了，你媽咪絕不是個善良的女人，」擱太太有點自嘲地說：「我很兇，說話吱吱喳喳，罵人的時候姿勢像個茶壺……」

「不是茶壺，是暖水壺，」擱錦庭忽然從樓梯走了下來，笑吟吟的說：「我的好老婆，妳罵人很有一手本領，給妳罵的，越罵越溫暖，一點也不會生氣。」

振宇看見爸爸前來解圍，不由鬆了一口氣，趁機說：「今天很熱，非要淋個浴不可。」

擱太太想把他叫住，但擱錦庭卻把她拉過一旁，笑着說：「孩子都大了，怎麼還像二十年前那樣緊張！」

擱太太瞪住他：「滿身都是酒氣，你什麼時候開始上了酒癮？」

擱錦庭又是嘻嘻一笑：「偶一而為之，就算喝了毒酒也毒不死的。」

「什麼？你今晚喝的是……那些毒餐酒？」

「當然不是，妳老公又不是大傻瓜，更不是活膩了，怎會把自己的性命來開玩笑？」擱錦庭看看腕表，接着說：「時候

不早啦，早點睡覺，對身體有益，對皮膚保健也大有好處。」

「醉鬼，你這一張嘴巴越來越是油滑了!」

「怎麼?妳想老公變成一個生銹的機械人嗎?」

「還是沒正沒經的，準是酒精作祟，去泡個熱水浴，把身子弄乾淨才准上床睡覺!」

「老婆大人，遵命!」

× × ×

天還沒有亮，振宇就出門去了，他以為在這個時候外出，一定神不知鬼不覺，那知道在大門外居然巳有人在等候着他。

「柔柔!」他呆住了，隔了好一會才能接續着說：「現在才五點多鐘，妳站在這裏做什麼?」

「等你嘛。」柔柔撥了撥額前的頭髮，悠然地笑了笑，「在四點四十五分左右，我巳看見你的房子亮着了燈，知道你今天可能會去『晨運』，所以就在這裏恭候大駕。」

振宇苦笑了一下：「妳看我像個會去晨運的人嗎?」

「從前不會，但今天吹的風有點特別，所以這就無從估計了。」

「妳不是笨人，就算光靠估計，也不會差到什麼地方去，否則，妳的同學們也不會叫妳做女諸葛了。」

「叫我女諸葛，那是吃不消的，但我爸爸精明、兄長能幹，做妹妹的可不能像隻小笨鴨。」

「妳看出什麼端倪了沒有?」振宇在這時候遇上這個寶貝妹妹，眞有點哭笑不得的感覺。

柔柔看着他，眼珠子轉了幾轉才說：「我知道，你絕不是去晨運，一個眞正晨運的人，是不該穿着西褲和皮鞋的。」

「妳錯了!許多年紀一大把的老伯父，他們都是穿着西褲和皮鞋去晨運的。」

「但你不是老伯父，你現在才二十九歲。」

「不，按照中國人的算法，妳哥哥巳三十歲了，無三不成幾，三十歲人，當然也可以說是幾十歲人了，唉，人到中年萬事憂……」

柔柔給他這幾句話嚇了一跳：「哥哥，你不是認眞的罷?可知現代男性的黃金時間，是五十歲，甚至是六十、七十?」

「六十?七十?嘿嘿，那是政壇上人物的黃金年歲，但妳哥哥連做議員的興趣也沒有，我只想做一個平平凡凡但生活得幸福愉快的男人!」振宇說完之後，長長的吐出一口氣，就像個受了很大寃屈的孩子。

「哥哥，你現在是不是想去找溫小姐?要不要我陪你走一遭?」

「別再提起屏妮，」振宇儘量把語聲保持平靜，「妳平時雖然比我早些起床，但在七點之前，妳應該還是躺在床上抱着熊人娃娃睡覺的，現在時候還很早，妳犯不着為了我而破例。」

柔柔眉梢浮上了不安的神色：「哥哥，但你巳令我們開始担心了」

「你們?」

「嗯，除了我之外，還有爸爸和媽媽，你以為爹哋眞的很輕鬆嗎?不，他是故意在你面前掩飾着的，我知道，為了你和屏妮的事，他很想盡一點力量來帮助你們，但直到目前為止，爹哋還是站在不着邊際的遠處，就算他想施以援手，一時間也是不知從何處着手的。」

「別把事情看得太嚴重好不好?」振宇揮了揮手，苦笑着說：「屏妮爽約，是因為她忽然有點事，所以不能趕來，但這對我們以後的將來，是完全無關重要的，這……這只是茶杯裏的風波，不到一兩天就會平靜下來。」

他努力地向柔柔解釋，但柔柔却認為，他根本就毋須向自己解釋的。

反而，他越是解釋，柔柔就覺得越是不妥，但不妥之處在哪裏，暫時却又看不出來。

就在這時，一輛空着的計程車駛近過來，振宇揮了揮手把車截停，接着就跳上車子絕塵而去。

他沒有開車子，是否怕驚動了正在熟睡中的父母?

他連一聲「拜拜」也沒有向柔柔說，就匆匆跳上了的士，應否算是神不守舍?

柔柔想了好一會，最後還是未能想出一個可以讓自己接受的答案。

也許，世間上有許多事情，本來就是沒有眞正答案的。

天色漸漸亮了，她忽然想起了一張臉。一想起這張臉，她的心立刻就跳快了兩倍。

「為什麼會這樣?」她自己問自己。

過了很久，她終於給了自己一個答案：「因為這傢伙太可惡，我若做了拳師，第一件事就是在他的臉上揍七八拳……」

我愛夏日長

八點零五分，褟錦庭左手捧着一份英文早報，右手拿着一隻匙羹。匙羹裏裝滿了粥。

今天早上，褟太太囑咐廚房昌嫂準備的早餐，就是皮蛋瘦肉粥，植物牛油塗麥飽，另外再加一些精緻小巧的廣東點心。

褟太太看着丈夫，終於忍不住說：「在吃東西的時候閱讀，是不合衞生的。」

褟錦庭漫不經心地應了一下，過了半晌才把報章放下，微笑說：「今天的早餐很有趣，中西式兼備，哈哈!」

褟太太的語氣却很淡漠：「早餐食譜是中西齊全了，但吃早餐的人却不見了一個。」

這時候，柔柔就在她身邊，不見了的自然是兒子振宇。

褟錦庭「噢」的一聲：「他還沒起床嗎?叫萍姐催催他好了。」

女傭萍姐立刻回答：「少爺早就出門去了。」

「什麼?出門去了?」褟錦庭一愕：「這豈不是還沒有八點就巳經走了嗎?」

褟太太冷冷一笑：「你把時間說得太遲了，在六點前，他就巳經悄悄溜走。」

「溜走?」褟錦庭皺了皺眉：「怎麼說得這樣難聽?他又不是去做賊。」

「我寧願他是一個成功的賊。」

「什麼意思?」褟錦庭一呆。

柔柔吃了一隻蝦餃，笑笑說：「媽咪的意思，準是希望哥哥能夠做個成功的偷心賊!」

「偷心賊!」褟錦庭吐了口氣，大不以為然地搖搖頭道：「偷錢偷貨是賊，偷心騙人也是偷，我不希望有一個這樣的兒子。」

柔柔眨眨眼：「爹哋放心好了，哥哥是個老實人。」

褟太太「哼」一聲：「就只怕他太老實，一輩子都找不到老婆!」

柔柔笑笑說道：「不會的，女孩子在玩的時候也許會喜歡那些花花公子，但等到眞的要談婚論嫁，多半都會選擇老實的人……」

「多嘴!」褟太太責罵女兒：「妳年紀還輕，懂得什麼!」

柔柔只得鳴金收兵，不斷吃粥好讓自己沉默下來，但褟錦庭却哈哈一笑，望着太太說：「妳嫁給我的時候，好像比現在的柔柔還大不了多少歲。」

「沒正經。」褟太太橫了他一眼，「快吃粥罷，你昨晚喝多了酒，這皮蛋瘦肉粥可以下下肝火，保持腸胃健康。」

褟錦庭淡淡一笑，只好也和女兒一樣，吃粥吃點心，不再說話。

就在這時，電話鈴聲響起。

不一會，萍姐走了過來，對柔柔說：「小姐，妳的電話。」

柔柔拿起聽筒，「喂」了一聲，但聽筒裏傳出來的却是兩下貓叫。

「咪!咪!」

柔柔皺了皺鼻子，接着「哈哈」一笑：「紫雪，今天吹甚麼風，八點多鐘就起床了?」

紫雪姓江，是柔柔最要好的一個女同學。

江紫雪人胖貪睡，但唸書的成績却比柔柔更好，在學校裏，一直被同學們譽為「奇才」。

紫雪家裏像個動物園，貓有三隻，狗有一雙，白兔、鴿子，甚至連山羊都有。能夠連山羊也養在家裏的房子，面積當然不會細小。

江紫雪的爸爸很富有，連勞斯萊斯也有三輛，其中一輛年紀比江紫雪的爸爸還老，可算是古董了，但車子的性能還是十分優越。

紫雪有兩個哥哥，大哥江兆年，巳婚，但婚後八年，太太還是一無所出。

紫雪的二哥，去年剛從英國唸完大學回來，但他讀的是考古學，在香港簡直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所以一直找不到適合的工作。

他叫江學年，個子不算高，但樣貌俊俏，身材結實，笑起來的時候很迷人，所以當他一回到香港，不到三個月就巳給好幾個女孩子包圍着。

但根據紫雪的消息，却說她三哥對木乃伊的興趣，猶在這幾個女孩子之上。

消息雖然是這樣傳出了，但包圍江學年的女孩子沒有一個肯就此死心罷休。

有時候，就連紫雪都覺得很煩。

但這是她二哥的事，她可不能把他身邊的女孩子一個一個趕走。

事實上，就算她用起重機也撐不走她們，除非江學年結婚，大局一定，那才可以太平無事。

可是，誰有資格做她的二嫂?

紫雪還不是最着急的，最着急的人是江老爺。

江老爺巳六十歲了，早在十年前就很想抱抱孫子。

長子江兆年結婚，媳婦是個白白胖胖的才女，樣子跟紫雪有幾分相似。

媒婆說她是個宜男相，進入江家不到三年就會生下兩個孩子，正是「三年抱兩」、「六年抱四」、「九年抱六」，總之在十年之內生半打孩子，是絕對不會有問題的。

當時，紫雪雖然還很細小，但也給這媒婆的話嚇了一跳，心想：「如此推算，十八年後本姑娘就有一打侄兒，和侄女兒了。」

可是，她的大嫂並未三年抱兩，在婚後八年，大嫂的肚子不錯是脹大了不少，但却不是因為有了啤啤，而是因為心廣體胖，比嫁入江家的時候還肥了三十多磅。

雖然生不出孩子，但這個大嫂好像一點也不在乎，她經常都是笑口常開，脾氣之佳更屬罕見。

現在，江老爺對於這個胖媳婦巳感到心灰意冷，每次看見她的肚子，心裏就暗叫一聲「江家之不幸也!」

老人家抱孫心切，那是理所當然的事，尤其是長子夫婦不育，這份心情就顯得更加着急了。

他只好把希望放在學年的身上。

× × ×

紫雪平時的確又貪玩，又貪睡。難得放暑假，她平均天天都多睡了兩個小時，有一次柔柔十點鐘撥電話找她，她還是睡意正濃，連電話聽筒倒轉着拿也不知道。

現在，才八點十二分，她居然會主動撥電話找柔柔，的確可算是一件奇事。

這時候，她用脖子和肩膊夾住電話聽筒，右手拿着一排朱古力，左手捧着一杯凍鮮奶，懷裏尚有一隻毛色比鮮奶還更雪白的波斯貓「咪咪」地叫個不停，眞是忙碌極了。

「柔柔，妳好哇，昨晚十點多鐘還不在家，是不是節目豐富極了?」

「妳不在，節目又怎能豐富起來?」

「少廢話，妳今天有沒有約會?」

「有。」

「嘿嘿，約了誰?是不是一個白馬王子?」紫雪用審問的語氣說。

「不是白馬王子，是個從十六萬光年距離到訪地球的外星人。」

「是不是E.T?」

「不，是O.T!」柔柔笑得彎了腰，「說一句老實話，我今天要加班追看小說。」

「不准，妳若是要追小說，大可以通宵達旦，今天陽光美好，可不能白白浪費掉。」

「妳要我陪伴，那是可以的，但語氣不能像是楚霸王。」

「楚霸王就算對別人兇巴巴，一遇上虞姬，這個歷史上的大美人，下場太悲慘了。」

「不是悲慘，是悲壯！」紫雪更正地說。

柔柔沒好氣地笑了笑，也不去跟她爭拗，只是問．「今天想看那一齣電影？」

「今天不想看電影，只想去看海。」

「看海？」

「嗯，藍藍的天，碧綠的海水，還有奶白色的遊艇……」

「我的好姐姐，我昨天整個下午，就是泡在遊艇和海水裏的，要是再晒一天，恐怕立刻就得變成剛果女性。」

「好哇，」紫雪的聲音好像有點生氣，「妳現在大概不需要我這個朋友了，既然這樣，收綫！再見！」

說是這麼說，但她沒有眞的掛斷了電話。

顯然，她正在給柔柔一個「補救」的機會，但柔柔却也很捉狹，紫雪不收綫，她也不收綫，但却也不再開口說話。

這是沉默對沉默，誰也不願意首先開口。

過了足足兩分鐘，紫雪忽然「呀」的一聲尖叫起來。

她一尖叫，柔柔的沉默就再也持續不下去。

「肥貓，妳怎麼啦？」

紫雪的綽號就叫「肥貓」。

隔了好一會，才聽見紫雪苦笑着說：

「衰貓！弄濕了我的新睡袍！」

柔柔一呆，接着笑笑說：「我沒有叫妳衰貓，只是叫妳做肥貓罷了。」

紫雪「哎」的一聲：「妳知道什麼！剛才是『雪菜』用力跳了一下，撞跌我手裏的凍鮮奶……」

她的綽號叫肥貓，她養的波斯貓却叫雪菜。

雪菜是一隻怪貓，牠聽話的時候比什麼都更聽話，但要造起反來，破壞力却像是「第一滴血」裏的RAMBO！

這一次，雪菜又在大肆破壞了，但牠這一次的「行動」却來得很合時，最少，牠已使柔柔和主人之間打破了沉默。

「別再罵了，」柔柔忽然嘆了口氣，「看在雪菜的份上，這一次我向妳投降，妳千萬不能拔雪菜的貓鬚來出氣。」

「不拔……不拔！」紫雪馬上高興地笑了起來，「事實上，自從去年聖誕我拔過牠一次貓鬚之後，就再也不幹這種傻事了。」

她咽了一口口水，接着又說：「貓咬人是很疼的，比老師打手板還疼得多。」

「好了，妳已大獲全勝，今天我就是妳的俘虜，妳想怎樣便怎樣罷。」

「不！我們是老朋友——」

「別提那個『老』字，我們加起來還只不過三十多歲，就算妳肯認老，我也不肯。」

「是好朋友，可以了罷！」紫雪嘆一口氣。

「唔，這還差不多。」

「我們既是好朋友，那麼妳是不會勉强我的。」

「這個當然。」

「同樣地，我也絕不會勉强禰小姐，既然妳昨天已在海裏泡了整個下午，今天是應該換換畫的。」

「換什麼畫！「死肥貓，妳想討我的便宜？」

一般所謂「換畫」，就是指正在拍拖的男女，忽然更換了拍拖對象的意思。

「別太敏感好不好？」紫雪咭咭一笑，「常言有道：『風光如畫』，我建議今天換一換畫，意思就是換個環境去遊玩遊玩。」

「警告妳別再吃太多肥鷄肥鵝肥鴨肉，可知道妳現在已經十分油嘴滑舌了？」

「不吃就不吃，」紫雪一本正經地說了這五個字，但接着却說：「我提議今天燒烤，妳贊成不贊成？」

「燒烤？吃鷄翼，香腸、豬扒？」柔柔不禁爲之啼笑皆非，「妳想增肥跟沈殿霞看齊嗎？」

「我能夠像沈殿霞也不錯，她是個開心菓，而且樣子比許多大明星還更漂亮可愛。」

「沈殿霞口才第一流，唱歌也不錯，而且還可以表演一字馬，妳呢？除了吃得睡得之外，還可以拿什麼跟她相比？」

「妳已經是我的俘虜，說話可不能太放肆！」

「其實，妳眞正應該抓住的俘虜不是我，是梁比利。」

梁比利是紫雪隣居的一個大學生，他比紫雪還胖，唸初中的時候成績很差，幾乎年年留級，就算不是留級也是「帶科試升」，情形似乎殊不樂觀。

但「人會變，月會圓。」這兩句話眞是錯不了的，比利一唸到中四，形勢立刻就改觀了，他的學業成績逐漸轉好，到了中五，居然還變成了一個高材生。

認識他的人和老師們，都認爲這是一個奇蹟。

這究竟是「茅塞頓開」，還是有別的原因所致？一般人都不明白，只有柔柔知道，比利忽然發奮讀書，最少有一半原因是給紫雪激勵出來的。

紫雪年紀比他細小，但成績却比他好得多。

比利爲了不想紫雪取笑，只好加倍用功唸書，誓願將來做個「有用的人」。

這種關係，十分微妙，也許他們之間還談不上戀愛這兩個字，但比利受了紫雪很大的影响，却是事實。

柔柔一提到比利，紫雪立刻就岔開了話題：「妳認爲什麼地點燒烤最好？」

「三十二三度天氣，除了在冷氣室內燒烤，處處都是熱浪逼人的。」

「反對！在戶內燒烤，就像是在沖涼缸裏游水，沒意思極了。」

「妳有什麼好意見嗎？」

「唔……」紫雪想了一想，說：「我想到了，到沙灘一面游泳，一面燒烤，晚上開個盛大的慶祝派對！」

「慶祝派對？慶祝什麼？」柔柔立刻抓住這一句話質問。

但紫雪却不肯馬上答覆，只是說：「今晚妳就知道了。」

柔柔皺皺眉道：「妳是不是早有預謀的？」

「別把我說得像個野心家，妳放心，我絕不會把妳拖進第三次世界大戰戰場去的。」

「晚上開沙灘派對，安全不安全？」

「當然安全，我們選擇的沙灘，就算到了晚上還是很熱鬧的，而且我們又不是兩三丁人便出發……」

「嘿嘿，越說越是原形畢露了，妳快點從實招來，究竟準備了多少人馬？」

「不會少過十人，但也不會超過二十人。」

「是全女班？」

「不，有少部份是男孩子……」紫雪壓低了聲音，接着說：「這樣比較安全一些，對不？」

柔柔輕哼一聲：「也許變得更加危險，亦未可料。」

「妳怎麼對我完全沒有信心？」紫雪好像又有點不高興了。

「不！我對妳信心十足，但晚上開沙灘派對，什麼時候才回家？」

「一早就回家睡覺。」

「那很好，若是超過晚上十二點，就得先向媽咪申請，而且可以批准的機會實在不大。」

「那麼，妳現在馬上出盡法寶去申請好了。」

「爲什麼還要申請？」柔柔一怔，「妳不是說過一早就回家睡覺嗎？」

紫雪狡黠地一笑：「黎明便回家，還不算早嗎？」

「這豈不是通宵達旦了！」柔柔大吃一驚。

「這又有什麼稀奇？十幾二十個人在一起，就算有一條獅子跑到沙灘，也會給我們嚇跑。」

「不，我從來也沒有在外面過夜的習慣。」

「我也沒試過，但凡事都總有第一次，」紫雪振振有辭地說：「我爸爸本來也是個老頑固，但這一次他還是批准了。」

「眞的？」柔柔不由感到意外。

「當然是眞的，沒有他老人家的批准，我敢整晚不回家嗎？」

「但我不同，就算過得爹哋這一關，媽咪那一關還是過不了的。」

「妳不試試，怎知道不行？」

「我不想大清早就碰得一鼻子灰，除非妳跟他們說。」柔柔故意給紫雪一個難題。

她以爲紫雪一定不敢，誰知這次肥貓一口就答允下來：「好，妳叫禰世伯聽電話好了。」

柔柔吃了一驚：「喂！妳在開什麼玩笑！」

「誰跟妳開玩笑？我是認眞的！」

「不！不！我不想看見妳撞得焦頭爛額。」

「既然不肯，拉倒算了，收綫，拜拜！」紫雪這一次說收綫是眞的，一聲「拜拜」之後，電話立刻就掛斷了。

柔柔楞住，呆呆地瞧着電話好一會，才聳了聳肩把聽筒放下。

「柔柔，」禰太太的聲音立刻响起，「是不是電話粥比皮蛋瘦肉粥更好吃？」

柔柔眨了眨眼：「我已飽啦。」

「再吃半碗！」禰太太用命令式的語氣說：「一日之計在於晨，早晨時候不吸取足夠的營養，殊非健康之道。」

柔柔沒法，只好做個乖女兒，坐下來再吃半碗粥。

半碗粥還沒有吃完，電話又响，萍姐接聽之後，對禰錦庭說：「老爺，你的電話。」

柔柔心念一動，心想：「不是肥貓打來的罷？」眞的很想搶前聽聽，但萬一自己猜錯了，那就會變成一種很不禮貌的舉動。

柔柔雖然健康活潑，有時候甚至很調皮，但却也是個有敎養的女孩子。

她不能做任何不禮貌的事情，除非有着逼不得已的原因，那才例外。

但她眞的担心，這個電話是紫雪打來的。

由於電話距離餐桌有二十多呎，她父親說些什麼，她是很難可以聽得清楚的。

這個電話談了大概三四分鐘左右才收綫。

當禰錦庭回來的時候，臉上掛着神秘笑容，禰太太不禁瞧了他一眼，接着忍不住說：「什麼事這樣高興？」

禰錦庭却看着柔柔的臉，過了半响才說：「妳的申請，爹哋現在正式宣佈批准了！」

柔柔兩眼一瞪，心中暗叫「我的天」，那電話果然是紫雪打來的。

她是不是神經病發作了？

但就算肥貓神經病，她又是用什麼道理說服爹哋的？

柔柔想不通，她眞想馬上把紫雪揪出來，好好質問一番。

「錦庭，發生了什麼事？」禰太太又再追問。

「柔柔要去游泳，燒烤，在沙灘上開派對，我已批准了，妳是不是想提出反對？」禰錦庭忽然臉色一沉。

禰太太雖然有時候看來很兇，但其實心底裏還是害怕丈夫的。

禰錦庭一發威，她立刻就不敢再說什麼了，但是柔柔却不能不說個明白：「爹哋，紫雪這個燒烤派對，是要玩到天亮才回來的。」

「這怎麼可以？」禰太太忍不住嚷了起來。

「爲什麼不可以？妳不懂就少開口！」禰錦庭又喝止太太。

禰太太吸一口氣，說：「我是担心她到了凌晨時份會着凉！」

「現在是什麼天氣了？就算在晚上也最少有二十八九度，柔柔又不是個體弱多病的『藥煲』，怎會着凉？」禰錦庭冷笑着反駁。

禰太太蹙着眉，道：「就算不會着凉，女孩子整晚在沙灘上，恐怕並不怎麼安全罷？」

「別的沙灘也許不安全，但是石澳却很熱鬧，尤其是在假期，更加像是『趁墟』，縱使玩到天亮，也不怕給大蟒蛇捲走。」禰錦庭居然爲了這件事而力爭到底。

禰太太沒說話了，因爲她看得出，丈夫這一次是很認眞的，倘若再爭辯下去，只有弄得更加沒趣。

但她却不得不再三叮嚀女兒：「出外玩玩是好的，但要千萬小心，以免一失足成——」

「少講不吉利的說話！」禤錦庭不讓她說完，又巳一句罵了過來。

「爹哋，你不要對媽咪這樣兇好不好？」柔柔看見母親給爹哋責罵，心中很不舒暢。

「這不是兇，是夫妻關係充滿激烈感情的表現！」禤錦庭立刻陪上笑臉，而且還創造了一句這樣古怪的詞句。

他一笑，禤太太也忍不住笑了。

就是這樣，柔柔連過兩關，大可以高歌一曲「今天不回家」了。

但她心裏却有不少疑問。

她在想：「這次游泳燒烤派對；到底是爲誰而慶祝的？」

× × ×

紫雪在學校裏除了被稱爲肥貓之外，還有另一個綽號：豬油飽。

她做事有時候的確好像吃了幾十斤豬油，總是慢慢的來，彷彿就算有隻毒蜘蛛爬到鼻尖上也不會着急似的。

很少人有福份可以看見她勤快時候的樣子究竟是怎樣的。

今天，也許就是她自出娘胎以來，做事最勤快的一天。

在不到一百分鐘之內，她巳召集齊全所有參加沙灘派對的同學和朋友，而且還調配恰當，例如那個負責食物，那個負責燒烤用品，那個負責携帶手提音响器材等等。

大家集合的地點，是在九龍城碼頭。人齊後點算，總共是六男九女，立刻有人笑着說道：「陰多陽少，引致氣溫下降。」

「錯了，女郎們熱力四射，熱上加熱才是眞的。」

「若要計算發熱能量，肥貓一定是冠軍。」

「那倒未必，這裏最胖的，要數梁比利……」

十幾個少男少女聚在一起，想不熱鬧也很難了。

「我們坐什麼交通工具到石澳？」柔柔問紫雪。

「來了！」

「先坐渡海小輪過海？」柔柔看見一艘渡海小輪駛近碼頭。

「不，我們講好了今天不坐遊艇，也不坐船，」紫雪的視綫看着碼頭，一邊說着，一邊揮手，「載我們到石澳的專車來了。」

一輛中型的豪華冷氣旅遊巴士，就在他們面前停了下來，車門一打開，司機就笑着說道：「預祝大家旅遊愉快，請各位上車。」

好特別的司機，不但有禮貌，而且說話也很討人歡喜。

柔柔驟然一聽之下，心裏忽然卜卜亂跳。

這聲音有點耳熟，好像就在昨晚還聽過似的……

「是那個潛水射魚的唐少瀚！」她險些從心底裏叫喚出來。

可是，等到她看清楚司機那張臉孔的時候，就知道自己弄錯了。

這司機戴着一頂灰色的牛仔帽，鼻樑上的太陽鏡是茶色的，欵式很別緻，肯定是名廠出品。

他穿的T恤色彩繽紛，但襯着一條淺藍色的牛仔褲，却是一點也不老土。

這司機是個有型男士，一點也不像個打工階級。

柔柔一上車，這司機就對她說：「妳很漂亮。」

這是由衷的讚美，柔柔是可以聽得出來的。

柔柔也很禮貌地向他點點頭，說了一聲：「謝謝。」

這時候，紫雪巳急急衝了上來，推了柔柔一把：「快點！快點！後面的搗蛋鬼想捏我的……」但她只是說到這裏，就沒有繼續說下去。

所有人登上旅遊巴士之後，司機就把車子開動，紫雪坐在柔柔身邊，忽然神秘地笑了笑，說道：「他很英俊漂亮，是不是？」

柔柔的臉一紅：「你在說誰？」

紫雪嘻嘻一笑，說：「我的表哥。」

柔柔蹙了蹙眉：「誰是妳的表哥？」

紫雪向前面一指：「這輛車子的主人，也是現在在載我們到海灘的司機，他叫高浪。」

柔柔小嘴一翹：「妳表哥英俊漂亮，關我什麼事。」

紫雪笑笑：「當然不關妳的事，我只是要提醒提醒妳，千萬別動他的主意。」

柔柔也笑了：「我明白啦，放心，就算全世界只有他這個男人，我也不會撬妳的牆脚。」

紫雪忙道：「妳千萬不要誤會，我是什麼材料，我是很清楚很瞭解的，我又怎配得上高浪。」

柔柔想了想，忽然「呀」一聲叫了起來，接着又壓低了嗓子說：「我記起啦，他是不是一個海洋生物學的博士。」

「妳怎會知道的？」

「聽明友說的。」

「那一個朋友。」

「『長耳朶？』趙姍姍。」

「那個鬼靈精怎樣說。」

「半年之前，是不是有一個年青鉅富失了踪，結果是給高浪和他的助手救了出來。」

「不錯，那個年輕鉅富叫呂力，人很不錯，兼且家財億萬，但却捲入一樁國際性的陰謀中，差點給夕徒抛進海裏去餵鯊魚。」

「幸而最後給高浪和他的助手救了回來！」

「高浪沒有什麼助手，那是他的女朋友唐雪婷。」

「嗯，對了，她叫唐雪婷，聽說是一間廣告公司的總經理，是一個商界的女强人。」

紫雪搖搖頭：「不，她一點也不像個什麼女强人，她是個既溫柔嫻淑，同時也堅强果敢的現代俠女。」

「現代俠女？」柔柔抿嘴一笑：「妳是不是想爲她而撰寫一套武俠小說？」

紫雪「哈」聲一笑，說：「確有此想，可惜我只懂得看武俠小說，却不懂得怎樣去寫。」

「看世界容易，要創造世界就困難多

了。」

「妳說得對，宇宙之中，只有上帝才是萬能的。」

「高浪呢？」

「他雖然不是個萬能的人，但却好像只比萬能稍次一點而巳。」

「嘩，這就很厲害了，難怪妳不敢做他的女朋友。」

「但却敢做他的表妹，而且還引以爲榮。」

「做不做女朋友是可以選擇的，但做不做表妹却是由天註定。」

「柔柔，你打算做誰的女朋友？」紫雪捉狹地問。

柔柔一笑，毫不遲疑地就回答說：「做妳的。」

紫雪連忙雙手亂搖：「不，我不喜歡攪同性戀這種玩意……」

她這句話也許說得太响亮了，隔隣座位有兩個同學聽了，立刻格格大笑起來。

× × ×

山風雖然很大，但車子駛到石澳海灘後，海面却很平靜。

柔柔赤着脚，在沙灘上踢沙，就像個活潑的小女孩。

高浪斜倚在沙灘椅上，紫雪遞給他一罐啤酒。

「唐小姐呢？怎麼不叫她一起來玩？」紫雪問。

高浪把啤酒罐奄拉開，喝了一口啤酒才回答：「她沒空。」

紫雪眨眨眼，是不是廣告公司的工作很忙碌？」

高浪搖搖頭：「不是。」

紫雪盯着他，問道：「你們不是鬧翻了罷？」

「我想鬧翻，她也想鬧翻，可是大家都無能爲力。」高浪笑笑說。

「哎唷，眞是羡煞旁人啦，嗯，老實回答我一個問題可以不可以。」

「那得要視乎問題如何而定。」

「這並不是什麼不大了的事，你一定可以據實相告的，」紫雪注視着他：「你爲什麼一聽見禤柔柔去旅行，就甘願充當巴士司機。」

高浪笑笑：「我是車主，剛巧司機今天病了，所以就由我來頂替。」

「不！這只是騙人的鬼話，我才不相信。」

「妳不相信，我也沒有辦法。」

「哼哼！照我看，你是心懷不軌，想動柔柔的腦筋。」

「哈！眞是笑話，我以前連見也沒見過她，又怎會動她的主意？」高浪嘆了口氣：「還有，妳別把我當作是一條色狼好不好？」

紫雪「哼」一聲，說道：「你雖然沒見過柔柔，却在我家裏看過她的照片，當時連你也承認，她的確不愧是個漂亮的校花。」

「我的好表妹，別一口斷定我是爲了柔柔才到石澳海灘好不好？」

「我只想聽聽你的老實話，我知道，你今天一定是另有目的。」

高浪無可奈何，只好說：「目的是有的，但却不敢有半點不軌企圖。」

「爲什麼說不敢，是不是說雪婷姊姊是個醋娘子？」紫雪又在捉狹。

「當然不是，妳別醜化雪婷的形象好不好？」

「那麼，請你從實招來，也許可以免却皮肉之苦。」紫雪忽然在高浪的手臂上捏了一把。

高浪「雪」聲呼疼，紫雪繼續加催壓力：「你再不說眞話，我——」

「別再問了，」高浪鬥她不過，忽然臉色一沉，「我現在心情不好，說不定會揍人！」

紫雪給他這副兇巴巴的樣子嚇了一跳，不禁扁着嘴說：「你欺負表妹，簡直不是人。」

「妳今天就把我當作野獸好了。」高浪自嘲地說。

紫雪「哼」一聲：「是你自己說的，我不再理睬你啦！」說完，向他做了一個鬼臉，便向柔柔那邊跑過去。

柔柔看見她的臉色不大好看，便問：「是不是不舒服？」

紫雪咬了咬牙道：「我給野獸咬了一口。」

柔柔吃了一驚：「什麼？這沙灘上有野獸嗎？」

紫雪看見她大驚小怪的樣子，不禁忽然「嗤」聲笑了出來。

× × ×

石澳之旅，通宵達旦，每個年青男女都玩得很愉快。

到了晚間，高浪和柔柔的接觸漸漸增加。

高浪是個海洋生物博士，在這石澳灘上，他向柔柔說了不少有關海洋生物的知識和故事。

柔柔聽得津津有味，她發覺高浪的確是個很吸引人的男孩子。

但她沒有幻想將會和他成爲情侶。

她心中想念着的是另一個男孩——唐少瀚。

但唐少瀚也還會出現嗎？

柔柔不敢想。

他也許還會再出現，但也許……

她心裏在想：「算了，越浪漫的故事，往往越是沒有結果的，那又何必勉强去追求呢？」但想了又想，始終覺得這種想法也同樣是荒謬的。

石澳的夏夜，使人想起了五個字：「我愛夏日長。」

但仲夏總會成爲過去的。

天氣會一天一天涼快，然後一天比一天寒冷。

到了那時候，石澳沙灘就不會這樣熱鬧了。

想到這裏，柔柔有點傷感，連高浪正在說護士鯊何以會被稱爲護士鯊的一個神話故事也沒聽進耳朶裏。

× × ×

旅行完畢，柔柔一回家就躺在床上。

「累死人啦！」她在床上長長的吐一口氣。

但是她才躺到床上，禤太太便走了進來，愁眉苦臉地對柔柔說：「妳哥哥出了事。」

柔柔搓了搓眼睛，疲乏地說：「我知

道，他快要失戀了，而且原因不明。」

「不，我不是說這件事。」

「不是這件事又是那件事？」

「他……他昨晚和別人打架……」禤太太說到這裏忽然又搖搖頭，說：「不，這不是打架，而是給人毆打！」

柔柔嚇了一跳，立刻睡意全消：「什麼？發生了什麼事？」

禤太太再也忍不住，「唉」一聲嘆了出來：「我若知道是什麼事就好了……」

柔柔從床上跳了起來，叫道：「哥哥呢？他在那一間醫院？」

禤太太「呸」一聲，又叫了一聲「大吉利市」，接着才說：「他又不是受了重傷，怎會被送進醫院。」

柔柔一怔：「哥哥到底怎樣了？」

這時候，禤錦庭也走了進來，他的神態顯然遠比妻子鎮定得多。他說：「振宇只是給幾個人流氓揍了幾拳，眼角腫了一塊，但並不嚴重。」

柔柔連忙說：「我要去看看他。」

禤錦庭搖了搖頭：「不要打擾他，他昨晚整夜沒睡，剛剛闔上了眼。」

柔柔憂形於色，問：「哥哥是不是遇上了刦匪？」

禤錦庭嘆了口氣：「我不知道。」

「你沒有問他？」

「怎會沒問，但他不肯說老實話，只是支吾以對，含糊其詞。」

「報了警沒有？」

「我和妳媽咪都主張報警，但妳哥哥反對。」

「爲什麼反對？」

「天曉得。」

柔柔跺了跺脚：「眞是急死人啦。」

禤太太抹了一把眼淚，又抽抽泣泣地說道：「照我看來，準是和那個賤女人有關。」

禤錦庭蹙了蹙眉，大不以爲然地說：「妳又扯到什麼地方去了。」

禤太太眉毛一揚，冷冷笑道：「這幾天，振宇爲了那個姓溫的小妮子，整個人失魂落魄似的，準是這件事有了問題。」

禤錦庭乾咳了一聲：「在眞相未明之前，妳最好別胡亂說話！」

禤太太怒火上沖，嘩啦嘩啦的叫了起來：「振宇出了事，你這個做父親的是怎麼一點也不關心了。」

「誰說我不關心？」禤錦庭也光火了？「我兒子是姓禤的，他身上流的血液，也就是我的血液，你以爲我現在心裏很好受，很快活？」

禤太太給丈夫這樣一罵，又哭了。

柔柔差點想跪下來，央求父母別再爭吵。

總算禤錦庭心腸軟，一看見妻子哭泣，便不再爭持下去，只是說：「現在我們什麼都不要想，等振宇睡醒之後才慢慢研究這件事罷。」

× × ×

振宇這一覺似乎睡得很好，反而柔柔因爲知道了這件事，雖然很疲倦，也沒法子可以睡得着覺。

等到振宇睡醒之際，已經是下午三點半左右。

他醒過來第一眼看見的人是柔柔。

柔柔看着他，一臉關懷之色，但振宇看得出，她似乎十分疲倦。

振宇看着奶黃小几上的鬧鐘，然後撫摸着自己的臉，說：「該是喝下午茶的時間了。」

柔柔沉默着，但目光仍然看着振宇。

振宇從床上爬了起來，忽然在柔柔的臉上捏了一把，笑着說：「我沒事，妳不必担心。」

柔柔撇了撇嘴，終於開口：「哥哥，我是不是你的親妹妹？」

振宇呆住，吃驚地望着柔柔的臉，過了很久才緊皺着眉說道：「妳當然是我的親妹妹，妳怎麼了，爲什麼有此一問，是不是在外面聽了什麼三姑六婆的閒言閒語了？」

柔柔搖了搖頭：「沒有人對我說過些什麼，只是你近來的態度，使我有此胡思亂想而已。」

「我的態度？我怎麼啦？」

「你根本沒有把我當作你的親妹妹看待！」

「唉，妳怎會這樣想的？」振宇奇怪地望住柔柔，「妳是我的好妹妹，親妹妹，妳的事也就是我的事，現在妳明白了沒有？」

「既然我的事就是你的事。那麼你的事呢？」

「什麼意思？」

「你說，你的事，是不是也就是我的事？」

「當然也是的，」振宇皺着眉，「柔柔，妳想說什麼就直接說好了，不必妳的事我的事的，聽得哥哥一頭霧水！」

柔柔凝視着他，半晌才說：「哥哥，我知道你有了麻煩，但爲什麼不肯對我說？好像把我當作外人看待似的。」

振宇吁了一口氣，沉默了一會才說：「我怎會把妳當作外人看待？但我的事，妳根本就不瞭解。」

「你什麼事都不肯說，我自然是不可能瞭解的，但你可以說呀，爲什麼不讓我來爲你分担一些憂愁？」

「妳認爲我現在充滿了憂愁？」

「哥哥，你還要隱瞞下去嗎？」

「隱瞞？我有什麼事隱瞞着？」振宇苦笑了一下，半晌才接着說：「其實，我所知道的事，也並不很多……」

「是爲了屛妮？」

「是的……但問題却又並不像是在她的身上，」振宇頹然地坐了下來，雙手托着腮，沉默了好久才接着說：「屛妮對我是很好的……但最近却有了變化……」

柔柔吸了一口氣：「是不是在你們之間，有了第三者的介入？」

「沒有，沒有。」振宇用力地搖頭，「屛妮絕不是那種放縱自己，玩弄感情的女孩子，她對我眞心一片，這點我是知道的。」

「那麼，你自己呢？」

「我更不用說了，我發誓——」

「不必發誓，難道你認爲連妹妹都會懷疑你的說話嗎？」

振宇吐出一口氣，苦笑道：「也許是我神經太緊張了，在患得患失情況下，才會如此語無倫次。」

柔柔看着他：「你的眼角給打腫了，現在還疼不疼？」

振宇道：「有一點點，但情況並不嚴重。」

「哥哥，你的傷勢雖然並不嚴重，但事態却可能已經達到了危險階段。」

「這是妳的直覺。」

「不，事情確已經到了這種地步，你何必還在掩耳盜鈴，自欺欺人。」

「柔柔，我想獨個兒清靜一下，可以嗎？」

「你要清靜，當然是可以的，但現在却不大適宜，你現在需要的，是別人的帮忙。」

「妳想帮我忙，我是知道的，但怎樣帮法？妳帮得了嗎？」

「三個臭皮匠，一個諸葛亮，只要你肯對我說出一切，我相信不多不少，總可以給你一點助力。」柔柔認眞地說。

振宇沉思着，隔了足足一分鐘才說：「妳想知道些什麼？」

柔柔緊盯着他：「首先，你必需老實告訴我，是誰把你打傷的。」

振宇闔上了眼睛，半晌才回答說：「是溫柏鄂。」

「溫柏鄂？是屛妮的什麼人？」

「是她的父親。」

「屛妮的父親？他不是一個裱畫師，而且對藝術很有研究和修養的嗎？」

「是又怎樣？藝術家的修養，往往只是在藝術成就方面上發揮，和他個人的脾氣修養，極可能是完全兩回事。」

「溫伯鄂的脾氣很不好？」

「又古怪，又暴燥。尤其是他在喝多了兩杯酒之後，更加是一個活脫脫的老怪物。」

「你這樣說，若是屛妮聽見了，一定會很不高興。」

「就算她不高興，也不能怪責到我的頭上來，」振宇吐一口氣，說：「因爲這兩三句說話，本來就是屛妮自己說的。」

柔柔一怔。

「這樣看來，屛妮對她的父親，也有着不滿的情緒了？」

「不滿是不滿的了，但她畢竟還是個孝順的女兒。」

「何以見得？」

「直到現在爲止，她還是很聽從父親的說話。」

「上次的約會，屛妮爽約，是不是溫柏鄂在從中阻攔？」

「好像是的。」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爲什麼說得呑呑吐吐？」

「柔柔，我不是呑呑吐吐，而是不敢肯定是否如此而已。」

「這麼說來，你只是懷疑溫柏鄂不肯讓屛妮見你，但是却沒有證據來證明這一點。」

「不錯。」

「溫柏鄂對你的印象很壞？」

「倒不見得，但他爲人平素沉默寡言，却是可以肯定的。」

柔柔嘆了口氣：「我越來越不明白了，究竟溫柏鄂對你怎樣？」

振宇想了想，才說：「我認爲，溫柏鄂其實並不憎厭妳哥哥，但自始至終，他似乎對我有着一種莫名其妙的戒心。」

「他爲什麼對你有戒心？是不是他曾經見過你，花天酒地，左擁右抱？」

「妳哥哥是那種花花公子嗎？」

「好像不是。」

「不是好像，而是絕對不是，別說我現在已認識了屛妮，就在從前，我也不喜歡過那種不正常的夜生活。」

柔柔笑了笑：「別緊張，我只是和你說說笑而已。」

振宇皺着眉：「在這種時候，我沒心情欣賞妳的幽默。」

「對不起，我道歉。」

「也不必說道歉，我只是隱隱覺得，事情並不簡單，可能……可能……」

「可能什麼呢？是不是有人在暗中搗鬼？」

「是的。但我却不知道，暗中搗鬼破壞的是什麼人。」

「要不要找人帮忙？」

「妳是帮不了忙的……」

「我不是說自己，而是高浪，還有他的女朋友唐雪婷。」

振宇立刻詫異地望着柔柔：「妳認識他們？」

「是的，我只認識高浪，還沒有認識唐雪婷。」

「這兩個人的名字，我也曾聽說過，他們都很有本領，許多黑社會犯罪份子都聞名喪胆。」

「高浪是個很熱心的人……」

「只是熱心？還有沒有別的？例如熱情？」

「唉，我的好哥哥，就算他是個熱情如火的人，和我又有什麼相干了？別忘記他已有了唐雪婷，是個學識淵博，又大方又漂亮的美人兒。」

「我的妹妹也不差，妳若肯下決心打硬仗，唐雪婷不一定就能贏得了妳。」

「哥哥，我眞是很佩服你，到現在還有心情跟我開這些無聊的玩笑，就算我眞的可以擊敗唐雪婷把高浪搶過來，我所得到的又是一個怎樣的男人？」

「倘若高浪見一個愛一個，那就是個很容易見異思遷的傢伙。」

「你懂得說就好了，我爲什麼要去搶一個花心蘿蔔來折磨自己？再說，我對高浪雖然印象良好，但也僅止於普通朋友而已，即使沒有唐雪婷的存在，我和他之間的距離仍然有十萬八千里，還有，我現在還正處於求學階段，要談戀愛，還不是時候……」

「夠了夠了，」振宇高舉雙手，搖頭不迭地說道：「現在該輪到我來佩服妳啦，我只是隨隨便便說兩句，妳就搬出幾百條道理來加以反駁，總之我宣佈無條件投降便是。」

「別投降，我要你成爲一支長勝軍的首領。」柔柔說：「屛妮的事，你似乎沒法子可以處理，不如就交由我來部署行動，好不好？」

振宇一呆，道：「妳有什麼計劃？」

柔柔說道：「首先找尋事情的關鍵所在。」

振宇眨動着眼睛：「妳認爲事情的關

鍵在那一方面？」

「溫柏鄂！又或者是在幕後暗中攪鬼的傢伙，我懷疑……嘿嘿……」

「妳懷疑什麼？」振宇焦慮地看着妹妹。

「我懷疑你有了情敵，但却還懵然不知。」

「不！不會的！」

「情敵就像是蒼蠅，說來便來，你怎知道一定會沒有？」

「我若有了情敵，屏妮決不會隱瞞，她一定會對我說的。」

「倘若連屏妮自己也不知道，那又怎樣呢？」

「妳是說，有人暗戀屏妮，所以暗中施用詭計來對付我？」

「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還可能會是最危險的一種，說不定那個暗戀屏妮的，是個心理變態的傢伙，就更加不堪設想了。」

「柔柔，我看妳的幻想力未免太過豐富了。」

「什麼幻想力，我說的又不是外星人，難道你連心理變態的人也沒見過？」

振宇聳了聳肩，嘆道：「現在，任何可能性都似乎會存在，但我們什麼證據也沒有。」

柔柔攤了攤手：「證據是要找尋才會出現的，我贊成你馬上去找一個私家偵探，或者是直接向高浪求助。」

「我不喜歡私家偵探。」

「那麼找高浪好了，他一定會帮這個忙。」

「妳敢保證？」振宇用懷疑的眼光看着柔柔，「妳敢保證高浪會爲了這些茶杯裏的風波而親自出馬？」

「你怎知道一定是茶杯裏的風波？說不定背後還有着別的陰謀，事情就非同小可了。」

「我的好妹妹，你別再危言聳聽好不好？」

「這不是危言聳聽，你現在巳經挨打了，誰知道再發展下去會變成怎樣的局面呢？」

「明日的事情，就讓明日再去憂愁好了。」

「但事情巳逼近眉睫，你再不認眞對付，也許就會失去了屏妮。」

「不！屏妮是我的，誰也不能搶走她！」柔柔的說話刺痛了振宇，他的臉色又變得緊張起來。

「只要你肯努力爭取，誰也搶不走你的屏妮。」

「努力？爭取？要怎樣才算是努力爭取？」

「找高浪談談！」柔柔又再重複。

振宇吸一口氣，點頭說道：「既然妳對他這樣有信心，我願意試一試。」

柔柔高興地握着他的手：「好極了，我相信高浪一定不會讓你失望！」

× × ×

黃昏，一個赤着脚的紅衣黃短褲女郎，從沙灘向一間環境幽雅的小別墅走了過來。

小別墅門前，放着兩張沙灘椅，其中一張是空着的，上面只有一頂嬌黃色的帽子。

另一張沙灘椅上，坐着一個戴着太陽鏡的年青人，那是高浪。

高浪喜歡看沙灘，但更喜歡看女孩子纖巧雪白的脚。

唐雪婷的脚，在高浪眼裏，就是世間上最漂亮的一雙美足。

雖然他一直只是垂着頭，但當他看見這對美麗的脚停在自己面前的時候，就知道唐雪婷巳經從沙灘那邊回來了。

高浪緩緩地抬起頭，看見雪婷手裏挽着一隻紅色的膠桶。

「桶裏面有什麼東西？」他問。

雪婷笑笑，說：「你猜猜看？」

高浪想了一想，說道：「那是一桶海水！」

雪婷搖搖頭，但接着却又說：「桶子裏雖然有一點點海水，但却不能算是一桶海水。」

高浪哈哈一笑，道：「我知道了，是貝殼！」

雪婷又搖搖頭：「不是貝殼。」

高浪一怔，接着說：「是幾隻細小的螃蟹？」

雪婷眨了眨眼，說：「差不多了。」

「是小蝦！一定是小蝦？」

「不對！」

「海胆？海參？小魚？小龜蛋？鹹水沙蟲？還是細小的八爪魚？」

「唉，你越猜越遠了。」

「怎會越猜越遠？既然小螃蟹也差不多，那麼……對了，小螃蟹是有硬殼的，那麼準是一隻小龍蝦！」

「不對。」

「可否給我一些提示？」

「你可以從螃蟹的『螃』字方面去想一想。」

「螃字？螃……螃什麼東西？唉？我太愚蠢了，沒法子可以猜得到，妳還是揭盅好了。」

雪婷得意地一笑，說道：「你眞是個笨蛋。」

高浪忍不住了，立刻從沙灘椅裏跳了起來，伸手便要搶那個膠桶。

雪婷一笑：「不必搶，你拿去研究個飽好了。」

高浪把膠桶拿了過來，一看之下，不由怔住。

他指着桶裏的一件物事，愕然地說：「這……這是什麼東西？」

「你看不出來嗎？」

「這……這好像是一隻用來計算重量的磅……」

「當然是一隻磅，螃蟹的螃字，和這個磅字不是差不多嗎？」

「我的天！噢，妳在那裏拾取到這一隻細小有如玩具的東西？」

「在沙灘的石岩邊。」雪婷向那隻細小的量重器指了一指，「它巳給主人拋進海裏，所以現在還是水濕濕的。」

高浪道：「這麼細小的東西，除了用來作爲玩具之外，又有什麼用？」

雪婷道：「這本來就是一件玩具。」

高浪皺了皺眉：「妳把這件玩具拾回來，有什麼用？」

雪婷道：「我在研究着。」

「研究這種幼稚的玩具？」

「不，我要研究的不是這個玩具，而是這個玩具的主人。」

「它的主人是誰？是不是一個很英俊的有型士？」

「英俊極了！」

「比起我怎樣？」

「沒得比！」

「是他沒得比，還是我沒得比？」

「當然是你沒得比，人家雖然坐在海岩上，但却風度翩翩，儀容整潔，那有像你這般隨便的。」

「他總不會穿着晚禮服坐在海邊罷？倘若眞的有這麼一個人，那麼只有兩個可能性，第一：他是個演員，現在正在拍攝電影。第二：這人是個神經病患者，剛從青山精神病院裏逃了出來！」

「嘿！想不到你一吃醋，說話就刻薄得不像話了。」

「我不是吃醋，只是以事論事。」

「胡說，你這個人呀，心眼窄得連蚊子都飛不進去，誰若嫁了給你，準會倒足一輩子的霉！」

「怎麼，妳是不是想用旁敲側擊的方法來向我求婚？」高浪笑嘻嘻的說。

「向你求婚？笑話！我就算向一隻猩猩求婚，也不會嫁給你這種比笨驢還更笨千百倍的蠢材！」雪婷好像生氣了，說完之後，一擰身掉頭便跑。

高浪連忙追上去，但才追出兩步，雪婷便「颯」的一聲轉過身子，一掌斜斜向他的小腹切了下去。

她是司徒星的得意女弟子，一身武術造詣非比尋常，高浪雖然也是技擊高手，但在猝然不及防備之下，小腹登時中掌，接着「啊呀」一聲叫了起來，然後身子便直挺挺地躺了下去。

雪婷冷冷一笑，道：「草包！快站起來！」

但高浪沒有反應。

「別在我的面前裝死！」雪婷板看臉說。

高浪仍然躺在地上，却嘆了口氣，說：「妳這一掌自然是劈不死我的，但妳若不親我一下，我發誓再也不站起來。」

雪婷嘿嘿一笑：「這倒妙也，你有種的就躺到晚上好了。」

高浪道：「現在巳快天黑了。」

「那麼，你不妨躺到明天才起來。」

「妳若不親我一下，不要說明天，就算到明年，我也決不起來。」



柔柔向哥哥獻計，研究如何對付搗鬼的幕後人。

「哼！有種的躺到下一個世紀，看看我會不會瞧你一眼！」雪婷說完之後，就赤着脚搖搖擺擺的走回別墅去了。

她不肯妥協。

高浪也就眞的躺在地上，側着眼目送她的背影漸漸消失。

多美的脚。

多美的背影。

她消失後，黃昏也漸漸變成夜幕低垂的時候……

× × ×

星光一顆一顆地出現，高浪從來沒有這樣看過星星。

星星是美麗的，它的光芒更是令人充滿各種各樣的幻想。但這時候，高浪的腦海裏只有雪婷的影子。

星星不重要，宇宙也不重要，只有雪婷才最重要。

難怪人們都說，戀愛是可愛的，但也是盲目的。

愛情有如遊戲，千萬年以來，人類爲了這種遊戲而樂此不疲，而且經常認爲愛情比空氣還更重要。

生命誠可貴，自由價更高。

人必需自由，包括戀愛自由在內。

高浪躺在地上，想了又想，想到甜蜜時笑笑，想到生氣時也同樣是一笑置之。

他並不是一個很有空閒的人，但爲了愛情這一種遊戲，他却可以像個世間上最無聊的閒漢，躺在地上。

他在等待雪婷。

雪婷眞的會狠着心腸不理會自己嗎？

他忽然覺得自己很傻，但儘管這樣，

他還是沒有後悔，也沒有站起來的打算。

忽然間，他嗅到了一陣香氣，接着，他就看見一隻烙得香噴噴的鷄腿，在他的眼前晃來晃去。

雪婷終於還是來了。

「傻瓜，要不要鷄腿？」

「要。」

「那麼，你快站起來。」

「不，我躺在地上吃就行了。」

「荒唐胡鬧！」雪婷輕哼一聲，接着却在他臉上吻了一下，「神經病，你滿足了沒有？」

高浪這才笑吟吟的站了起來，摟着她的腰說：「妳心腸太軟弱，將來一定給老公欺負。」

雪婷皺了皺鼻子：「我會嫁給一隻猩猩，但我却快要參加馬戲團，做一個出色的馴獸師。」

高浪用口撕咬鷄腿，忽然問：「妳的有型士男朋友呢？」

雪婷瞪着他：「你在問誰？」

高浪道：「那個把玩具拋進海水裏的傢伙。」

雪婷沉吟着，半晌才說：「他在這沙灘附近有一間屋子。」

「屋子有多大？」

「很大。」

「比起我這間小別墅如何？」

「最少超過十五倍以上。」

高浪一怔：「那豈不是大得有如一座皇宮了？」

雪婷搖了搖頭：「它並不像皇宮，只是一間深沉的古老大屋。」

「是不是好像鬼屋的那一種？」

「那也差不多了。」

「這麼說，妳今天遇上的，說不定是個已經死去幾百年的貴族人物。」

「吸血殭屍？」

「不錯，是吸血殭屍。」

「吸血殭屍是不會在白天出現的。」

「就算不是吸血殭屍，只怕也不會是什麼好人。」

「我沒說過他是什麼好人。」

「既然知道對方是個壞蛋，爲什麼還要接近他？」

「我爲什麼要到這個沙灘？你以爲我眞的只是到這裏玩玩？」

高浪一呆，半晌才說：「原來妳是早有預謀，別具目的的？」

雪婷淡淡一笑：「好說！」

高浪立刻板起了臉：「妳不要再侮辱我的智慧，妳以渡假爲名把我騙到這裏來，目的何在？快快從實招來，否則嚴刑拷問，決不輕恕。」

雪婷瞪着眼：「你敢動我一根指頭，我馬上和你斷絕邦交！」

「妳只是一個人，我也只是一個人，絕交便是絕交，却不能用斷絕邦交這種字眼。」高浪臉上的表情變化神速，忽然又怪笑起來。

雪婷沒好氣地橫了他一眼，過了好一會忽然問：「襴振宇的事，你查出了些什麼？」

「查到了一點點不重要的綫索。」

「可以說出來嗎？」

「說是可以說的，但連我都不重視這些綫索，說出來又有什麼用？倒不如聽聽妳的。」

「你知道我已找到了某種綫索？」

「知唐小姐者，莫如高先生也！」

「哼！我看你這個人呀，就是這樣狡猾。」

「追求女孩子能夠大功告成的，往往都是狐狸，而不會是那些豬玀。」

「你再油嘴滑舌，我以後再也不理睬你！」

「千萬不可，我以後一本正經便是，」高浪一整衣衫，肅然地說：「妳查到了些什麼綫索？」

雪婷眨眨眼，說道：「我找到了一個人。」

「一個怎樣的人？是不是沙灘上的那個有型男士？」

「不錯，就是他。」

「妳知道他的名字？」

「他叫范一賢。」

「范一賢？此人來歷如何？」

「五十五歲，經營多種生意。」

「原來是個大富商。」

「這人雖然富有，但在上流裏會裏並不有名。」

「他很孤獨？」

「不錯，他雖然有一間面積廣闊有如酒店的大屋子，但親人却極少。」

「親人極少，並不等於是完全沒有親人。」

「不錯，他有一個兒子，正在外國唸書。」

「叫什麼名字？」

「暫時還沒有查出。」

「妳爲什麼要調查范一賢？」

「我本來對這人一無所知，但在上星期，范一賢曾經找過溫屛妮的爸爸。」

「溫柏鄂？」

「不錯，他們見面的地方，是在山頂一間極幽靜的餐廳裏。」

「妳知道他們談話內容嗎？」

「不知道，但是却看出了一點蛛絲馬跡。」

「妳看出了些什麼？」

「范一賢正在向溫柏鄂施加某一種壓力。」

「施加壓力？這兩個人之間有什麼糾葛？」

「我知道就好了。」雪婷嘆了口氣，隔了片刻又說：「但我看得出，這兩人雖然年紀差不多，但實際上却是格格不入的兩種人。」

「一個是富商，另一個古畫藝術家，的確完全是兩種人，但他們爲什麼會走在一起？」

「這正是値得懷疑之處，所以，自從那一天開始，我就暗中跟上了范一賢。」

「妳可查到進一步的綫索？」

「范一賢雖然在家裏的生活過得很孤獨，但在外面却是個活躍份子。」

「既是活躍份子，怎會不出名。」

「他在兩年前才回到香港。」

「兩年前呢？」

「在美國做生意，香港的業務交給另一個人管理。」

「那人是誰？」

「他的妻子沙安琪。」

「沙安琪？這女人的名字我倒聽說過，她是商界裏著名的女強人，」高浪沉吟半晌，又說道：「沙安琪既是范一賢的妻子，何以各散東西，一個在香港，另一個却在美國？」

雪婷目光一陣閃動：「其中必然大有文章。」

高浪道：「這對夫妻，可能感情不太好。」

雪婷道：「而且，據我看，范一賢的精神似乎有點問題。」

高浪道：「妳懷疑他是個瘋子？」

「瘋子倒不是，但心態方面，可能會和常人頗有分別。」

「妳說得太含糊了。」

「我說得含糊，是因爲我所知道的事情，本來就是如此含含糊糊的。」

「那麼……妳下一步的計劃打算怎樣呢？」

「現在已經是晚上了，對不？」

「當然是晚上，而且還充滿了浪漫的氣氛。」

「少胡思亂想，誰跟你浪漫了。」雪婷瞪了他一眼。

高浪嘻嘻一笑，說：「妳平時總是溫溫柔柔的，今天怎麼兇惡起來？」

「你錯了，我本來就是個兇惡的母老虎。」

「怎麼？妳不做馴獸師，改行去做母老虎了？」

「嘎！你再不正經一點，我馬上就回市區去！」

「不！不要翻臉無情，我寧願做小老虎，聽從妳的差遣便是。」高浪笑笑說：「妳今晚有什麼計劃？是不是打算潛進范一賢的古老大屋裏，追尋綫索？」

雪婷點了點頭，道：「不錯，我正有此意。」

高浪却愕然地望住她：「怎麼？妳眞的有這個打算？」

「是又怎樣？你以爲我不敢？」

「妳當然敢，妳的勇氣，簡直比包圍着地球的大氣層還更厲害。」

「少廢話，你去不去？」

「只要是妳去的地方，我一定死跟到底！」

「女厠呢？」

「這個嘛……咳咳……」

× × ×

要潛入一間古老大屋，對唐雪婷和高浪來說，可說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這時候，已經是晚上十點半左右，大屋裏許多房子都是一片漆黑的。

但在接近花園那邊的大廳裏，却亮着了昏黃的燈光。

唐雪婷對高浪說：「大廳裏有人。」

高浪道：「既有人，也有狼犬。」

「狼犬不在大廳裏，而是在大廳外的花園子巡來巡去。」

「牠很强壯，若給牠咬一口，十分不妙。」

「所以，我們必須先發制人。」

「不是先發制人，是先發制犬。」

「你有什麼好辦法？」

「與其給牠咬一口，不如先咬牠一口，正是先下口爲强，後下口遭殃。」

「你偏就是有這許多怪論。」雪婷在他的鼻子上捏了一下，「快想辦法！」

「現在才想辦法？未免太遲了罷？」

「哼，瞧你這副樣子，好像早已成竹在胸。」

「好說！正是未雨綢繆，既知唐大小姐要夜探古屋，小生又豈會不及早帶備應用之物？」

「你在別墅裏帶了什麼東西來？」

「打狗棒！」

「胡說八道！」

「是眞的，只不過這根打狗棒體積特別細小而已。」高浪一面說，一面從衣袋裏掏出了一件物事來。

「是痲醉槍！」雪婷眼中露出了興奮之色。

「這是現代的打狗棒，包管不會令妳失望。」

這時候，那隻狼犬忽然耳朶擺動，警覺地向雪婷和高浪這邊走了過來。

牠似乎已經發現了陌生人。

但牠還沒有吠叫，高浪已發射了痲醉槍。

只聽見「颯」一聲响，痲醉槍已射中了狼犬，那狼犬只是輕輕叫了一下，接着就倒了下去。

接着，高浪和雪婷便悄悄進入花園，向大廳那邊走過去。

大廳很寧靜，燈光一直昏昏暗暗的，很容易令人產生沒精打采的感覺。

高浪和雪婷在大廳外一個隱蔽而又接近窗子的地方潛伏着，靜靜地觀察大廳裏的情況。

只見大廳裏有兩個人。

這兩個人，一個站立着，年紀大概三十多歲，是個身材魁梧，渾身肌肉是勁的彪型大漢。

而另一個人，就是五十來歲的范一賢了。

范一賢坐在一張大班椅上，手裏拈着一根已燃到差不多盡頭的雪茄，臉上的表情看來既陰沉，又是古怪。

那大漢站在他面前，神態似乎甚是恭敬，范一賢不開口，他也不敢開口說話。

過了很久，范一賢才冷笑一聲，對那大漢說：「阿勇，溫柏鄂那邊怎樣了？」

大漢阿勇回答說：「到目前爲止，他還算很合作，但欠帳又加了三萬。」

范一賢冷冷道：「三幾萬塊不成問題，這一點你可以作主。」

「是的。」

「大雄那邊情況怎樣？」

「相當穩定，有我和亨爺坐陣，老闆不必担心。」

「我不担心大雄，這只是小事，但溫柏鄂那邊，必須密切注視。」

「知道了。」

「唔……事情大概也差不多了，你走罷。」

「老闆，還有一件事……」

「什麼事？」

「玩具廠是不是關閉了？」

「不錯，沙安琪死後，再也沒有人可以管理它，與其讓它亂七八糟幹下去，倒不如關閉掉，免得痲煩！」

「這原本是對的……」

「怎麼，你有什麼好主意？是不是你想到玩具廠那邊一試身手？」

「不，我不是那種材料，但……」

「阿勇，怎麼吞吞吐吐起來了？咱們是不是自己人？」

「承蒙老闆看得起，一直都把阿勇當作自己人看待。」

「不必說這些話，我最討厭說話兜圈子的人。」

「是！是！是！」阿勇吸了口氣，接着說：「是這樣的，我在兩年前結識了一個女朋友，她是在另一間玩具廠裏做主任的……」

「她叫什麼名字？」

「梁美絲。」

「名字很好，她的工作效率和經驗怎樣？」

「不太差。」

「不太差的意思，也就等於不太好了？是不是？」

「是的，老闆。」

「那麼，你去問問她。」

「問她？問什麼？」阿勇一愕。

范一賢把雪茄在烟灰缸裏捺熄，然後說：「問她肯不肯接手管理沙安琪遺下來的爛攤子，假如她有興趣，那麼從下個星期開始，她就是玩具廠的新總經理。」

阿勇連忙點頭不迭，說道：「謝謝老闆，謝謝老闆。」

這時候，高浪還想繼續打聽下去，但唐雪婷却拉了拉他的衣袖，示意要馬上離去。

兩人身手敏捷，行動迅速，說來便來，說走便走。

高浪離開古老大屋後，不禁嘆了口氣，對雪婷說：「這姓范的果然不是什麼好人。」

雪婷冷冷一笑：「你呢？難道你又是個好人了？」

「我對別人也許不好，但對妳却是好得不能再好的。」

「花言巧語！」

「不！是千眞萬確的腑肺之言，如有半點虛假，天誅地滅！」

「別玩這一套，你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非要辦妥不可。」

「是不是調查那個阿勇？」

「對了，這次你很聰明，但最好能夠連那個什麼『亨爺』也抓出來。」

「遵命！」

「阿勇很快就會離開范一賢的大屋子，你馬上準備，我希望可以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接到你的報告！」

「OK！妳就在別墅等我的好消息好了。」

× × ×

阿勇看來並不像個很富有的人，但他却駕駛着一輛名貴的跑車。

這輛跑車，最少值二十萬。

他把車子開得很快，時速往往超過一百公里。

但到了市區，就算他駕駛的是子彈火車，速度也不能不為之緩慢下來。

駕駛着這輛跑車，阿勇總是有着一種自豪的感覺。

他唸書不多，又不是出身富裕的家庭，但却能夠擁有名貴跑車，過着揮金如土的生活。

他覺得寫意極了。

現在，他要回到「大雄」去。

「大雄」是什麼地方？

這是高浪很想知道的答案。

× × ×

凌晨三時，街上冷清清的，行人十分稀疏。

一個神情憔悴的人，口中唸唸有詞地，從一幢大廈裏走了出來。

他好像正在咒罵着，但除了他自己之外，誰也不知道他在咒罵着的是誰。

這人在街上轉了一圈子，然後就進入一間酒吧裏。

那是一間通宵營業的酒吧。

這人在酒吧裏逗留了三十分鐘，便搖搖晃晃的走了出來。

一輛的士在酒吧門外等候着顧客，但他却不上的士，只是獨自在街上遊蕩着，顯然，他最少已有了七八分醉意。

這人走了一段路程，又來到了另一間酒吧門外，他正要進去，却給另一個人把他拉住。

拉住這人的是高浪。

這人望住高浪，醉眼乜斜地說：「你是誰？為什麼拉住我的手？」

高浪微笑着，說：「我是你的老朋友，我有事要和你談談。」

「老朋友？嘿嘿，你一定是弄錯了，我不認識你，你也不會認識我的，對不？……呃……」

「溫先生，你在開什麼玩笑？」

「你知道我姓溫？」

「溫柏鄂先生大名，在下早巳如雷貫耳，怎會不知道？」

「呃……你說得對，我是個著名的……的……倒霉大王，就算在路上踼着一塊黃金，拾起來的時候也會變成石頭……呃……」溫柏鄂說到這裏，終於彎低了腰嘔吐個不亦樂乎。

高浪等他嘔吐完畢後，才說：「溫先生，我有句話要跟你說。」

溫柏鄂吸了口氣，看了他一眼，說道：「快說。」

高浪眉毛一跳，道：「你要提防姓范的。」

「姓范的？」溫柏鄂雖然酒醉未醒，但一聽見這句說話，整個人就跳了起來，然後警覺地說：「你是誰？是不是姓范的派來的？呃……你說那個姓范的，是范什麼東西？」

「范一賢！」

「哼！我不要見這個人。」

「我也不是要你去見范一賢，只是要你提防他。」高浪說。

溫柏鄂看着他，又用手揉了揉眼睛：「我為什麼要提防范一賢？」

高浪道：「因為他是個魔鬼。」

「魔鬼？」溫柏鄂笑了，笑得又酸又苦：「魔鬼也有很多種的，你認為他是那一種？」

高浪聳肩嘆了口氣：「也許是吸血鬼，也許是奸鬼。」

「魔鬼當然是奸的。」溫柏鄂憤怒地

在大叫道：「別再提那個姓范的魔鬼好不好？」

高浪道：「我並不是魔鬼的爪牙，而是魔鬼的敵人，我來找你，是要你協助我去消滅這個可惡的魔鬼！」

溫柏鄂陡地呆住。

「你是什麼人？是不是個捉鬼治邪的法師？」

「也許是的。」

「這裏談話不怎麼方便，請移駕到舍下一聚如何？」

「不好。」

「為什麼不好？你是不是嫌舍下簡陋呢？」

「不，況且我還沒到過府上，府上說不定是一座皇宮。」

「一個倒霉的人，又怎會擁有皇宮般的宅院？」

「你到我的蝸居去，咱們慢慢再談好了！」

溫柏鄂想了一想，終於點點頭，說出一個字：「好！」

× × ×

高浪的父親是高一璽。

高一璽並不是億萬鉅富，但在一般人的眼裏，已可算是個相當富有的人。

早一陣子，高一璽患了病，後來康復，現在巳到了美加旅遊兼探親友，十分寫意。

高家有傭人，也有管家，但高浪回來的時候，是用鑰匙開門的。

傭人和管家早已進入夢鄉，客廳裏一片靜寂。

高浪親自煮了一壺咖啡，溫柏鄂搖搖頭，說：「咖啡不是一種有益的飲料。」

高浪仍然斟滿兩杯咖啡，把其中一杯遞給溫柏鄂。

溫柏鄂接過咖啡，咖啡的熱氣直往上升，他喝了一口，才說：「酒也是一樣，既能喝酒，為什麼不能喝咖啡？最少，它可以提一提神……」

「你近來精神很差？」

「不但精神差，運氣更差。」

「也許因為運氣太差，所以精神才會頹唐不堪。」高浪試探地問。

溫柏鄂長長的嘆了口氣，又深深的呷了一口咖啡，才道：「我的事，你好像知道的不少？」

「但我寧願什麼也不知道。」

「什麼意思？」

「我若什麼都不知道，現在就可以置身事外，和女朋友逍遙自在地，過着甜蜜的二人世界生活。」

「我和你素未謀面，你犯不着為了我的事情而大傷腦筋？」

「這正是我和雪婷的弱點。」

「雪婷？是你女朋友的名字？」

「不錯，她很能幹。」

「女人太能幹，對男人來說並不一定是福氣。」

「溫先生認為怎樣才算是一個理想的女人？」

「溫柔體貼，還要尊重丈夫的一切意見。」

「雪婷現在還不是我的妻子。」

「女朋友和妻子，其實都是差不多的，總之，女人最能影響男人的一生，包括事業甚至和生命在內。」

「溫先生，你認為令嫒怎樣？」

溫柏鄂的臉色倏地一變，怔怔地望着高浪：「你認識我女兒？」

「她叫溫屏妮，對不？」

「不錯，這名字好不好？」

「很好，很雅緻，很動聽，但她的父親却不好。」

「何以見得？」

「一個好的父親，決不會阻攔女兒去結識一個理想的男朋友。」

溫柏鄂臉上陡地出現了怒容：「你懂個屁！」

他平時看來，是個斯文十足的儒雅長者，但這時候却是一反常態。

高浪並不生氣，只是淡淡一笑：「我雖然說話不檢點，但說的却是事實。」

溫柏鄂身子震動了一下，半晌才道：「你把事情看得太嚴重了。」

高浪眨動着眼睛，說道：「事情嚴重不嚴重，那是見仁見智的事，但我知道，屏妮若失去了禤振宇，她這一輩子也不會快樂。」

「禤振宇算是個什麼東西？他只是個花花公子！」

「不，禤振宇決不是一個花花公子，他有豐富的學識，有事業心，有上進心，許多人都比不上他，倘若你認為連禤振宇也配不上屏妮，那麼令嫒可能一輩子也嫁不出去！」

「就算她眞的嫁不出去，也只是我的事。」

「不是你的事，而是屏妮的事。」高浪用手指指着溫柏鄂道：「你雖然是她的父親，但你沒有權力可以毀掉她的終生幸福！」

溫柏鄂呆然地凝視着高浪，過了很久，才深深的吸了口氣：「你說得對，我也許是世間上最自私的一個父親。」

「不！你並不是最自私的父親，你阻攔屏妮和振宇，一定有別有苦衷的。」

「苦衷？」溫柏鄂苦笑了一下：「你認為我有什麼苦衷？」

高浪盯着他：「你老實回答我，你為什麼會從『大雄』走出來？」

「大雄？你知道大雄？」

「不錯，大雄是一間俱樂部的名字，也是一個秘密的豪華賭檔，而大雄的主人，就是范一賢！」

「范一賢！」溫柏鄂忍不住怒叫了一下，「這個混蛋，他是個吸血鬼！」

「你在俱樂部裏輸了多少錢？」高浪單刀直入地質問。

「三萬。」

「只是一晚，就輸了三萬？」

溫柏鄂頹喪地點了點頭。

「三萬塊，以溫先生來說，本來不是什麼大數目，但積少成多，長輸下去，這筆賭賬就很可觀。」高浪皺着眉說。

「可觀是可觀的，但願賭就得服輸，又有什麼話好說。」溫柏鄂不斷在嘆氣，臉上頗有悔意。

很多賭徒都是這樣子的，高浪見怪不怪。

「你在大雄總共輸了多少？」

「八十萬左右。」

「八十萬現欵？」

「當然是現欵，但……但也有一部份是向俱樂部借的……」

「向俱樂部借，也就等於向范一賢借了。」

「不錯……」

「現在總共欠下他多少？」

「大概……大概三十五萬……」

「三十五萬……這個數目說大不大，說小也不算小，你爲什麼不想辦法？」

「我昨晚就是在想辦法。」

「什麼辦法？是不是想在俱樂部裏把輸掉的錢都贏回來？」

溫柏鄂居然臉上一紅，然後緩緩地點了點頭。

高浪冷冷一笑：「結果怎樣了？終於又再輸掉三萬，而且還向俱樂部借的！」

溫柏鄂把咖啡一口喝完，臉上滿是愁容。

高浪又再冷笑一聲：「溫先生，你已走到死胡同了，本來，賭徒的死死活活，旁人要理也理會不來，但爲了屛妮和振宇，這件事我非管不可。」

溫柏鄂一怔：「你要怎樣管法？」

「找范一賢出來，展開談判。」

「他是一個千萬鉅富，又是個有勢力的惡人，談判只有使事情弄得更糟。」

「既沒信心談判，那就得採取另外一種辦法。」

「什麼辦法？」

「使之繩諸於法。」

「這……這個……」溫柏鄂不禁面露猶豫之色。

高浪緊接着說：「范一賢是有陰謀的，但他要對付的人，其實並不是你。」

「不是我？不是我又是誰？」

「你心裏應該有數。」

「是……是……」溫柏鄂深深的吸了口氣，「是禤振宇？」

「不單是禤振宇，而且還包括整個禤家！」

溫柏鄂怔住，道：「范一賢要陷害禤家？」

高浪冷冷一笑：「目前我只是懷疑，但却很有這個可能！」

「范一賢和姓禤的一家到底有什麼仇怨？」

「我不知道。」

「就算范一賢要害禤家，也不該連累無辜。」

「最無辜的並不是閣下，而是令媛，還有禤振宇。」

「豈有此理……」

「不但豈有此理，簡直是個可恥的陰謀！」

溫柏禤逼視着高浪，道：「你有什麼打算？」

高浪道：「我有什麼打算，你用不着管，你現在最重要的，是怎樣先把欠債清還。」

溫柏鄂搖搖頭：「我已沒有還債的能力。」

高浪道：「爲什麼不找振宇商量一下？三十五萬這個數目，對他來說根本算不了什麼。」

溫柏鄂的頭搖得更厲害：「不！我欠下俱樂部的賭債，決不能讓外人清還，更尤其是振宇的錢，我更加不可以接受！」

高浪眉頭一皺，沉聲說道：「溫先生，現在是說老實話的時候了，你究竟欠下俱樂部多少錢？」

「的確只是借了三十五萬……」

「但連同利息呢？」

溫柏鄂沉默了很久，才嘆了口氣道：「俱樂部的亨爺說，連同利息計算，數目已逾百萬……」

高浪的臉色變了：「好兇的傢伙！」

溫柏鄂痛苦地說：「范一賢是存心把我拑制，但最可憐的却還是屛妮，她太純良，也太無辜，我不配做她的父親。」

「現在不是說這樣話的時候，亨爺是誰？」

「亨爺是大雄的總管，他姓吳，叫吳國亨，很不好惹。」

「明知道這人不好惹，爲什麼還要惹他？」

「是我的錯！是我的錯！」

「但不錯已經錯了，只希望亡羊補牢，未爲晚也。」

「如何亡羊補牢法？」

「從今天開始，你別再上賭場！」

「可以，可以！」溫柏鄂疊聲說。

「同時，在短期之內，別再回家。」

「這怎麼可以？就算我不回家，屛妮又怎樣？」

「屛妮那方面，我會叫雪婷作出妥善安排，總之，在局勢還沒有明朗之前，你和屛妮都要避一避。」

「避到什麼地方去？」

「我在離島，有一座很幽靜的別墅，你們可以到那裏暫時居住。」

「這……這怎麼可以？」

「你不想解決這件事情？」

「不！我很想把事情解決……」

「那麼，你就得照我的說話去做，除非你不信任我這個人。」

「但我爲甚麼要信任你？」

「不爲什麼，只因爲你已到了沒有選擇餘地的時候。」

溫柏鄂不禁爲之啞然無語。

× × ×

電話鈴聲一响，雪婷就抓起了聽筒。

「喂，是波姬小絲嗎？」聽筒裏傳出了高浪的聲音。

雪婷沒好氣地回答：「你撥錯電話了，你想找波姬小絲，該打長途電話。」

高浪嘻嘻一笑：「幸好妳不是波姬小絲，否則我才是眞的撥錯了電話。」

「高先生，你到底想找誰？」

「既知道我是高先生，又怎會不知道我想找的是誰？」

「再不正經一點，我擱斷電話！」

「千萬不可，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向妳稟告。」

「快說！」

「溫屛妮在我的別墅裏。」

「高大少爺，你們高家有好幾座別墅，有的在淺水灣，有的在石澳，有的在粉嶺，你說的到底是那一處？」

「離島那座。」

「大嶼山的夜醉苑？」

「嗯，對了，就是夜醉苑。」

「哼，你在攪甚麼花樣？」

「雪婷，妳千萬不要誤會，溫屛妮的父親也在這裏。」高浪連忙解釋。

雪婷冷冷一笑：「你也別以爲我是那種器量狹窄的女人，你若眞的要和別的女人鬼混，也不會向我說出來，我現在只是問，你又有什麼好主意對付范一賢了？」

「凡事總要按步就班的去幹，急是急不來的。」

「是不是溫柏鄂已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非要你帮忙不可？」

「那也差不多了，但是並不是他要我這個陌生人帮忙，而是我插手多管閒事而已。」

「你別把自己說得太偉大，禤家兄妹的事，也就是紫雪的事，你若袖手旁觀，紫雪不咬掉你的鼻子才怪。」

「妳一千萬個放心好了，我會好好照顧自己的鼻子的，」高浪嘆了口氣，說：「事情雖然有了頭緒，但却好像越弄越是複雜。」

「越複雜的事，越是不能着急，一急就亂。」

「我知道，我現在只想先解決振宇和屛妮的事，但是柔柔那邊，恐怕也大是不妥。」

「柔柔這裏，我會小心注意了，你用不着担心。」

「柔柔這女孩太純良了，她很容易會上當。」

「不一定的，總之，我決不會讓她受到傷害。」

「何不把潛在的危機告訴她，好讓她提高警覺？」

「暫時還不是時候。」

「爲什麼？」

「對方根本還沒有採取下一步行動，所以，我們也用不着焦急。」

「那個傢伙的來歷，妳有沒有去調查過？」

「查是查過的，但所知不多。」

「他和妳一樣，都是姓唐的。」

「樹大有杇枝，任何姓氏的人，都會有英雄好漢，也會有卑鄙小人。」

「嘿嘿，妳知道就好了。」高浪說完之後，就掛斷了電話。

× × ×

柔柔在旋律優美的音樂裏翩翩起舞。與她共舞的，是一個令每個女孩子爲之側目的白馬王子——唐少瀚。

唐少瀚終於又再出現了，他的出現，就像是一股突如其來的旋風。

他侵佔了柔柔的心，就連柔柔也想不到，自己對他早已產生了濃濃的感情。

她沒有讓紫雪知道這件事，最少，她暫時不想讓紫雪知道。

這一天，是唐少瀚的生日，他開了一個生日舞會，柔柔以女主人的姿態在舞會出現。

她是喜悅的，不但喜悅，而且飄飄然。

她並不是第一次認識男朋友，但在從前，無論在她身邊的男孩子是誰，她都沒有「戀愛」這種感覺。

只有唐少瀚例外。

唐少瀚彷彿像個謎，他令柔柔感到迷糊，但是却也同時有着令她難以抗拒的魅力。

她知道，唐少瀚是從外國唸書回來的，他的父母還在三潘市，父親經營電腦公司，母親却是時裝界的頂尖級人物。

柔柔倒不計較這些。

唐少瀚的父母是否富有，對她來說是半點也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唐少瀚對自己好。

她相信唐少瀚，她相信他是眞心的，他決不會是個花花公子。

她信任唐少瀚，就像是信任她自己的哥哥一樣。

× × ×

舞會已散，但柔柔仍然和唐少瀚在一起。

唐少瀚並不是個巨人，但柔柔和他在一起的時候，總是覺得特別安全。

這一晚，唐少瀚在柔柔的臉上吻了一下。

柔柔沒有拒絕，唐少瀚也沒有進一步的動作。

氣氛很浪漫，連窗外的風聲也比平時倍覺動聽。

柔柔忽然問他道：「這別墅的主人是誰？」

唐少瀚微微一笑，道：「這並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妳爲什麼要問？」

柔柔轉動着動人的睫毛：「對不起，我……」

「別爲這種小事而道歉。」唐少瀚向天空一指，「今晚沒有月亮，我每年生日都是這樣子的。」

「你認爲這是一件遺憾的事？」

「不，生日和月亮，是風牛馬不相及的，只要生辰快樂，有沒有月亮也沒有關係。」

「今年生日，你快樂不快樂？」

「這是我有生以來，最快樂的一個生辰。」

「眞的？」

「當然是眞的，那是因爲有妳陪伴着。」唐少瀚一面說，一面輕輕摟着柔柔的纖腰。

雖然音樂早已停頓了，但他倆又再翩翩起舞。

唐少瀚的儀表是一流的，舞姿也是一樣。

但就在這時候，有一個人閃電般衝了過來，不由分說，一手就把柔柔拉開。

柔柔吃驚極了，想掙脫，但那人的手却有如鐵鉗子一般，她用盡了氣力也掙脫不開去。

唐少瀚也是又驚又怒，陡地喝叫：「快放手！」

但那人的回答却是一拳！

唐少瀚也是個運動健將，而且還學過跆拳道，功夫十分了得。

但那人的拳頭太快了，快得使他無法抵擋，完全來不及招架。

他幾乎立刻就倒了下去，但那人却把他再揪起，然後又一記肘拳撞在他右胸肋骨上。

柔柔嚇得連臉都白了。

唐少瀚終於昏倒過去，接着柔柔給人拉走。

她認得這個人，那是高浪！

× × ×

唐少瀚是强壯的，但高浪比他更强壯，也更勇猛。

然而，無論怎樣，柔柔絕對想不到高浪會出手打人，而且打的還是唐少瀚。

柔柔哭了，滿臉都是惶恐和焦慮的表情。

「你爲什麼要打他？爲什麼？」她一臉淚水的問高浪。

高浪看着柔柔，沉聲地說道：「快上車！」

他的車子就停泊在別墅門外。

別墅的閘門是開着的，柔柔當然不知道，這是高浪的傑作。

她更不知道某些秘密。

某些她永遠都想像不出來的秘密。

× × ×

高浪把車子開得很快，柔柔不斷的在叫：「你爲什麼要打唐少瀚？」

高浪冷冷一笑，回答說：「我只是想給他一個教訓！」

「你憑什麼用武力對付我的朋友？」

「因爲他完全不配做妳的朋友！」

「笑話！我從來沒聽過這樣荒謬的事！」柔柔怒聲說：「誰配不配做我的朋友，並不是由你來決定的！」

「也不是由妳來決定！」高浪子立刻反駁。

「爲什麼不能由我來決定？結識朋友是我的自由，就算我要和一個乞丐做朋友，也輪不着你來多管閒事！」柔柔的聲音越來越是憤怒。

但高浪却反而漸漸平靜下來，說道：「妳若選擇一個乞丐做朋友，那是沒問題的。」

柔柔冷冷一笑：「難道你認爲唐少瀚連乞丐也不如嗎？」

「當然不如！」

「瘋了！你簡直是個瘋子！」柔柔怒道：「快停車！我要回去看看少瀚！」

高浪冷笑道：「妳要看那個姓唐的，可以回家裏去看個飽！」

「胡說！」

「妳若回家裏去看看，就知道我並不是胡說八道了。」

柔柔不相信，任何人也不會相信。

唐少瀚在別墅裏，並不在禰家，就算他馬上清醒過來，在短時間之內也絕不可能趕到禰家。

但高浪巳快將車子駛到禰家，柔柔也就只好暫時忍耐着。

回到禰家，巳經是凌晨一點三十五分了，平時，在這個時候，客廳裏必然是黑沉沉的，每個人都巳墮入了夢鄉。

但這一個凌晨，却很特別，客廳裏燈火通明，禰錦庭和禰太太都坐在沙發上，兩人的臉色都很沉重。

柔柔進入客廳，除了父母之外，還看見一個黑衣女郎。

高浪對柔柔說：「她姓唐，唐雪婷，是我的女朋友。」

柔柔詫異地望着雪婷，雪婷却輕輕的嘆了口氣。

禰太太忽然向雪婷那邊走過去，接着又在雪婷耳邊輕輕說了兩句話。

雖然禰太太這兩句話並不响亮，但由於廳子裏極其清靜，柔柔還是可以很清晰地聽得見。

禰太太說：「這件醜惡的事，唐小姐可否代替我們夫婦向柔柔說個明白？」

雪婷遲疑了半晌，才慢慢地點了點頭，說：「好，我說。」

柔柔巳不耐煩地在叫嚷：「有什麼事，爲什麼不直接爽爽快快的說？」

雪婷嘆了口氣，忽然上前拉着柔柔的手：「有幾句說話，我要單獨和妳說。」

柔柔咬了咬牙，點頭說：「好的，妳跟我到房子裏說。」

× × ×

柔柔心裏掛念着的只有一個人，那是瀟洒、高貴而又多情的唐少瀚。

她只希望唐少瀚的電話早一點打來，又或者最好是他親自趕到禰家。

但是現在，她必須先聽聽唐雪婷的說話。

當柔柔把房門關上之後，雪婷就遞給了她一張卡片。

卡片上的名字是，梅中旋。

柔柔吸了口氣，說：「我不認識這個人。」

雪婷道：「他是一個私家偵探，雖然並不太出名，但却有眞本領，而且，他是我的老朋友。」

「我對你的老朋友沒興趣，尤其是幹私家偵探的。」

「妳歧視私家偵探這種職業？」

「不，我從不歧視任何人，也不歧視任何一種職業，我只希望世間上的事情公平一點。」

「對妳自己呢？」

柔柔一愕：「什麼對我自己？」

雪婷嘆了口氣：「對別人公平，對自己也同樣要公平。」

「唐小姐，妳的說話我越聽越糊塗了。」柔柔莫名其妙地說道：「我一直認爲，上天對我不但公平，簡直就是特別的優待。」

「我知道，妳對家庭很滿意。」

「不錯，妳若是我們禰家的一份子，相信也一定會有同感。」柔柔驕傲地昂起臉龐：「我們這個家庭，是充滿溫情和快樂的。」

「但也潛伏着危機！」

「危機？什麼意思？」

「你們禰家有仇人。」

柔柔一愕，接着搖頭不迭：「不會的，我們沒有對不起任何人，决不會有什麼仇家。」

雪婷嘆了口氣：「結仇這種事，往往是極其古怪的，當仇怨要來的時候，就算關上大門，把自己鎖在銅牆鐵壁裏面也抵擋不住。」

柔柔目光閃動：「結仇不結仇的事，我暫且不管，唐少瀚給高浪毆打，又是什麼道理？」

雪婷一怔：「高浪毆打唐少瀚？」

「不錯，妳若不相信我的說話，不妨問問高浪！」

「不必問了，換上我是男人，換上我是高浪，只怕一樣會動手。」

「你們怎樣了？」柔柔驚怒交集地看着雪婷：「少瀚做錯了什麼事，好像人人都得而誅之似的？」

「他是個騙子，根本就不是從外國回來的大學生！」

「胡說，你們有什麼證據？」

「眞是可笑復可憐。」雪婷冷冷一笑：「妳爲什麼不問唐少瀚，看看他可以拿出什麼證據，證明他在美國唸過大學？」

「我……我相信他！」

「妳爲什麼要相信他？他除了長得俏好看之外，還有什麼優點？」

「他忠實，有涵養、有學問，總之，他的優點數之不盡！」柔柔全力爲唐少瀚辯護，聲音開始變得有點尖銳。

「他忠實！嘿嘿！柔柔，妳第一件事就巳看錯了這個人！他是個騙子，是個嫖賭飲蕩吹件件精通的混蛋，除此之外，他還主演過色情小電影！」雪婷忍無可忍，嗓子也尖銳了起來。

聽到最後一句說話，柔柔臉上的血色在瞬息間消褪得一乾二淨，她顫抖着聲音低叫：「妳說謊……你太卑汚了，怎可以用這種罪名來陷害唐少瀚？」

雪婷臉色一沉：「書房裏有電視錄映機，妳若不怕弄髒了自己的眼睛，不妨跑進去看個飽！」

柔柔呆住了，她忽然想起了高浪的說話。

高浪曾經在車子裏對她說：「妳要看那個姓唐的，可以回家裏去看個飽！」當時，她完全不明白高浪的意思，也不肯相信高浪的說話。

直到現在，她才明白高浪的意思。

可是，她怎能相信，唐少瀚居然曾經主演過色情小電影？

她不相信，怎樣也不肯相信。

雪婷看着她，忽然冷冷一笑，說道：「妳是不是沒有勇氣去看那些骯髒的錄映帶？」

柔柔瞪着雪婷，過了很久，終於離開了臥室，跑到書房裏去。

三分鐘後，雪婷推開書房的門。

柔柔正坐在椅子上，臉色蒼白得很可怕。

書房裏的電視並沒有開着。

雪婷望住柔柔，望了好一會才說：「看過了沒有？」

柔柔的一雙眼睛紅了，她絕望地點了點頭。

她巳看過錄映帶，但只看了半分鐘就不能再忍受下去。

她從來沒有看過那樣令人嘔心的電視畫面，而且，畫面上的男主角，竟然眞的是唐少瀚。

「騙子！他眞的是個卑鄙的騙子！」柔柔突然撲在雪婷的懷裏，放聲大哭。

她哭得很傷心很傷心，可說是從來也沒有這樣傷心過。

雪婷很瞭解她現在的心情，也知道這種創傷是很可怕，很嚴重的。

但她不能不把唐少瀚虛僞的面具揭開，否則柔柔將來的遭遇，一定比現在更加不堪設想。

「哭罷，柔柔。」雪婷讓她哭，哭得越傷心越好。

傷心是一件絕不美妙的事，但與其讓傷心的事長期鬱結在心裏，倒不如痛痛快快哭出來，讓這種情緒儘情地宣洩！

× × ×

在客廳裏，禰錦庭手裏捧着一杯威士忌，兩道眉緊皺得彷彿快要打結。

他在廳子裏踱來踱去，臉色沉重有如鉛塊。

禰太太也是憂形於色，說道：「你別在我面前走來走去好不好？看得人心煩意亂！」

禰錦庭哼一聲，重重坐在一張沙發上，好像有話要說，但到最後却還是緊閉着嘴巴。

高浪的手裏也有杯子，但載着的並不是酒，而是茶。

喝茶遠比喝酒的人清醒。

他忽然對禰錦庭說：「我知道一個人，他姓范。」

高浪這兩句話似乎有點沒頭沒腦，但禰錦庭一聽之下，身子就震了一震。

不但他如此，就連禰太太的反應也是一樣。

高浪咳嗽了一聲，沉默半晌才接着說下去：「這人叫范一賢，曾經有一段長時間離開了香港，直至最近才回來。」

禰錦庭呷了一口威士忌，沉聲說：「你怎會知道范一賢這個人？」

高浪道：「是雪婷查出來的。」

「她是個私家偵探？」

「不，她並不是什麼私家偵探，但她有一個姓梅的朋友，是個很出色的私家偵探。」

「查范一賢的，到底是唐小姐還是那個姓梅的私家偵探？」

「是雪婷。」高浪緩緩地說：「但負責調查唐少瀚的，却是梅中旋。」

禰錦庭的臉色一陣蒼白：「我承認，唐少瀚不但瞞過了柔柔，連我也看錯了他這個人。」

「唐少瀚是個出色的演員，他要騙過你和柔柔，可說是輕而易舉的事。」

「那個叫雲伯的老僕呢？」

「他知道的事極有限，他的主人說唐少瀚是表少爺，他就信以爲眞。」

「雲伯的主人是不是范一賢？」

「是沙安琪。」

「沙安琪是范一賢的妻子。」

「但這對夫妻並不恩愛，而且沙安琪巳在兩年前病逝。」

禰錦庭嘆了口氣：「范一賢夫婦的事，我並不太清楚……」

「但是范一賢這個人，你却是最清楚不過的，對不？」高浪的目光緊逼着禰錦庭。

禰錦庭詫異地望着高浪，但最後却還是點了點頭：「不錯，我們在很久以前，曾經是很要好的朋友。」

高浪乾咳了一聲，說道：「很對不起，這是你們之間的私事，我是不應該提起的。」

「不必道歉，你和唐小姐全心全意帮我們的忙，我是很明白的……」說到這裏，輕輕的嘆了口氣，過了片刻又說：「在我還沒有結婚之前，范一賢曾經和我合作經營航運生意。」

「後來怎樣？」

「范一賢要兼營走私買賣，但我不答應，於是，他就暗中偷偷的幹。」

「後來是否出了岔子？」

「不錯，他有一批私貨給截住了，雖然有人頂替了罪名，他僥倖可以逍遙法外，但已元氣大傷，連航運公司的股權也得賣掉，才能勉强渡過難關。」

「他把股權賣給你。」

「不，當時航運公司的業務並不太理想，我在金錢上的週轉也頗有困難，結果，他的股權落在一個英國人的手裏。」

「這個英國人夥伴怎樣？」

「我不知道，因為在范一賢退出之後，我也把股權出讓了。」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想經營其他行業，把事業從海上轉移到陸地去，」檲錦庭苦笑了一下，說：「當時，我對內子說：『這就是腳踏實地的表現。』」

高浪「唔」一聲，忽然問：「當時你們已經結婚了。」

檲錦庭搖搖頭：「不，那時候我倆還沒有結婚，原因是……」說到這裏，忽然停頓下來，兩眼看着檲太太。

檲太太沒有看着丈夫，但却在這時候開口對高浪說：「當時，我們正處於一段三角戀情之中。」

高浪點點頭，道：「除了你們兩人之外，另一個是范一賢？」

檲太太道：「不錯。」

檲錦庭嘆了口氣，說：「其實，在當時來說，范一賢的條件比我還更優勝，大可以奪得美人歸的。」

檲太太橫了丈夫一眼，隔了半晌接着說：「范一賢並不比錦庭更好看，也不比錦庭更體貼溫柔，但當時，他的確很懂得討我的歡喜。」

檲錦庭道：「我並不是個傻子，知道自己已落在下風，可是，范一賢也有一個更致命的弱點。」

「什麼弱點？」高浪問。

檲錦庭說：「他的野心太大，做事也太急進，同時，他為求達到目的，往往會不擇手段。」

「這就是心術不正。」

「不錯，」檲太太嘆了口氣，說：「尤其是他暗中進行走私買賣的活動，這件事使我感到很生氣，也很失望，終於，我最後的選擇是檲錦庭，而不是范一賢。」

檲錦庭乾笑了一下：「這正是明智之舉。」

檲太太冷哼道：「這不是什麼明智之舉，而是無可奈何的下下之策！」

檲錦庭連忙陪笑不迭：「別把妳的老公形容得太差勁好不好？」

檲太太說道：「我只是想提醒提醒你，別在我的面前扮演三十年前的白馬王子了……」

檲錦庭皺了皺眉：「別亂說，教高先生笑話。」

高浪淡然一笑：「不要緊，兩位的說話，都沒有不對之處。」

檲錦庭也笑了笑，但接着却又嘆息一聲，緩緩地說：「我倆算是有情人終成眷屬了，但范一賢的心裏，却是半點也不好過。」

高浪說道：「對他來說，他是接二連三遭遇到嚴重的打擊，很容易變得心灰意懶。」

檲錦庭道：「有一段時期，他的確如此。」

「後來怎樣？」

「他重新努力，再創一番事業。」

「成功不成功？」

「當然是成功了，否則今天他也不會成為商界上的鉅子，」檲錦庭默然半晌，又緩緩地接着說：「但帮助他最大的，還是沙安琪。」

「沙安琪是不是很愛范一賢，所以才嫁給他？」

「是的。」

「既然這樣，他倆為什麼會分開？」

「人是會變的，感情這種事，誰也不能保證到了明天會變成怎樣。」

「是沙安琪首先變心？還是范一賢那邊出了問題。」

「范一賢根本就沒有愛過沙安琪，我知道，他念念不忘的女人，就只有我太太一個。」

「既不喜歡沙安琪，為什麼還要和她結婚？」

「很簡單，因為沙安琪有才幹，有利用的價值。」

「為了利用別人而結婚，那是早已註定了悲劇的命運。」

「你說的不錯，所以，他倆的關係並不融洽，但沙安琪很固執，從來沒有說過要和范一賢離婚。」

「范一賢既存心利用沙安琪，當然也不會提出離婚了。」

「不錯，這對夫婦的關係，就在如此莫名其妙的情況下維持着，沙安琪在香港全力發展事業，成為了商界裏著名的女强人。」

「范一賢呢？」

「他跑到外國去，開創他事業的更高峯，」檲錦庭嘆了口氣，說：「說到做生意的本領，他的確比我强勝得多的，他唯一的缺點，就是野心太大，心術不正。」

高浪點點頭，說：「這已經是很致命的缺點，直至現在，他仍然經營着一些不合法的生意，而且也經常使用非法手段來逼害別人。」

檲錦庭一愕，欲言又止，檲太太却冷哼一聲，說：「眞是死性不改！」

高浪沉吟半晌，說道：「現在，我對范一賢的認識又加深了一層，要對付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檲錦庭吸了一口氣，說道：「你懷疑唐少瀚的出現，是和范一賢有關的。」

「不是懷疑，而是肯定。」

「范一賢要報復，大可以找我，為什麼要累及下一代！」檲錦庭怒形於色地說道。

高浪冷冷一笑：「范一賢的心理絕不平衡，但他這一次報復的行動，顯然是經過一番部署的。」

檲太太聽得心臟絞緊，吃驚地在喊叫：「不！我們不能讓范一賢陷害柔柔。」

「除了柔柔之外，還有振宇和屏妮的事，也是給范一賢在暗中破壞的。」高浪忍不住把這件事也說了。

檲太太更加吃驚：「那又是范一賢幹的？」

高浪緩緩地點了點頭：「不錯，范一賢的陰謀十分毒辣，總之，他要你們檲家沒有好日子過！」

檲錦庭握緊拳頭，十指指骨勒勒地在作响，檲太太嫁入檲家這許多年，從來沒有見過丈夫的神情如此憤怒過。

這時候，唐雪婷出來了。

檲太太連忙上前，問「柔柔呢？」

雪婷嘆了口氣說：「她回到自己的房子去了，她現在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檲太太還是很担心，立刻去找柔柔。

檲錦庭坐在沙發上，眼神顯得一片茫然。

高浪閉目沉思了一會，忽然說：「范一賢雖然毒辣，但我們不見得沒法子對付他。」

檲錦庭倏地站了起來：「你有什麼辦法？」

「報警。」

「有用嗎？」

「這裏是法治之區，報警是最高明的辦法，而且也是市民的權利和責任。」

雪婷也同意高浪的見解：「不錯，范一賢再奸險，在法律面前也得伏誅。」

檲錦庭皺了皺眉，說道：「但直至目前為止，他還沒有對我們做過任何觸犯法例的事，他只是找一個騙子來引誘柔柔而已。」

高浪道：「但他是大雄俱樂部的幕後老闆……」

檲錦庭一怔：「什麼大雄俱樂部？」

「那是一個非法的賭檔，溫屏妮的爸爸溫柏鄂，就是因為在俱樂部裏輸了錢，才給范一賢所威脅的！」

檲錦庭一拍桌子，怒聲罵道：「他要不到你的妻子，就用這種手段來報復，眞不是人！」

高浪道：「檲先生不必太担心，法律是公平的，你等着瞧好了。」

× × ×

翌日晚上，警方採取行動，破獲了大雄俱樂部這個非法賭檔。

一個叫「亨爺」的男子被捕，但事情扯不到范一賢的身上。

在俱樂部裏，完全找不到任何證據，足以證明范一賢和這秘密賭場有關連。

當殃的只是亨爺。

為了這件事，高浪大傷腦筋，他對唐雪婷說：「看來，我們是功虧一簣了。」

雪婷搖搖頭：「要對付范一賢那樣的人，非要有堅忍毅力不可，而且，遊戲還沒有完結，誰勝誰負，尚在未知之數。」

高浪眨眨眼：「我的女諸葛，妳又有什麼奇謀妙計？」

雪婷想了想，說道：「還記得那個叫阿勇的傢伙嗎？」

高浪道：「當然記得。」

「警方偵破大雄俱樂部的時候，阿勇並不在。」

「那又怎樣？妳想從這傢伙身上着手去追查？」

「不錯，最少，這人是個很重要的綫索，我們極可能會在他身上有所發現。」

「但該到什麼地方找尋阿勇。」

「要找阿勇，不妨去問問梅中旋。」

「梅中旋有把握可以找到他？」

「梅中旋對這件事早已着手偵查，我相信他不會使人失望。」雪婷滿懷信心地說。

但在兩小時後，雪婷和高浪却要趕到醫院去見梅中旋。

梅中旋給阿勇毆打，傷勢不輕。

雪婷抱歉地對梅中旋說：「對不起，這一次我連累了你。」

梅中旋躺在病床上苦笑道：「不，是我誤了大事才是眞的，雖然我捱了這一頓拳脚，但却也查出了一個秘密。」

「什麼秘密？」

「阿勇和泰國的販毒集團有來往。」

雪婷不禁為之一呆：「是阿勇個人的事，還是和范一賢有關。」

梅中旋搖搖頭：「這就不大清楚了，但妳若不害怕，大可以繼續追查下去。」

高浪立刻搶着說：「當然是要追查下去的。」

雪婷沉吟一會，忽然說：「這個阿勇，是一個極關鍵性的人物，我們萬萬不可以放過他！」

這一點，高浪絕對同意。

雪婷想了想，接着又說：「我師父也許有辦法可以帮助我們一臂之力，把阿勇的底細揭露出來。」

高浪不禁猛然點頭：「不錯，妳師父是個極有辦法的人。」

於是，兩人立刻去找司徒星。

司徒星在家裏，而且對高浪和雪婷雙

雙前來，並不感到詫異。

「是不是又有了麻煩：」司徒星老實不客氣的問。

雪婷照實說了，司徒星聽了之後，眉頭一皺，道：「范一賢這個人，我也曾略有所聞，但却所知不多，倒是大雄俱樂部的亨爺和阿勇，我有幾個兄弟都認識。」

雪婷忙道：「亨爺巳給警方控告，這人是不必理會的，我們只想從阿勇方面着手。」

司徒星沉吟着，良久才說：「這件事，說易不易，說難也不一定太難，主要還得看看機緣怎樣。」

雪婷叫了起來，說：「師父，我們現在不是研究掌相命理，怎麼說到機緣這麼玄妙的字眼上去？」

司徒星搖搖頭：「話可不是這樣說，我也許可以把阿勇抓出來，但能否帮得了你們，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高浪點點頭，對雪婷說：「妳師父說得對，凡事決不可以操諸過急，否則只會把事情弄僵。」

雪婷在他手背上揑了一下，冷哼着說道：「這些說話，用不着你來敎訓我。」

司徒星哈哈一笑，說：「你們倆口子別爲了這件事爭吵，總之，反正我這幾天空閒得要命，阿勇這個人的來龍去脈，包在我身上便是。」

雪婷這才展顏一笑：「多謝師父，我以後一定會好好孝順你老人家的。」

司徒星搖搖頭：「口惠而實不至，有什麼用？常言道：相金先惠，格外留神，妳既有心好好孝敬師父，現在就該馬上採取行動。」

「師父，妳要我怎樣孝敬法？」

「黃油蟹、蒜茸蒸海蝦、燒鵝脾一隻，另加拔蘭地一瓶，這就差不多了。」

「OK！遵命，咱們馬上到海鮮菜館去……」

× × ×

天氣漸涼，振宇的心情還是不好。

雖然，他巳經知道了許多秘密，但却還未能有機會和屏妮見面。

他只能和屏妮通電話。屏妮在電話裏對他說：「是我對不起你。」

振宇雖然只是拿着電話聽筒，但聽了她這句說話之後，還是不斷用力地搖頭，說：「不，這並不是妳的錯，也不是妳爸爸的錯。」

「不，是我錯了，我是不該太軟弱的。」屏妮幽幽的嘆了口氣，接着又說：「還有，我爸爸也錯了。」

「做女兒的，不該說父親的壞話。」

「這不是我說的。」

「不是妳說，又是誰說？」

「是我爸爸自己說的。」屏妮說：「這些日子以來，他經常在自怨自艾，說自己害苦了下一代，幾乎每天晚上都要求我原諒他……」

「但妳爸平時是個沉默寡言的人。」

「從前是的，但現在他變了，他變成了一個無酒不歡的酒徒，和從前簡直就是判若兩人。」

「屏妮，他畢竟是妳的爸爸，妳就原諒了他罷。」

「我從來沒有眞正怪責過爸爸，只是覺得事情對你太不公平。」

「不，對妳太不公平才是眞的。」

「不要再說了，我們以後再談罷。」

× × ×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事情好像仍然沒有太大的進展。

唐少瀚曾經再找過柔柔，但柔柔不理睬他。

唐少瀚是個很懂得女孩子心理的「玩家」，但這一次，他再也無所施其技。

那是因爲柔柔巳看透了這個人。

她並不在乎一個人的過去是怎樣的，但却不能忍受一個存心欺騙自己，甚至存心對付襴家的無恥之徒。

她趕走了唐少瀚，而且聲言，他若再纏下去，她就報警。

唐少瀚走了，但他並沒有就此罷休。

在一個開始寒冷的晚上，他駕駛着一輛小跑車，然後在一條不太僻靜，也不算熱鬧的街道上把柔柔拉進車子裏。

可是，他的小跑車還沒有開動，他巳給兩個人從車子裏拉了出來。

他不認識這兩個人，這兩個人也沒有說出身份，只是用最快速的方法把他痛毆一頓。

柔柔驚魂甫定，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一個男人忽然在她身邊出現。

這人說老不老，說年輕不算年輕，大概五十來歲左右。他兩鬢微白，鼻樑上架着一副金絲眼鏡，手裏拈着一支巳經絕少人吸用的捲紙烟。

雖然五十幾歲人了，但這人看來還是蠻瀟洒的。

「星叔！」柔柔叫了起來。

來的正是司徒星，雪婷曾經介紹過他給柔柔認識。

司徒星淡淡一笑，說：「這小子不識好歹，今天就要他知道厲害。」

柔柔吸一口氣：「但這樣毆打他是犯法的。」

司徒星又笑笑：「我也知道，但却跟我沒有相干，跟妳更加沒相干。」

柔柔閃動着明亮的眼睛：「這就是你做事的辦法？」

司徒星聳聳肩：「從前經常使用這種辦法，但近年來巳絕少採用了。」

「今次爲什麼破例？」

「看不過眼，所以破例了。」

柔柔幽幽的嘆了口氣，眼神複雜地看着唐少瀚。

唐少瀚給打得很重，站也站不起來。

司徒星拉了拉柔柔：「別再理會這種人，他在整個陰謀裏，只是一個受人利用的可憐蟲。」

柔柔知道他說的是事實，不禁又是長長的嘆一口氣，才跟着司徒星轉身離去。

一個月後，柔柔接到一封信。

信是唐少瀚從澳洲寄來的。

他在信裏告訴她，說他巳經改過自新了，現在到了澳洲工作，以後再也不會回來。

柔柔把這封信燒掉，她巳不再憎恨他，但對他的感情也早巳幻滅。

然而，她還是暗暗爲唐少瀚祝禱，但願他以後再也不要欺騙別的女孩子。

天氣一天比一天冷了，振宇終於在高浪的別墅裏找到了屏妮。

本來，這是一個極秘密的地方，絕不能給范一賢的人知道，而爲了要保守秘密，高浪決定不讓襴家的人知道，溫柏鄂父女避居在什麼地方。

連振宇也不能讓他知道。

但振宇最後還是從雪婷那裏知道了。

雪婷並不是因爲心腸軟弱，才把溫柏鄂父女藏匿地點說出，而是她担心振宇會陷入精神崩潰的險境。

所以，她讓振宇去見屏妮。

而另一方面，司徒星那邊也巳有了阿勇的消息。

× × ×

北風勁吹，氣溫跌破攝氏十度。

在香港這個亞熱帶地區來說，這巳經可算是一個寒冷的晚上。

在范一賢的古老大屋裏，忽然有一個黑衣人闖了進來。

其實，這人在三個月前，經常可以堂而皇之地走進來，但現在，形勢巳和三個月前大不相同。

這人就是阿勇。

他眼神兇厲，手握着槍，一副兇神惡煞般的樣子。

他要找范一賢算帳。

范一賢坐在客廳裏，雖然看見阿勇持械而來，却是臉無懼色，只是淡然地說：「阿勇，你來了？」

阿勇冷哼一聲：「你早該知道，我就絕對不肯就此罷手的！」

范一賢咳嗽兩下，緩緩說道：「阿勇，你還年輕，爲什麼要沾手毒品這一種生意？」

阿勇冷笑：「正因爲我還年輕，所以更應該把握機會，放手一博。」

「但你不該和別的集團合作！」

「放屁！我和別的集團合作，就是因爲你不肯答應我和亨爺的建議！」

「毒品生意會害死我們！」

「多餘！這生意只會害死那些該死的癮君子，但我們却可以發大財！」

「你要錢，我可以給你一百萬！」

「一千萬也不中用，現在是什麼年代了，買一輛汽車也要好幾十萬以上！」

「你要成爲鉅富？」

「這又有何不可？只要能够抓緊機會，三幾年後，我可以比你更加富有十倍百倍！」

「阿勇，你太財迷心竅了。」

「你又何嘗不是？你現在巳發了大財，所以才不再販毒！」阿勇憤怒地說：「但我現在一無所有，該發奮的時候，當然就得全力而爲！」

范一賢哈哈一笑：「看你這副樣子，倒像個勤奮上進的大好青年，哈哈……」

「住嘴！把貨還給我！」

「貨？什麼貨？」

「他媽的，你還想裝蒜嗎？昨晚我們的貨給你的人搶走了，你說不再販毒其實騙人的，你現在還在玩黑吃黑的把戲！」

范一賢又笑了：「現在，我最少巳經證明了兩件事。」

阿勇怒道：「什麼兩件事？」

范一賢道：「第一：你這個人又貪心又愚蠢。第二：你比亨爺還更靠不住！」

阿勇喝道：「少廢話，把貨還給我！否則開槍——」話猶未了，槍聲巳響。

槍聲並非只有一响，而是總共五响。

在五聲槍响之中，只有一响是阿勇發出的。

但最先開槍的並不是他，當他開槍的時候，他身上巳中了四槍。

阿勇是先中四槍之後，然後才開槍射向范一賢的。

但范一賢沒有事，原來在他面前，有一塊連子彈也射不穿的玻璃阻隔着。

阿勇從來都不知道古老大屋裏有這麼一塊玻璃。所以，他死了，但范一賢仍然活着。

阿勇倒下去之後，屍體很快就給范一賢的手下埋葬了，但就在這時候，又有另一羣殺手出現。

那是另一個犯罪集團的殺手。

阿勇沾手毒品生意，就是和這個犯罪集團合作的，爲了奪回失去的毒品，這個犯罪集團一直都注視着阿勇和范一賢。

於是，一幕驚人的火併展開。

本來這樣子火併，少說也會有好幾個人傷亡的，但那犯罪集團其中一個殺手十分厲害，不知如何上來就纏住了范一賢。

范一賢掙扎反抗，結果背心捱了一刀。這一刀雖然並不立即致命，但傷勢也是極甚嚴重的。

范一賢一倒下，火併就很快結束，因爲警方人員也巳聞風而至。

十幾個犯罪集團份子落網，而范一賢則被送往醫院緊急搶救。

× × ×

范一賢傷重垂危的消息，使襴錦庭夫婦大爲詫異。

（以下轉入第50頁）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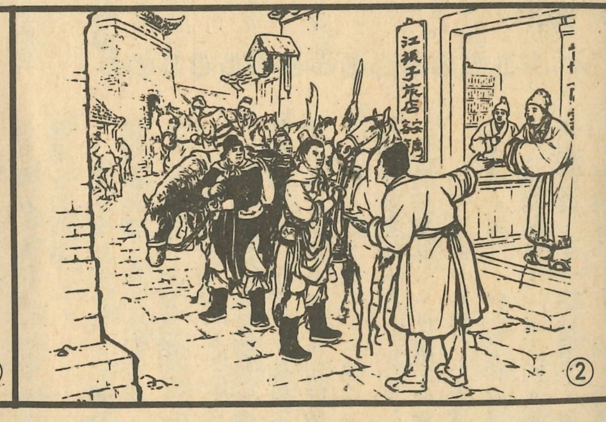
徐玉珊 · 編繪

槍挑小梁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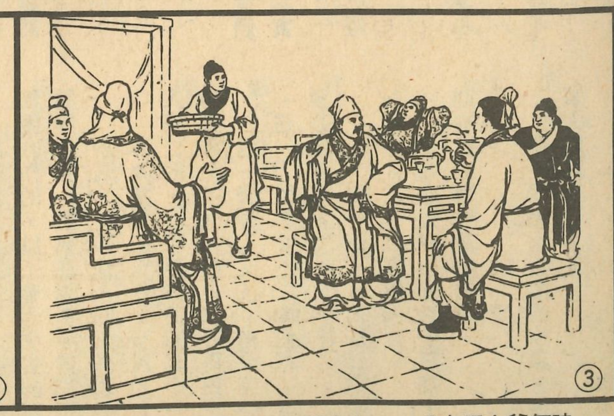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1　岳飛、王貴、湯懷、張顯、牛臯等同到相州考試，路上衆兄弟說說笑笑十分高興。只有岳飛回到故鄉，想起亡故的父親和自己飄泊的身世，暗暗流淚。



2　相州離內黃縣路不甚遠，只一日功夫，他們就來到了湯陰，入城後在南門內找了一家旅店住下。



3　這時天已傍晚，岳飛問店主人："本縣太爺何時退衙？"店主江振子說"這位太爺可不同別個，是個大大的好官，他每天不辭勞苦，總要到起更才退衙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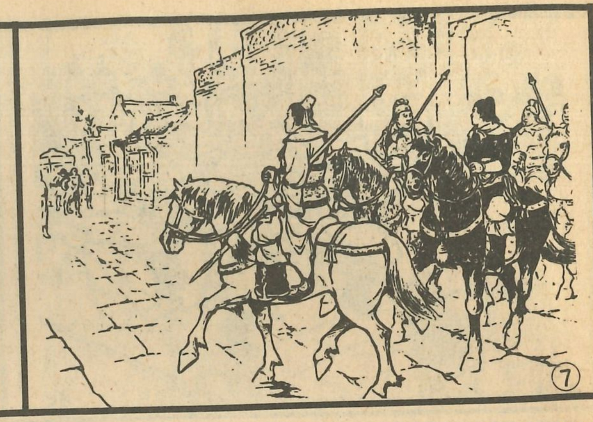
4　原來湯陰縣縣官徐仁爲人正直廉潔，在湯陰縣已連任九年，幾次調任都被百姓留住，這天徐仁正和書吏談公事，門役報告黃縣武童岳飛求見。



5　徐仁召見了岳飛等，看過李春的信，又見他們個個身體魁偉，精神飽滿，知道都是有用之材，非常喜歡，問了一回話才叫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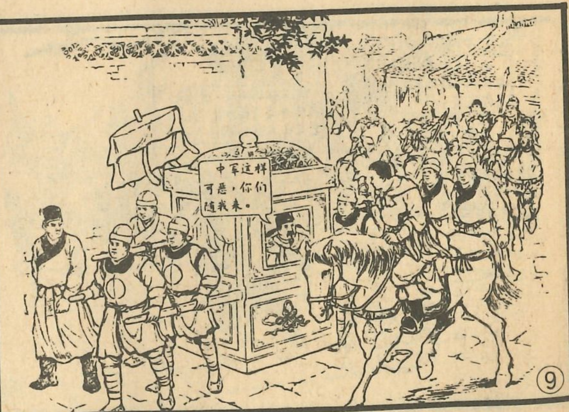
6　第二天，兄弟們到相節度使衙門報到，中軍洪先以爲又是闊公子們送錢來了，等他看見岳飛等沒有送他錢時，立刻板起面孔，愛理不理的叫他們過三天再來。



7　岳飛沒有辦法，只得和兄弟們上馬回去，他們剛走到半路，忽見徐仁乘了暖轎遠遠的迎面來了。



8　五個人連忙下馬，站立路旁等候。徐仁在轎裏看見，吩咐住轎，探身出來問他們考得怎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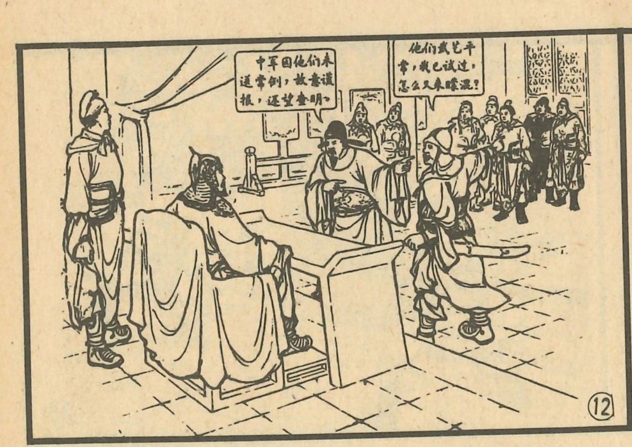
9　徐仁聽說洪先勒索常例，攔阻考試，非常生氣，就叫岳飛隨他一同去見都堂。



10　五人跟隨在徐仁轎後，到了節度使轅門。徐仁遞了手本，只聽裏面傳出話來，叫湯陰縣進見。



11　徐仁見了劉光世，報告外面有五名內黃縣的武童前來考試。劉光世吩咐旗牌官喚他們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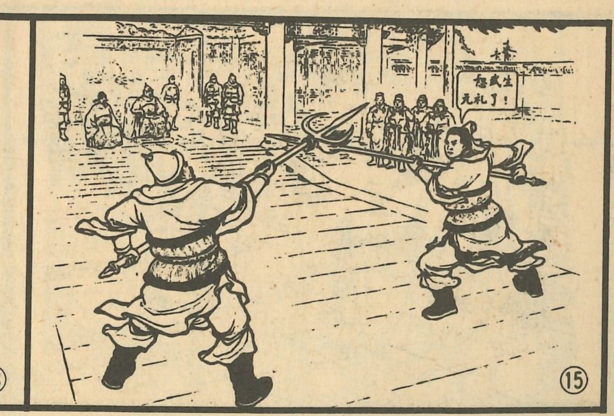
12　岳飛等見了劉光世，請求考試弓馬，中軍洪先懷恨在心，又來攔阻。徐仁氣極，把他索賄的行爲向劉光世揭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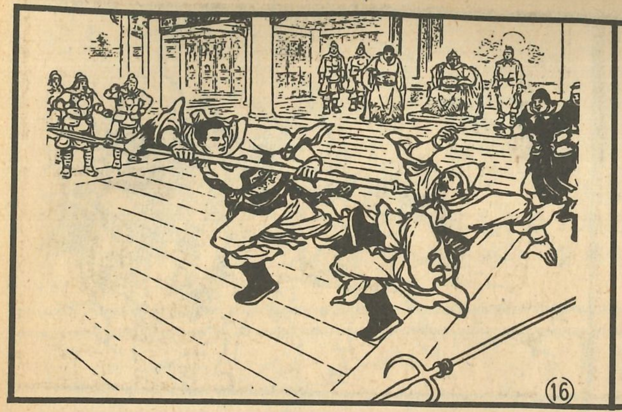
13　洪先被徐仁說得惱羞成怒，一口咬定岳飛等武藝平常，他自恃有些蠻力，要與岳飛當場比試。



14　劉世光見雙方各執一辭，就叫當場比試來看。岳飛、洪先各在階下站好地步，洪先使一柄三股托天叉，做了個餓虎擒羊式，惡狠狠地向岳飛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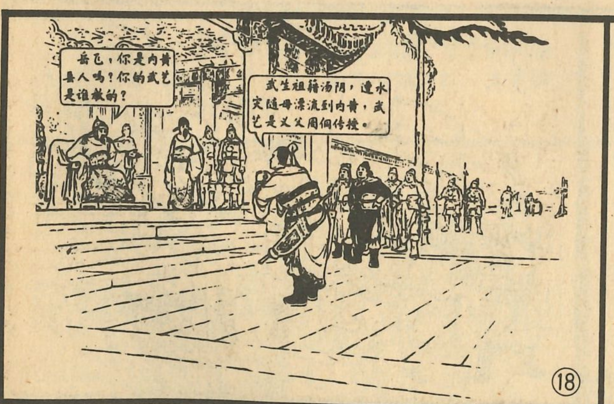
15　岳飛不慌不忙，取過瀝泉槍輕輕一擺，也做個式子叫做丹鳳朝陽，迎住了洪先的三股托天叉。



16　洪先恨不得一叉叉死岳飛。岳飛低頭讓過，趁勢掉過槍杆向洪先肩窩一點，洪先站不住脚，撲的跌倒在地，叉也丟在一旁。廳上廳下的人見了都喝起采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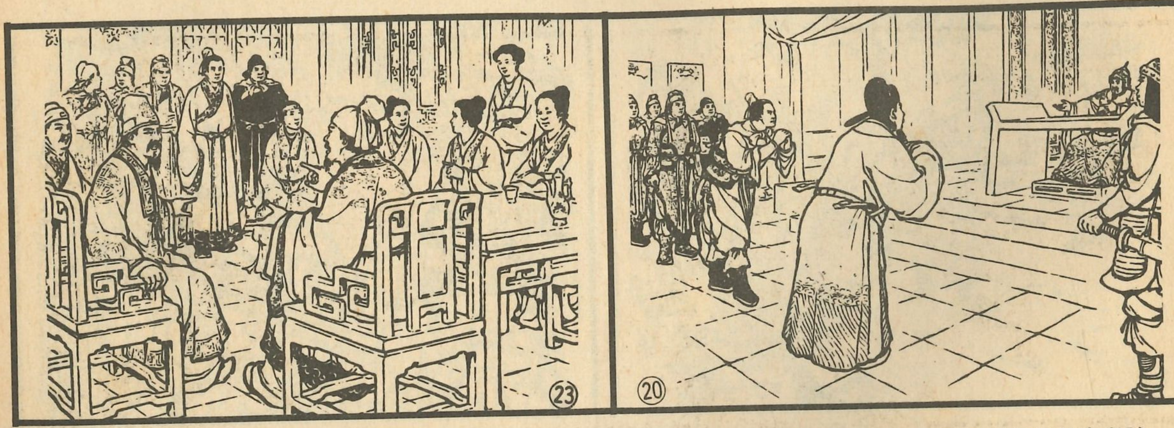
17　劉世光知道洪先謊報是眞，大怒之下，當即叫左右把洪先趕出轅門，永不任用。洪先滿臉羞愧，又氣又恨的去了。



18　這裏，劉世光又試過岳飛的弓箭：岳飛開弓三百斤，瞄射二百四十步。劉世光愛他勇猛，有心提拔，叫岳飛到面前問話。



19　劉光世早知周侗的名氣，聽說岳飛是周侗義子，因此對岳飛更是另眼看待。他又考試了王貴等武藝，決定錄取。



20　劉光世一面叫書吏編造名册送岳飛等赴京考試，又叫徐仁查明岳家祖留地基，撥款起造房屋，讓岳飛仍回故鄉居位。



21　大家謝了劉世光，和徐仁回到縣裏。徐仁又細心囑咐了一回，五個人才告辭回家。

22　回到麒麟村，王貴、張顯、湯懷各把岳飛就要回鄉的事告訴給自己的父母。大家都捨不得岳飛走，王明更是難過得流下了眼淚。

23　後來還是張達想出主意，他說要走大家走，幾家人都隨岳飛一起搬到湯陰去。牛臯首先贊成，大家也都願走，決定秋收以後就動身。



24　商量已定，岳飛到縣衙去見李春說明秋後回鄉。李春想起女兒的婚事，主張岳飛先完婚，一同回去，以免將來路遠不便。岳飛答應了。



25 岳飛趕回家稟過了母親，匆匆忙忙籌備婚事。張、王、湯三家紛紛送來應用物件，佈置起新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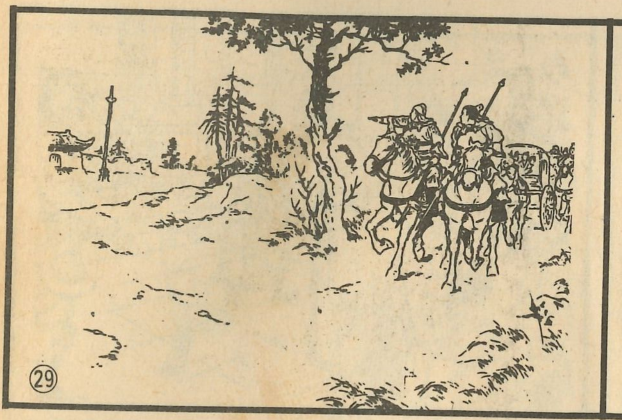
26 第二天，王家莊上張燈結彩，喜氣洋洋。李春和女兒兩乘大轎來到。鞭炮齊响，管弦嘹亮，喜娘扶出新人與岳飛交拜成禮。



27 秋收以後，岳飛到縣衙辭別了李春。與各家一同上路，男女老幼共百餘人，岳飛和兄弟們分別照料，離開了麒麟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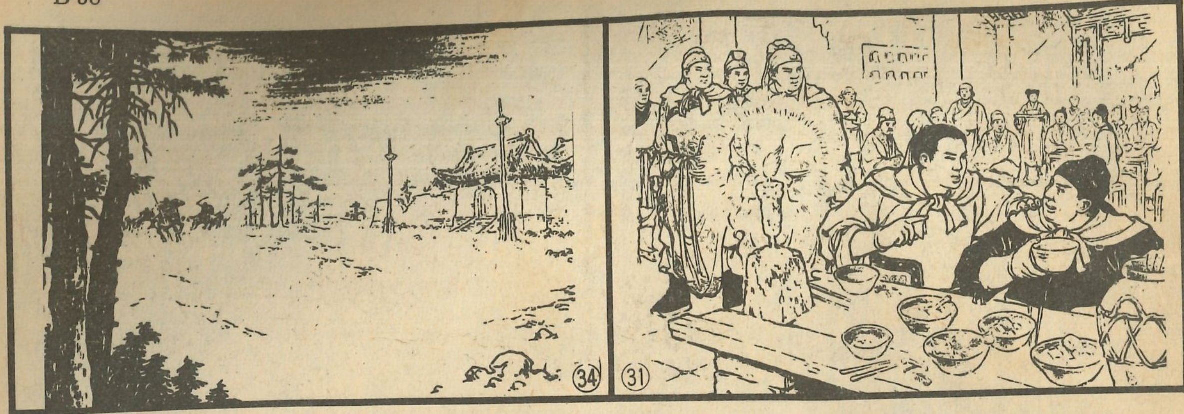
28 因爲照顧老弱婦孺，車行得很慢，走了一天，來到一個地方名叫野貓村，遠近三四十里並無人家，只是一片荒郊。岳飛見天色漸漸黑下來，就叫湯懷、張顯去尋宿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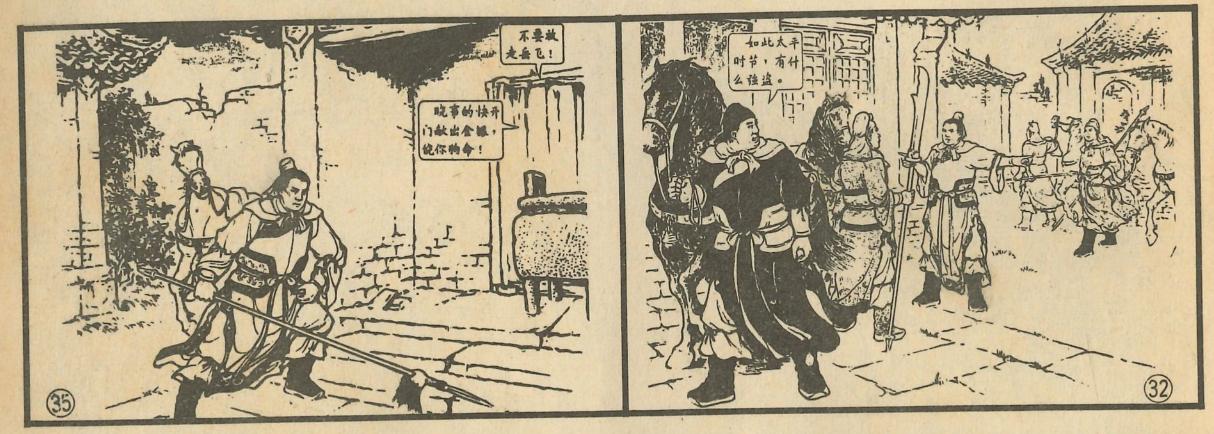
29 二人走了一會，跑馬回來說十里內並無人家，只有往西三四十里有一座土地廟，雖已倒塌，殿上和兩廊還可歇息，岳飛吩咐車輛馬匹轉頭向西，直奔土地廟。



30 車輛安頓在兩廊下，眷屬們都去殿上休息。



31 這時牛皋已經餓得嚷起來了，不住的催着打火燒飯。吃飯時牛皋又搬出酒罎，一碗、兩碗地喝個不了。岳飛勸他不可貪杯誤事，牛皋嘴裏答應，心裏不服。



32 飯後岳飛又叫湯懷、張顯在殿後破屋子裏看守，王貴和牛皋分守左右兩邊破墻豁。牛皋又在背後嘀咕。



33 牛皋酒足飯飽，拴好馬，掛好鐧，靠着欄杆，一會就呼嚕呼嚕睡着了。岳飛到處巡查，又用殿前石香爐頂好廟門，才拿了瀝泉槍，坐在大門裏守望。

34 這時正是下旬光景，黑沉沉的天空，只見星光稀疏，野外顯得一片寂靜。將近二更，忽然一片擾嚷聲由遠而近，隨着一片火光，人喊馬嘶，到了廟前。

35 外面連聲喊罵，岳飛聽了驚疑不定，想不出强盜是些什麼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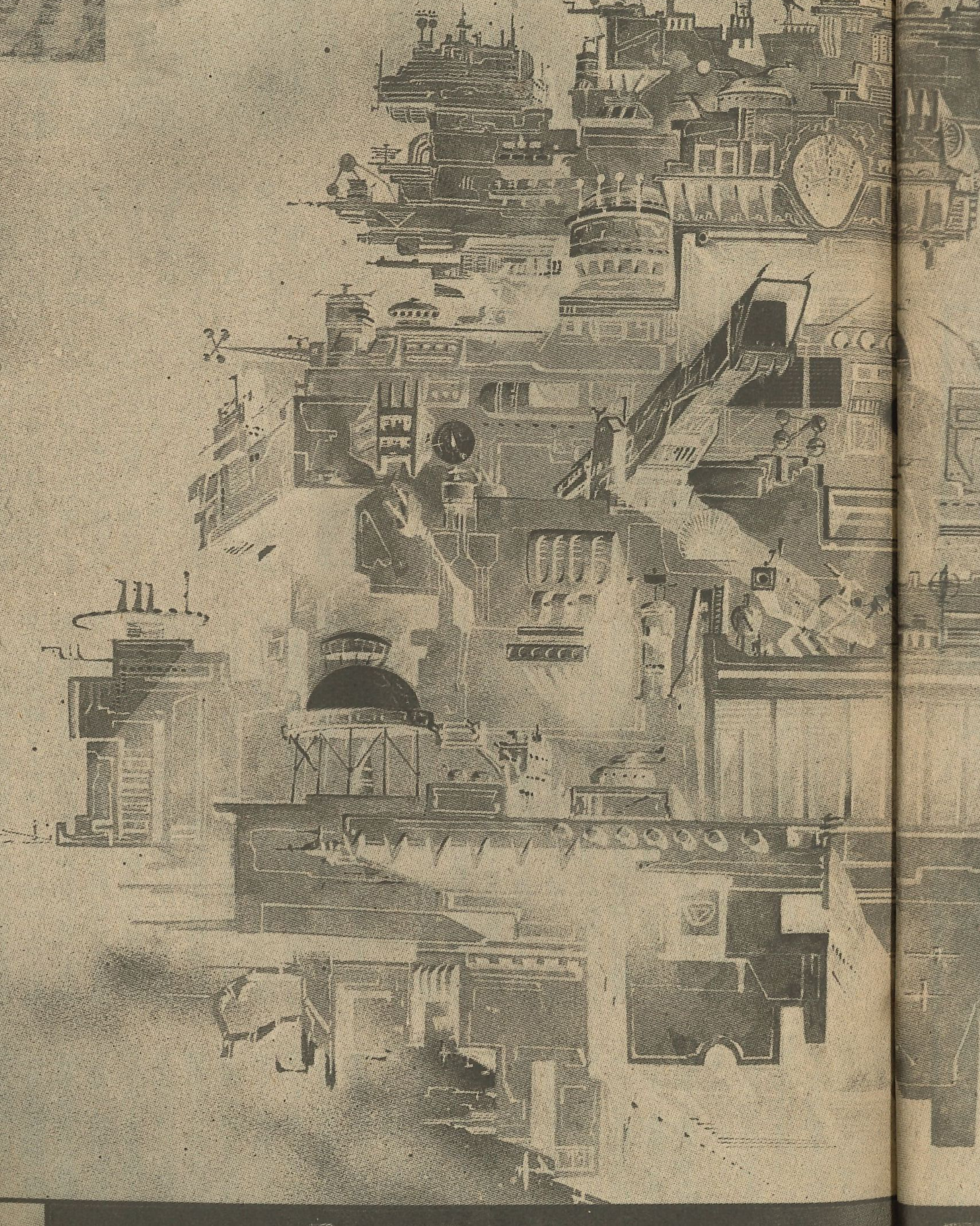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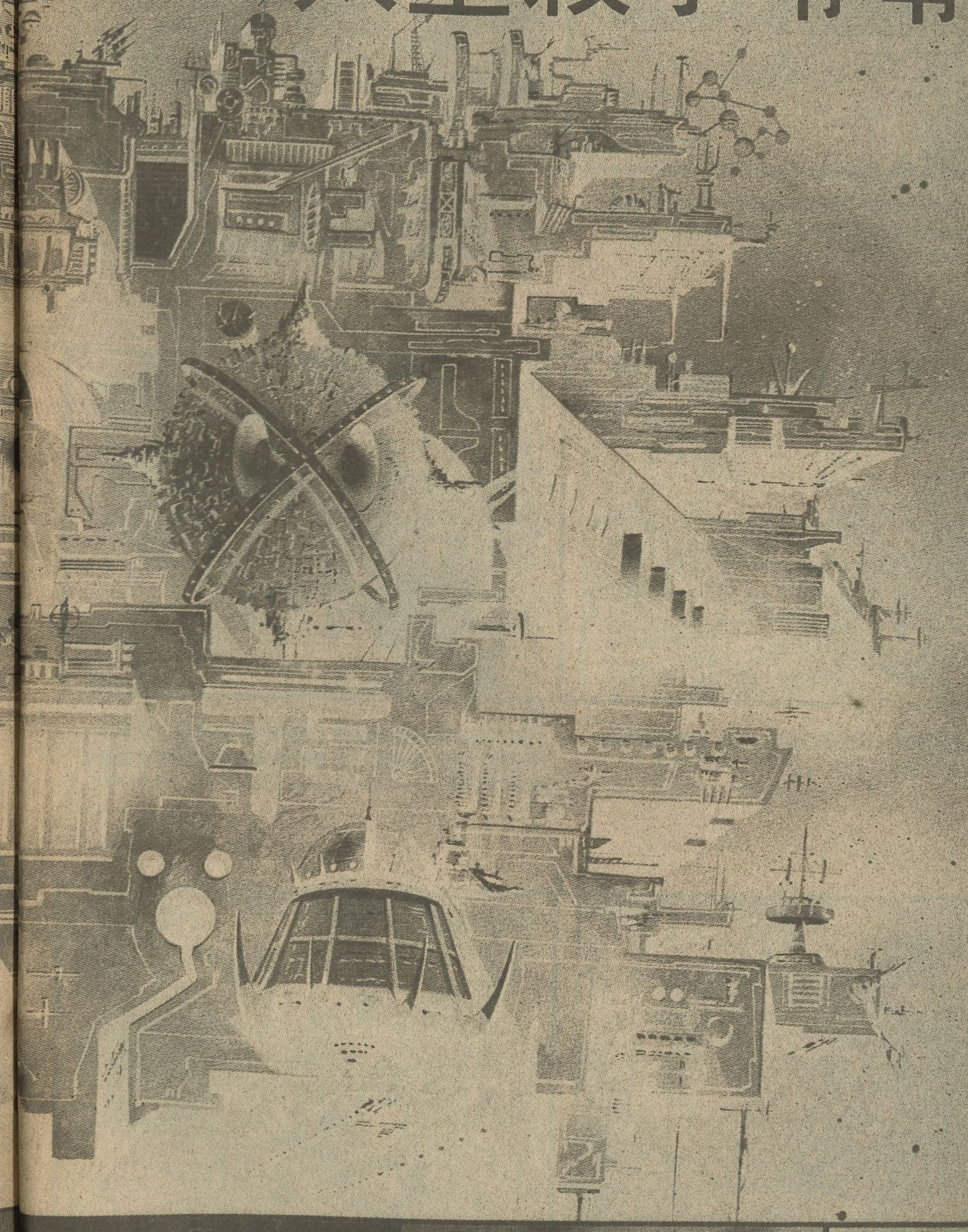
36 岳飛手摸廟門，見有破縫，就順着破縫向外察看。（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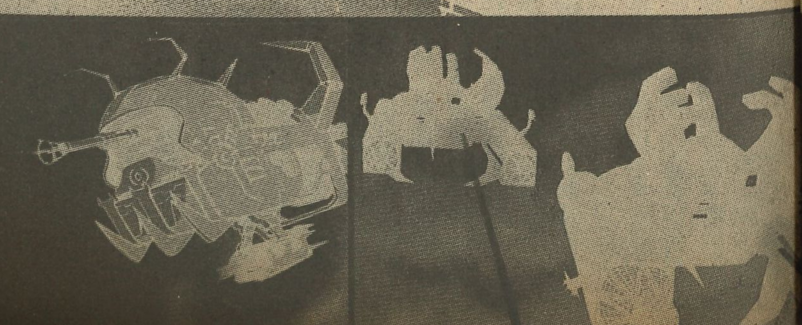
美蘇太空保衛戰／羅唐納・文

太空殺手零零九

圖為太空堡壘，可以分為許多個鉗形的飛行物體，又可以組合為一座龐大堡壘，在太空飛行，"零零九"就是向它挑戰。











第三次世界大戰前夕，突然傳出了驚人消息，冰川期即將到來，地球可能發生浩刦，各國科學家密謀對付太空寒流的辦法，料不到掀起一場國際特務戰，才使到零零九挑戰太空堡壘！

氣温可能降到零下五百度

瑞士是中立的國家，經常有些傑出的科學家聚在一起，交換意見；那一晚他們聚在一起的時候，有些緊張，因爲幾個國家的知名太空科學家都發覺一種危機：地球可能遭遇一個浩刦，冰川時期可能提早降臨，到時在地面走動的生物以及海洋裏面的魚，都會冷死，因爲海水冷到零下三百度，至於空中的冷度，必然超過零下五百度。

雖然地球曾經遭遇過幾次冰川時期，各種動物瀕於毀滅，只是躲在幾百呎深的地穴有一部份人生存，使人類能夠延續下來，可是，即將來臨的冰川時期比以前任何一次冰川時期更加冷，就算躲在深深的洞穴仍是不能夠忍受的，唯一能夠生存下來的只有一個辦法，製造大量熱氣，對抗寒流，不過，使用這個方法打消寒流襲擊，充其量只限於一個很小的地區，無法普及，故此太空科學家雲集瑞士「貝隆城」的科學館研究對策，並非爲了保護一百幾十人的生命，而是保護整個地球。

美國的科學家巴美耶博士站起來說：「現時最遺憾的是幾個大國的元首都不相信地球就快到了末日，他們仍是躭在會議廳高談闊論，研究如何制裁核子武器，如果這種趨勢繼續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整個地球會毀滅；怎樣說服那些握權的大人物相信這一場災禍必然發生呢？那是最重要的工作。我的意見就是這樣子，各位有何高見呢？」

那個科學館可容一百二十人在座會議，不過，那晚沒有主席，也沒有紀錄員，只是科學家的座談會，列席的人只有二十多個，故此各人可以隨意發言，想講話的人先是伸高一隻手，跟着站起來，他就可以盡量發揮意見。

巴美耶博士剛剛坐下，南美洲的科學家奧干納博士，站起來說：「我想知道爲甚麽這一次冰川時期特別厲害，可以解釋一下嗎？」

「可以，對於外太空的一切，在座各位科學家當中，最有權威的一位就是赫萊博士，還是請他講述他的心得吧。」

六十歲的赫萊博士，意大利人，他是意大利天文台極端重視的科學家，站起來說：「宇宙間潛伏一個相當大的危機，它跟水星有關，在所有恆星當中，最爲貼近太陽的一顆恒星就是它，水星的表面有的是冰山，每座冰山俱是又高又大的，假如太陽的熱力突然旺盛起來，有力把它特別高大的冰山溶解，跟着它被太陽風吹到遠方去，那些冰水變成冷氣，經過金星的時候，由於金星的表面溫度超過攝氏四百度，它不會使金星受到任何一種惡劣影响，繞過金星的冰氣向更遠的方向推進，下一個站就是地球，任何一次太陽突然發威，表面的火力升到攝氏十萬度，就使水星的冰山溶解，不過，太陽並非經常發威的，地球上面經過幾次冰川期的演變，仍然存在，動物和植物仍未絕跡，可以說是天意，最近太陽有跡象發威了，兩三年之後，可能有另外一次冰川期出現，比以前更冷，至於冷到怎樣的程度，那就難以估計了，同樣的是一團冰氣，它的密度越大，寒冷的程度越高，到時可能在地球上空出現攝氏零下五百度的高寒，亦有可能只是零下一百度，那就要看看我們的運氣了，値得憂慮的是這一點，我們既然無法阻止太陽發威，也無法阻止水星的冰山不會溶解，只能想辦法預防，說到預防太過強的冷氣侵襲，以我個人說，最有份量的一種裝備莫如使用太空衣裳了，太空人所穿的太空衣能夠發出熱能，抵抗零下四百度的寒流，相當理想，可惜它太過昂貴，一件太空衣要花掉二十萬美元製造出來，未必人人有機會穿。」

他坐下來，另外一個科學家叫做「墨加」，站起來說：「我們絕對不能夠把求生的希望放在太空衣的身上，即使有些人財雄勢大，有力量製造一千幾百件太空衣送給他的家人以及朋友穿在身上，死裏逃生，仍是不妙的，此後他們只是像地鼠似的躲在深洞過活，無法走出地面，因爲地面一切死個清光，甚至植物和小虫也死亡，只是永遠死去的一座大墓，置身在這種環境，活着有甚麽意義呢？我認爲最可靠的辦法還是從速建造一個地下城，它非常之大，由特殊的核電廠發電使它的熱力提高到能夠打消空中滾滾而來的寒流，比較實際，因爲一座地下城可容十萬八萬人居住，事實之後，全人類暫時放棄了地面，十年之後，再從地下城走出來，重新收拾殘局，恢復地面的繁榮。」

德國的科學家雷斯博士，站起來說：「我不同意墨加博士提出的計劃，他一向住在澳洲，由於澳洲中部是一片荒凉的平原，他們有足够的地方建造龐大的地下城，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辦不到，難道澳洲當局願意大量建造地下城去招待歐美的難民嗎？我覺得單是一個國家建造地下城，仍是不切實際，應該把核電廠搬上太空，跟地球運行的軌道異常接近，但是寒流滾滾而來，立刻把核電發射的熱力對抗，冷氣和熱力互相抵消，地球所承受的寒流就會大大的減少，要是它減到只有零下六十度，人類仍可生存，現時西伯利亞的冬季溫度就是那麽冷，俄國人仍可照常過活，這個景象可以支持我的見解。」

「對，把核電廠搬上太空，確是巧妙的安排。」衆人異口同聲的稱讚他。

看來這件事情有了眉目，地球上面的生物不一定遭遇浩刦，問題在這裏，把核電廠送到太空，並非一件容易的事，除非美國跟蘇聯徹底合作，雙方各負一部份責任，同心合力去做，否則，難成大事，說不定因此發生誤會，進而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那就弄巧反拙了，那些科學家一再交談，始終未能够打破僵局，不覺垂頭喪氣。

末了，還是美國首席太空科學家巴美耶博士有主意，對各人說：「我希望各位本着科學家犧牲自己的精神，從事偉大的工作，在座的人聯合簽署一份報告書，分

別密呈列根總統以及莫斯科的西伯利亞太空中心，奧多尼沙博士，希望這兩個重要人物，有所决定，聯合發射核電廠的材料，在太空裝嵌。我們不打算跟蘇聯主席聯絡，因爲他對太空一無所知。」

「好的，我們依照你的吩咐去做好了。」有些科學家伸手表示贊成，別的科學家沒有提出抗議，等於一致通過。

三天之後，他們果然簽署一份報告書，印了幾份副本，密呈有關方面的首腦，散會後，南美洲奧干納博士故意跟澳洲墨加博士同在一起走動，趁着身邊沒有別的人，低聲說：「墨加博士，我有些頗爲重要的話跟你直接談談，可否賞臉同到餐廳喝杯咖啡呢？」

墨加博士點了點頭。

瑞士的「貝隆城」並非很大的城市，比不上「日內瓦」，不過，它是走上阿爾卑斯山的「中途站」，相當繁榮，夜色更美，兩個科學家在餐廳密談，很是愉快。

奧干納博士說：「我們現時坐在一起吃吃喝喝，相當悠閒，想到不遠的將來，地球必遭浩刦，我就十分難過，今天美國科學家巴美耶博士雖然建議我們簽署一份報告書密呈列根總統，希望跟蘇聯合作，在太空放下巨型核電廠，可以發出高熱，抵抗寒流，相信列根總統不會貿然向國會提出這個計劃，我們都知道蘇聯雄心勃勃，渴望統治全球，這一層道理，列根總統必然心裏明白的，怎樣肯接受這個委托批准在太空設立核電廠呢？退一步說，就算他批准這一項建議，國防部撥出五十億美元作這種壯擧，蘇聯也肯如數付出巨欵，作爲製造核電廠之用，把它送往太空裝嵌，技術上毫無困難，將來該廠的管理方面也有很大困難，只要美國或蘇聯的太空特務潛入該廠，利用它的熱能擴射器，向地球上面某一個地區發射，受到襲擊的地區，立刻毀滅，到時勢必發生誤會，可能引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寒流沒有從天而降，地球上面的國家已經互相殘殺，同歸於盡，基於上述幾種原因，我覺得你提出來的建議更加有效，雖然建造一個有份量的地下城未能够保留許多生命和物資，總是比較所有動物死於冰川之下好些。聽說你對於地下城已經有整個計劃，必要時能否得到澳洲總理的支持撥欵興建呢？」

墨加博士嘆息了一聲，說：「我的計劃不管獻給那一個國家的元首，都是沒用的，一來他不是太空的科學家，對太陽系的恆星一無所知，不會感到冰川的可怕，及早預防，二來他的職位雖高，仍要獲得國會支持，那個預防計劃送到國會就肯定要變成廢物，因此我不打算把它獻給任何一個元首了，只是等候識貨的人收購。」

「對了，墨加博士，你眞有頭腦，你所指的識貨之人，究竟指的是甚麽人而言呢？」

「他們是目前有財有勢兼且怕死的資本家，只要那些人肯付欵建造地下城，不拘國籍。」

「墨加博士，現時你是否有了這些資本家的名單呢？」

「一個也沒有！我一向躲起來研究科學，怎會認識那麽多的資本家呢？」

奧干納博士聽了，眼睛一亮，說：「讓我說一句十分直率的話，我的科學知識雖然淺薄，可是，南美洲的財團却有三幾個人，係我知己，當年我曾經指導他們怎樣種植青草，使它更加肥壯，令到該地所產的牛變成肉食牛當中最佳的品種，暢銷全世界，賺了大錢，跟着開採鑽石礦，賺上加賺，變成擧世知名的財團，由我說服他們投資，極有把握，如果你同意，我想跟你進一步研究幾個原則，我先問你一句，你是否同意呢？」

「我百份之百的同意。」

「好極了，我分別向你提出另外一些問題，請你照實回答，由於那些財翁一向在南美洲居住，若干年前，在秘魯首都利馬發現的巨型地洞，長達百多哩，係以前的人所築，可能是當時他們建造它躲在最深之處，逃過冰川的浩刦，故此我想說服他們投資建造地下城，索性把原有的地下洞作爲起點，向深處發掘，一句話說，因爲投資的財團全是南美洲人，我無法建造地下城，你是否同意把地下城放在利馬城的故宫洞穴之下建造呢？」

聽了這一句，墨加博士頗爲詫異，反問一句，「奧干納博士，在那一個國家興建地下城，並無分別，爲甚麽我要堅持在澳洲興建呢？」

「是的，我的頭腦太過閉塞了，爲了救回地球上面有用的人，根本上在任何一個國家建造地下城，毫無分別，既然你同意在秘魯的首都利馬區域之內建造地下城，再好也沒有了，將來挑選有份量的人入內居住，應該由你作主，因爲你的人格高尚，公正嚴明，現時我想向你提出另外一個問題，敬請解釋幾句。

「驟然講出地下城這個名稱，太過空洞了，我很想知道它的形狀，更加重要的是否利用核子發電，到時那些熱量如何控制，地下城的居民所需要的食物是否早就貯備，它可以支持若干年，這一類的問題都是很重要的，我負責說服南美洲財團投資，如果我本人對那些問題一無所知，到時他們反問我一句，我就無辭以對，那就太過笑話了，關於這些，你可否解釋幾句呢？」

「我有心跟你合作，當然可以很詳細的解釋你所提出的各項問題。不瞞你說，我已經有整個計劃寫下來的建造藍圖，它放在我暫居的白屋酒店，我們回到那個地方，把它拿出來看，你就一目了然，不過，你只能够看看它，有多少認識，不能够把它拿走。」

「當然，我怎會把它拿走呢？將來建造地下城，全靠你監工，即使我把它拿走仍是沒用的，因爲它並非我創造出來，有許多細節必須創造它的人懂得怎樣處理。時間無多，現時我們就到白屋酒店好嗎？」奧干納說。

驚心動魄的特務之戰

一個鐘頭之後，他們二人已經置身於白屋酒店七一四號房間。

墨加巳經是五十六歲，奧干納只是四十四歲。

兩個人的中間是一張方桌，桌上放下一個長方形的扁盒，盒內所貯放的東西就

是地下城計劃書以及建造的藍圖，本來那兩個扁盒由墨加博士委托白屋酒店代爲收藏的，他把它視如珍貴的寶物，那時他把它取回，當着奧千納的面前打開扁盒的蓋，拿出來研究，可以說他對這個新朋友極端信任了，至於奧千納，那雙眼睛頻頻閃動，似乎有些陰謀。

墨加博士把一大疊圖形文件從扁箱拿出來之後，說：「你沒有看到我的地下城藍圖之前，我先行講出這個地下城最重要的一環，就是自給自足，因爲我們打算留在地下三百呎的洞穴之內渡過十年，還要養活萬人過外，根本上沒法携帶充足的食物，唯一的生存方式就是在地下城更低的一層做出一個農場以及牧場，照情形看，如果人類可以在洞穴之內過活，牛馬鷄狗都可以在地底生存，至於植物，更加容易種植。

「另外一個特色就是地下城本身有足够的氧氣可供人類和畜牲生存十年之久，只是這樣做，才可以跟地面完全隔離，單是倚靠化學變化產生出來的氧氣是不够份量的，必須在事前大量製造氧氣精，製造氧氣精的原料就是海水，取之不竭。

「作爲地下城電力供應的機構就是核電廠，它不單是供應電力，還供應熱量，即使不是爲了預防冰川期的寒流襲擊，那個地下城也是很有用的，萬一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躲在那個地方，可以避免氫彈或原子彈從天而降。」

說過這番話，墨加博士把那一疊圖形文件分門別類的放在桌子上面，讓奧千納博士參考。

奧千納博士很有興緻的看，一邊看，一邊問，衝口而出的稱讚他一句：「墨加博士，你眞的了不起，建造地下城比較在地面建築一座城更加複雜，你僅憑一個人的力量就設計得那麽完整，的確難得！」

「不，它並非我一個人設計的，當時有三個人共同設計，可惜那兩個科學家巳經病逝，不然的話，他們有機會目擊地下城很完整的製造出來，多麽好呢？」

說話的時候，墨加博士有點感傷。

奧千納博士絕不理會對方有甚麽情緒反應，只是全神貫注欣賞哪些圖形文字，看了兩個鐘頭之久，漸近午夜，然後才罷手。

向對方望了一眼之後，他欣然說：「現時我想告辭了，你說過交一份副本給我，放在眼前的計劃書以及藍圖只有一份，怎樣辦呢？」

「奧千納博士，眞是對不起，我只有一份，如果你想拿一份副本，明天我們同到任何一間文具店，即時利用文件圖表的複印機，即可獲得一份副本，不過，副本跟正本完全相同，你必須盡力保管它，免得它落在蘇聯特務的手中。」

「你認爲蘇聯特務很想獲得它嗎？」

「我不過隨口說說吧了，既然地下城有幾種用途，跟戰爭有關，蘇聯特務當然想奪取它。」

想了想，他補加一句：「奧千納博士，即使我不說，你也會想像得到，今天在貝隆科學館召開預防冰川浩劫大會，蘇聯沒有一個科學家參加，顯然他們不高興跟鐵幕之外的任何一個國家合作，立即反映出他們備戰的氣氛相當濃厚，現時美蘇之間的敵視態度仍然很厲害，你必須處處保密，預防蘇聯特務盜取地下城的藍圖和計劃書。」

奧千納說：「墨加博士，你放心好了，我會傾全力保管它。」

奧千納說完，跟對方握手道別。

墨加博士伸出右手來，奧千納也伸出右手，不過，他的動作並非只是握手那麽簡單，趁着兩隻手的掌心互壓之際，他突然使勁一拉，墨加博士沒法站穩，上半身仆倒，匐伏在方桌上面，頸子露出來，他連續在對方的頸骨上面打了三次，每次都是用掌向肌肉最厚之處打擊，那是堅強有力的「掌刀」，他苦練多年，壯健如牛的人也會喪命，何況是體質孱弱的科學家呢？他很快就下了一個判斷，認爲墨加博士巳經死亡，稍爲拭抹桌子以及靠背椅的指紋，然後施施然的走開。

臨走的時候，他當然不會忘記拿走墨加博士的圖形文件。

沒有人發覺到墨加博士被人謀殺，因爲奧千納把那個屍體放在樓板上面，還推倒一張靠背椅，看來好像他不當心從椅上翻身倒下，頸骨折斷，隨即窒息喪生。

奧千納博士早巳預購凌晨六時三十分起飛的航機，前往法國，墨加博士的屍體被人發現時，巳經是翌日中午，那時奧千納博士很悠閒的走出巴黎機場，回到酒店房間休息。

當晚他跟莫斯科的人接觸，把地下城藍圖以及計劃書整套放在扁盒之內，交到對方的手上，獲得五萬美元的酬金，隨即走進整容院把臉上的「塑膠肉」拿去，髮脚以及鬍子也有所改變，恢復他原有的一股青春氣息，換過另外一間酒店歇息，晚晚走進夜總會鬼混。

奧千納博士的風流生活只是渡過兩天，便即發生變化，令到他心驚肉跳。

那晚他逛過夜總會之後返回酒店休息，沒有好好的鎖門，突然聽到一陣脚步聲，定然一望，有兩個人閃身而入。

那兩個人必然是自行使用百合匙弄開了房門走進來，這種行徑巳經反映出他們是邪門高手了，再看一看，他們二人俱是身形敏捷目光如電，絕非平凡之輩，奧千納博士倒抽了一口氣。

「你們巳經闖了進來，萬事有商量，請坐！」奧千納博士很有禮貌的說。

「我們不必坐下來，房門巳經關上，料想你插翼難飛，奧千納，你只是一名獨行殺手，敢作敢爲，沒有一幫人做你的後盾，無論如何，你一定鬥不過我們，我不妨對你說個清楚，我們是美國保密局轉知海外情報局派來的，找你算賬。」

「我沒有甚麽過失，爲甚麽你們找上門來？可能是找錯人了，動手之前，請你們講出我做了一些甚麽。」

「好的，奧千納，先讓我講出一段故事，因爲它跟你有關。三年之前，美國太空總署第一流的科學家希頓博士跟三個助手合作，繪寫了一份建造地下城的計劃書以及藍圖，合共二百一十五頁，他們幾個人合作，本來想替美國着想，萬一發生大戰，可能有核彈投下美國本土，故此做些準備工作，那座地下城可以在美國任何一

處空曠地方的地下三百尺建築起來，只要該處石質堅實，便即符合理想，他們是受薪的專門人才，論理有了這一項重大的發明，應該呈送美國太空總署，不知如何，他們忽然內鬨，互相殘殺，俱是中槍身亡的，隨後還在希頓博士寓所發生大火，後來在火窟中找到四具燒焦了的屍體，證實是希頓本人以及他的助手，地下城的藍圖失了踪，從表面上看來，似乎那是一宗意外事件，不過，有經驗的特務份子一眼就看出那場火有些古怪，一來火勢極爲快速，必然是有人用化學品縱火，二來藍圖以及重要文件全部失落，顯然是它巳經落入兇手的掌心，憑着這種理論根據，保密局一再查勘，認爲希頓博士僱用的一個助手的親友當中，有些人最可疑，尤其是死者墨浪的哥哥墨加，更加可疑，因爲他在墨浪被焚燒至死之前的一段時間，曾經由澳洲赴美，隨後他參加死者的葬禮然後返澳，由於墨加是相當出色的科學家，他極有可能是縱火的兇手，目的是奪取地下城的秘密。

「依照常情常理推測，很少人幹出這種傷天害理的勾當，可是，任何一個科學家都是冷血動物，一來爲名，二來爲利，此外，墨加還有可能是澳洲的太空科技特務，如果他眞的是特務，怎樣邪惡的勾當都可以幹出來，因此之故，我們萬里追踪，直到澳洲當局派他參加瑞士貝隆科學館的高級科學家會議爲止，然後找到確實證據，由於他在白屋酒店住宿，把一個扁盒寄存該酒店保管箱之內，隨後他死了，那個扁盒不知去向，另一方面，美國的巴美耶博士證實他提及地下城，可見他一定是携帶地下城的藍圖和計劃書在身邊了，照情形看，他可能是不滿意澳洲當局不賞識那個地下城的計劃，憤然走出來，希望找到識貨之人，偏巧碰着你，他倒霉透了，他死前只有一個人進入白屋酒店的房間，那個人就是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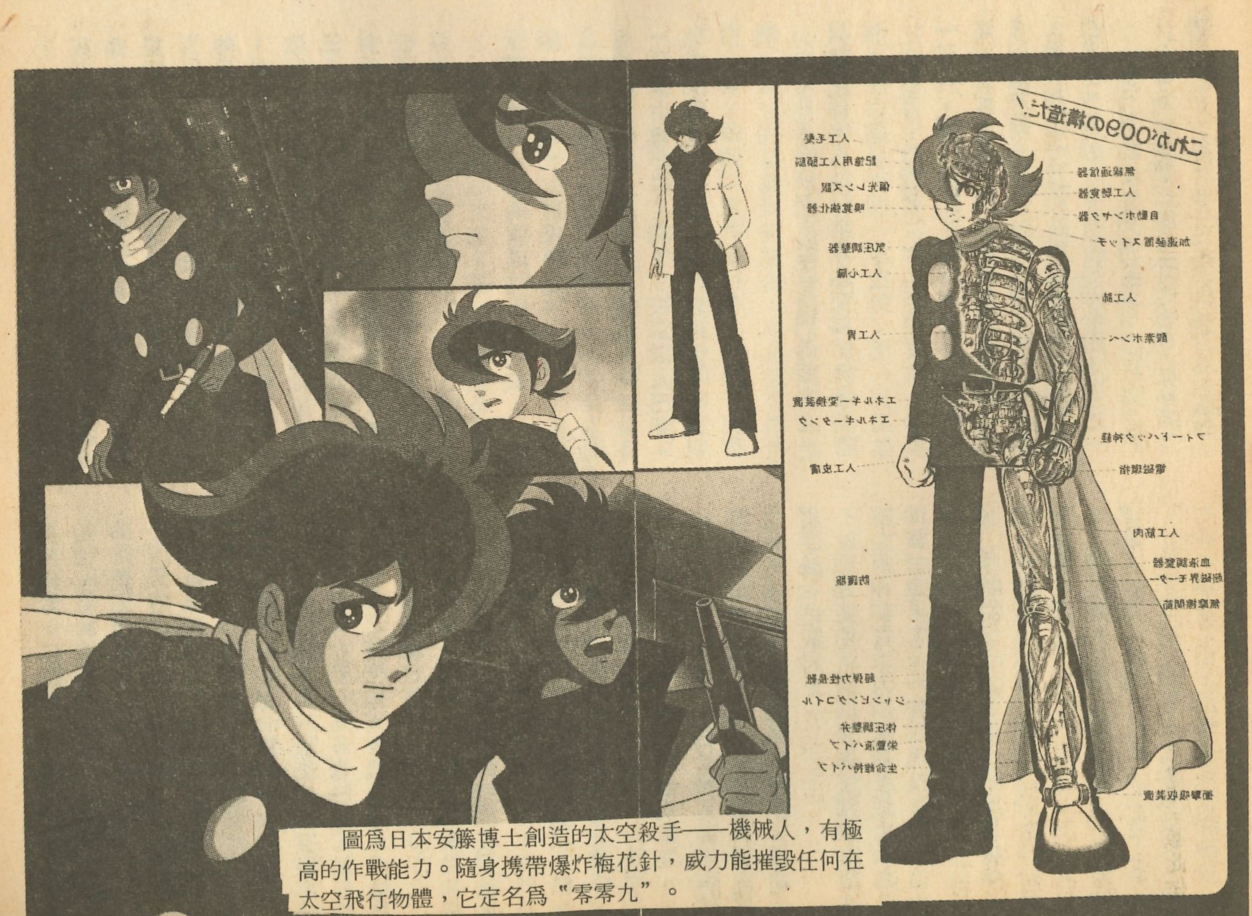
「你行兇的目的無非貪圖巨額的財富，打算把地下城的計劃書以及藍圖賣出去，現時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吧，你的確是南美洲人，叫做奧千納，但却不是博士，而是獨行殺手，我們本來可以抓住你送交瑞士當局，判處你死刑或終身監禁，不過，我們此行只是想取回地下城的藍圖以及計劃書而已，墨加博士之死，不必再提了，只要你把它交出來，你就不會跌進法網，此外，我還可以給你一點錢，你的意思怎樣？」

奧千納一直很冷靜的傾聽，對方說完了，他才開口，緩緩的說道：「朋友，你說了那麽多的廢話，我全部不感興趣，其中只有一句是我頗爲發生興趣的，你說可以給我一點錢把它買回來，你究竟出價多少？」

「十萬美元。」

「這個數字太少了，你不必理會我是否花掉許多心血才把它拿到手裏，總之，這個數字太少，如果你們不肯多付幾十萬元，不必再談。」

對方兩個人當中只有一個人講話，沒有開口的那個人，突然拔出一柄裝置了滅聲器的手槍，向對方瞄準，儘管如此，他仍不開口。



圖爲日本安籐博士創造的太空殺手——機械人，有極高的作戰能力。隨身携帶爆炸梅花針，威力能摧毀任何在太空飛行物體，它定名爲"零零九"。

一直都是負責跟奧干納交談的人，忽又開口：「奧干納，你究竟想要多少？」

「我想要八十萬。」

說完這句話，他很是輕蔑的向對方兩個人多看一眼，續說下去：「你們以爲我怕手槍嗎？如果你們的身份是警探，此行只是想捉我歸案，我當然有點畏懼，可是，你們此行只是想取回失落的藍圖文件，並非攞命，槍聲一响，你們就空手而歸，實情如此，顯然你們不想胡亂開槍了，我們還是一本正經的討價還價吧，就算它是一件貨好了，最少我要五十萬美元。」

「不，我們臨行之際，上峯有所指示，我們只能夠出價二十萬美元，萬一對方不答應，不要那件貨了，把他的眼睛挖出來。」

奧干納的臉色微微一變，說：「好，我就收你的錢吧，不過，我必須先行收取現欵，然後交貨。」

「好，我們能夠覆命，即是達成任務，我叫人把二十萬鈔票送來，你收了錢然後交貨，決不會找你的麻煩，不過，任何人的身邊都沒有二十萬之現欵那麼多，這一項交易必須守候到銀行開門然後能夠拿錢，我們決定在明天中午交易，大概你不會反對吧？」

奧干納說：「我不會反對，不過，那些貨不在這個房間裏，我要花一段時間然後可以把它拿來，快者一天半天，慢者十日八日，希望你們能夠有點耐心守候。」

對方哼了一聲，冷然說：「奧干納，你打算耍甚麼花樣？」

「不，我沒有向你們耍花樣，不妨對你們說知，我幹掉墨加，拿走那些藍圖以及計劃書，純然是受僱於莫斯科當局，他們給我多少錢做酬報跟你們無關，你們不必多問，總之，我沒有收齊那些酬金，如果我打電話通知他們快些把全部酬金的尾數清還，同時把我已經交出的藍圖文件帶來，他們照做，你們就可以抓住他們，逼他們把那件貨交出來，不過，避免打草驚蛇，到時你們必須想個辦法從天而降。」

那兩個不速之客也是圈子裏面的人，一聽就懂，沉住氣說：「我們百份之百的信任你，希望你不要逃走，你這個房間已經被我們包圍了，只要你踏脚到外邊去，就會死在槍下，你跟對方聯絡妥當，立刻打電話通知我們，我們的房間就在這個房間上面的一層，到時自然會從天而降。」

兩個人始終如此佈陣，一個開口交談，另外一個，用手槍指嚇，他們說完了，收回手槍，轉身走開。

奧干納再度虎口逃生

奧干納非常善變，他把那份連帶藍圖以及計劃書有二百多頁的文件交付到蘇聯特務的手上，預先收起三張圖形，它是很重要的，準備過了一段時間敲竹槓，料不到美國保密局的人找上門來，他認爲孤掌難鳴，索性把茅頭向那些人拋出去，索取二十萬美元，他們走出房間之後，他就打電話跟蘇聯特務聯絡，佯稱他手上還有三幅藍圖，希望他們把那天拿走的全部藍圖以及文件帶來，互相對照，證實全部地下城的資料齊全，然後了結這一宗交易。

他還很鄭重的說，那些藍圖涉及若干只有文字沒有圖的資料，必須携帶全部文件，不要帶漏一張，還講清楚最好在深夜駕臨，要來就來，不必用電話通知。

一切辦妥，他就向美國保密局的特務伸手，跟他交談過的人始終不肯露吐姓名，再度晤聚，研究對策，認爲有絕大把握取回那些藍圖以及文件，然後付他十萬美元，餘欵在全部計劃書以及藍圖到手之後付齊，奧干納逼不得已，只好答應，暗中把那些鈔票存入他的銀行戶口，預防它是僞鈔。

緊張的時刻來臨，那一晚剛剛是午夜，突然房門外邊有人敲打，一聲長，一聲短，連續幾次，然後停止。

奧干納知道房門外邊的人必然是莫斯科特務，趕快走到露台，扯幾扯由上邊那一層露台垂下來的繩子，表示敵人已到，他看見繩子人被扯上去，知道美國特務明白一切，依照原定計劃行事，然後打開房門。

果然不出所料，站在房門外面的人，只有兩個，正是以前跟他交易的莫斯科特務。

對方十分機警，一人拔槍指嚇，另外一個人，關了房門，親自走遍了那個房間各處巡視一遍，甚至床底也俯頭看過，然後回到客廳，說：「奧干納，眞是對不起，幹我們這一行的人最是多疑，我認爲你沒有出賣我們，現時可以安心辦事了。」

奧干納說：「帶來了沒有？」

這句話妙語相關，他故意朝向露台，講得大聲一點，使上一層的美國特務聽了發生錯覺，以爲對方眞的還有一些欵項交給他，至於莫斯科特務，一聽就知道他問的是藍圖以及文件，不會啓疑。

爲首的一個高大漢子，把扁箱放在枱上，有點埋怨他，說：「奧干納，你怎會如此不小心，交給我們的藍圖少了三頁？你知道的，文字每一頁的頁數相連，缺少了一頁也看得出來，藍圖沒有頁數編號，缺少幾頁，我們是毫不覺察的，如果我們不是留在巴黎守候到大員到來，然後離去，那種過失就沒法補償了！」

「眞是對不起！」奧干納只好認錯。

「留在你那邊的三幅藍圖在甚麼地方呢？快些把它交出來。」

「我把它收藏在洗漱室裏面，請你們坐坐，喝杯酒，我立刻把它拿出來，酒在冰箱裏，請你們自行取飲。」

奧干納說完，緩步走向洗漱室。

根本上吃邪門飯的一種人，往往把重要文件收藏在隱蔽地方，不足爲奇，因此之故，當時奧干納走入洗漱室，沒有人發覺那是他的詭計。

他剛走開，房間裏面立刻發生變化。

有兩個黑衣人沿着繩子從上面那一層的露台走下來，一雙脚還沒有踏在樓板上面，便即發槍射擊。

手槍裝上了滅聲器，槍聲連續响了兩次，不過發出微音，莫斯科的特務一聲不响的倒下來。

他們使用毒彈，中了槍，神仙也沒法施救，佔盡了上風。

他們先行把扁箱，藍圖以及文件放在一起，臨走之前，還想把奧干納解決，可

是，他們握槍企圖打開洗漱室的門却辦不到，因爲那扇門在門內加鎖，還有橫閂。

他們採取速戰速決的辦法處理這件事，向門鎖發槍射擊，門破了，然後急衝進去。

洗漱室之內杳然無人，小窗的玻璃已經打開，窗花也失去一截，分明奧干納從那個小窗逃走了，他們探頭外望，發覺那個窗口向外的一處，只是距離六七呎，就是鐵鑄的水喉管，相當粗壯，在那一段距離之間有兩枚六吋長的鐵釘插入牆內，它是爬山專家企圖扳登峭壁使用的一種工具，料想奧干納必然是利用水喉管逃走了，夜色深沉，不管他是向上爬抑或向下爬總是很容易溜走的，只好放棄了追殺他的主意。

從莫斯科來的特務，一時大意，不單是毀了生命，還失去地下城的藍圖以及文件，這個回合，美國特務獲勝，奧干納以獨行殺手的身份出現，火中取栗，居然得到雙方特務付出的酬金，安然逃去，確實有些斤兩。

至於留在他身上的三頁藍圖，他仍未交出來，美國特務只是獲得地下城大部份的文件，計劃書以及一些藍圖，並非得到全部資料，仍是美中不足。

那兩個美國特務把他們此行得到的勝利品帶返華盛頓，呈上保密局長胡谷，把此行一切經過情形報告，胡局長說：「奧干納確是邪門高手，你們總算是成功了，失去的三頁藍圖，我可以找一些專家研究地下城的科學家補充，不必理會這件事了，你們二人各得獎金兩萬元以及二週的假期。」

他們聽了，喜出望外，連聲道謝。

二週的假期很快渡過，這兩個人叫做「哥德」以及「羅利」，回到華盛頓，循例向胡局長報到，料不到胡局長第一句就在電話裏面說：「眞是湊巧，我正在展開撒網捕魚的妙計，魚兒已經上鈎，快些到我的辦公廳來。」

他們二人一聽就知道胡局長所說的魚兒必然指奧干納，心上一喜，盡快走到胡局長的機密室謁見，胡局長說：「世事難料，希頓博士當年繪製的地下城藍圖和計劃書，十分有用，失去的幾頁正是跟地下城電廠有關的重要圖表，我召見過五個專家，他們都認爲在地下建造核電廠極端危險，不敢補充，我沒法可想，逼於在賭城以及加州一帶消遣地方的日報刊登廣告，希望直接跟奧干納聯絡，我認爲這傢伙保留三頁藍圖，仍想賣錢，果然不出所料，他直接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廳，由副官轉達，我很爽快的對他說知，我們還欠他十萬美元，願意把那些現欵交給他，任由他選擇地點，一手收錢，一手交貨，他信以爲眞，已經講出進行這個交易的地點了，我打算展開大包圍去捕捉他，你們來得正好，相信你們也想捉他們，由於你們看見過奧干納本人，派你們負責緝捕他歸案，比較派別人好些，你們是否願意担任這個任務呢？」

兩人異口同聲的說道：「多謝局長栽培。」

「好極了，既然兩位急於捕捉這一頭狡猾的狐狸，我立刻把時間和地點說個詳細，由於他選擇黃石公園大峽谷叫做紅石谷的一個地點，作爲交錢收貨之處，那個地方以前係印第安人的巢穴，他可能有些詭計，借重印第安人的實力跟我們對抗，故此我派你們二人負責進行這個任務之外，還撥出槍法最好的八個特務殺手，由你們指揮，此外，調動黃石公園的特警一百二十人，相信他插翼難飛，約見的日期是月圓之夜，在紅石谷中的空曠地方，他站在一個白圈繪寫的一處恭候，那一天距離今天還有四日的時間，你們有足够的時間去安排，撒網捕魚必須香餌，你們可以携帶十萬元的美鈔到那邊去，不必使用僞鈔了。」

「如果奧干納企圖逃走呢？」

「格殺勿論！你們必須記得這一點，此行最重要的是取回失落的三頁藍圖，並非蓄意追殺。」

「這一層道理我們已經明白了，必然緊記在心。」羅利搶先回答。

×　×　×

黃石公園橫跨幾個大州，怪石林立，較早的時期，它大部份是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後來他們被逐到新墨西哥州定居，留下許多凶險的地方，紅石谷係最險的一處，必須在兩邊峭壁之間的窄道穿過，才可以走入谷內，以往印第安人在窄道兩邊的山頂堆起一堆堆大石，看見有人走過，便即推下，在窄道行走的人，隨時被大石壓扁，故此當地的騎兵特警都把它看做絕地，谷中空曠之地甚多，如果有人馬走動，從岩石上面隱蔽之處亂箭射下，難以逃生，倘若弓箭手變了神槍手，威脅性更大，奧干納挑選紅石谷作爲交貨收錢的地方，說不定有些詭計，無怪胡局長下令當地特警協助，出動一百二十名特警之多。

約定雙方見面之前的兩三天，都有特警在當地巡邏，約期已到的一天，更加嚴密巡查，特別是谷中窄道的山頂，輪流監視，對準谷中空曠地方的岩石，稍有可疑，派人駐守，兼且用射程特別遠的來福槍對準空曠地方的白圈，只要奧干納站在白圈之內，等於活的槍靶，看來奧干納屈居下風了，他們佈署得十分嚴密，反而担心奧干納不會走出來。

另一方面，他們對那一個看做祭台的白圈空地，仍有可疑，派人走到該處用脚踐踏，證實它下面沒有空洞之聲，認爲沒有地道通到別處，然後放心。

那晚正是月圓之夜，各人依照原定的崗位守候，到夜間九時過外，仍然沒有發覺任何人在空曠地方出現，有點焦躁。

羅利跟哥德二人交換意見，他們深知奧干納的爲人，言出必行，對身邊的人說：「時間還早，照我看，越是接近午夜，他出現的可能性越高，不要灰心！」

夜間十時過外，空中忽然有一塊黑雲掃過，遮住月亮，百多人荷槍實彈恭候，有如打獵，沒有半點燈光，全靠月色照亮曠野，才看得見一切景物，既然月色變暗，眼前景物朦朧，各人都看不清楚白圈那邊的動靜，稍停，月色恢復原來的澄明，他們把視綫投向祭台那邊，驟然發覺白圈之內多了一個人，大吃一驚。

那個人正是奧干納，他彷彿從天而降，大聲說：「前面樹影縱橫之處，似乎有

人，我巳經來了，如果你們準備跟我交易，快些走出來。」

「你是奧干納嗎？我是羅利！」

「我正是奧干納：羅利，不要鬼鬼祟祟，暗箭傷人，快些走出來，當心我的手提機槍！」

羅利應聲彈出，左手提着一個占士邦箱，即是扁平的一種，右手高高的舉起來，表示他沒有武器。

「你是否單身到來？」

「不，我還有助手，你看見過他，他叫做哥德。」

「哥德也走出來！」

哥德果然走出樹影縱橫之處，兩手高舉過頭。

奧干納的手提機槍對準兩人，叫他們再走近點，兩人眞的走近。

羅利說：「這個地方只有我們兩人，希望對方只有你一個。」

「我可以當天發誓，只有我一個，我先行檢點鈔票，看看它是否僞鈔，然後收欵交貨，很快就做完這一宗交易了，希望你們沒有詭計。」

「我們只是奉命行事，不必施展詭計，你放心檢點鈔票好了，希望你有本領分辨出鈔票的眞僞。」

「好的，你們把那個占士邦箱放下來，我立刻打開它看看，到時你們必須蹲下來，分左右兩邊，作爲我的擋箭牌，你們還要把一雙手放在頭上。」

對方依照他的吩咐去做，他們知道沒有大喝一聲，發生槍戰，躲着的特務以及特務殺手決不會放槍射擊，奧干納也不會無緣無故殺死他們，雖然屈居下風，並不悲觀。

過了一會，奧干納看過鈔票，關了占士邦箱，把一大叠紙以及兩柄強光電筒交到他們的手上，說：「我把三頁藍圖夾在白紙之內，請你們自行查看，保證它確是原庄貨，一張也不缺少。」

兩人扭亮電筒查看那些紙，由於祭台上面升起了白色的燈光，躲在較遠之處的神槍手，只是看見他們二人，看不清楚奧干納。

奧干納趁着這個機會逃走，他只是踏進了地面的翻板，連人帶占士邦箱一起跌下去，翻板復合，上下扣緊，沒有半點破綻。

翻板本來是下邊空空洞洞的，不過，奧干納明知他們在事前必然查勘，先行在地面之下用石塊堆滿該處，故此地面的人沒法用脚踏出聲响來，他走入地洞之內，很快就像地鼠似的逃走了，沿路他還推倒一部份石塊，塞住通道。

那一條通道可以透到很遠，其中還有幾處分歧的路口，他走得快，即使有人追下來，必然慢了一步，通道較遠的一個出口正是白水河的岸邊，他早巳放下一艘快艇，羅利那一帮人馬再多幾百個，仍是沒用，沒有人猜到他用這個方法逃走。

列根總統揮手研究對策

羅利的聽覺相當敏銳，他聽到翻板活動之聲，立刻站起來，左手仍用電筒照射，右手拔槍，向地面射擊，已經慢了一步，哥德站起來，兩柄電筒的光綫集中照射，發覺地面有一條小縫，明知它是翻板，沒法開啓，怒火如焚，却無可奈何。

他們召集各人想盡辦法弄開鐵鑄的翻板，走入洞穴，距離奧干納逃走的時間已經有七分鐘，後來他們分途在地洞追踪，耗了半小時之久才找到河邊出口之處，奧干納已經無影無踪。

此行失了十萬美元，撲了個空，僥倖奧干納還有點良心，眞的有三頁藍圖在白紙之內，他們拿它回到華盛頓呈交胡局長，總算是有了交代。

胡局長從他們口中獲悉奧干納逃走的過程，嘆息了一聲，說：「他眞是一個人才！」

跟着他對羅利和哥德說：「你們沒有做錯，我早巳講過，此行只是想交錢收貨，不一定追殺奧干納，他巳經逃走，料想他盡快離開美國了，別再理會他！」

胡局長太過樂觀了，只是他接見羅利兩人收了三頁藍圖的深夜，忽然接獲總統府馬副官打出來的電話，叫他翌日晚上九點鐘前往總統府謁見列根總統，順便携帶所有關於地下城的資料，似乎仍有下文。

胡局長依照馬副官的吩咐去做，翌日的晚上，果然携帶全部跟地下城有關的資料，前往白宮。

總統接見他，同到地下室細談，他第一句就問：「我從來沒有注意到地下城的，昨晚接獲一個自稱是奧干納的電話，由馬副官錄音、再行啓播，我才有機會獲悉此事，可惜我所知不多，保密局花掉二十萬美元買入全份地下城建造圖形資料，如果它是有價值的話，絕非浪費，你是否巳經把地下城的資料帶來？」

胡局長趕快回答：「是的，我巳經把全部資料帶來，關於那些資料，其實是較早時期美國科學家希頓博士構思出來，不過失落，現時它重新投入美國人的手中，可謂天意，有一件事情我應該向你報道，現時涉及地下城的糾紛全是由於瑞士貝隆科學館召開研究如何消解地球浩刦引起，整件事情相當複雜，如果你想聽，我可以把它從頭講起。」

「好的，今晚我湊巧有空，你盡量說個詳細吧。」列根總統說。

胡局長稍爲定神，把他所知的整件事情講出來，列根總統哈哈大笑，說：「眞是精彩！奧干納接受莫斯科當局的委托，殺了科學家墨加，剛剛把地下城的藍圖以及計劃書交到他們的手上，立刻要想辦法把它取回！跟着他騙了你們十萬，還有勇氣佈局再拿十萬，然後交還地下城最有價值的幾幅藍圖！

「這個人智勇雙全，當然不是傻瓜，他巳經得到他想要的二十萬美元了，爲甚麽他還打電話給我？他並非美國人，顯然不是爲了愛國的觀念然後這樣做。你有沒有推測到他的心態呢？他必有一個理由然後打電話給我！」

列根總統說完。胡局長說：「照我想，這個人患了自大狂，他可能覺得找個機會跟美國總統交談，係一生的榮幸，故此他直接打電話給你！」

「不，我認爲這件事情並非如此簡單，你不是說過他動手殺掉墨加博士之前曾

經參加研究如何解除地球威脅的科學家會議嗎？我說的是冰川浩刦，如果他本身對科學有些認識，極有可能他覺察到那一次會議是很有價值的集會，打電話給我的目的就是叫我注意那一場浩刦，並非純然爲了地下城的藍圖和計劃書。」

「他有沒有這樣說呢？」

「沒有，不過，他叫我注意地下城的實際用途，這句話我覺得就有些不尋常的意思。」

「是的，總統，我也有這種感覺，也許他認爲地下城只是用來預防氫彈襲擊，不能够倚賴它去預防冰川。」

「胡局長，你也有注意到冰川的威脅嗎？」

「本來我不會注意到，的可是，由於地下城的事件牽涉到它，我曾經找巴美耶博士密談，逐漸感到事態的嚴重，即使我沒有列舉事實證明，你也會覺察到，現時有許多跡象顯示出地球上空的氣流不斷發生變化，夏季太過熱，冬季太過冷，美國華盛頓州去年冬季嚴寒，連續十七日的大雪，氣溫劇降，一度低到零下六十四度，這是西伯利亞最低的溫度，從來沒有在華盛頓州出現過，相信那一段時間在西伯利亞的氣溫更冷，可能冷到零下一百度，不過，蘇聯氣象局沒有講出來。」

列根總統想了想，再問一句：「巴美耶博士有沒有向你解釋那種奇寒刺骨的變化跟冰川來臨的浩刦有關呢？」

「有的。」

「我也想知道一點，請你多花一點時間對我說知。」

「不必多花時間，只是幾句話巳經解釋出來，巴美耶博士認爲最爲接近太陽的一個恆星，叫做水星，人所共知，水星上面有的是冰山，巨型的冰山有如地球上面的澳洲那麽大，近年由於陽光出現不尋常的現象，到了夏季，它的內部氣體膨脹，引致大爆炸，火力猛烈，使水星的冰山溶解，滾滾而來，在金星的邊緣繞過，便會到達地球，那種冰山的密度比較地球的冰山大得多，密度越大的冰山，即使化爲寒流，它也是很冷很冷的，故此影响到地球上空的氣溫發生變化，每年到了冬季就十分冷了，一年比一年冷，甚至冷到零下五百度，那就是冰川期。」

列根總統吃了一驚，說：「上次的冰川期，地球表面氣溫只是攝氏零下一百度多些，如果再來一個冰川期，地球表面氣溫低至零下五百度，人獸死光了，植物也會冷死，怎可以倚賴地下城求生呢？科學家有何對策？」

「巴美耶博士認爲最佳的對策就是在水星的冰山向地球滾來的時期，立刻截住，派出大批戰機，發射激光，把它打散，在很遙遠的太空，它巳經化爲液體，到時不過在地球上空連續下雨三幾個月，不會發生浩刦，不過，這種對策是保衛地球而言，不應該由美國單獨負責，他認爲蘇聯應該參加一脚。」

「對，這種理論十分正確，爲甚麽不照做呢？他還有甚麽意見？」

「有的，那些科學家認爲把核電廠搬到太空最爲接近地球軌跡的一處，但見冰山或冰氣滾滾而來，立刻放射熱能，把它溶解，這個意見也是很有份量的，他們巳經簽署一份意見書，分別呈到列根總統以及蘇聯太空中心奧多尼沙博士，希望這兩個巨頭見一見面，商量這件事情。」

「如此安排是很正確的，也許寄給我的函件太多，馬副官沒有注意到它，我立刻展開深入的調查，今晚我們說到這裏爲止，明天夜裏再談，到時我如果有空，叫馬副官打電話給你。」

那一次兩人會談，到此告一段落。

太空之戰傷亡慘重

翌日的深夜，胡局長再入白宮，列根總統的臉孔拉長，說：「馬副官巳經把那一份函件找出來，不單是這樣，他還把蘇聯的奧多尼河博士所寫的密函呈上，原來他約我在瑞士的貝隆科學館見面商量大事，如果我沒有時間去，可以派巴美耶博士去，日期是下月中旬，不過，那一份函件巳經寄來了十多天，約晤之期距今只有三天，我派巴美耶博士做會議代表，立刻動身，希望你多派幾個人保護他，巴美耶博士很靠得住，不必担心他叛變，會議的結果如何，他自然會向我報告。」

胡局長奉命行事，他始終担心奧干納攪甚麽花樣，因爲羅利跟哥德以前見過奧干納，故此派他們二人到瑞士去，暗中保護巴美耶博士。

巴美耶博士啓程，旬日之後，他回到白宮，秘密謁見列根總統，報告此行經過，最重要的一項報告，涉及日本「安籐博士」，因爲他巳創造了最威猛的太空殺手，叫做零零九，應該邀他派出太空殺手合作。

「太空殺手？這種人跟地球上面的殺手有甚麽不同之處呢？」列根總統頗爲困惑。

巴美耶博士說：「當然不同，地球上面的殺手是血肉之軀，而太空殺手是機械人！」

列根恍然大悟，說道：「對了，在太空裏面能够單獨應戰的人，非派出機械人不可！至於零零九，安籐博士有胆用這個名稱，顯然他認爲那個由他創造的機械人可以壓倒英國特務零零七，它有甚麽特色呢？」

「它的特色就是單獨在太空飛行，彷彿一架小型飛機，此外，它的身上有許多根長針，那是仿照中國武術當中暗器的梅花針設計的，把它放射出去，每一枝梅花針就是一個很厲害的炸彈，能够使巨大的飛行物體毀滅，他負責研究這種秘密武器，本來是準備應付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我們打算向他購買，例如他負責製造三個機械人，多造兩三個，當局不會覺察得到，而安籐博士就可以得到三千萬美元的酬金，料想他肯和我們合作，因爲他只是送出機械人，不必親自到場指導，他更加樂意照做。」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三千萬美元，不算甚麽，你說的奧多尼沙博士，他担任甚麽角色呢？」

「他担任總指揮，由他駕駛蘇聯最新的飛行物體到太空去，不過，那一個未定名的飛行物體只有一個，他希望美國派出

一批戰機升到太空協助，一起出擊，他認爲攻擊的目標只是冰山，決不會弄到機毀人亡，叫總統不必担心。」

列根總統考慮了十五分鐘，毅然說：

「好的，我批准你的請求，派出一隊太空戰機，聯合出擊，它一共有十二架，夠了吧？」

「夠了。」巴美耶臉露微笑。

「這一個太空聯合部隊的總指揮是蘇聯奧多尼沙博士，你係副總指揮，不過，美國戰機只受你一個人支配，你們此行只是向太空的冰山挑戰，這是我的命令，購買零零九的三千萬美元，由國防部經費撥出來，這件事情就此決定了，不必再行討論。」

× × ×

奧多尼沙博士料事如神，日本安籐博士果然肯合作，交出三個叫做零零九的機械人，加入戰團，怎樣使出它出擊呢？那一項秘密只有一個人知情，他就是奧多尼沙博士。

一切辦妥，大隊人馬結集在瑞士的貝隆科學館，分別升空，在太空的第一個「太空站」會合，到時美國太空戰機有十二架恭候。

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不過，蘇聯的奧多尼沙博士出動之前，對各人說道：「我們此行雖然以太空的冰山作爲挑戰目標，途中可能出現一些不明來歷的飛行物體，它是外星人駕駛的，必要的時候，我可能下令出擊，到時候你們必須聽從我的吩咐。」

「對，你是統帥，我們全部聽命於你。」各人異口同聲的說。

十二架美國戰機連同蘇聯的飛行物體，離開了第一太空站，就向外太空那邊航行。

向來所有飛行物體或戰機俱是向木星那邊飛行的，甚少向水星的方向飛行，這一條航綫有些危險，不過，他們全是充滿冒險精神的戰士，並非貪生怕死之人，絕無懼色。

飛行了三天三夜，忽然發現前面的太空有一個十分龐大的物體，彷似是一座堡壘。

透過核子望遠鏡，看見了它，巴美耶博士向奧多尼沙博士報告，奧多尼沙博士下令迎戰。

巴美耶博士暗吃一驚，說：「我們還沒有摸透它是甚麽人駕駛的堡壘，就此決鬥，太過草率吧？」

「我是統帥，我說迎戰，並非先行挑戰！凡是外星人駕駛的任何一種飛行物體，向地球飛來，一定是不懷好意的，只要它動手，我們立刻反攻，你趕快下令美國戰機佈陣！」

巴美耶博士無法可想，只好下令「備戰」。

大半天過後，那一件龐大的飛行物體已經飛近，突然一條白光射出，立刻把一架美國太空戰機擊落。

奧多尼沙博士下令總攻擊，除了使用美國太空戰機圍攻，還放出太空殺手零零九。

就在這時，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了，分明是一座巨大的太空堡壘，它竟然分化爲十多座，原來，它本身正是由許多座細小堡壘組合的，由於它分爲十多座，正好跟美國戰機對抗，有勝有負，被擊落的任何一個飛行物體就會消失在茫茫無盡的太空。

混戰當中，零零九大顯神威，它的體形細小，可以在激光與激光之間穿過，射出梅花針，每一枝梅花針都是高度的爆炸品，很快就把對方的太空堡壘打落，可惜零零九只有三個，混戰了三小時之久，它分別毀於戰火之下。

美太空戰機也被擊落七架。

儘管如此，他們的聯合作戰部隊狼狽不堪，無法繼續飛向水星那邊了，因爲他們已經失去自衞的能力。

終於全部回航。

事後各有各分散，分別返國覆命，列根總統拉長了臉孔對胡局長說，「我們秘密組成的聯合作戰部隊，初時只是想毀滅水星漂流出來的冰山，料不到毀於太空堡壘之下，損兵折將，眞是倒霉，這一次太空之戰使我們認識日本安籐博士所創造的零零九，它的確是太空殺手　不可輕視！此事告一段落了　別再談它。」

胡局長默然而退。

列根總統單獨坐着沉思，馬副官走來向他報告：「有一個神秘電話是奧干納打來的，他堅持要跟總統交談，要不要接聽呢？」

「好，他一定有些機密的消息奉告，馬副官，我要和他交談了，你把全部談話用電話錄音的方式錄取。」

列根總統接聽電話，對方說：「我是奧干納，係獨行殺手兼且是半個科學家，你們組織太空聯合部隊展開太空之戰，這件事情我全部知情，因爲你先後付給我二十萬美元，沒有追究，我很是感激，故此把整件事情的內幕說出來，首先我想說的是這一點，冰川期起碼要再過一千年之後才到來，不必過分担心！那些科學家如此焦躁的召開保衞地球會議，可以說是神經過敏。實情是蘇聯方面攪出來的，他們已經發明了分體組合的太空飛行堡壘，企圖在地球上空稱霸，聽說美國太空戰機的激光炮比以前躍進，又從特務方面獲悉日本的零零九太空殺手厲害，決心試探它的虛實，故此佈局搧動科學家，透過你的關係，組織聯合部隊升空，經過這一次教訓，蘇聯的科學家十分失望，因爲那種太空堡壘鬥不過日本的零零九太空殺手，看來他亦不敢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了，相信他們一定不會放過日本安籐博士的，希望你盡快通知日本當局保護他，反之，如果你不想日本發明最新的秘密武器，大量製造，你就不必插手理會這件事，末了，我還要向你稱讚一句，你們美國太空戰機的威力也不錯！」

電話停止了，列根總統感到茫然。

三天後，日本安籐博士主持的科學館忽然發生大火，他本人死在火窟之內，所有已經製造或者製造了一半的機械人零零九，全部焚毀。

那是他的心血結晶品，他已死了，沒有人能夠製造這種好像玩具似的超級機械人。

（全文完）

龍鳳呈祥

・本文承自第32頁・

禤錦庭夫婦很想見一見他。

在范一賢受傷後的第二天，他對醫生表示，很想見兩個人，而他要見的，也正是禤錦庭夫婦。

禤錦庭夫婦看見了范一賢，彼此的神情都是說不出的悵惘。

范一賢的眼神虛弱無力，聲音亦然。

他說：「久違了。」

禤錦庭嘆了口氣：「我們是否還是當年的朋友？」

范一賢道：「早已不是，我不配。」

禤太太看着他，忍不住說：「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范一賢强顏一笑：「今日是今日，當初是當初，誰能預早知道未來？」

禤錦庭注視着他那張蒼白的臉：「別担心，你會康復過來的。」

范一賢搖搖頭：「太遲了，現在才想重新做人，已經太遲了……」說到這裏，忽然一陣劇烈嗆咳，接着醫生和護士匆匆上前搶救……

× × ×

范一賢終於不治。

司徒星知道這個消息，嘆道：「自作孽，不可活。」

雪婷和高浪在身邊聽了，也是齊齊嘆了口氣。

司徒星接着又說：「本來，我已掌握了阿勇不少犯罪的罪證，而且更準備和警方聯絡，務求把販毒集團破獲，但行動尚未開始，阿勇和范一賢已首先籠裏鷄造反，眞是天意。」

高浪吐一口氣，對雪婷說：「事情已解決了，雖然，這種解決的方式，實在並不美滿。」

雪婷聳肩一笑：「並不是每件事情都可以完滿解決的，就連宇宙裏的雙星系統，也會有互相吞噬的現象產生。」

高浪笑了笑：「妳對天文學好像很有研究。」

雪婷搖搖頭：「不，我不懂天文，我沒有那份耐性。」

「誰說妳沒有耐性？別的不提，就以柔柔來說，妳對她的帮助就已很大。」

「她現在已經是我的朋友了，朋友是應該互相帮助的。」

「說得好，我也是妳的朋友，妳現在應該好好帮助我了。」

「帮助你什麼？」雪婷瞟了他一眼。

「帮助我的筋骨驅除疲勞，煩請唐小姐爲我按摩三十分鐘。」高浪笑着說。

雪婷點了點頭，接着一記切掌劈在高浪的肩頭上。

× × ×

轉眼又巳農曆新年，大年初一。

在禤家，炮竹之聲响過不停，但却只有炮竹聲，並無火藥氣味。

炮竹聲是從錄音機裏播放出來的。

柔柔今天的打扮很嬌美，梳的是自然舖展的直髮，看來既輕盈，又柔美。

今年大年初一，她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哥哥的門前敲個不停。

往年，開門的必然是她哥哥振宇，但今年却不同了。今年大年初一，開門的是她的大嫂子——屛妮。

屛妮已嫁入禤家，和禤振宇正式結婚，他倆是在聖誕節前舉行婚禮的。

對振宇來說，這是他最值得驕傲的一天。

屛妮嫁入禤家後，和每一個人都相處得很好，但有一個人却比較難以對付，這人就是柔柔。

柔柔在上午八點三十分就敲門討取利市。

屛妮剛開門，柔柔巳聽見了振宇的聲音在含糊地叫：「正是那個搗蛋鬼在拍門，叫她遲一點來，我們昨晚逛花市，差不多天亮才回家嘛……」

屛妮嘻嘻一笑，對柔柔說：「聽見了沒有？這就是妳哥哥的德性，他平時本來就巳經是個懶惰豬……」

柔柔哼的一聲，說：「他平時可以做懶惰豬，但今天萬萬不可，否則損失就大了。」

振宇終於忍不住從床上爬了起來，睡眼惺忪地走了出來。

「柔柔，早晨，早晨得很……」他的說話有點可笑，又像是有點語無倫次。

「現在是八點三十三分了。」

「那……那又怎樣？」

「今天九點是吉時。」

「誰說的？」

「媽咪。」

「她查過通勝？」

「不知道，她說是吉時，就是吉時，說不定她是用西洋法計算出來的。」

「是吉時又怎樣？」

「媽咪說在吉時吃年糕，派禮物。」

「派禮物？是不是派利市？」

「這就不知道嘍，你和大嫂若想再睡多三幾個小時，那是可以的，但後果怎樣，小妹概不負責。」

振宇揉了揉眼睛，嘆道：「給妳這麼一吵一鬧，再想睡也睡不着覺啦。」

柔柔嘻嘻一笑：「別借故向大嫂撒嬌了，我在客廳裏恭候兩位大駕便是。」

到了九點正，禤振宇夫婦總算能夠精神奕奕地出現在客廳裏，齊齊向父母恭賀新春。

禤太太笑得連嘴也合不攏，眞是高興極了。

禤太太送給振宇夫婦一隻錦盒，錦盒上綉着四個彩色的字：「龍鳳呈祥」。

盒子裏有一對玉珮，一塊是龍玉珮，而另一塊是鳳玉珮。

振宇和屛妮看見，不禁異口同聲地讚美：「好漂亮！」

柔柔抿嘴一笑：「不但漂亮，而且還極珍貴，價值是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元！」

禤太太笑道：「錢是爸爸付的，但提議買這對玉珮的，却是我，還有柔柔。」

禤錦庭淡淡笑道：「錢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新春快樂，如意吉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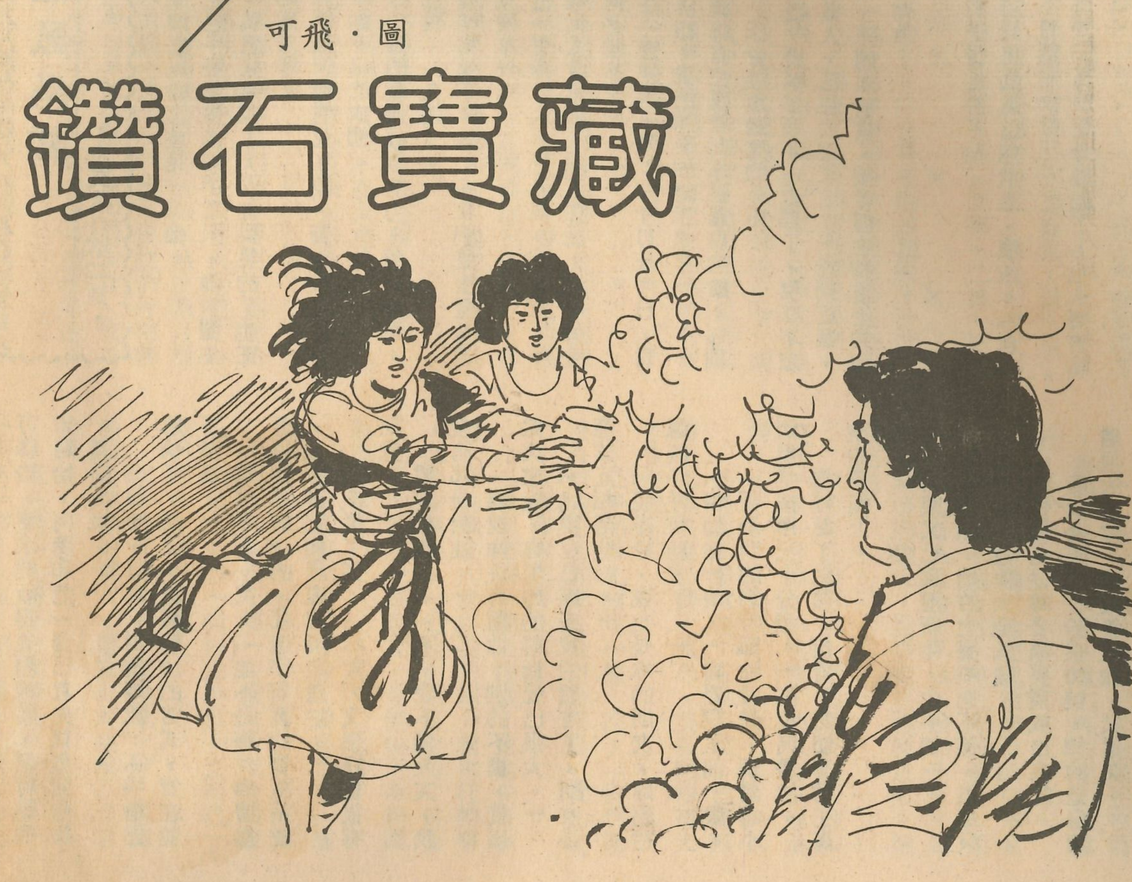
錄音機又播出了炮竹聲，這家庭從此充滿着無限歡樂，眞是萬事勝意。

（全文完）

龍鳳神探故事／李斯・文

可飛・圖

鑽石寶藏



殘舊唱片 蘊藏秘密

黃龍漫無目的地在一條專賣舊貨的街上閒逛。他是一個大忙人，很少有那樣的空閒時間，而且一有了空閒，他反倒覺得全身不自在，今天是他的假期，他必須消磨二十四小時，才能到第二天。

黃龍東張張，西望望，着實無聊得很，他停在一個舊書攤面前，望着地上的一個竹簍，在竹簍中，放着許多唱片，全是七十八轉的舊唱片，一塊紙牌寫着：「舊唱片出讓，每元六張」。

那些唱片，眞舊得可以，沒有封套，連唱片上標籤，也全不見了，黃龍只不過望了一眼，舊書攤主人便滿面含笑，道：「先生，買幾張回去聽聽？」

黃龍看到舊書攤主人那樣急於兜生意，幾乎笑了出來，他道：「這樣的唱片有什麼用，誰要？」

舊書攤主人道：「便宜啊，說不定裏面有絕了版的京戲，或者很好的交响樂，這樣吧，一元錢八張。」

黃龍略呆了一呆，道：「哦，連你也不知道那是什麼唱片？」

攤主人道：「不知道，那幢大房子拆的時候，拆房子的工人，在牆中的一個櫃裏拆出來，賣了給我！」他向街口不遠處，一座正在拆卸的古老大屋指一指，黃龍向那大屋看了一眼，心中不禁一動，那是一幢十分著名的大屋，屬於本地的一個富紳所有，全市都知道的。

那個富紳生前極其富有，而且極其吝嗇，是市民茶餘飯後的話題，如果他還在世，是決不肯將那幢舊屋拆除的，但是他已死了，他的幾房妻子，生下的十七八個兒子，一分家，舊屋就轉了手，那富紳生前是一個十足的傖夫，想不到他倒還收集了那麼多唱片，而且還放在牆中的秘密櫃裏，要到拆屋，才能發現，黃龍不禁有了興趣，他望着那一簍舊唱片，道：「全賣給我，多少錢？」

攤主人喜出望外，道：「全賣給你，算十元錢好了，可是我沒有人送貨。」

黃龍道：「我的車就在街口，帮我搬過去，總可以吧？」

交易成功，黃龍那一竹簍唱片，運回家中，他在電梯上落好幾次，才將那唱片搬了回去，連他自己也有點好笑，雖然只花了十元錢，可是那些唱片，實在可以說是廢物，他取了其中的一張，放在唱機上，自喇叭中發出來的，是一陣沙沙聲，和幾乎難以入耳的「音樂」，只聽到一半，黃龍便嘆了一口氣，他眞是一個大傻瓜，這唱片，不知是多少年前的舊東西，而且那種不中不西的音樂，眞不知是什麼，或許當時的人，一面搖着留聲機，一面只要有一點聲音來，就滿足了，黃龍取開了那張唱片，換上了第二張。

第二張唱片中發出來的聲音，一樣刺耳，黃龍急急將唱片取了下來，他望着那大堆舊唱片發呆，他辛辛苦苦將那些舊唱片搬了回家，現在，再要將它拋棄，想到

自己幹了那樣一件傻事，他站了起來，重重關了門，走了出去，回到公司。

金鳳向他望了一眼，道：「咦，黃龍，你不是休息麼，回來作什麼？」

黃龍悶哼了一聲，說道：「我覺得無聊。」

金鳳笑着，指着坐在她桌旁的一個男人說道：「那正好，這位先生有一件委託，他需要一幢舊房子的建築圖樣，不知你是不是弄得到，那房子造了已超過一百年了！」

黃龍順口問道：「什麼房子？」

那個三十出頭，穿着十分整齊，頭梳得精光的男人應聲道：「那房子倒很有名，是方紳士的祖宅。」

黃龍陡地一呆，他剛才在舊貨攤上買回來的那批唱片，就是從拆卸中的方紳士的祖宅中拆出來的，而現在却有人要找那房子的建築圖樣，這是不是一種巧合呢？他皺着眉道：「據我所知，那房子正在拆卸，已拆了一大半。」

那男人點着頭道：「是的，我就是拆卸工程的負責人。」

黃龍瞪大了眼，道：「那你要這屋子的建築圖樣作什麼？難道拆屋子還要照圖樣來拆？」那男人臉上，立時現出不愉快的神色來。

金鳳向黃龍望了一眼道：「黃龍，我們公司的宗旨是只考慮是否接受顧客委託，而不過問顧客爲什麼要委托我們的。」

黃龍粗聲粗氣地向那男人道：「對不起，先生。」

那男人道：「我什麼時候可以得到那份圖樣？」

金鳳道：「明天，會送到你的辦公室來！」

那男子站起來，走了，金鳳將一張支票和一張卡片，一起交到黃龍手中，支票上的數字相當大，當然是委託費用，卡片上印着：興隆建築公司總經理陳興隆。

黃龍道：「我到工務局去查一查！」

金鳳道：「我們明天要將圖樣送給他的！」

黃龍自工務局走出來，沒有結果，他得到的回答是：一百年之前的檔案都銷毀了，那職員還加上一句，道：「奇怪，連你在內，已有五個人想要這幢房子的圖樣了，爲什麼？」

黃龍沒有回答，就離開了，他走得如此快，是因爲他根本不信那職員的話，但是那職員的話，却引起了他的興趣，連他在內，一共有五個人要那屋子的圖樣，看來如果要得那份圖樣的話，非要用一些手段不可了。他離開之後，到了街角的電話亭，撥了工務局的號碼，找到了那職員，他開門見山，道：「我要那房子的圖樣，你一定可以找得到的，是麼？」

那職員在電話中用一種十分曖昧的聲音道：「我想是，如果我肯做額外工作的話。」

黃龍笑道：「你放心，額外工作，一定有額外的報酬。」

那職員道：「你的提議是——」

黃龍道：「五千元。」

那職員道：「有一個胖子，他的提議，是你的一倍。」

黃龍暗罵了一聲，但是他立時道：「好，我是他的一倍，一小時後，我在街角等你。」

那職員道：「好。」黃龍走了出電話亭，一小時後他帶着兩萬元，在街角，換了一個大牛皮紙信封，他打開了信封望了一眼，不禁一怔，牛皮紙袋內，是一大叠影印的副本。

黃龍一瞪眼道：「爲什麼是副本？」

那職員狡猾地說道：「每一個得到的，都是副本。」

黃龍怒道：「什麼意思？」

那職員退出了一步，回答道：「我已經說過了，這已是第五個人來要那圖樣的了。」

黃龍吸了一口氣，道：「你是說，你已出賣五份那樣的副本？」

那職員道：「不是賣，只不過我以額外的工作，來換取報酬而已。」

黃龍眞想打他一拳，但他却忍住了怒意，道：「早知那樣，我不會出那麼高的價錢，這樣吧，算我上當了，但是我要知道那四個是什麼人，你得詳細將他們的樣子告訴我，作爲補償。」

那職員向他手中放着鈔票的紙袋，看了一看，老大不願意地說道：「也好，你記着，一個是胖子，足有三百磅，還有兩個是女人，其中一個十分艷麗，最早來的，是一個後生仔，二十多歲，看來像學生，再有便是一個律師，何律師，他很有名的。」

黃龍迅速地記下來，他還想問什麼時，那職員已經走了。他呆了片刻，心想自己至少已得了圖樣，而且，還有一條綫索，他可以去訪問何律師，問他要那屋的建造圖樣有什麼用，黃龍靠着牆，先將那份圖樣，草草看了一遍，那是很古老的建築圖樣，實在看不出什麼名堂來。

半小時後，何律師在他豪華的辦公室中，接見黃龍，可是，當黃龍提及那舊屋的建築圖樣時，他却碰了一個釘子，何律師毫不客氣地道：「對不起，我們對於客戶，是有保守秘密的責任的！」

黃龍認爲是唯一可以追尋的綫索，就那麼斷了，黃龍在離開的時候，心中不禁罵着人，可是，金鳳對他的工作，却已感到了滿意，當他回到了公司之後，金鳳忙道：「我們再複印一份，將那份給客人。」然後，在圖樣被如期取走了之後，金鳳和黃龍，將那圖樣一份份地攤在桌上，仔細地研究起那份有那麼多人要得到的圖樣來。

黃龍很快地就不耐煩了，他指着圖樣，道：「這幢屋子，已經在拆卸中，還有什麼可以研究的？」

金鳳皺着眉，道：「我看這幢屋子中，一定有什麼秘密，不然絕不會引起那麼多人注意，我的意思是，可能屋中有着什麼設計得極其巧妙的暗室，藏着很重要的東西。」

黃龍聽了不禁笑了起來，道：「暗室倒是有的，但藏在暗櫃中的，却是一批廢物。」

金鳳驚訝地抬起頭來，黃龍就將他買到了舊唱片的事，講了一遍，金鳳聽得很用神，她突然道：「黃龍，你有辦法，請

找到舊唱片的工人，到我們的公司來一次麽？」

× × ×

兩個滿身污穢的拆樓工人，是被黃龍從工地上拖了來的，當然，黃龍也答應送給他們十天的工資，作爲補償，他們來到的時候，金鳳已等候多時了，金鳳開門見山地道：「聽說你們在拆屋時，找到一批舊唱片？」

一個工人道：「是的，五塊錢，我們賣給舊貨攤了。」

金鳳道：「是在那裏找到的？」

另一個道：「二樓的一個大房間中，在壁爐的旁邊。」

金鳳反翻查看圖樣，然後又道：「當時，你們是怎樣發現的？」

一個道：「我們敲了牆，是一個空格，空格裏面，就是唱片，那些唱片，根本不值什麽錢！」

金鳳笑了笑，說道：「至少值五塊錢呀！」

那兩個工人笑了起來，金鳳道：「謝謝你們，沒有事了。」

那兩個工人自黃龍的手中接過錢，歡天喜地走了。金鳳指着圖樣，道：「他們說的那間房間，是原來屋主人的書房，黃龍，你不覺得奇怪麽？」

黃龍點了點頭，道：「眞奇怪，那批唱片在密封在牆中，像是根本不取出來一樣！」

金鳳道：「眞奇怪，沒有人用這種方法來收藏唱片。」

黃龍道：「除非那不是唱片。」

金鳳道：「你應該知道它是不是唱片的，它發出什麽聲音？」

黃龍苦笑道：「那只是刺耳之極的噪音。」

金鳳問道：「你已將所有的唱片聽完了？」

黃龍連忙雙手齊搖，道：「別叫我去聽那些唱片，那要十小時以上，沒有人受得了那種噪音十小時以上的攻擊，我會變神經病的。」

金鳳笑着，道：「你去聽，黃龍，那些經過妥善收藏的唱片中，可能有着極度的秘密，這幾天是你的假期，你正好用空閒來做這件事！」

黃龍想要拒絕，可是當他看到了金鳳那種堅決的神色後，他不禁嘆了一口氣，道：「公司裏用不着我麽？」

金鳳道：「用不着！」黃龍又嘆了一聲，金鳳給了他一個那樣的苦差，而他又無法推得掉！

黃龍覺得混身不舒服，的確，沒有人可以在聽那種唱片是連續三小時以上，還感到舒服的，但是金鳳旣是說，那些唱片中，有着極度的秘密，他只好聽下去，他不斷地吸着烟，唱機仍然發出那種噪音；突然間，門鈴響了，黃龍一面走去開門，一面在心中已準備好了許多埋怨金鳳的話，可是，當他打開門時，他不禁呆一呆，在門外的不是金鳳，而是兩名陌生的女人，其中站得近的那個，極其艷麗，笑面迎人，道：「先生，我們代表一個敎會，你可以和我談五分鐘麽？」

黃龍嘆了一聲，道：「對不起，我沒有空。」

那女人笑得更動人，她道：「只不過幾分鐘，或許你會答應我們？」

要拒絕這樣的要求是很難的，黃龍點了頭，打開了門，那兩個女人走了進來，黃龍道：「請坐！」他看到年紀較大的女人，自手袋拿出一個圓形的小鐵罐來，在黃龍還未弄明白是怎麽一回事間，那女人已按動了罐口一個掣：「嗤」地一聲，一蓬霧向黃龍的面上，噴了過來，黃龍只覺得一個踉蹌，登時天旋地轉，在他向地板上倒去的一刹那間，他想起了那工務局職員所說的話！兩個女人，其中一個，十分艷麗，他只想了一想，就不省人事了。

等到黃龍又開始有了知覺的時候，他只覺得四週圍充滿了各種各樣的聲音，好像是置身在廟會中一樣，他想睜開眼來，可是眼皮却十分沉重，他想出聲，然而喉際却乾得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他在腦海中亂成一片，根本無法去思索究竟發生了什麽事，和他現在是什麽地方，他整個人就像是不斷在噪音中旋轉，直到他突然聽到了金鳳的聲音，道：「不必送醫院，他就會醒來的！」接着，他便覺得一片冰凉，他清醒了，那片凉冰仍然在持續着，他睜開眼來，他發覺自己被兩個人扶着，另一個人按着他的頭，在浸着冰水。

黃龍掙扎着抬起頭來，伸手抹了抹臉上的水，然後又低頭下去，渴了好幾口水，他看到他的住所中全是人，大多數是探員，韓探長也在內，金鳳就在他身邊，他悄然問道：「發生了什麽事？」韓探長走了過來，道：「有人報警，說這裏有人昏了過去，我趕到之後，看到是你，才通知金小姐的。」

黃龍苦笑了一下，道：「報警的是女人？」

韓探長點了點頭，黃龍走了出浴室，他第一眼就看到，所有的唱片，那些舊唱片，全不見了。他揮着手，道：「好了，現在沒有事情了，讓我靜一靜，帶你的手下，去辦別的案子吧！」

韓探長望着黃龍，道：「如果你需要警方的保護……」

黃龍忙搖着頭，道：「不用，我只不過上了人家的當，上當只有一次，不會有第二次的。」

黃龍在沙發上坐了下來，他雖然已記起一切事情，但是他的頭仍然十分重，韓探長和他的手下，陸續離去，韓探長最後走，他在門口略停了一停，道：「很對不起，弄壞了你的門。」

黃龍並沒有出聲，等韓探長走了之後，金鳳道：「那些唱片，全給搬走了？」

黃龍苦笑着，道：「是，兩個女人，她們一進來，我就昏了過去，可是，天地良心，那些唱片，根本是廢物！」

金鳳踱來踱去，道：「當然不會是廢物，但是有一點倒可以肯定的，你旣然發現不了舊唱片的秘密，那兩個女人，也一定發現不了！」

黃龍喃喃地道：「那倒難說得很，我再也不敢輕視女人了！」

金鳳拍着他的肩頭，忽然間，她眼中一亮，黃龍循着她的目光望去，看到她望着唱機，在那唱機的唱片上，還有着一張

唱片，那兩個女人來的時候，他正在聽唱片，那兩個女人並未曾搬走所有唱片，而是留下了他正在播放的那一張，金鳳走了過去，道：「就是這個？」黃龍點了點頭，金鳳將唱針放上去，噪音又傳了出來。

黃龍立時掩住了雙耳，道：「停止，停止，我再不想聽那種聲音了！」可是金鳳却用心傾聽着，自唱片中發出來的聲音，實在是難以形容，它全然雜亂無章，像是十七八個孩子，在橱房中進行大搗亂一樣，這張唱片噪了三分鐘，金鳳又去聽它的反面，反覆聽了好幾遍，黃龍幾乎已無法忍受了。

金鳳才道：「黃龍，你知道麽？聲音是可以歪曲的！」

黃龍道：「我明白，錄音時的速度不同，就可以使聲音變樣！」

金鳳又道：「使用同樣的方法，也可以使被歪曲的聲音復原，來，跟我到實驗室去！」

黃龍、金鳳在一間音响實驗室，和實驗室的負責人聯絡好，實驗室撥出了一間有全套錄音設備的房間，供他們使用。金鳳先將那張唱片錄成了音帶，然後用各種速度，不斷地播放着。她假定錄進唱片中的聲音，是經過歪曲的，這時她要令之復原。可是，反覆地試了好幾次，却一點結果也沒有。

黃龍嘆道：「我看你是白費心機了，這些唱片錄成了的時候，錄音技術還十分低劣，我想不會有什麽人，想得到歪曲聲波，來保持秘密！」

金鳳緊蹙着眉，黃龍又道：「而且，唱片那麽多，難道每一張唱片都是秘密演詞？」

金鳳的雙眉，蹙得更緊，可是突然之間，她跳了起來，道：「我明白了！」

黃龍全然無法知道她在片刻之間想到了什麽，只見金鳳亮着了燈，拿起了那張唱片來，在燈光下照着，一面照着，一面現出極其興奮的神色來，黃龍則仍然莫名其妙，因爲那唱片看來，完全沒有什麽特別。

金鳳突然又道：「眞聰明，可以算得是聰明的了！」

她將唱片放在唱盤上，又將燈拉了過來，然後小心放進了唱針，那種噪音又响了起來，金鳳用心聽着，突然按了錄音掣，但立即又鬆開了掣，連續幾次，全神貫注，可是黃龍仍然不明所以。

金鳳花了將近十分鐘的時間，才停了手，由於她開動錄音機的時間極少，只是一開就停，所以這十分鐘內，她只不過用了三四呎錄音帶，當她停手之後，她將那三四呎錄音帶倒轉，道：「黃龍，你留心聽着！」

她一面說，一面按下了錄音機掣，黃龍不明白金鳳要他聽什麽，但是他仍然用心聽着，他聽到錄音機中，發出了個男人的聲音，那男人斷斷續續，一字一頓，像在講些什麽，可是却聽不清楚，而且，聲帶立時播完，黃龍忙說道：「好像有人在講話。」

金鳳道：「再聽一遍，那是潮州話，我已聽清幾個字。」

金鳳又將錄音帶轉回去，重播着，在經過金鳳的提示之後，黃龍也聽清楚了，那男人說的，確是潮州語，可是仍然聽不眞切，他們一遍又一遍聽着，直聽了十幾分鐘以上，逐個字記了下來，才可以肯定，那是一句很短的，無頭無腦的話：「只要我在非洲，我的子孫會有——」就是那幾個字，其中「在非洲」三字，還大有疑問，可能是別的地名，金鳳精通潮語，黃龍根本聽不懂那三個字。金鳳吸了一口氣，道：「如果我們得到全部唱片，就可以明白全部秘密了。」

黃龍睜大了眼，道：「你是怎麽發現秘密的？」

金鳳拿起了唱片，道：「這還是你給我的靈感，你說在那時候，人們還不知道玩弄速度改變聲音的把戲，這證明我第一想法是錯誤的，我接着就發現唱片上的波段，大多數都是噪音的顫紋，而只極少數，是平整的紋路，你又說一篇演說，也要不了那麽多唱片來記錄，這使我想起，唱片中的秘密，可能是雜在噪音之中，每隔一大段噪音，雜上一兩個字，如就那麽放唱片來聽，是根本聽不出來的，但如果將那些雜在噪音中的抽出來，那麽，每一張唱片中，就有一句完整的句子，我們已經得到了其中的一句！」

黃龍立時道：「那麽，如果我們有全部唱片的話——」金鳳立時接口道：「那麽，我們就可以知道，那巨宅的主人，留下了什麽話。」

黃龍苦笑了起來，道：「可是，唱片却被人家搶走了！」

金鳳沉聲說道：「搶走了，就得追回來！」

黃龍霍然地跳了起來，可是他隨即又道：「怎麽搶，一點綫索也沒有。」

金鳳來回踱了幾步，道：「有辦法，因爲那兩個女人，並未曾偷去全部唱片，她們留下了一張，就憑這一張，可以叫她們上鈎！」

金鳳講到這裏，忽然一笑，道：「黃龍，你平時不是那麽容易被人襲擊的？」

黃龍只好苦笑。

第二天各大報章上，都出現一幅惹眼的廣告：「你們取走唱片時不小心，留下了一張，聽唱片是要聽全套的，如果你們不懂欣賞唱片，讓我們一起研究如何？黃龍。」

到了中午，委託公司的電話响了起來，黃龍和金鳳，同時拿起了電話——金鳳聽的是分機。電話中傳來一個嬌滴滴的女人聲音，道：「眞對不起，黃先生，我向你道歉，我看到了你刋登的廣告！」

黃龍笑了起來，道：「是你不懂唱片的內容，要向我求教了？」

那女人嬌聲笑着，道：「我們應該合作，在那裏會面？在我的家中；你敢不敢來？」

金鳳忙提起筆在紙上大寫了「別答應她」四個字，將紙拿起來，向黃龍的面前揚着。可是，却已經遲了一步，黃龍已一口答應了下來，金鳳聽到那女人叮囑道：「你一個人來，千萬別讓你的同伴金鳳那女巫知道，我的地址是——」

金鳳和黃龍同時放下了電話，黃龍道：「我非去不可，這是機會。」

金鳳笑着說道：「這女人竟然稱我爲女巫，我倒要使些妖法，讓她看看，你去吧！」

黃龍下了樓，在黃龍下樓後的五分鐘，金鳳帶了一些應用的東西，也下了樓去。陽光很明媚，金鳳駕着車，向前疾駛而去。

那是一幢美麗的小花園洋房，外牆全是淺藍色的，黃龍將車子停在花園門口，伸手按鈴，花園的鐵門就自動打開來，黃龍走進去，門又自動關上。

黃龍看見到客廳的玻璃門移開，即使在遠處看來，那女人一樣是如此艷麗照人，黃龍在心中暗自警告着他吃過一次虧，不能再來一次了。他來到了客廳中，那女人滿臉笑容道：「黃先生，昨天的事，眞抱歉！」

黃龍故作紳士狀道：「沒什麼，不過，小姐，我現在需要眞誠的合作！」

那女人笑了起來，道：「或許是，那些唱片的秘密是什麼？」

當那女人那樣說的時候，她俯過身來，自她的身上，發出一股迷人的香味來，黃龍不免有點暈陀陀，他定了定神，道：「那必需你將全部唱片交給我，我才能研究出結果來。」

那女人笑道：「這樣，我不是大吃虧了麼？」

黃龍道：「我一定將結果告訴你！」

那女人皺着眉，忽然道：「你知道麼？有很多人想知道唱片的秘密，那些人，說來全是我的親人，那屋子主人的獨子，娶了很多太太，我母親是其中之一。」她忽然轉了話題，令得黃龍不知如何應對才好，而就在這時，又走出了另一個婦人來，黃龍當然記得她是誰！

那婦人走了出來以後，並不坐下，道：「我是他玩弄過的許多女人之一，他早就將我拋棄了，所以完全沒有地位，但是我也曾得寵過，所以我們知道他家族的秘密。」

黃龍定神聽着，那婦人又道：「這秘密是，他的家族最初發跡是在非洲，南非的鑽石礦，他擁有其中一間歷史最悠久的鑽石礦的大部份股份，可是那些股票放在什麼地方，却沒有人知道，我深信，秘密一定在那些唱片之中，這個礦現在每年出產的鑽石，佔世界礦塲的第七位，黃先生，如果你能找出那些股票來，那麼我們母女兩人，就是這個礦的大股東了！」

黃龍呆了好一會，說不出話來，這時，金鳳突然自窗口中跳了進來，道：「將所有的唱片給我，我可以使你們得到應有的一切！」

那兩母女望了金鳳片刻，才道：「唱片全在，謝謝你的帮忙。」

金鳳早已知道唱片是用什麼方法隱藏秘密的，是以，當全部唱片運到了實驗室之後，他們很快就得到了答案，股票是以密碼記存在倫敦一家歷史同樣悠久的律師行中，在一個月之後，金鳳和黃龍，同時收到了用專人送來的禮物，金鳳得到的，是一串精美絕倫的鑽石項鍊，而黃龍得到的，是全副的鑽石鈕扣。

（全文完）

旋風花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皖西三俠等半路遇上智光等人，雙方發生激戰，八個和尚用「小羅漢陣」把皖西三俠圍困，而智光却直撲向馬車，李小雲見狀，撲出車外和智光打起來，但李小雲不是智光的對手，沒兩下便已倒地，車中的南宮靖雖是呈痴迷狀態，但見李小雲倒下，便怒撲而出，右手一掌朝智光當頭劈落，最後，智光被「返照神掌」所擊傷，只得帶着徒衆迅速逃去……次日，皖西三俠得到消息，說是金刀莊、虎頭莊、及三姑六婆中的劉媒婆等人，已在附近出現。車行至林中，讓李小雲、南宮靖先下車躲避，馬車繼續前進，不久便和侯休侯元遇上了……

金蟬脫殼計　瞞過追蹤者

謝東山話聲方落，突聽坐在林下大石上的銀袍老者洪聲問道：「侯休，這說話的是什麼人？」

侯休躬身道：「回老爺子，他就是皖西三俠的老三謝東山。」

銀袍老者道：「老夫叫他們三個下車來回話，怎麽還有兩個躲在車上不肯來見老夫？」

「躲在車上」這四個字聽得謝東山勃然大怒，仰天發出一聲長笑，目光朝銀袍老者投去，說道：「這位朋友，口氣不小，恕謝某眼拙得很。」

他明知對方是白虎門的掌門人，大名鼎鼎的暴本仁，却故作不知。

銀袍老者雙目精芒陡射，洪笑一聲道：「謝東山，你不認識老夫，總聽人說過老夫的模樣吧？」

謝東山口中「哦」了一聲，說道：「尊駕莫非是白虎門的暴掌門人？」

銀袍老者赫然笑道：「你知道老夫就好。」

「尊駕是暴掌門人就好。」謝東山用對方的口氣，嘿然道：「暴掌門人乃是一派掌門，謝某正有一事請敎。」

原來這銀袍老者正是黑虎神侯敞的師兄，人稱白虎神的暴本仁。江湖上因他出手兇殘，背後就叫他暴不仁。

只見他一手拂着連鬢銀鬚，沉聲道：「你說。」

謝東山道：「白虎門旣是江湖上的一個門派，就該懂得江湖道上的過節，龍眠山莊和貴門無怨無仇，昨天由侯休兄弟攔截咱們馬車，今天又率衆尋釁，暴掌門人倒說說看，究竟衝着咱們所爲何來？」

暴本仁洪笑一聲道：「老夫兩個師侄心急父仇，聽到江湖傳言，旋風花已經落到你們手上，故而昨天是向你們皖西三俠來訊問消息的，身爲人子，父仇不共戴天，這也沒有不對，不料你們皖西三俠絲毫沒把他們兄弟放在眼裏，就出手敎訓了他們，老夫忝掌白虎門，門下的人受人欺侮，老夫能不過問嗎？」

他說到這裏，忽然哈哈一笑道：「老夫本來還有些不相信，但從方才的情形看來，他們果然說得不假，你們皖西三俠的眼裏，那有白虎門三個字？連老夫親自來了，都値不得一顧，那就遑論他們兄弟兩個了。」

謝東山憤然道：「暴掌門人相信他們的一面之辭？」

暴本仁道：「老夫從不聽信一面之辭，難道老夫看不出來嗎？」

謝東山道：「暴掌門人要這麼說，謝某那就無話可說了。」

暴本仁說道：「本來就不用多說了，老夫親自來了，就要看看你們皖西三俠到底有些什麼斤兩？你叫李天雲、霍天柱下來。」

謝東山大笑說道：「謝某已經下來了，暴掌門人若是要賜敎的話，謝某儘可奉陪。」

暴本仁緩緩地站了起來，雙目凸出，精光四射，直注着謝東山，洪笑說道：「謝東山，你要和老夫動手，只怕還差得多呢？」

謝東山道：「差不差，要交上手才能知道。」

「很好！」暴本仁點着頭道：「你馬上就可以知道。」

隨着話聲，驀地跨上一步，這一步就足足跨出六尺來遠。

只見他雙臂一提，全身骨骼就像爆豆一般，响起一陣連珠爆响，他身材本已相當高大，這回腰骨一挺，幾乎又高了半個頭的光景，生相就顯得更爲威猛！

謝東山看得暗暗一楞，忖道：「這大概就是他白虎門的『白虎功』了，看來此人果然是個勁敵。」

暴本仁又猛地跨出了一步，距離謝東山已不過丈許來遠，脚下一停，就洪聲道：「來，老夫讓你先出手。」

謝東山道：「暴掌門人既然不願先出手，謝某只好有僭了。」

右手徐擧，朝前拍出一掌。

他在第一招上，自然先要掂掂對方斤兩，因此這一記劈空掌只使出五成力道，一道掌風發如洪濤，直捲過去。

暴本仁喝了聲：「來得好！」

右手抬處，同樣拍出一掌，硬接謝東山的掌風。

這一掌，他也只使了五成力道，當然也是爲了試試謝東山的功力如何。

兩股掌力乍然相接，發出蓬然一聲大震！

兩人同樣使出五成掌力，就試出功力的高低來了，暴本仁挺直腰幹，像山一般，紋風不動，謝東山却被震得上身往後晃了一下。

但謝東山却也不是弱者，就在此時，左手化拳，一記「百步神拳」，緊接着直搗過去。

這是他最有名的絕技，數十年勤修苦練，功力自是非同小可！

要知道，「百步神拳」乃是武功門的獨門功夫，又叫「隔山打虎」。隔山打虎，當然是形容詞罷了，隔了一座山頭，可以打虎，那不成了神話嗎？但這也表示「百步神拳」的拳力可以擊中較遠距離的目標。

就是「百步」，也同樣誇張了一點，據說「百步神拳」練到最上乘的境界，一記拳力可以擊中五丈以外敵人。即以謝東山來說，他苦練了四五十年，對「百步神拳」，至少已有十二成火候，拳風出手，差不多已可到達兩三丈左右。

此時暴本仁和他相距不過一丈來遠，這一拳的威勢，當眞有如石破天驚，鐵騎突出，一團拳風呼然有聲，直撞暴本仁胸口，快若迅雷！

暴本仁沒想到謝東山剛和自己一掌交接，而且內力明明還不如自己，居然就會接踵發拳攻來。但他久經大敵，豈會疏忽？立即左手一抬，朝前推出，硬接對方一拳。

繼前面一聲蓬然大响之後，拳掌交接，又是一聲蓬然大响！

這回暴本仁的一掌乃是臨時出手，而謝東山的一拳，却是成名絕技，兩下相較，自然是謝東山佔了便宜，暴本仁接下一拳，身不由主的被震退了一步。

隔山打虎，這一拳倒眞是名符其實！（暴本仁外號白虎神）

這兩招說來話長，其實只是雙方一來一往，快得如同電光石火般事，一個第一招上被震得上身晃動，一個第二招上被震得後退了一步，可說是旗鼓相當，誰也沒有佔到上風。

表面上當然是暴本仁輸了半着，因爲謝東山在第一招上，不過上身晃動而已，暴本仁在第二招上，却被震得後退了一步；但是如果嚴格說來，還是謝東山輸了半着。

這話怎麼說呢？到此爲止，暴本仁只不過隨手劈了兩掌，還沒有使出看家本領來，你對他依然不知底細；但謝東山却已把最拿手的看家本領使出來了，豈非已落了下乘？

這一點，只怕連謝東山自己也沒有想得到。

當然，觀戰的侯休、侯元也未必看得出來；但是在車中的李天雲却看出來了，皺皺眉說道：「三弟只怕不是暴本仁的對手！」

暴本仁被謝東山一記拳風震得後退了一步，不覺目射精芒，洪聲笑道：「看來你果然還有點門道，那就接老夫一掌試試吧！」

右手凌空一掌，拍了過來。

他一向自視極高，甫一出手，在第二招就被謝東山震退，自然把他激怒了，這一掌使出來的，正是白虎門的獨門功夫「大風掌」。

「大風掌」顧名思義，就可以想得到是一種掌風極强的掌功了。

白虎門以白虎作爲門號，雲從龍、風從虎、「大風掌」自然是白虎門的招牌武功了。

果然，他一掌出手，立時有一團颯然風聲，應掌而生，掌風可不是像匹練般直飛而出，而是旋轉有若風輪，掌風甫發，帶起的呼嘯之聲，就隨着飛旋的掌力，愈來愈响，刹那之間，掌風愈轉愈大，撞到謝東山前面，幾乎已有車輪大小，不但嘯聲尖銳刺耳，一團內勁，壓力之强，大有

令人窒息之感！

這一掌當眞有風起雲湧，嗚喑變色的威勢！

謝東山立時感到不對，但他名列皖西三俠，身爲武功門名宿，豈肯退讓？對方發掌之時，他早已功運雙拳，靜以待敵，直等掌風快到身前三尺光景，才吐氣開聲，右拳奮起全力，迎着飛旋而來的掌風中心擊去，右拳甫出，當胸左拳又緊接着直搗出去。

這兩拳使的當然又是「百步神拳」。

「百步神拳」可以擊中遠距離的敵人，在近距離內，拳力自然更爲强勁，他之所以要等對方掌風湧到身前才發拳，其理也就在此。

「大風掌」因掌風飛旋，所產生的撞擊力極爲强猛，一般拳掌，根本就無法抗拒它；但是「百步神拳」也是純走剛猛一路，雙方距離又近，但聽「蓬蓬」兩聲巨响！

謝東山差幸連發了兩拳，拳力和掌風交接，第一拳擊在掌風中心，還嫌力量不足，第二記拳力適時相繼湧撞上去，才堪堪把掌風擋住。

這一記當然又扯平了，兩個人各自被震得後退了半步。

暴本仁心頭不禁大怒，暴喝一聲，雙掌當胸，雙足一頓，一道人影虎撲而起，人還未到，雙掌凌空下擊，兩股掌風滙成一道狂飇，朝謝東山當頭劈落！

謝東山雙足站樁，口中同樣發出一聲悶雷似的大喝，雙拳鼓動，迎空向上衝擊過去。

這一下兩人都使出了全力，一個下撲，是白虎門的「怒虎縱撲」所向無前，一個上迎，使的依然是「百步神拳」。

但聽又是「蓬」「蓬」兩聲巨响，刹那間，方圓兩丈已經被兩股威猛絕倫的內勁所化狂飇，吹捲得沙飛石走，聲勢駭人，把兩個人影都淹沒得迷迷濛濛，看不清楚了！

謝東山雙拳和對方掌風乍接，一個人宛如被人重重推了一把，立被震得登登的連退了四五步，只覺胸口如中重杵，一時氣血上逆，喉頭發甜，急忙穩住脚步，緩緩納氣。

此時只要暴本仁再發一掌，他已無力能禦，勢非死在白虎神的掌下不可。

但暴本仁總是白虎門的掌門人，豈肯有失他的威名？當下口中洪笑一聲，說道：「謝東山，老夫早已說過你不是我的對手？」

李天雲看出情形不對，但他也沒想到謝東山會在對方手下沒有走出幾招，就會落敗得如此快法，急忙一掠下車，落到謝東山的身邊，低聲問道：「三弟，你不要緊吧？」

謝東山緩緩吁了口氣，說道：「兄弟只是被他掌力所震，大概運一回氣就可無事。」

李天雲點了點頭道：「那你就快運氣吧！」

話聲一落，目光一抬，朝暴本仁抱抱拳道：「暴掌門人久違了，龍眠山莊和白虎門一向並無怨嫌可言！暴掌門人攔阻李某兄弟的馬車，究竟所爲何來？」

話聲未落，只聽一聲龍吟般長笑，劃空傳了過來。

這笑聲蒼勁悠長，响澈山林，顯出此人內力深厚，不同凡响。

李天雲、暴本仁同時一怔，擧目看去，只見從鳳台方向的來路上，出現了五六個人影，疾奔而來！

當前一個手拄龍頭杖的老者，蒼鬚飄胸，步履從容，貌相清癯，一路飄然行了過來，這人正是「紅燈敎」敎主蒼龍寧勝天。

和他並肩稍稍落後的，是一個白面團團，身軀高大的肥胖老者，手掌心盤着兩枚鐵胆，乃是霍五太爺。

說起這位霍五太爺，江湖上大家都只知道他是蒼龍寧勝天的好朋友，除此之外，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

「霍五太爺」這四個字，也是他自己這麼稱呼，然後人家跟着這樣稱呼他的，那麼他眞正的姓名，應該是霍五了。

霍五太爺除了在手掌心盤着兩枚鐵胆之外，沒有人看到他出過手，因此也沒有人知道他是不是會武功？反正他是紅燈敎主寧勝天的好朋友，江湖上自然不會有吃了豹子胆的人去找霍五太爺的痲煩，他也自然永遠沒有出手的機會了。

霍五太爺的後面還有四個人，則是紅燈敎的四位香主鄭玄通、柴一桂、婁通、敖六。

寧勝天目光如電，一瞥之間，就已看清眼前的情形，李天雲和暴本仁面對正在說話，謝東山閉目而立，似是正在運氣療傷。

樹林下還站着侯氏兄弟和四個靑衣漢子，馬車却停在一片荒地的中間。

這不是說馬車是被暴本仁攔下來的，謝東山已經負了傷，李天雲正在和暴本仁論理，皖西三俠的老二霍天柱沒見露面，那自然是守在車上了。

寧勝天是老江湖，目光一瞥，心中便已瞭然，人還沒有走近，就呵呵一笑道：「巧極，居然會在這裏遇上暴老哥，李老哥二位。」

暴本仁洪笑一聲道：「甚麼風把寧敎主吹來了，當眞難得得很。」

寧勝天含笑道：「兄弟是找李老哥來的。」

這話單刀直入，聽得李天雲心中暗暗冷笑一聲，但面上絲毫不露，目光一抬，拱拱手說道：「寧敎主找兄弟不知有何見敎？」

寧勝天又是一聲長笑，說道：「兄弟有一件事要向李老哥請敎。」

李天雲道：「寧敎主好說，請敎不敢，寧老哥有甚麼事，但請明說。」

寧勝天目光一掄，望了暴本仁一眼，徐徐說道：「兄弟來時，看到二位似有事爭執，不知爲了何事？」

他明知暴本仁攔住李天雲的馬車，極可能是爲了旋風花，但却故作不知，提出兩人爲了何事爭執，把自己要請敎的事，却撇了開去。

李天雲心裏清楚，紅燈敎衝着自己而來，顯然也是爲了南宮靖，他撇開去了，自己也給他來個故作不知，一面含笑道：「寧敎主見詢，正好替咱們雙方作個仲裁

，昨天虎頭莊侯休、侯元兄弟兩人攔截咱們馬車，無故尋衅，經謝三弟把他們制住，本待各人廢他一臂，以示薄懲，兄弟因龍眠山莊和虎頭莊向無過節，侯敞新喪，不願傷了兩家和氣，就要謝三弟把他們放了，不料他們竟然把暴老哥攛掇出來，又在此攔住兄弟車子，暴老哥和謝三弟一言不合，動上了手，謝三弟傷在『大風掌』下；兄弟正在向老哥論理，龍眠山莊一向和江湖同道毫無過節，白虎門一再向兄弟尋衅，究是所爲何來？暴老哥還沒答話，寧敎主就趕來了。兄弟認爲咱們皖西三英，眞要有甚麼地方開罪了白虎門，暴老哥只要說出原因來，李某兄弟自當負荊謝罪，如果暴老哥只是聽信侯休兄弟一面之詞，說不出理由，那麼就請暴老哥帶着侯休兄弟離去，仍然不傷雙方和氣，不知寧敎主以爲如何？」

寧勝天手捋長鬚，頷首道：「江湖同道，自以不傷和氣爲是。」一面回頭道：「暴老哥，你意下如何？」

他這口氣，聽來稍稍偏向李天雲，但他當然另有目的，那是希望暴本仁同侯休兄弟離開了。

暴本仁聞言洪笑一聲道：「寧敎主可知兄弟做甚麼來的嗎？」

寧敎主哦了一聲，問道：「李老哥要兄弟替二位作個調人，兄弟自然也要聽聽暴老哥的意見了。」

暴本仁嘿然道：「誠如李老哥所說，白虎門和龍眠山莊並無過節可言，寧敎主也已知道侯師弟是死在旋風花手裏的，侯休兄弟兩人心急父仇，到處打聽旋風花下落，昨天得到的消息，旋風花已爲皖西三俠所擒，才找上皖西三俠……」

「哈哈！」李天雲大笑道：「旋風花落到李某兄弟的手上，此話不知是聽誰說的？」

寧勝天道：「李兄且聽暴老哥把話說完了。」

暴本仁續道：「兄弟聽說李老哥也被旋風花擊中胸口，幸而有家傳護心鏡護胸，得以不死，按說理該同仇敵愾，不料皖西三俠沒把侯休兄弟放在眼裏，還要廢去他們各人一條臂膀，後來縱然釋放，但白虎門下，如此受人欺侮，兄弟焉得不問？不過這場過節，旣由寧敎主出面，兩家過節，衝着你寧敎主金面，自可揭開，但旋風花殺了侯師弟，侯休兄弟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而且此人並沒傷了李老哥，是以對李老哥來說，並無深仇大恨可言，因此也希望李老哥顧全江湖義氣，把旋飛花交出來，不知李老哥是否同意？」

這些話他說得理直氣壯，自是無懈可擊。

李天雲不待寧勝天開口，微微一笑道：「侯休兄弟只是聽人傳言，傳言豈可輕信？」

暴本仁洪笑道：「那麼李老哥三位是不是沒有擒到旋風花？」

李天雲道：「暴掌門人也相信李某擒到了旋風花？」

他一直沒有正面回答，就使人懷疑他故意避重就輕。

暴本仁怒聲道：「江湖中人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李老哥擒住了旋風花，就不用推托，沒有擒住，就該明白見告，何用呑呑吐吐？」

李天雲微哂道：「暴掌門人肯相信李某說的話嗎？」

寧勝天道：「李兄堂堂皖西三俠之首，龍眠山莊威震江湖，說出來的話，自是可信。」

「好！」李天雲道：「有寧敎主這句話就好，兄弟確是追踪旋風花來的，但他在鳳陽以西突然失踪，再也沒有他的踪影，諸位大概都是找他來的，兄弟眼看徒勞無功，才回轉敝莊，不料却有人謠言李某已經把他擒獲，這話眞是從何說起？」

暴本仁道：「李老哥旣然沒有把他擒獲，不知車中還有甚麼人？」

李天雲怒聲道：「暴掌門人認爲李某車中窩藏了旋風花嗎？」

暴本仁道：「車上若是沒有旋風花，何妨讓老夫瞧瞧？」

李天雲勃然變色道：「暴掌門人可是要搜李某的車嗎？」

寧勝天微微一笑擺手道：「李老哥，旋風花在短短的三個月之間，連續殺害了不少江湖同道，敝敎總護法金維能也死在他的旋風花下，兄弟幾次圍緝，都被他兔脫，不瞞李兄說，兄弟也風聞傳言，旋風花已經落在李兄手中，兄弟雖然不敢完全相信，但也不能無疑，才趕來的，這叫做衆口鑠金，李兄如果沒有擒到旋風花，讓大家看看車上，正是澄清謠傳的最好明證了。」

直到此時，他才說出來意，而且也附和暴本仁，要看看車上有沒有人？

李天雲臉色微變，重重哼了一聲，說道：「李某生平一向言出如山，方才已經說得很明白，李某兄弟並沒有擒獲旋風花，車內何來旋風花？寧敎主和暴掌門人相信也好，不信也好，若要搜看李某車子，那就是小覷李某，這個恕李某無法答應，也是無法容忍之事。」

他方才故意避重就輕，現在又斷然拒絕，那是因爲車中已經沒有人了（沒有南宮靖，霍天柱依然在車上），多拖延一段時間，就可以讓李小雲和南宮靖走得遠一些，他們就無法追得上了。

寧勝天眼看李天雲口氣強硬，心中不無趑趄，再說皖西三俠一身武功甚是了得，一旦鬧翻了，不僅和皖西三俠結下樑子，還連帶得罪了形意、八卦、武功三個門派，何況李天雲和黃山萬青峯乃是姻親，這一來，豈非把江南武林同道都得罪了？想到這裏，一手捋鬚，作聲不得。

暴本仁沉笑道：「李天雲，你若非心虛，怎會不肯讓咱們瞧瞧？」

李天雲突然敞笑一聲，目光凝聚，沉喝道：「暴本仁，看來昨天侯休兄弟攔阻李某車子，也是出於你的授意的了，你一再尋衅，方才掌傷我謝三弟在先，李某爲了息事寧人，已經告訴你車上沒有旋風花，你又藉口要搜看我李某車子，一個人容忍也有限度，白虎門旣然沒把龍眠山莊放在眼裏，李某兄弟也不是怕事的人，你只管劃下道來，李某接着就是了。」

一面回頭朝寧勝天拱拱手道：「寧敎主，兄弟仍想請你老哥担任咱們兩家的公證人，兄弟和暴掌門已非片言可以和解，

除了放手一搏，別無善策，江湖上本有勝者爲强這句話，兄弟落敗了，龍眠山莊的車子，自然任由暴掌門人搜看，如若兄弟僥倖獲勝，暴掌門又如何說法呢？」

他故意和暴本仁翻臉，那是因爲和白虎門的樑子已經結定了，要寧勝天担任公證人，是爲了穩住紅燈敎的人。

暴本仁沒待寧勝天開口，洪聲道：「老夫落敗了，拍屁股就走，不再搜看你的車子。」

謝東山運功早已完畢，一直守在車旁，聞言冷笑一聲，接口道：「天下那有如此便宜的事？姓暴的，你落敗了！要走可以，但得留下一條右臂。」

暴本仁雙目圓睜，精光四射，厲聲道：「老夫勝了，李天雲是否也留下一條右臂？」

謝東山道：「這話是謝某說的，你只要勝了我大哥，謝某就把右臂奉上。」

就在此時，只見一個灰衣人從林中走出，此人好快的身法，他走簡直比跑還快，大家連人影還沒看清，他已經走到了暴本仁的面前。

那是一個頭盤小辮，頦下留一把山羊鬍子的灰衣老頭。這人看去已有六七十歲，個子矮小，身上穿一套灰衣褲，左手拿一支竹根旱烟管，看去像個莊稼老頭兒，這一站到暴本仁面前，幾乎只到暴本仁的胸口。

所有在場的人，誰都不認識此人是誰，但只要見他身法之快，就可看出他一身造詣極爲驚人了！

暴本仁久經大敵，身前微風一颯，他已往後疾退一步，洪喝一聲道：「你是何人？」

莊稼老頭瞧着他問道：「你就是白虎門的白虎神暴掌門人？」

暴本仁目注莊稼老頭，沉聲道：「你有甚麼事？」

莊稼老頭道：「老漢問你是不是暴掌門人？你還沒有回答老漢。」

暴本仁道：「老夫正是暴某。」

莊稼老頭道：「那就好，老漢師侄就是傷在你暴掌門人『大風掌』下的了？」

暴本仁洪笑道：「江湖上傷在老夫掌下的人何可勝數，你師侄叫什麼名字？」

莊稼老漢吸了口旱烟，噴着滿咀白烟，說道：「半個時辰前，你用『大風掌』傷了什麼人？」

暴本仁哼了一聲道：「你說的是風雲刀柴崑？」

他此言一出，聽得李天雲暗暗哦了一聲，王三元奉乃父王長林（王長記車行掌櫃）趕來報訊，曾說金刀莊和虎頭莊兩撥人一早出城，可能會在前途設伏，但虎頭莊的人在這裏攔路，始終不曾看到金刀莊的人出面，原來他們兩撥人狹路相遇，已經交過手了，風雲刀柴崑已傷在暴本仁的「大風掌」下，難怪始終不見金刀莊的人了。

莊稼老頭道：「那就不錯。」

暴本仁沉哼道：「老夫要柴崑讓路，他竟敢對老夫出言不遜，老夫只要他躺下，讓人把他抬走，已那夠客氣了。」

莊稼老頭連連點頭道：「那是柴崑不對，遇上白虎神不肯讓走，還出言不遜，實在該死，這也只能怪他學藝不精，死了也怨不得誰。」

暴本仁給他這麼一說，一時倒不知如何說好？

莊稼老頭又道：「但他沒有死，傷得半死不活，給人抬了回去，眞是給師門丟人現眼了，所以老漢要來問個明白。」

暴本仁瞋目道：「你是柴崑的師叔，問明白了又待怎的？」

莊稼老頭道：「柴崑師父早已就死了，只剩下老漢一個師叔，暴掌門人敎訓了他，他師父無法向你賠禮，就只好由老漢向你暴掌門人賠禮了。」

暴本仁道：「你……」

莊稼老頭拱拱手道：「暴掌門人代我死去的師兄敎訓了柴崑，老漢是特來致謝的。」說完又連連拱手。

暴本仁突然大喝一聲，右掌朝那莊稼老頭當頭劈落！

但他「大風掌」堪堪出手，忽然沉哼一聲，高大身軀往後連退了三步，臉色劇變，厲聲道：「無形刀，你……」

莊稼老頭連忙接口道：「老漢謝過了，那就失陪。」

掉頭就走，他明明是一步步的走去，但腳下之快，就是一般人奔行，也及不上他，轉眼工夫，就已走得沒了影子！

暴本仁一手掩胸，沉喝一聲：「咱們走。」

謝東山看他情形，已可證明他傷在莊稼老頭的「無形刀」下，心頭大感痛快，朗笑道：「暴本仁，你不想和大哥交手了嗎？」

暴本仁連頭也不回，哼道：「姓謝的，老夫中人暗算，咱們這段樑子，老夫不會忘記的。」

一路奔行而去，侯休，侯元那敢停留，也急忙跟着奔去。

李天雲看得暗暗驚心，自己先前還安排讓霍三弟去對付金刀門，設若沒有暴本仁掌傷風雲刀柴崑在先，這莊稼老頭憑自己三人也絕非人家對手。

暴本仁一走，只剩下紅燈敎主一干人了。

李天雲朝寧勝天拱拱手道：「寧敎主也是衝着兄弟來的，不知兄弟說的話，寧敎主是否信得過？」

寧勝天早已盤算過，如果旋風花確在車上，就算和龍眠山鬧翻了，也理屈在彼，萬一車上果眞沒有旋風花，那麼和龍眠山莊結下樑子，實是不智之舉，聞言呵呵一笑道：「兄弟和李老哥相識多年，李老哥說的話，自然可信，兄弟少陪。」

李天雲道：「寧敎主請留步。」

寧勝天問道：「李老哥還有什麼見敎嗎？」

李天雲道：「二弟，你下來。」

霍天柱打開車門，一躍下車，拱手道：「大哥有何吩咐？」

李天雲含笑道：「寧敎主雖然信得過愚兄，但總是聽了江湖傳言趕來的，咱們兄弟和寧敎主一向是道義論交，咱們沒擒獲旋風花，車上也沒有旋風花，正好請寧敎主作個見證，謠傳自可不攻自破，也免得江湖同道再誤會咱們兄弟，你把車廂門打開了，讓寧敎主霍、老哥、以及四位香

主瞧瞧。」

霍天柱躍下之時，車門並沒掩上，原也含有讓寧勝天看到車中無人之意，經大哥一說，立即應了聲是，依言把車廂門打了開來。

其實不用他打開，寧勝天也看到了，不覺呵呵大笑道：「兄弟聽到傳言，也只是來跟李老哥請問一聲的，難道兄弟還信不過皖西三俠，李兄這不是見外了嗎？」說完，抱抱拳道：「如此看來，這謠傳只怕是旋風花故意放出來的空氣了，兄弟失陪了。」手柱龍頭杖，當先行去。他身後五人也像一陣風般跟着走了。

李天雲道：「二弟，三弟，咱們上車吧。」

× × ×

車轔轔，馬蕭蕭。一條滾滾黃塵，沿着大路遠去。

右首疏林間，忽然像魅影般閃出兩條人影！

那是兩個花白頭髮的老太婆。一個戴着黑絨包頭，身穿藍布夾襖，一張臉上佈滿直條皺紋，一手挽着一隻竹籃，卻用一塊舊布覆着，不知籃裏放的是什麼東西。

一個生成一張馬臉，雙顴聳起，不但耳朵戴着一副大金環，滿頭都插了珠翠，六寸金蓮，穿了一雙大紅綉花鞋子，連手上也拿着一方尺許長的大紅手帕。

兩人走在一起，顯得有些不倫不類，她們正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三姑六婆中人物，縫窮婆和劉媒婆。

三姑六婆，只是江湖上人對她們的通稱，把九個不同類型的人物——三個「姑」」和六個「婆」扯在一起。

三姑，是道姑、尼姑、藥姑，都是白道中人，平日不相往來。

只有六婆，才是邪派人物，原先也並不相識，但是在江湖上成了名之後，因為同是六婆中人，臭味相投，就從此結成一黨。

這六婆是：縫窮婆、賣花婆，王牙婆，閻佛婆，劉媒婆，孫虔婆。從她們結為姐妹，自成一黨，尤其各有一手獨門絕技，在大江南北，黑白兩道中，只要提起六婆，可沒人敢招惹她們。

閒言表過，卻說兩人閃出疏林，劉媒婆霎着三角眼，楞楞的道：「這小子會不在車裏？難道會是傳聞失實。」

縫窮婆哼道：「無風不起浪，如果車中沒有旋風花，李天雲三個大男人何用僱一輛馬車？」

劉媒婆道：「但車上明明沒有人。」

縫窮婆道：「這也許是李天雲使的障眼法，他們可能有人中途下了車。」

劉媒婆一怔道：「皖西三俠不是都在車上吧？」

縫窮婆一臉皺紋中綻出了一絲詭笑，緩緩說道：「李天雲不是有一個女兒嗎？她人呢？」

劉媒婆三角眼中異光閃動，說道：「申大姐是說他女兒把那小子帶走了。」

縫窮婆道：「我看八九不離十。」

劉媒婆道：「但那姓南宮的小子武功高出李天雲女兒甚多！」

縫窮婆看了她一眼，輕哼一聲，問道：「老五，妳是幹什麼的，怎麼連這點都想不出來！」

劉媒婆眼珠一轉，不覺呷呷尖笑起來，說道：「美人計，沒錯，這叫做英雄難過美人關，還虧他李天雲是皖西三俠之首，為了……呷呷呷，居然不擇手段，要他女兒使美人計。」

縫窮婆哼道：「妳以為白道中人，就不存覬覦之心？堂堂少林寺羅漢堂的首席長老，不是也軋上了一脚？」

劉媒婆道：「申大姐既然認為李天雲使的是調虎離山之計，咱們就找他小丫頭去。」

「刷！」這是極其輕微的聲音，响聲起自兩人身後。

縫窮婆沉喝一聲：「什麼人！」身隨聲轉，一下向左旋出，轉過身去。而媒婆也不待慢，幾乎是同時轉過了身去。

兩人的目光也一起投注到一個人的身上，這人就面對着她們站在林下。

那是一個身穿綠色長袍的矮小老者，古銅臉，頦下留一把白髯，看去神情極為詫異。

這人能在縫窮婆，劉媒婆兩個高手不知不覺間到了她們身後，一身武功造詣顯然極高，那麼方才極其輕微的那聲「刷」，敢情是他故意弄出聲音來的了。

綠袍老者那張古銅臉上擠出一絲笑容，朝兩人拱拱手道：「眞對不住，老朽驚動兩位大嫂，打擾兩位的談話了。」

縫窮婆目光直注，冷冷的問道：「你聽到了什麼？」

綠袍老者含笑道：「老朽剛來，二位大嫂談些什麼，老朽怎麼會聽到。」

劉媒婆問道：「你是什麼人？」

綠袍老叟陪笑道：「老朽只是敝主人手下的一名管事而已！」

劉媒婆又道：「你主人是誰？」

綠袍老叟笑了笑道：「主人就是主人，老朽只是主人手下一名管事，怎敢稱呼主人的名號。」

縫窮婆道：「你來此何事？」

綠袍老叟口中「哦」了一聲，忙道：「老朽只顧說話，差點誤了大事。」

縫窮婆心中一動，不待他說下去，就截着問道：「你說的是什麼大事？」

綠袍老叟目光打量着兩人，問道：「二位大嫂，可是縫窮婆，劉媒婆嗎？」

縫窮婆道：「你問這幹嗎？」

綠袍老叟說道：「老朽是專程找人來的。」

縫窮婆道：「你找咱們有什麼事？」

綠袍老叟喜道：「二位大嫂果然就是縫窮婆，劉媒婆了！」說着連連拱手道：「老朽久聞二位大嫂大名，總算給老朽找着了。」

縫窮婆道：「你還沒說找咱們有什麼事。」

綠袍老叟說道：「老朽只是主人手下一名管事，自然是奉主人之命來找二位的了。」

縫窮婆道：「你主人找咱們何事？」

綠袍老叟道：「主人有什麼事，老朽自然不敢多問，他吩咐老朽來找二位，老朽就來找二位了。」

劉媒婆道：「你主人總交代了你什麼話吧？」

綠袍老叟道：「是，是，主人是交代老朽，要見見二位，老朽是專程來請二位的。」

縫窮婆道：「你的意思是要咱們隨你去。」

綠袍老叟連連拱手道：「勞駕，勞駕，務請二位大嫂枉駕一行！」

縫窮婆當然想得到這綠袍老叟身手極高，那麼他主人的武功，自然更高，只不知他主人究是什麼人？一面冷然道：「你主人要見咱們，自該由他親自來見咱們，為什麼要咱們去見他。」

「哦？」綠袍老叟張開了口，發出哦聲，這表情好像是縫窮婆不該這樣說話的，接着說道：「主人是何等人物？他要見的人，自然該由老朽領着去晉見，主人怎麼會親自來呢？」

聽他的口氣，他主人果然是一位大人物。

縫窮婆嘿然道：「老婆子無求於他，為什麼要去？」

綠袍老叟一臉惶急之色，怫然道：「大嫂怎麼可以這樣說話？主人金令，言出如山，二位怎麼可以不去？」

縫窮婆道：「咱們不去呢？」

「不成。」綠袍老叟口氣極為堅決，說道：「二位非去不可。」

劉媒婆呷呷尖笑道：「你能强迫咱們去嗎？」

綠袍老叟道：「主人交付過老朽的事情，老朽非辦妥不可，不然，教老朽如何向主人交差。」

劉媒婆手中紅巾朝綠袍老叟一甩，呷呷尖笑道：「你怎麼能請得動咱們兩個老婆子呢？」

她是用毒的行家，這紅巾一甩，當然使上了毒！

綠袍老叟鼻子掀動，朝空中聞了聞，忽然笑道：「劉大嫂用的是唐門隨風散，這點毒如何毒得死老朽，就是唐門最毒的七色散，也難不到老朽。」

劉媒婆想不到他還敢向空中去聞，而且一口叫出自己使的是唐門隨風散，心頭不覺一驚。

縫窮婆左手一伸，朝劉媒婆連連搖手說道：「老五，看來他果然是不怕劇毒的了。」

她手是朝着劉媒婆搖的，但五根手指卻領着綠袍老叟的眼神晃動，一面徐徐說道：「這位管事說得沒錯，他主人交代他來請咱們的，咱們如果不去，他如何去向主人交差呢？依老婆子看，咱們老姐妹兩個就跟他去見見他主人也好，老管事，你說這樣可好？」

綠袍老者點點頭道：「是，是，是極，兩位那是答應跟老朽去了。」

縫窮婆一臉皺紋都綻了起笑容，說道：「老婆子答應去，自然去了，不過你管事先請在大石上坐息一回……」

她的話聲，又柔又輕，好像哄小孩睡覺一樣，有着催眠作用。

「好，好！」綠袍老叟道：「老朽就坐下來等妳們。」

他果然依言在附近一方大石上坐了下來。

劉媒婆呷呷笑道：「申大姐，還是妳行。」

縫窮婆陰沉一笑道：「行了，他『脈宗』，『幽囚』，『血阻』三處穴道已中了我的迷魂針，現在可以問問他主人是誰了。」

綠袍老者忽然站起身來，說道：「誰說老朽三處穴道中了針。」

他這一站起，只見從他綠袍胸腹間，緩緩鑽出三支比綉花針還細的鋼針，一點一點的長了出來，好像是從他身上把針推出來的一般，話聲剛剛說完，三支三寸長的鋼針，已經全露出來了。

綠袍老者繼續道：「至於妳們要問我主人是誰？去了不就知道了嗎？妳們瞧，老朽不是連馬車都給妳們準備好了嗎？」

縫窮婆、劉媒婆聽得悚然一驚，急忙後退了兩步，兩人並肩站定，暗自運功戒備。

綠袍老者也沒去理會她們，只是撮口發出一聲唿哨，接着只聽蹄聲得得，車輪轆轆，果見一匹黃驃馬駄着一輛篷車，迅快的奔馳過來，一直來到綠袍老者身邊，才行停住。

綠袍老者拍拍馬頰，含笑道：「累你久等了，咱們就可以上路了。」

回身朝縫窮婆、劉媒婆兩人笑了笑，招呼道：「兩位大嫂可以上車了。」

他好像兩人一定會上車的一般。

縫窮婆、劉媒婆都是從小姑娘就闖蕩江湖，幾十年來，什麼陣仗沒有見過，但像今天這樣的事情，眞還是第一次遇上！尤其這位綠袍老者不怕劇毒，不懼「攝心術」，迷魂針打中穴道，還會自動從體內鑽出來，豈不使人感到莫測高深？

現在兩人心知今天遇上了扎手人物，就在綠袍老者向她們招手之際，兩人不約而同刷的一聲，亮出兵刃來。

縫窮婆從竹籃中取出來的是一柄兩尺長的金交剪，雙手一分，金交剪變成了兩把金刀。劉媒婆從身邊取出來的是一支尺許長的魚腸劍。

縫窮婆冷聲道：「老頭，看來你果然有點門道，但咱們兩個老婆子也不是好惹的。」

綠袍老者朝她們笑了笑道：「二位大嫂何必動刀子？老朽是奉命來請妳們的，動刀動劍多不夠意思？」

口中說着，人影一晃，快得如同魅影，一下就閃到兩人中間。

縫窮婆、劉媒婆一身武功原也不弱，但她們連人影都沒看清楚，已被人家制住穴道，遑論出手了。

綠袍老者一手一個，抓起兩人，轉身走近馬車，把她們放入車廂，然後躍上前座，伸手一抖繮繩，黃驃馬立即洒開四蹄，拖着篷車，絕塵而去。

× × ×

李小雲飛出車廂，落到地上，眼看南宮靖也跟着飛落身邊，這就叫了聲：「喂，快跟我來。」

雙足一點，縱身往林中投去。

南宮靖心智被迷，妳要他跟着妳走，他就一路跟着妳走。

李小雲因爹再三囑咐，這一路上務必小心，不可絲毫大意。（未完・六）

俠義傳奇小說

霹靂無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練青霞被金銀甲人圍困，逼向燒窰方向，入了燒窰內，金銀甲人又再將她逼入燒窰內的燒窰，即窰中窰內將她困住，然後用圍牆堵死，而窰內有照明燈亦有透氣洞，不致窒息，金銀甲人的目的是以她為餌，再引長孫無忌和燕十三來一起囚住……而燕十三等人已在天塹那邊瞭望，長孫無忌也已趕來，變方會在一起，見天塹橫跨飛藤，證明練青霞已趕了過去，但又不見動靜，又見烟團升起，首先長孫無忌趕過去，繼而燕十三等也攀藤過去，見有打鬥痕跡，證明練青霞和他們動過手，又見有白布條說明練青霞在此，經過找尋知道她困在窰內……

不慎沾毒氣　求治找唐門

「沒有別的地方去，只好跑到這兒來了。」燕十三手按窰壁。「看來你要比我幸運，窰沒有給燒火。」

練青霞道：「幸而沒有，否則相信也沒有一個童青那樣的人將我救出去。」

燕十三道：「我實在不明白他們將你這樣困在這裏，難道就是要等我們來將你救出去？」

練青霞反問：「那兩個分別身穿金銀甲的人不在外面？」

「外面似乎只有我們。」

「他們若是目的在滅我威風，已經達到了。」練青霞冷笑。「盈盈纖纖兩個怎麽說話。」

「她們人還未到。」

練青霞奇怪接問：「那除了你，還有什麽人？」

燕十三不以為意，直說：「長孫無忌。」

「什麽？長孫無忌？」練青霞叫出來。「他真的跑到這裏來了？」

「據說是朝廷派他到來。」

「師父不會這樣做的，這一定不是師父的主意。」練青霞的語聲顯得有些激動。

燕十三聽着奇怪道：「多一個人帮忙不是更好？」

「你知道什麽？」

燕十三試探着問：「長孫無忌並不是朝廷的人？」

「當然不是。」練青霞歎了一口氣。「你是江湖人，不會明白的了。」

燕十三淡然道：「我只知道毒氣毒害生靈，必須及早解決。」

練青霞沉默下去，燕十三接問：「堵塞進口的牆壁就是那兩個身穿金銀甲的人？」

練青霞立即道：「這兩個人力大無窮，你莫以為他們身穿盔甲行動便會緩慢。」

燕十三道：「當日在景德鎮將我困在燒窰內的不用說就是他們了。」

練青霞突然問：「你不是說過要放手不管的。」

「有這種事？」燕十三打了一個哈哈。「怎麽我完全沒有印象。」

「我知道你俠胆仁心，是絕不會那樣做的。」練青霞又歎了一口氣。「童青——」

「這個人不是已經死了。」

「是我害死他的。」

燕十三轉問：「燒窰裏有沒有比較薄弱的地方？」

練青霞尚未回答，長孫無忌已然在外窰的進口出現，揚聲道：「練無情就是在窰中窰內？」

燕十三應道：「只是給困在窰內。」

長孫無忌沉吟道：「這有什麽目的，難道在誘我們進入這座燒窰？」

燕十三想想。「似乎就是了，你四面看過，沒有看到其他人？」

長孫無忌道：「沒有。」

燕十三又想想。「窰外也沒有牆壁，而即使他們能夠將進口封閉，這麽大的一個窰要將之燒起來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長孫無忌道：「以你我的內力，要將這座窰拆掉相信也不會太困難。」

燕十三接道：「何況我們還有人接應？」

長孫無忌道：「我們同時到來相信是他們意料之外。」

燕十三目光一掃。「這個險看來是要冒一冒的了。」

長孫無忌道：「你可以等你的人到來才動手。」語聲一落，身形疾展，迅速掠到封閉內窰進口的牆壁前。

他一把抓住第一面牆壁的一角，內力運行，才一動便發覺只憑他一個人的內力，要將之移動，除非有一個可以做到四兩撥千斤的辦法。

燕十三心中早已有數，與之同時，身形倒翻，落在另一邊，探手抓住了牆壁的另一角。

兩人不約而同，齊喝一聲，內力齊透，那面牆壁終於被提起來，兩人也不約而同，

隨即把手一揮，將那面牆壁擲了出去。

雖然擲得不遠，但牆壁撞在地上，「轟」然巨响，整塊地面亦為之震動，甚是嚇人。

兩人相顧一眼，隨即探手抓向第二塊，依樣畫葫蘆擲出，然後第三塊。

到第三塊擲出，練青霞亦從窰口出現，不由自主發出一聲歡呼，燕十三長孫無忌却已不由得喘一口氣。

他們到底不是內力見長，那三面牆壁事實都非常沉重，每移動一面，他們都必須全力施為。

一口氣還未喘過，他們便聽到霹靂也似的兩聲巨响從外窰傳來，回頭一看同時他們一口眞氣亦提起，連練青霞也沒有例外，一齊便要往窰外撲去。

他們已然肯定這的確是一個陷阱，這個陷阱現在終於發動。

身形還未開展，他們便不由自主一齊發出了一聲驚呼，以他們的胆色，能够令他們驚呼的事情相信不多。

外窰的牆壁也就在他們驚呼聲中排山倒海般，「轟轟發發」地倒塌。

非獨外窰的進口，周圍亦在倒塌的磚石轟擊下，燕十三長孫無忌當機立斷，一齊往後倒退，退進內窰內，這已是他們唯一的出路。

他們才退進去，磚石已紛紛撞擊在地上，塵土飛揚，轟擊聲响震耳欲聾。

眨眼間磚石已然將內窰的進口完全堵塞。

× × ×

燕十三長孫無忌才將第一面牆壁擲在地上，土窰進口旁邊的兩堆磚石便崩落，那兩堆磚石堆放得毫不起眼，所以燕十三長孫無忌都沒有在意，更加想不到金銀甲人就藏在其中。

這金銀甲人非獨力大無窮，而且擅於潛藏的技倆，練青霞所以出其不意為他們所算，燕十三長孫無忌也竟然不例外。

牆壁被擲撞地面，在窰內迴音激盪，窰外磚石崩落的聲响亦被掩蓋，燕十三長孫無忌並無所覺。

到第二面牆壁被擲落地面，金銀甲人已抓起了磚石中的一塊連着鐵鍊的巨石蓄勢待發。

第三面牆壁落下，金銀甲人手揮鐵鍊亦將巨石擲出，那兩塊巨石就像是流星鎚般曳着鐵鍊飛撞在外窰的壁上，不偏不倚，正中外窰最重要的兩個支點。

這個燒窰的構造他們當然很清楚。

最重要的兩個支點一碎，整個燒窰立時倒塌，長孫無忌燕十三的被迫退入內窰內，當然也是在他們的計劃之中，意料之中。

他們隨即仰天大笑起來，也就在他們的笑聲中一條人影天馬行空般掠至。

來人也是在他們意料之內，所以他們一些也不驚奇，金甲人接一聲：「書生，看你的了。」

這來的正是毒書生諸葛胆，手中托着一個光滑的小瓷球，越過碎磚堆，飛掠上內窰的頂端，一扳拉開了一個小洞。

陽光立時從那個小洞射進去，聚成一條光柱，正射在燕十三三人的面上。

燕十三三人聽得聲响，自然抬首望去，看見是諸葛胆，燕十三不由嘟喃一聲：「果然是一個陷阱。」

長孫無忌不由問：「是什麼人？」

「毒書生諸葛胆。」練青霞微喟：「據說他毒的只是手段心腸，沒有用什麼毒藥暗器。」

長孫無忌冷笑：「有也不要緊。」

「既然不要緊，我只好用了。」諸葛胆的臉在小洞消失同時，那個瓷球便在小洞出現，流星般射下來。

燕十三目光及處，一聲「小心」才出口，練青霞身子已往上拔起來，彎刀迎向那個瓷球。

「毒氣碰不得——」燕十三倉惶急喝，身形拔起。

長孫無忌一聽面色亦大變，身形同時拔起來。

練青霞那刹那亦看出是一個瓷球，可是她急於有所表現，反應與刀勢實在太快，半空中刀勢雖然硬硬收住，刀尖仍然在瓷球上劃了一條小縫，一縷雖然淡，却極其色彩，血絲也似的毒烟從中洩出，落在練青霞的左掌上。

她左掌往眼前一擋也是一種極其自然的反應，也所以毒烟才沒有落在她面上。

那刹那練青霞只感覺一陣刺痛，目光及處，只看見那縷血絲也似的毒烟竟然往肌膚內滲進去。

這一驚非同小可，她一驚之下當機立斷，內力隨即透到左掌上。

她的內力也實在不錯，硬硬將那縷滲進肌膚內的毒烟迫出來，右手刀柄隨落，連封了左臂六處穴道。

與之同時，她的身子已摔落地上，那個瓷球却沒有跟着落下，那縷被她以內力迫出肌膚的毒烟也沒有。

毒烟與瓷球已然被燕十三長孫無忌的內力裹束起來，停留在半空中。

長孫無忌燕十三不約而同，人在半空，左掌齊出，一股內力亦同時送出。

他們也是全力施為，兩股內力匯在一起，凌空將那個瓷球與外洩的那縷毒烟裹束住，身形順其自然飄落在地上。

那個瓷球被他們的內力束裹着，停留在半空，仍然在轉動，由快而慢，終於停止。

他們的內力用得也恰到好處，雖然之前沒有合作過，到底是高手中的高手，判斷準確，內力循環交替，一些壓力也沒有加在那個瓷球上。

以那個瓷球的厚薄，他們若不是合作得這麼好，早已被他們的內力壓碎。

藏在瓷球內的毒氣是必會同時四散，那即使他們的內力再好，也難以將四散的毒氣束起來。

他們右手蓄勢待發，隨時應付毒書生突來的襲擊，毒書生却在擲下那個瓷球的同時，將窰頂的小洞關上，凌空倒翻了出去。

他就是知道毒氣的厲害，唯恐燕十三長孫無忌將瓷球反擲出來。

人在半空，他便一聲說道：「還不快走？」

金銀甲人也担心毒氣洩出，他們雖然身穿盔甲，那種毒氣却是無孔不入，可是他們還未動身，盈盈纖纖嚴拾生便已趕到來。

盈盈纖纖越過那個天塹固然不容易，嚴拾生更加困難，雖然盈盈纖纖沒有乘機作弄他，驚恐之下他還是大呼小叫的，就是看見他這樣，盈盈纖纖才沒有離開，等他越過了那個天塹才會合向這邊趕來。

以燕十三長孫無忌的身手，她們實在很放心，若是燕十三長孫無忌也解決不了的事情，多她們兩個也無濟於事，却不知道有她們在場，只憑她們手中兩柄寶劍便足以解決封閉窰中窰的牆壁，而燕十三長孫無忌只要有一個在外窰外，金銀甲人的行動亦未心會這樣成功，毒書生只怕連擲瓷球進內窰的機會也沒有。

她們就是想着縱使有事情發生也一定會被燕十三長孫無忌迅速解決，趕去也是趁熱鬧，走來也沒有多大起勁，一直到霹靂巨响傳來，才急急探前。

嚴拾生也是盈盈纖纖那樣想，甚至還出言叫盈盈纖纖不用着急，在他的心目中，沒有燕十三解決不了的事情，何況燕十三之外，還有長孫無忌。

對長孫無忌他雖然沒有多大好感，却不能不承認長孫無忌也是一個高手。

盈盈纖纖身形急了，他也只好快起來，當然亦想到事情有變。

看見金銀甲人，盈盈纖纖齊皆一怔，與她們纖細的身形相比，金銀甲人簡直天神一樣。

金銀甲人看見來的是兩個少女，都有些輕視，金甲人甚至對銀甲人笑說：「兩個女娃子，殺掉了才走無妨。」

銀甲人道：「只怕毒烟洩出。」

金甲人搖頭。「你我出其不意，突然來一拳，花不了多少時間。」

「也是——」銀甲人應聲緩緩轉身，行動看似笨拙，但突然一拳，却是既迅速且強勁。

他攻擊的是盈盈，金甲人亦同時揮拳攻向纖纖。

看見她們以劍來擋，金銀甲人心頭大樂，他們的盔甲並不是一般刀劍能够砍得進去，他們的氣力也不是盈盈纖纖能够抵受得住。

雙劍烈日下閃動着奪目的光華，金甲人到底比較小心眼利，突然叫出來：「小心她們的劍！」

語聲出口同時他身形亦暴退，揮出的一拳雖然收不來，亦因為身形暴退只差一點沒有與纖纖的寶劍接觸。

銀甲人沒有他的反應那麼快，那刹那右拳迎上利劍。

劍被他驚人的內力震開，他右拳裹着的銀甲，亦迎劍被剖開，鮮血從中冒射出來。

他一痛驚呼，身形暴退，在他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金甲人急問：「怎樣了——」一面在纖纖長劍急攻中倒退，

銀甲人應聲道：「還好，她們用的是削鐵如泥的寶劍，幸好這個女娃子內力不足。」

盈盈內力若是足够，縱然劍一樣被震開，銀甲人的右拳也非斷下來不可。

說話間銀甲人亦倒退了半丈，一連閃開了盈盈的十三劍急攻。

金甲人接道：「不宜久留，不宜戀戰，走——」

一聲走，銀甲人一個身子便倒滑出去，靴底的滑輪迅速彈出發揮作用。

金甲人也不慢，盈盈纖纖雙雙身形拔起追前，那邊嚴拾生亦大叫：「追上去，把他們拿下來。」

他一叫，盈盈纖纖反而停下，沒有再追前，轉掠向那邊內窰，她們方才是看見毒書生從外窰的頂上掠下來。

嚴拾生一見急問：「你們怎麼不追上去？他們雖然身穿盔甲，你們用的却是寶劍。」

盈盈截道：「你懂得什麼？」

「怎麼不懂，這是窮寇勿追，可是這也是唯一的綫索，敵人難得找到了，怎能不窮追究竟？」嚴拾生大嚷。

盈盈冷笑：「那你追下去，我們可要先看看燕大哥怎樣。」

嚴拾生道：「他運氣好，本領又高強，你以為死得了？」

盈盈道：「你再不追那個怪人便追不上的了。」

嚴拾生目光一轉，金銀甲人正迅速去遠，他又嚷道：「這麼快，我如何追得上去。」

話是這樣說，他還是追出，纖纖那邊即時嚷：「燕大哥在窰內。」

她人已在窰頂，從那些小圓洞看得清楚。

燕十三在窰內也聽得清楚，精神一振，呼道：「用劍將窰壁砍開？」

這句話出口，他右掌忙亦推出，綿密的內力再湧向那個瓷球。

長孫無忌却探手抓住了練青霞的右臂，一面道：「你小心。」

「放心——」燕十三雙掌盤旋，將長孫無忌的內力切斷，以一個人的內力將那個瓷球束在半空。

練青霞沒有掙扎，她的左掌這片刻竟然已變成青紫色，額上豆大的汗珠滾滾掉下。

她雖然將滲入肌膚血絲也似的毒烟迫出來，毒性仍然留在肌膚內，她也顯然已感覺到毒性繼續進襲，盡全力去抗拒。

那種毒原就是厲害，消蝕肌肉，其快無比，一經接觸，如蛆附骨，不是內力所能够完全迫出來。

長孫無忌燕十三看在眼內，心中有數，可是在這種環境中亦無計可施，目前更就必須先解決那個儲着毒氣的瓷球。

他們當中，又以燕十三的內力最好，長孫無忌雖然沒有說出來，心底已不能不承認，所以燕十三右掌推出，內力再透來，立即將那個瓷球交給燕十三處置，空出來的左手却仍然蓄勢戒備，以防萬一。

盈盈纖纖雙劍齊展，很快便在內窰壁上弄出了一個大缺口。

寶劍削鐵如泥，內窰的牆壁當然是輕易被割開，盈盈纖纖雖然極盡小心，磚碎還是不免有些掉進內窰內。

那些磚碎當然不會掉到瓷球上，稍為接近燕十三的都被長孫無忌揮掉撥落。

長孫無忌隨即一把抓緊練青霞，縱身拔起，從那個缺口掠出去。

燕十三這才一聲：「快離開這裏——

」雙掌以內力將那個瓷球送到地面，身形緊接拔起來，從那個缺口飛掠出窰外。

他雙掌雖然沒有接觸那個瓷球，但巳然感覺到那個瓷球在內力長時間的壓迫下，巳隨時會爆開。

他們絕無疑問巳盡心盡力而爲，極盡小心，但那個瓷球實在太薄，而且巳有了裂縫。

不出他所料，那個瓷球落在地上，才一滾轉便爆開，血紅色的毒烟迅速充滿那個內窰，緊接從缺口往外冒。

燕十三長孫無忌等五人這片刻巳遠離那個燒窰，迎風向山上掠去。

他們若是順風向而逃，那毒烟隨風吹來，不難會追上，逆風而去，最低限度少了這種顧慮。

一直掠到了山頂他們才停下，往下望去，只見血紅色的毒烟滾滾從內窰的缺口湧出，隨風飄送，碧綠的樹木叢襯托下，份外綺麗。

燕十三他們看着却只有不寒而慄的感覺，這個地方幸好並沒有民居，否則不知道又是多少條性命要無辜了。

練青霞一直是由長孫無忌扶持，也一直緊咬了牙齦，這下子看見大家都脫離險境，心頭一寬，到底忍不住發出了一聲呻吟。

燕十三目光一轉，問道：「練姑娘怎樣了？」

練青霞搖頭。「不要緊。」

燕十三淡然道：「現在不是逞勇的時候。」

練青霞道：「是我自找苦吃，非死不可的話也只好認命。」

燕十三道：「幸而你伸手擋住，毒烟沒有入眼，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練青霞道：「我寧可將手斬掉也不要做一個瞎子。」

盈盈插口道：「那你將手斬掉好了，省得麻煩。」

練青霞看她一眼。「要斬掉的時候我是會斬掉的。」

纖纖隨即道：「只怕斬掉也沒用，毒還是留在你體內，繼續滋長。」

練青霞冷笑。「大不了一條命。」

纖纖接問：「你眞的不怕死，你這麼年輕，巳經活膩了？」

練青霞沒有作聲，纖纖還要說什麼，燕十三巳揮手截住。

長孫無忌突然問：「燕兄可有什麼消毒的藥物。」

燕十三目光囘到纖纖盈盈面上。「藥物方面她們要比我清楚，隨身也帶着好幾種可以去毒生肌的。」

纖纖搖頭道：「沒用的，這種毒不同一般，她現在雖然封了穴道，毒性還是會蔓延。」

盈盈接道：「我們的藥物只能夠延長毒性蔓延的時間，但還是將手臂斬下來的簡單有效。」

燕十三只是問：「那沒有其他的辦法了？」

盈盈搖頭，「若是沒有，我們早巳經慫恿她這樣做。」

「這麼年輕沒了一條手臂，看着也難受。」纖纖接上口：「我們就是還有辦法才故意惹她生氣。」

練青霞冷冷的看着她們。

盈盈接觸她的目光，一笑：「你別這樣看我，那一個叫你盡擺官架子？」

纖纖截口道：「別說這些了，救人要緊。」隨即從腰囊取出兩個瓷瓶。

一個瓷瓶載着藥粉，另一個則載着藥丸，纖纖盈盈一個將藥粉倒在練青霞的左手裂縫上，一個則將藥丸放進練青霞口中，硬要練青霞嚥下。

這看來並沒有什麼作用，練青霞中毒的左掌還是青紫色。

長孫無忌這才問：「覺得怎樣？」

練青霞嘟喃道：「沒有方才的刺痛，却有一種昏眩的感覺。」

盈盈插口道：「你最好馬上睡着，睡覺也會令毒性的蔓延時間延長的。」

練青霞搖頭道：「我怎能够在這個時候……」

盈盈道：「你吃了那些藥丸，不睡覺也不成。」

「那些藥丸——」話還未說完，練青霞藥力巳發作，沉沉睡去。

盈盈看着她入睡，搖頭道：「你就是不明白，我們跟你說這許多話目的在要你分神，藥力才容易發作。」

長孫無忌插口道：「那種毒氣眞的是那麼厲害？」

盈盈道：「我們到過每一個毒氣爆發的地方，試驗過許多種藥物，方才給練大人敷服的丸藥巳經是我們所能够弄到的最好的一種。」

長孫無忌再問：「你們對藥物都很有認識啊。」

燕十三應道：「當今天下對藥物最認識的以我所知不過三個人。」

「藥聖，藥王，藥仙？」長孫無忌接問。

燕十三點點頭道：「她們是藥仙的女兒。」

長孫無忌點頭。「據說王而聖，聖而仙，若是藥仙也束手無策，那種毒氣也未免太厲害了。」

盈盈說道：「先父一生研究，以王道正藥爲主，對毒藥方面的認識其實還不足够。」

纖纖接道：「所以他還是很佩服一個人。」

「藥聖還是藥王？」長孫無忌接着問道。

纖纖搖頭。「是唐門的老祖宗。」

「川東唐門？」長孫無忌一怔。「據說天下用毒之精英莫過於川白唐門，以你們看毒氣的事與他亦可有關係？」

「沒有！」燕十三很肯定的囘答。

長孫無忌也不奇怪。「看來一開始你便巳留意唐門的了。」

燕十三也不否認，說道：「天下用毒之精既然莫過於唐門，不向唐門打聽又怎成？」

纖纖接道：「當然，唐門與燕大哥非親非故，若是燕大哥去打聽，就算有人肯囘答，亦未必是老實說話。」

長孫無忌道：「這是說，你們跟唐門多少有些關係，不是親也是故的了？」

纖纖道：「我們的姑娘也是對藥物很

有研究，與唐門的二少爺一見如故，二十年前便巳嫁入唐門，如今雖然丈夫死了，在唐門仍然有相當地位。」

長孫無忌點頭。「那她的說話應該是很可靠的，只是唐門對於那種毒氣怎會一無所知？」

「老祖宗時方去世，唐門的人根本對外面的事情提不起興趣。」纖纖歎了一口氣，「唐門現在所剩的巳全都是寡婦。」

長孫無忌一怔沉吟道：「不知道他們對藥物有沒有相當認識？」

纖纖冷笑一聲。「若是沒有，我們根本不會建議將姓練的送到那兒去？」

「你們要將她送到唐門？」長孫無忌很奇怪。

纖纖道：「若是唐門的人也不能够化解她所中的毒，天下間，相信沒有其他的人了。」

盈盈立即道：「製造那種毒烟的人也許有。」

燕十三搖頭。「若是如此，他們也不會將我們誘進燒窰內才動手，也不會一擲出那個瓷球便開溜。」

盈盈不由頷首。「不錯——」

燕十三接道：「解鈴還須繫鈴人，連繫鈴人也解不開的鈴要別人去解，我實在沒有多大信心，只是這實在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盈盈却問：「燕大哥難道沒有聽過當局者迷這句話？」

燕十三笑笑。「也許他們就想到害人，沒有想到救人。」

長孫無忌突然的說道：「我也有一種想法。」

燕十三道：「唐門的人其實巳經留意到毒氣這件事，甚至研究出解藥？」

長孫無忌一歎。「你果然是一個聰明人，舉一反三，幸好我們並不是敵人。」

燒窰的生死與共，他對燕十三的敵意無疑巳減少了很多，也所以才會說出這種話。

燕十三只是道：「天下用毒之精莫過於唐門，江湖上出現了一種那麼厲害的毒藥，爲了維護本門的聲譽，唐門中人就是不弄出一種同等厲害的毒藥來，也應該會弄出一種解藥才是。」

長孫無忌道：「我也是這樣想。」

燕十三目光一轉。「對方既然將這個地方也毀去，想必巳找到更好的地方，但要重新部署，也要一段時間，我們也就趁這個機會走一趟唐門。」

纖纖道：「本來我們姊妹兩個與姓練的一起便可以，只是恐怕我們那個姑姑亦無計可施。」

燕十三奇怪道：「以她在唐門的地位也不能够要其他人帮忙？」

纖纖道：「若是姑姑也救不了，能够救姓練的便只有一個人。」

「是那一個？」燕十三追問。

「唐門的掌門人。」

「到底是那一個？」燕十三再問。

長孫無忌接說道：「唐門既然只剩下一門寡婦，這個掌門人是必然亦是其中之一。」

纖纖點點頭。「她叫做玉嬌嬌，是藥聖的女兒。」

長孫無忌不假思索，一聲：「完全沒有印象。」

纖纖道：「若非嫁入唐門，在江湖上她現在想必巳經很有名。」

長孫無忌又問道：「那又何須嫁入唐門？」

「唐門的大少爺據說無論武功相貌人品都是上上之選，與她一見如故。」纖纖又歎了一口氣，道：「可惜好人都是命不長。」

長孫無忌不由點頭。「天下間那麼多壞人，好人要長命實在不容易。」

纖纖看了看長孫無忌，眼神巳沒有那麼冷，對這個官府中人她多少總算有些好感。

盈盈即時問：「燕大哥，我們要不要找小嚴？」

燕十三目光一轉。「他找我們總要比我們找他容易得多。」

纖纖笑了笑。「這個人就是有這種本領，很多時以爲他巳經跑遠了，突然間一旁又出現，嚇你一跳。」

燕十三接問：「他是追下去了。」

「他說這是唯一的綫索。」

「不錯，但對方連這樣的一個陷阱也安排好了，又怎會不事先安排好退路？」

「他一定要追下去，我們又如何阻止得了。」纖纖搖搖頭。「也不看是怎樣的環境。」

盈盈接着說道：「連你的生死也不管哩。」

燕十三笑了。「有你們管還不够？」

盈盈道：「他就是一些也不關心。」

燕十三道：「也許他覺得我的運氣實在很不錯，總能够逢凶化吉轉危爲安。」

盈盈搖頭，道：「我看他就不是這樣想。」

「什麼時候開始你對他有這麼大的反感？」燕十三笑問。

盈盈一怔，「唉哧」的笑了出來，纖纖隨即問：「燕大哥，你看小嚴的運氣怎樣？」

「一向都很不錯，甚至比我還要好，這一次相信也不會例外。」燕十三又是一怔。「你們其實還是很關心他的。」

盈盈道：「既然他運氣那麼好，我們不管他就是。」

纖纖笑問：「你知道他現在追到什麼地方去了。」

盈盈搖頭。「既然不管了，追到什麼地方又有什麼關係？」

燕十三看着他們，心裏一陣溫暖的感覺，他完全了解，她們雖然很多時牙尖嘴利，畢竟心地是很善良的。

× × ×

嚴拾生追得並不舒服，一方面要掩飾自己的行踪，一方面又不能够讓金銀甲人失踪。

金銀甲人脚踏鐵輪子，在路上滑行，越來越快，那條路更就好像特別爲他們而設，出奇的平滑，也所以以他們的重量，速度仍然是如此驚人。

嚴拾生一身輕功完全施展出來，距離還是越來越遠，轉了三個彎，終於還是追脫了，他心裏一急，身形再快，全力向前追去。

（未完・八）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尉遲紅·文　可飛·圖

緊急追緝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韋青被萬家的總管挾持去見萬里，萬里軟硬兼施無濟於事，苗玉堂似是總管之首，決定向韋青動私刑，所謂刑法就是將人綁在鐵床上，劃破脈腕，讓血液一滴滴滴出，大約半個時辰就會流血過多而死，但事前萬柔的奶娘說服總管麥嘉，暗中救出韋青。韋青回到紫衣社，盧卿恨韋青拈花惹草，對她毫無溫情，因妒成恨，撒潑到美人窩要作妓女，在瀟湘館掛頭牌應召，使老父盧飛震驚，韋青爲了息事寧人，扮嫖客到美人窩用計，召林妹妹、霍小腰陪席吟詩，誘醋小姐出來勸喻回家，解決一場風波。韋青然後和莊前柳、小八子才能進行另一工作…

諸傳祝大壽

也就在這時，發生了一件怪事，盧飛心驚肉跳，倪斌也惶惑不安，甚至連附和特務連百十個弟兄也顯示了驚異慌張神色。

好像全揚州的寺廟中的鐘都被敲響起來。

似乎所有江中的船隻中三的汽笛都鳴放起來。

加上無數的鞭炮聲，滙成一股巨大的聲浪，湮滅了一切其他的聲音，就在這時，大屋中坐在地上的兩撥人都沉不住氣站了起來。

人一說起，有的要往外跑，似想察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在這情況下，任何一個人的欲望和行動都會產生帶頭作用。在兩撥人的隊型似亂未亂的檔口，突然自窗外飛進四道黑影。由於太快，多數人都未看到。其實這是飛刀。

接着人羣中傳來了驚呼聲及謾罵聲。幾乎同時，黑暗的大屋中火舌吞吐，鎗聲大作。當然，最初有人中了刀子，以爲是

誘雙方傾軋

對方抽冷捅的，因未中要害，中刀的人當然不甘心，拔鎗就向對方人叢中射去。

這又是可怕的帶頭作用，有人一開頭，人人拔鎗，互相濫射。最初還能大致分清雙方的人，最後亂了就分不出來。反正我不殺人，別人也會殺死我。基于這種心理，人就失去了理性。

處於這情況下的人，幾乎變成了野獸，而且還是瘋狂的獸類。野獸瘋狂是分不清是不是同類的。

這可怖的景象類似炸營（又稱咋營），據說在民初發生過多次炸營慘劇，每次炸營，多發生在大規模的戰役之後，而且多爲白刃戰（大刀片或刺刀），人在白刃戰之下，據說眼珠子充血，都是赤紅的。

像這種和死神賭命的搏殺，戰後士兵有少數人還在不正常狀態中。夜晚睡眠很多夢囈，什至犯喊「殺殺殺」。別人被喊殺聲驚醒，連眼睛還沒睜開，就去摸鎗和刺刀，不要說這些人尚未恢復正常，深夜有人喊殺，且有人已上了刺刀亂刺亂喊，

正常的人也會變成不正常，咋營就是這樣發生的，有時一個營房中活着的沒有幾個人。

現在這些人在黑暗中互射，反正有人還能射，而有人還沒倒下就不會停止。這也正是盧虎和倪斌事先所顧慮到的。只是他們未想到會發生這種事。

外面的人有特務連的衛兵和「紫衣社」的兩個怪人，由小葛和小范，在萬鐘、萬笛及萬鞭炮齊鳴下，有如天崩地裂，使人耳膜欲裂，接着，他們聽到屋中響起鎗聲。

這兩個怪物立刻就猜到，這是個配合得天衣無縫的大陰謀。萬鐘、笛及數十萬發鞭炮聲混合，揚州城內外的人是聽不到鎗聲的。

門外衛兵進入查看，自然也變了靶子。小葛和小范立刻就溜了。

手鎗連（特務連）未吃空缺，足足一百一十二人，那是加上一位連長及三個排長。當然，手鎗連的人雖然個個鎗法不錯，又怎能和以行刺爲本行的殺手鎗法相提並論。鎗聲全部停止後，鐘聲、笛聲及鞭炮聲才停止。

所以三十餘人和百餘人互拚，雙方誰也沒有人活着走出大屋子。一百五十個人堆積交疊在一起，有的本來還未死，却因流血過多無人救治而亡。

有的身中數鎗，有的頭上中了顆炸子兒，半個頭顱消失無踪，這些兩手血腥，每人身上至少都揹了數十條人命的劊子手，還有什麼死法比這種更適合他們的？

× × ×

「紫衣社」的入幾乎全部死光，只賸下五個人。這是盧氏父女、倪斌，小葛和小范、這當然是初步印證，也許還有生還的沒有歸隊，但盧飛重傷，等于被倪斌救出。此事發生後盧飛切齒，盧卿却暗暗高興，要使她的父親洗手退出這殺手營生，這可能是一次最理想的機會。

倪斌說：「據側面消息，特務連不是聯軍總部轄下的單位。」

「怎麼？」盧飛失聲說：「不是總部派來的？」

「應該是他們派來的。」倪斌說：「據說這一連人是湘西的土匪剛被收編，就被派了來，等于是廢物利用……」

「倪兄是說，總部就是要他們來此對付我們的？」

「應該這麼說。」倪斌說：「這些土匪的軍紀不好，但個個鎗法不俗，只要把大烟（鴉片）吸足了，能打能拚，有時比正規軍還管用。它的缺點是，在緊要關頭不能有效地控制。他們百餘人，三個頂咱們一個，早就計算好了，必能達到同歸于盡的目的。」

盧飛的臉都發紫了，他一生計算別入，可從未被別人計算過。牙根癢癢地說：「倪兄，昨夜的殘殺是如何開始的？至少鐘鳴、笛響及無數鞭炮聲顯示，這是個預謀。」

「是的，而且是個驚人的天才想出來的點子，」倪斌說：「關于這件事，我已派小葛及小范去打聽了，另外有件事，社長不知是否注意到？」

「是不是韋青和韋雲族兄弟的事？」

盧飛說：「這兩個人事先派出另有任務，韋青這人，精明而胆大，不可輕估，至于韋雲，雖稍遜韋青，忠貞却不成問題。」

這說法似乎沒有人否定。盧飛說道：「阿卿，爹恐怕是不成了，爹要是早聽妳的話……遠走高飛……還可以享後半輩子清福……」

「爹，也許還不算太晚。」盧卿說：「只要您稍好些，我就找艘快船把您送往上海，到租界去……」

盧飛默然，因爲他知道腰上那二鎗的子彈剛取出，十分不妙，一直流血不止。如果眞能去上海，進入租界，由洋人醫治，或有希望。

中國人恨租界，罵租界，却又喜歡往裏鑽，眞是矛盾。像「秀才將軍」吳佩孚那樣的人，恐怕不多。因爲吳有所謂「三不」，爲人敬重而樂道，那就是「不要錢，不納妾和不進租界」。

這天晚上盧飛高燒不褪，大叫一聲斃命。死時盧卿在他床邊。就在這時小葛和小范回來了，盧卿對這些人巳經厭透了，二人看了看盧飛的屍體，也沒流一滴眼淚。她冷冷地說：「你們二人能臨陣脫逃，還回來幹什麼？」

小葛說：「我們有功不賞，反而受責，這眞叫人寒心！」

盧卿說：「你們有什麼功勞？」

小范說：「在鐘聲、汽笛聲及鞭炮聲未響之前，我們嗅到也聽到幾個熟人的口音和體味。」

「是什麼人？」

小葛說：「似乎是韋氏兄弟。」

「胡說，你們兩個雜碎，素日只知道伸手要錢，那有什麼同仇敵愾的榮譽心？如今大概是見了大嬸叫舅媽，沒話找話說！就胡扯一道。」

小范急得直抓頭皮，說：「小姐，我們就知道妳不會信，可是我們別無所長，只有這點本能從未出過錯。」

盧卿厲聲說：「他們族兄弟早巳勢不倆立，他們會在一起？再說昨夜他們兄弟各有任務，根本不可能在一起的。」

小范斬釘截鐵地說：「小姐，他們昨夜非但在一起，根據屬下的嗅覺，他們很近，幾乎是靠緊在一起，只不過……」

盧卿冷峻地說：「你們要走儘管走，不必編些謊言來搪塞我。」

小葛說：「范兄說，他們弟兄二人昨夜確在一起，但也許怕我們二人發覺，在身上弄了些魚腥味，企圖干擾范兄的嗅覺，這一點並未完全成功。但至少屬下的聽覺他們無法干擾。」

「眞是他們二人？」

「一共是五個人，另外三人不詳。因爲在那情況下不敢太接近，不但要提防他們五人，更是提防特務連的人。」

「他們弟兄會在一起？他們會前嫌盡棄，握手言和？」

這工夫倪斌冷冷地說：「盧姑娘，這件事也許應該這麼說，不是握手言和，更非前嫌共棄，而是根本無嫌可棄……」

「什……什麼？」盧卿吶吶地說，臉上的篤定和自信一寸寸地消失，的確，族兄弟二人以前情感很好，數年分別，爲了一個女人就會變成野獸了嗎？爲情拈酸吃醋

並非不可能，族兄弟一見面就開鎗，而且人未死就丟入江中，是否過份了些。

但在當時，誰會仔細分釋韋雲是否衝動過度，有反常軌，只知道他的性子暴躁，傲慢而愛惹事。

當然，「護食」的行為才是一切的導因，這也正是可以欺騙所有的過來人的原因，為了一個女人，不是有人連國家民族都可以放在其次嗎。」

盧卿吶吶說：「你是說他們兄弟二人自始至終都是在演戲。」

「我不敢說一開始就在演戲，」倪斌說：「至少，他們不久就有了默契，還有小金魚奉命和他接近，套取他的秘密，却一直沒有什麼進展，可見小金魚對韋青也有某種程度的向心力。」

屋中有一陣可怕的沉默，盧卿本來很感激韋青的開導，使她在「美人窩」中保住了名節，如果這件事是眞的，她等於被韋氏兄弟玩弄於股掌之上了，這口氣她是嚥不下的。

「另外還有一件事，」小葛說：「巳大致可以證明這次火併是人為的，也就是預謀的。但是誰在玩花樣？暫時還不知道，我們到碼頭去問一些船舶主人，寺廟的主持以及放過鞭炮的百姓，他們都說昨天下午有一老一少兩位外地口音的人，說是五省聯軍總司令的老太爺八十大壽，地方知名人士決定發起聯名祝福，且鳴鐘鳴笛放鞭炮也示隆重祝福之意，且各賞大洋五元，三千响的鞭炮一掛，準時於午夜十一點三十五分鳴放，不得有誤……」

室內又是一陣沉默，此刻這些人只比盧飛多了一口氣而已。因為這計謀高絕，恨得使人咬牙切齒，却又不能不折服。

盧卿冷冷地說道：「是邱連長的詭計嗎？」

倪斌微微搖了搖頭，說道：「經今晨派人去檢查屍體，邱連長及一個連附也死在其中，加之他們一個也未生還，敢說實行『萬笛齊鳴計劃』的人，絕對不會是他們。」

盧卿愕然說：「不是他們更不是我們，莫非是第三者一石兩鳥之計。」

「這是必然的，」倪斌說：「以前我們都把韋氏兄弟估低了。」

盧卿說：「會是他們？」

「還有個莊前柳，這個老小子花梢也不少，」倪斌說：「由於未見他們族兄弟二人的屍體，這不是十分明顯的了嗎？」

小范說：「妙的是，聯軍總司令確有一位健在的老父，是不是已經八十歲就不知道了。」

就在這時，韋雲却回來了，盧卿的鎗口瞄準了他，說：「是不是要回來看看『萬笛齊鳴計劃』的效果如何？」

「妳……妳說什麼？」韋雲肩上有血漬，樣子十分狼狽，脖子上的青筋都繃起來了，厲聲說：「開槍，快開呀！為什麼不開槍，媽的，為你們父女賣命，差點送上了小命，你們父女却安然歸來，還倒打一耙！你們的良心都給狗吃了？」

倪斌上前說：「受了傷吧，重不重，」輕輕弄開他的肩衣，看到了肩上的創口，竟然射穿了兩個洞。

像「手提式」或輕重機鎗這類武器，往往會在同一部位連中兩鎗。所以在肩上相距寸餘之處中兩鎗是不足為怪的。

倪斌當然並非要為他療傷，主要是想看一看他是否作假，弄點輕傷來打馬虎眼，看這兩鎗的創痕，似又不是自己人射傷的。

要是當時亂鎗射傷的，韋雲的運氣還不算壞，因為再下移寸餘就會傷到肺葉上了。

「韋青呢？」盧卿也看到了他的傷，收起手鎗，而韋雲這時也看到了一邊床上死亡的盧飛，他忽然走到床邊，默默地流淚。

盧卿狠狠地瞪了小葛和小范一眼，意思是他們胡說八道，如果韋雲眞的叛了，還會來涉險？

小葛和小范並未說謊，只是也無百分之百的把握，因為像昨夜那場面，他們無法太接近敵人。所以此刻他們也有滿腹的委曲，也就不想辯論了。

就在這天深夜，小葛失去了兩隻耳朵，小范的鼻子也不見了。倪斌捱了兩鎗，這老小子的經驗比盧飛還老到，仍被他負創逃走。

事後發現韋雲失踪了，這件事當然十分明顯，韋雲涉險回來是有所圖謀的，那就是除去三個餘孽，小葛、小范和倪斌，儘管他不傷盧卿一根汗毛，她却發誓要報此仇。

× × ×

入冬第一次下雪，却不太冷。才不過晚膳稍過，這城東林中小徑上已來了一個輕裝緩帶的中年人，還牽了一匹健馬，馬鞍兩邊還掛了四個大包袱及一個布袋。

顯然是因為林中小徑的路太差，而雪已下了二三寸，此人怕馬受傷，才牽着走的，這時一株枝椏較密的松樹上忽然飄落一人。

此人乍看，這個飄落的青年人，臉色忽變，道：「韋青，我一直以為你了不起，是個才子，也是個有所不為的人！」

韋青笑笑，說：「倪斌，我雖不是才子，却能猜到你心中在想什麼？因為盧飛生前的斂聚和搜刮，也只有你和盧卿二人知道。盧飛一死，你就會來個蓆捲而逃，這根本沒有什麼稀罕。至于『有所不為』，姓韋的却當之無愧！」

倪斌算是老油子，雖然剛剛一驚，立刻就穩定下來，說：「像盧卿這樣萬中選一的美女，居然不能打動你的心，這一點眞是叫人心服口服。」

韋青笑笑說：「我沒有你說的那麼清高，其實我有時也不免綺想橫生，所以『有所不為』之說，使我汗顏，倪斌，你這麼一掃而光，盧卿的生活都成問題，你是不是太絕了些。」

「不不！」倪斌說：「盧飛的積蓄是另外的，那都是執行滅口任務後順手牽走死者的珍藏或私蓄，他女兒另有私房錢。當然，不會有盧飛的多而已。」

韋青走近說：「這馬上的財寶總數有多少呀？」已站在馬的旁邊，兩人僅一馬之隔。

倪斌諂笑說：「韋老弟，你是一位有福的年輕人，才會福至心靈，在此遇上倪某，不必說，這一切淌來的財貨，咱們會二一添作五平分。現在你不妨撩開馬鞍上的毯子看看，都有些什麼罕見的珍寶。」

韋青伸手一撩，鞍上一支鎗正指着他，原來這支鎗本是固定在鞍把手上，已上了頂門火，有根繩子拴在轉機上，繩子一端扯在倪斌的手中。

這鬼點子十分單純，因為他老謀深算，提防萬一路上有人攔截，就想出這麼個笨法子來。而世上的聰明人，往往會栽在不聰明的點子之下。

「姓韋的，我不否認你聰明，就以『萬笛齊鳴』來說，已展露了你的才華，只可惜你聰明外露，目空一切。須知人生本無常，盛衰何可恃。」倪斌冷笑說：「你們兄弟二人，也眞夠狠夠滑，居然演雙簧騙了這麼多的老江湖。」

韋青哂然，說道：「消滅你們這些兩手血腥的劊子手是姓韋的職責，有什麼不對？」

倪斌呲着牙詭笑說：「風傳京裏派了一位年輕的專員來此，調查故宮盜寶案，應該不會是你吧？」

「你看我這份德性，吃喝嫖賭，浪蕩逍遙，是塊專員的料子？」

「這也很難說，」倪斌說：「只不過姓倪的可不管你是不是專員？照樣要你停止呼吸……」這工夫一陣大風吹來，樹上發出「啾啾」聲，地上殘雪飛捲。

這時韋青目注倪斌身後說：「老莊，先不要動傢伙……」倪斌在一陣大風之下不免分神。因為在那情況下如背後有人掠近，就可能聽不出聲音。

就在這一分神之下，韋青不見了，幾乎同時，倪斌開了鎗，子彈自韋青頂上呼嘯而過。倪斌迴身拔鎗（身上還有鎗），已蹲在馬身另一邊的韋青一腳正中他的小腹，嗥叫聲中，倪斌的身子倒飛出一丈以外。

這一腳自然不留餘力，已使他嚴重內傷，這工夫倪斌停止滾動，已發現背後根本無人。就像剛才他以笨法子賺韋青一樣。騙聰明人笨法子眞的更有效些。

倪斌想坐起來，但口鼻中大量流血，又躺了下去，人一旦失去了希望，要嚥下那口氣就很容易了。不久，倪斌斷了氣。

韋青上了馬，對瞪着雙死魚眼的倪斌說：「明天，孫大德的部下會自雪下找到你的屍體，施你一口薄棺……」

風雪更大了些，馬不能快行，當他來到一個半圯的墓園附近時，墓園斷垣中站起二人，一個是章胖子章九如，另一個是西洋人。

「韋老弟，我們對你有信心。」章胖子說：「所以準知道在此能等到滿載而歸的你。」

韋青下了馬，說：「二位似乎知道倪斌要在此經過，為什麼不找他而找我？」

「第一，我們想坐山觀虎鬥，看一場好戲。其次，波斯高手菲烈對你有興趣，能擊敗你，他會引為平生殊榮！」

「而你……」韋青哂然說：「却對這馬上的東西有興趣對不對？」

章胖子不否認，笑得像尊彌勒佛，說：「韋青，我很佩服你們兄弟二人，就讓我在一邊瞻仰二位的刀法，都說你智勇雙絕，諒不會假，菲烈的波斯刀法也是一絕，一絕對雙絕一定很有看頭。」

韋青說：「章九如，如果我是你就立刻拍屁股離開揚州。」

「為什麼？」

「因為秦璽之說恐怕靠不住。」事實上這是韋青來此放出的空氣。

章胖子笑笑說：「什麼？你說沒有秦璽我馬上就會走人？老弟，可不要自作聰明啊！」

韋青說：「章九如，怎麼樣才不算自作聰明？」

章九如伸手一讓，波斯人撲了上來，這人一頭紅髮，滿臉黃毛，約三十五六，這麼冷的天氣，只穿了一件套頭的絨綫衫。這時巳自後腰上取下一柄長尺餘帶鞘的波斯彎刀。

韋青自腿上拔下一柄小刀，長度也差不多。

菲烈的刀法詭奇狠辣，好像不停地在打「×」型，波斯刀煉得爐火純青，綠汪汪地寒氣迫人。以「之」字形的攻擊法，刀光一直不離韋青的左胸心窩處，快、準和機變，實在是搏殺的致勝之道，兩人似乎在這三方面都有過人之處。但此刻菲烈的傲氣巳消滅了一半。

刀光雪影交輝，地上殘雪激濺，如果遠看，在雪霧中撲退騰挪的兩個影子，必被視為猛獸。

突然，兩人的身子倏分，幾乎不分先後，手揚處，寒芒乍閃，「奪奪」兩聲，波斯刀，正中韋青的心窩，深入二寸有餘，刀身還在抖動，韋青連退四步，坐在地上。

韋青的小刀也未落空，戳在菲烈的左胯骨下大腿根處。直達腿骨。菲烈也退了三大步，拔下小刀，發出一串差強人意的獰笑，一邊取出藥來自己上藥。

「嘖……」章九如晃着肉缸似的身子走近韋青身邊，說：「韋青，我想你一定是大意失手，要不，應該不會敗在菲烈手下。其實菲烈也沒有全勝，韋青，告訴我，你的大箱子呢？」

韋青巳躺在雪地上，混身抽搐痙攣，這一刀就算未正中心臟，大概也不會活得太久。到這地步，章九如不問秦璽，也不問故宮失寶的事，而先問大箱子，有心人自是心照不宣了。

「韋青，你也許還有救，只要你合作，我一定救你，我這人最愛才！」

韋青吃力地說：「章九如……你來揚州不是為了秦璽，是為了來此受僱於人……鑑定一些國寶的……？」

章胖子一楞，想不到死到臨頭，他還會關心這件事，好在菲烈不大懂中國話，而附近也沒有別人，韋青口角淌血，苟延殘喘不會太久。他笑着，沒有正面回答，也就等于默許。說：「韋青，這麼說你極可能就是那位總理派來的專員了？」

韋青仍不正面回答，說：「章九如，是哪個地方上的大人物請你來此的？鹽虫牛經武，或者米商劉永泰？」

章胖子笑得很放肆，也很驚怒，他自以為來得秘密，却被韋青一一點破，只有小許不對，其實那小許不正確之處，也是韋青故意說錯的。章胖子笑着笑着，忽然目光一凝，在韋青的心窩與刀上及他的臉

上掃了一眼，就像鑑定古董且已有了心得一樣，斂笑着轉身踱向墓園斷垣之內。

然後，他技巧地向菲烈使個眼色，當菲烈剛剛領會到他的心意時，地上的韋青已有如剛出水的大魚蹦跳彈起來，戮在他心窩處的波斯刀，閃電射出。

菲烈想不到這一手，但韋青又須儘一切可能保護自己，因爲他負有重大使命。所以在心窩處嵌了一塊兩面墊有木板的薄鐵板。

眞正的殺手殺人，要求的是一擊成功，最忌拖泥帶水，死而復活而洩露秘密，所以不論用「葉子」（刀子）或「噴子」（鎗）都要求正中心臟。

韋青這麼作自有他的深意——在必死的情況下，套取章九如的秘密，這在一般人是不會提防的。章九如雖未親口說出，不出聲已算默認。

但是，章九如仍不愧爲聰明人，在緊要關頭，稍洩秘密之下忽然技巧地退回墓園內，剛才目光一凝，即是洞悉韋青僞裝重傷的表現。

當菲烈急閃仍未閃過他自己這柄波斯刀而戮中右肩臂時，鎗已拔出，但他也知道久戰對他不利，開了一鎗滾入斷垣之內。此刻遠處已傳來驟急的蹄聲由近而遠。章九如先溜，菲烈殿後。

韋青並沒有追，他以爲收穫不算太多也不算少，至少他已證明，章九如是在爲誰賣命了。

× × ×

小六子有生第一次裱糊起來，除了整天打鐵，皮膚黑無法漂白之外，如今穿上藏青貢呢棉袍，青緞團花馬褂，戴上一頂古銅色長絨禮帽，嘿，雖不像個闊小開，也非寒傖之輩。

他一搖三擺晃進橋月客棧內，還沒坐下就向二老闆勾勾指頭。二老闆走進哈腰說：「小開，儂是吃飯還是來幾個小炒喝幾杯？」

小六子低聲說：「老兄，那個娘們價碼多少？」順着小六子的手望去，居然指着櫃枱的老闆汪翠翹。二老闆還以爲耳朵有毛病：「小開，你說什麼？」

小六子說：「老兄，給問問看，那娘們關門多少錢？談成了阿拉有賞！」

二掌櫃的是老實人，像被冷風嗆了一口似的，業火不打一處來，罵着：「拆那！十三點！儂的眼珠子沒有帶出來麼？看看這是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小六子說：「有人說這娘們也賣，只不過是幾個固定的戶頭罷了！」

這一嚷嚷，汪翠翹在櫃枱內就聽到了，却不知爲何爭吵，立即走出櫃枱說：「什麼事？」

這叫二老闆怎麼說？他氣得直搓手，打轉，這工夫小六子湊下來，在汪翠翹耳邊說了兩句話。汪翠翹臉色一變，一巴掌摑了過去，那知小六子也不是等閒之輩，一把抓住她那溜光水滑的玉手放在鼻上嗅了一下。然後放手疾退三步：「怎麼樣？只要儂點點頭，價碼由儂開！拆那！」

汪翠翹以前是什麼出身？這兒的人知道的不多。至少由于橋月客棧是高老爺子投資擴建的，客人和隣居都對她很敬重。像小六子剛才在她耳邊說的幾句下流話，他這一輩子都未聽過。

「你說什麼？癟三！豬頭三！拖油瓶上祠堂——輪勿着！拆那！尿泡尿照一照，儂是什麼東西……」人一急了，就會口不擇言，素日的淑女作風也就走了樣。二老闆雖是老實人，這工夫也嚥不下這口氣，立刻示意伙計們揍人。但小六子已經一溜烟出了橋月客棧。

稍後，在鐵匠舖內，小六子已換下了那長袍馬褂，那一套行頭正是上次他的弟弟小八子和莊前柳到各船舶、寺廟及附近住戶去交待鳴笛、敲鐘及燃放爆竹時穿過的，小六子穿上也很合穿，他說：「韋爺，你在外面聽到了沒有？」

「聽到了！」

「她的口音和那個綁架霍姑娘的女匪首是不是一樣的？」

韋青想了一下，說：「剛開始不大一樣，後來越說越氣，也就露出她本來的方言了……」原來他們合作是爲了印證這件事的。

小六子說：「韋爺，這點子還眞靈，不過汪翠翹這娘們臉上可就掛不住哩！」

「如果知道她的出身，你就知道她對那些下流話是不是很在乎的了……」

「果眞是她，是不是太大意了些？」

「那是因爲當時她不知道有那麼多的熟人會聽到她的口音。且她自負會多種地方方言，以爲我聽不出來。其實方言和嗓音根本不可混爲一談的。」韋青說：「聰明人往往會作傻事，這就是典型的例子，要汪翠翹主持此事，眞是下下之策。」

× × ×

孫大德帶着十九名弟兄出差，由於是某單位的命令，他不能問這百十人是怎麼死的？爲何不聲不響地埋掉？反正他們是出差，除了每個弟兄有兩塊大洋的辛苦錢，其他一概不知，還要他保密，不准亂說話。

傍晚，辦好了這件事，孫大德又來到萬宅。苗玉堂這次沒有諷刺他是來要棺材本的，但他雖然答應爲某單位守密，苗玉堂問起這件事，他却不能不答：「苗總管這檔子事兒，兄弟也摸不着頭緒。兄弟今天接到某單位的命令，要我們出差，結果前去一看，原來廢棄的酒廠中死了百十人之多。這才想到前天深夜鐘、笛、鞭炮聲响，可能和這次大屠殺有關……」

萬里愕然說：「孫兄有何高見？」

「兄弟過去是穿二尺半的人，對老兵油子十分熟悉，尤其是一些的土匪流寇，不吸毒的太少，這是第一點發現。其次，另外有三十餘人，兄弟在本地常常見到的人，只是不知他們的身份。只不過一看他們的雙手，就知道他們必是長久玩鎗的能手……」

萬、苗二人互視一眼，也許是佩服孫大德的經驗之談。孫說的另外三十餘人，自是指「紫衣社」的殺手。

孫大德說：「以兄弟猜想，那百餘人之死，似是軍方和地方黑社會的衝突。但是，鐘、笛、鞭炮齊响，這又是什麼意思？某單位要兄弟保密，兄弟以爲對任何人都該保密，只有對萬爺不必如此。」

「謝謝孫兄！」萬里說道：「此事既

爲某單位要孫兄出差善後，老實說他們也是看孫兄可靠，所以孫兄還是不要把這事傳開……」

「這是當然……」孫大德辭出時，發現通往內院的甬道上有個年輕女子背影消失在花叢之中。十分眼熟，他邊走邊想，出了萬家大宅才隱隱想起，這背影頗似經常在「橋月客棧」及「天香樓」飯莊唱鼓詞偶爾還客串一兩段「大劈棺」及「紡棉花」京劇的瞎女。孫大德的眉頭揚了一下，向鐵匠舖走去。

× × ×

汪翠翹正在午睡，剛瞇瞪了一下，忽然驚醒。不知爲什麼？近來常常如此，頗似心驚肉跳。

這些日來，她也感覺不大對勁，第一是萬里平均十天不來一次，在過去三至五天是必來一次的。

其次，有人傳言瞎女阿秋和老爺子走得很近。汪翠翹當然並未看到，却知道阿秋非但不瞎，一雙眼水汪汪地十分迷人。

這事實在不足以使她心驚肉跳，她担心的是這橋月客棧會不會收回去交別人經營？

這時，梯口傳來似有似無的腳步聲，這不像是使女的步履聲，是誰？門簾一掀，阿秋走了進來，而且大辣辣地往椅上一坐。

汪翹翹剛才並未睡着，所以根本未作夢，却像是作了個噩夢一樣。若不是夢，現實中那會發生這種事？

阿秋是個跑江湖的小女人，就算有幾分姿色吧，老爺子可犯不着去倒弄她。但是，汪翹翠又怎知瞎女和老爺子的淵源？

莫非是老爺子被人放了血，老爺子看她可憐而予以收留？老慳子在這方面的同情心是不會慳吝的。

汪翹翠是聰明人，就算老爺子收留了這小女人，好歹她自己和老爺子也不是一半天的交情，總不會要這小女人來節制她吧？

「起來……」阿秋以一根食指勾了兩下，說：「我來了也不給我倒杯茶……」

多麼入耳驚心的聲音，這更不會是作夢吧！她坐在床上冷蔑地道：「妳……妳說什麼？」可能是耳朵出了毛病，聽錯了話。

「我叫妳倒杯茶給我。怎麼一點禮貌都沒有？」

「妳……妳要我給妳倒茶？呸！」汪翠翹這口唾沫差點吐中阿秋的面部，大聲道：「快別窮酸臭美哩！」

「我窮酸臭美？」阿秋哂然道：「我看妳才是屎壳蜋叫門——臭到家哩！妳以爲自己是什麼？執掌六宮的昭陽正院？呸！天眞！」

要汪翠翹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怎麼可能？沒多久之前，老爺子還在枕邊拍過胸膛，不久就接她進萬家去，來個明媒正娶。她揮着手說：「別在這兒討人嫌！滾出去——」

阿秋一下子就蹦到床前，說：「我叫妳倒茶是可憐妳。其實我是來爲妳舉行告別式的！」

「告——告別式？」汪翠翹吶吶的道：「什麼叫告別式？」

阿秋說：「就是爲妳送行！」

「怎麼……」汪翠翹面色驟變，吶吶地：「他要攆我走？」他以爲攆她走就已經夠絕的了。

「妳誤會了！老爺子那是這種人？」阿秋說：「只不過是請妳先走一步。妳的後事會辦得風風光光，而且牌位也會請入萬家的宗祠……」

汪翠翹心頭上有如被戮，攆她走那太仁慈，老爺子走要她死。儘管老爺子和她有一腿，鎮上很多人知道，但重要秘密，也只有她死了才會全部帶入地下。

有小數人辦事很絕，爲了對自己有利的理由，是不擇手段的。這時阿秋手一揚，「叭噠」一聲，一封信落在汪翠翹的懷中。說：「說了半天，妳可能還不信，看了信就會信的。」

「翠翹妹粧次：

自霍小腰之事辦砸，愚兄百口莫辯。爲了與敵周旋到底，至希妹先走一步。以消謠諑。兄將以元配之儀營葬吾妹。且配享於萬家宗祠，一切是非將皆隨妹之鳳駕以俱去矣……」

看到最後，手在抖，信箋上的字像一柄柄的小飛刀向她射來。絕對絕對，從未想到她汪翠翹會有這種下場。

她抬頭以怨恨的目光投注在阿秋的胴體上，腰是腰，臀是臀，健美中充滿了女人味。汪翠翹是過來人，她知道男人喜歡的是什麼樣的女人？

就算她把阿秋每一部位的分數部減少一些分數，她也不能否認，除了她的皮膚白些，幾乎每一樣都不如阿秋。

她居然會敗在阿秋手下，眞是絕對的意外。

她三把兩把已把這封信撕得粉碎。丟在地上。阿秋一一撿起，納入口內嚼了一會，吞入肚中。然後負手站在窗口處，望着黑暗蒼穹中稀疏的星星，等待汪翠翹上路。

汪翠翹不甘自絕，她以爲自從和老爺接近，除了吃油穿綢之外，也沒有得到太大的好處。

她大叫侍女的名字，却一個也沒有來，阿秋說：「妳省點力氣吧！她們已經上床睡了……」所謂「上床睡了」，八成是阿秋動了手腳，把她迷暈了過去。

到此，汪翠翹經已絕望。突然自枕下摸出一柄匕首，連人帶刀，自後面撲向阿秋。

汪翠翹並不知道阿秋手底下如何？反正是背水一戰，幹掉一個夠本，宰掉兩個賺一個。但是，阿秋早已料到她會來這一手。

阿秋那會把汪翠翹放在心上？橫跨一步廻身，扣住了她握刀的手往後一別，另一手也被阿秋扭住。

到此，汪翠翹才認命，道：「阿秋，妳這位新貴願不願意聽我一句話？」

「不說我也能猜得出來。」

「不過我仍要告訴妳，女人最易受騙。萬里以前對我許了不少的願，都是口惠而實不至，他只不過是在玩弄一個女人而已。」

「我不同！」阿秋曖昧地笑笑，道：「我要的是錢，只要有錢，我自會待價而

沽。」

「妳以爲他會給妳大量的金錢？」

「我有我的方式。時機一到，不必等着他給，我會自動地拿。幾乎是愛拿多少就拿多少！」

「妳……」汪翠翹道：「妳果然聰明，只怕到了那一天由不得妳！」

阿秋笑着，能動的部位都在動，汪翠翹這才看出這個小女人的眞正優點來，嘆口氣道：「我們都是女人，妳就不能放我一馬？」

阿秋搖搖頭，道：「爲了我自己的利益，我不會那麽作。人不爲己，天誅地滅。我不妨告訴妳，我五歲喪父，十一喪母，後來賣給大戶人家作使女，十五跟瞎子跑江湖，這才發現他不是眞瞎，而是以盲作掩護，幹殺手勾當。我們一到揚州，萬里就看上了我。他很識貨，當然，我也不信他會把我收房扶正，我不能不佯作相信他的話，總之，我有我自己的打算。」

「說了半天，妳是非殺我不可？」

「是的，身爲女人，我不能不爲妳悲哀，這兒有一包藥，妳只要服下不久就會睡着，一點痛苦都沒有！」

「睡着以後呢？」

「人睡了人事不省，怎麽倒弄妳也不知道了！」

「請告訴我妳會怎麽處置我？」

「女人嘛！要自殺十之八九是上吊。只要往樑上一掛就成了……」阿秋把一包藥放在几上。

汪翠翹望着這包藥，良久才取到手中打開來，是十顆白色藥片。阿秋道：「放心！這是西洋人發明的安眠藥，服下後像普通睡眠一樣自然入睡。」

汪翠翹道：「不是『索機』藥？」昔年帝王詞家李後主被賜死，就是服下「牽機」藥的，顧名思義，服藥之後渾身的筋收緊牽像收緊織布機上的經綫一樣。人會縮成一團，痛苦不言可喻。

「放心！我不會騙妳的。時候不早了……」

汪翠翹淚下，幾乎和淚吞下藥，匆匆換了一套新衣往床上一躺，不久入睡，阿秋找了一根繩子往樑上一搭……

× × ×

韋青往小金魚的床上一躺，不久入睡了。

小金魚把屋子拾奪好了。來到內間。韋青已睡熟，說不出內心的興奮。如果韋青不是絕對信任她，不可能上床不久就入睡。這種信任幾乎使她有點感激。

在認識韋青之初，小金魚還沒有決定不暗算他，這是因爲她是霍振鵬的眼綫，也拿了他的好處，但相處不久，她發現這是個血性漢子，而且聽霍振鵬的口風，曾懷疑他是京裏派來的人。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加上韋青能有所不爲，始終和她保持距離，在下流社會中見多識廣的她，日久自萌愛意。

她此刻站在床前打量他，心頭上有點忐忑。是不是自己的表現還不够，使他不敢採取主動？

她拉過一條毯子輕輕地搭在他的身上。他忽然醒來。因爲他在這危機四伏的環境中，養成了機警的習慣。

「小金魚，我睡了多久？」

「才不過半個鐘頭多一點！」小金魚道：「我盡量放輕，還是把你驚醒了。再睡嘛！」

「小金魚，坐下談談吧！」他拍拍床沿，小金魚坐下來，道：「近來你可從未找我聊聊。」

「原諒我！實是俗務太忙！」韋青道：「找個合適的嫁出去吧！幹這行終非久計。」

「我又不是不知道。」小金魚說：「所謂『合適的』，也是一種標準哪！」

「憑妳的條件，還怕找不到如意的人嗎？」

「嗨！條件好的人家看不上我，蹩脚的我又看不是他，難！難哪！」

韋青有點後悔扯上這件事，話題一轉，問道：「小金魚，近來有見過霍振鵬沒有？」

她點點頭。韋青說道：「他有什麽指示？」

她又搖搖頭。韋青說：「沒有任何指示？」

「不錯，他似乎知道我已站在你這邊，或者上次到寶山銀樓去『演戲』，事後章九如把這事告訴了霍振鵬和盧飛，他們猜出了我的身份？」

韋青想了一下，道：「不無可能。那一手雖然玩得很妙，只怕你在章九如屋中動過他的東西，事後一想，可能猜出咱們的動機。」

小金魚說：「韋青哥，自我決定站在你這邊開始，我就決定面對任何一切危機，最近當我走夜路時，我常常想，可能隨時會挨冷鎗。」

他握住她的手：「小金魚，妳眞是我的紅粉知己。古人說，發前人未發之論，方是奇書；言妻子難言之情，乃爲密友。小金魚，有妳這樣的知己今生無憾矣！」

她苦笑一下，道：「作你的知己還不够格，因爲你已有萬柔和霍小腰，我嘛！在你身邊，聽你使喚，侍候你一輩子還差不多。」

「小金魚，妳千萬別自餒，妳是個好女人，娶妳的人有福了……」忽然發覺似地看看懷錶，說：「小金魚，差點誤了事，改天來看妳……」

小金魚知道留也沒有用，不知有多少個同樣的夜晚，她曾暗暗地告訴自己，也許今夜他會留下來，也許就是今夜……」

望着韋青碩健的背影消失，她的視野中已是一片汪洋了。

× × ×

萬里和苗玉堂在後園小亭中對酌賞雪。當然，萬里目前是沒有心情賞雪的。只不過和苗玉堂單獨相處，總希望合二人的智慧，能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來——箱子找不到怎麽辦？

人家什麽都不要，只要箱中一具骷髏。目的不問可知，萬里望着鵝毛大雪雪片，不由深深地嘆口氣。

「萬爺，昔年的豪氣，已經很難在您身上看到了。」

「老苗，你不知道，人類是十分健忘的動物，一旦長久被人奉承、捧抬之後，就會以爲自己眞的很有價值，合應受到尊

敬似的……」

「萬爺本就值得尊敬！」

「甚麽？連你也對我來這一手了？」

「萬爺，二十年來，你在揚州地面上沒有做過善事？試問，修橋補路，施粥施飯還加上施棺。怎麽？數數看，地方上別的大亨哪一個能作得到？」

萬里揮揮手，在目前，這些阿諛之詞，已經勾不起他的興趣了。他又喟然道：「現在我寧願作一個小老百姓，過平平淡淡的生活。眞的，近來上街，看到那些升斗小民，爲了三飽一倒，整天忙碌，固然談不上享受，但我相信，他們晚上頭一碰枕就能入睡。我眞羨慕他們。」

苗玉堂一時也想不出話來安慰他，這工夫忽聞花園後牆外有人緩步而來邊走邊談，甲說：「老梁，你不是有過懷錶嗎？怎麽不見了？」

「不見就是不見了，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我知道被誰搶去了！八成是『水蜜桃』。以你老梁的作風，除了送給『水蜜桃』……」

「小聲點！」姓梁的說：「不是送給她，我們還沒有這份交情，是送到『架上』去了……」

二人越走越遠，交談已不可復聞。但萬、苗二人却大爲驚喜而激動。「架上」，此人的懷錶也送到「架上」去了，霍小腰對他說過，大箱子「放在架上」。

「老苗，你聽清了沒有。」

「是不是『架上』二字？」

「對對！我有沒有聽錯？」

「萬爺，正是『架上』二字。」

「知不知道這二人是誰？」

苗玉堂不假思索地說：「一個姓吳，一個姓梁，都是郭奇手下的護院。」

「老苗，『架上』二字到底是甚麽意思。」

「問問這二人不就明白了？」

二人互視一眼，幾乎同時離座，一掠來到花園之外。這花園外仍是萬家私產，是一片松林，林中一條道路，直通百碼外一個大菜園。

二人四下一打量，身形一分，萬奔向菜園，苗往左拐追去，結果苗追上二人說：「兩位慢走！」以苗玉堂的超然身份，過去從未對一些小護院們如此客氣。

二人止步見是苗總管，一齊施禮。姓吳的說：「總管有甚麽吩咐？」

苗總管笑笑，他必須把氣氛弄得和睦輕鬆下來，不使二人緊張，說：「沒事，只是聊聊、剛才二位談『水蜜桃』對不對？」他笑得很予人好感，二人從未在苗玉堂臉上看到這等親切的笑容。

反常並非好事，吳、梁二人也知道此理。

苗玉堂說：「『水蜜桃』聽說是個很不錯的來掩問，梁兄眞是個內行！」

姓梁的反而乾笑着不敢置詞，因爲苗玉堂突然甜着臉禮賢下士，似乎太陽從西面出來了，他那敢承認？」

「梁貴。」苗玉堂拍拍他的肩膊：「你的懷錶送到『架上』去了是不是？」

梁貴一臉苦笑，說：「總管，您別見笑，單身漢嘛！幾個薪水還不都送到人肉擲子上去了。

「我是問你『架上』，『架上』是甚麽地方？」苗玉堂何等身份，那有這份耐心，臉一沉，眼珠子自然就白多黑少了。

「『架……架上』不就是當舖嘛！怎麽？總管連這個也不知道。」

「當舖？」苗玉堂恍然大悟，怎麽以前就想不到。他抓住梁貴的雙肩說：「是哪一家。」

梁貴本就疑心，苗這一問更使他以爲當的錶是偷來的，他急得脖子上的青筋都綳了起來，說：「苗爺，這隻錶是由總管郭奇送我的，因爲他又託人自上海買了一隻新的，苗爺你可別以爲我梁貴的手脚不乾淨……」

「好好！我沒有以爲你偷人家的錶，說，是哪一家當舖？」

「義利當……」

「好，你們二位跟我來……」苗玉堂內心很高興，他知萬里過去是稱兄道弟的朋友，只是目前在萬家仍以主僕稱呼。這些日子萬里精神恍惚，設身處地想想，內心之恐懼、焦灼可知。

返回大宅，萬里也剛剛回來，他對萬里悄悄說了「架上」就是當舖的俏皮話。往往張三會問李四：「嗨！老李，你的銀鼠皮襖呢？這麽冷的天氣，爲甚麽不穿出來亮亮相？」李四會說：「啊！『放在『架上』……。」

萬里大喜：「哪一家？」

「義利！當然，揚州的當舖不下百家，要找到那一家並非易事。」苗玉堂低聲說：「不過我有個想法……」

「甚麽想法，快說！」

「我以爲雖然放在『架上』，一定還有專人看管，這個人很可能就是失去一臂的江笠……」

「對！」萬里大力拍了苗玉堂的肩膀一下，說：「就在今夜，咱們要找遍全揚州所有的當舖！……」

× × ×

「大有當」在小巷中，似乎天下的當舖設在大街面上的百不挑一，這理由不能再單純。有君子坦「當當」這等修養的人太少，挾着東西往當舖中走，那種表情和姿態，幾乎千篇一律。

其實典當和到銀行去抵押貸欵沒有甚麽不同，其差別是數字多少而已，但到銀行抵押貸欵的人就可以昂首闊步。看來，「價值觀」多是主觀的。

「大有當」是一家頗小的當舖。它座落在西關內的小巷中，深夜天冷，三個伙計都睡了，老闆李天爵晚上回家睡，由於和韋青沾點親戚關係，自然也信任江笠。

「而江笠晚上却不敢睡，韋青叮囑過他，現在正是最緊要的關頭，萬萬不可大意，可以白天睡，晚上值夜，再有事就派伙計到鐵匠舖或團練處去找孫大德。

今夜，江笠在小酌，寒風在紙牕上發出「嗯噠嗯噠」之聲，內心更增加了一份凉意，似乎半斤白干下肚，也暖和不起來了。

他只好練了一趟刀法，是合韋青的刀法和莊前柳的拳法而成的，近來他大有進境。

（未完・七）

民間宮幃歷史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九龍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萬家棟見了九龍刀，喪心病狂誣陷方少飛是殺人犯，奪了他的刀佩在自己身上，交由捕快押走。却不防方少飛內力渾厚，衝破穴道，奪回九龍刀，再補一拳，打得萬家棟張口噴血，因念他是救命恩人之後，沒有將他殺掉，轉出遇到布笠人帶來喜訊，同去恭親王府，和皇上宮貴妃相會，一叙天倫，原來皇上知道方少飛是自己親生的皇兒，假王府召見相認，以掩避萬貞兒的耳目，經過團聚，共謀決策，採用布笠人「樹身自腐」之計，賜皇兒先斬後奏之權，便利行事。其計是在奸臣賊子的核心內點火，利用他們的火種和點火人……

九龍刀倏現　白芙蓉得救

白芙蓉道：「孩子大了，你想做現成的爹？」

張峻山說道：「亞男本來就是我的骨肉。」

「二十年前你為什麽不這樣想？為什麽要離開芙蓉谷？」

「過去的事，我不想再提。」

「我偏要提，你拋下我們母女，遠走高飛，現在覺得良心不安，不敢聽，對不對？」

張峻山道：「芙蓉，那不是拋棄，是意見不合，與其大家在一起痛苦，還不如分開的好。」

「哼，你倒說的輕鬆，我懷抱嬰兒，千里尋夫，追你追到北京來，你可曾照顧過我們母女？」

「妳說話要憑良心，那是千里尋仇，欲置張某於死地。」

「隨便你怎麽說吧，反正在這棟宅子裏，我們曾面對面的作過一次談判。」

「可惜是一次失敗的談判，妳固執己見，一意孤行，對自己的缺失不知悔改，老夫只好拂袖而去。」

「既已拂袖而去，就不該再踏進這棟宅子來。」

「我是來看亞男的。」

「人已經見到，你可以走了。」

張峻山道：「老夫會的，用不到妳來趕，再見！」二人針鋒相對，各不相讓，越說火氣越大，八斗秀士張峻山見字出口，果真大步離去。

張亞男急得哭了出來，搶上三步，攔在前頭，悲不自勝的道：「爹，不要走，你老人家曾答應女兒要留下來的。」

八斗秀士苦笑道：「不是爹言而無信，是人家不歡迎。」

張亞男轉而對西仙白芙蓉道：「娘，你們之間根本就沒有什麽，何必再為一些鷄毛蒜皮小事嘔氣，就讓爹留下來吧。」

西仙白芙蓉怒氣冲天的道：「不行！芙蓉谷從一個沒沒無聞的流派，變成今天的氣候，妳從襁褓之中，拉拔成婷婷玉立，這都是為娘的血汗結晶，他沒有資格坐享其成。」

張亞男苦苦哀求道：「娘，爹說過，過去的就不要再說了。」

西仙勃然大怒道：「住口，再多嘴多舌，為娘的連妳也一起趕出去！」

張亞男見母親動了肝火，未敢再多言饒舌，張峻山道：「芙蓉——」

「不要叫我芙蓉！」

「妳聽我說——」

「我不要聽！」

「為了亞男——」

「滾！滾！滾！」

也不知道白芙蓉從那裏來的那麽多氣，接連打斷張峻山的三次話，說了三聲滾，八斗秀士眼看西仙不可理喩，情知再待下去，必然更加不愉快，當即縱身下樓而去。

「爹，不要走！不要走！」

張亞男拔腿就走，追到樓下，追到庭院，可惜張峻山的速度太快，當她追到大門口時，早已走得無影無踪。

却見巷子裏並肩齊步的奔來兩個人，正是黑煞龍飛，與白煞鐵虎。

黑白雙煞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張亞男倒抽了一口冷氣，回頭正想關門，白煞已衝上來，劈面就說：「女娃兒，這家人可是姓白？」

龍飛眼一瞪，道：「錯不了，這個鬼丫頭老夫在流沙谷見過她，是白芙蓉的女兒。」

張亞男暗中叫苦，口裏說道：「你認錯人了！」人已溜進去，伸手關門。

黑煞龍飛好兇，飛起鐵杖，用力猛砸，砰！砰！黑漆大門應聲而開，口沫四濺的吼叫道：「丫頭，妳詭計多端，咱們曾在流沙谷隔河玩過拔河的把戲，妳就是骨化飛灰也不會認錯人。」

張亞男道：「是又怎麽樣？」

白煞鐵虎道：「叫妳娘出來。」

張亞男道：「我娘不在。」

「到那裏去了？」

「不知道。」

「什麽時候回來？」

「也不知道！」

一連兩句不知道，惹火了黑煞龍飛，殺機滿面的道：「老二，別跟她磨牙，殺了小的，不愁老的不出來。」

說幹眞幹，飛起一杖，搗她心口要害，張亞男彈身廻避，龍飛第二杖又攔腰掃到，急切間，張亞男連攻三拳三掌，用的都是東丐西仙的絕妙好功夫。

白煞鐵虎道：「丫頭好大的造化，什麽時候跟金老頭也扯上關係？」

張亞男攻出六招，又連出五拳，將學自東丐的拳法全用上了，聞言伸手一指，道：「你們何不問問八爺自己。」

黑煞回頭一看，那有東丐的影子，張亞男趁機退下丈許，白煞鐵虎道：「好刁的娃兒，我看妳是活膩了！」

話到人到招到，「指中劍」風聲尖銳，氣勢逼人，張亞男以「粉蝶掌」還擊，奈何一招尚未遞滿，已被指風穿透，尖錐一樣的勁氣透體而來。

「住手！」

「住手！」

猛可間，叱聲四起，紅雲翻滾，「芙蓉四鳳」乘風而來，四支長劍構成一道劍網，硬將白煞的攻勢阻住。

鐵虎沉聲喝問道：「來人可是芙蓉四鳳？」

辣手娘子金鳳道：「既知四鳳之名，就別在芙蓉谷的地盤上撒野。」

黑煞龍飛是何等人物，豈會將四鳳放在眼內，道：「芙蓉谷是什麽東西，老子要你們馬上變成『幽冥四鬼』！」

別看他雙腿已斷，身手仍然靈敏得很，身軀懸空，雙杖齊飛，猛往四鳳身上招呼，甫交手三合，黃鳳紫鳳的劍便被她磕飛了。

「納命來！」白煞乘勝而上，「指中劍」穿透了黃鳳的胸膛，「掌中刀」劈下紫鳳的半個腦袋。

雙煞攻勢太猛，慘事也委實發生的太快，張亞男連救援的機會都沒有，黃紫二鳳便上了西天。

黑煞龍飛大聲喳呼道：「白芙蓉，妳再不出來，這三個女娃兒就沒命了。」

鐵杖貼地一掃，三女齊步跳起，再掠頂而過，又不得不矮下身來，氣得張亞男嗚哇大叫道：「姑奶奶跟你們拚了！」

所有的拿手本事全搬出來，怎奈彼此的功力有一段差距，根本無濟於事，三女捨命以搏，依舊擋不住雙煞的凌厲攻勢，節節敗退，危在旦夕。

西仙白芙蓉終於聞訊趕到，以「元陽眞功」將二人強行截下來，厲色喝斥道：「大膽，芙蓉谷雄霸武林，豈容爾等如此放肆。」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黑煞龍飛咬着牙說：「老惡婆，妳來的正是時候，再晚一步恐怕連給妳收屍哭墓的人也沒了。」

白芙蓉眼高過頂，目空一切，一句「老惡婆」激起她的萬丈怒氣，道：「老匹夫，廢話少說，你們夜入白家，連傷二命，究竟意欲何為？」

黑煞龍飛道：「好說，算一筆陳年老帳。」

「你是指八公山的那段往事！」

「哼！那還用說，老子為此而斷了兩條腿。」

「腿是你自己摔斷的，這與本仙子何干。」

「事情因妳而起，責任唯妳是問。」

「老匹夫，你自己應該去問『玄天眞經』。」

「此話怎講？」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為什麽不說是妳白芙蓉狼子野心，橫刀行搶？」

「放屁，這『玄天眞經』本來就應該是我們南僧、北毒、東丐、西仙共有的東西。」

「奇珍異寶，唯有德者居之。」

黑煞龍飛大言不慚，自我吹捧，白芙蓉更加惱怒，破口大罵道：「龍老兒，你馬不知臉長，狗不知嘴醜，明明是鷄鳴狗盜，還自以為是高潔雅士，你們不來，本谷主還正想要找你們去。」

白煞鐵虎道：「找老夫兄弟何事？」

白芙蓉道：「奪回『玄天眞經』。」

鐵虎拍一下衣袋，道：「眞經在此，

妳有本事直管來搶。」

「笑話，你以爲本仙子不敢，告訴你，二十年前姓龍的是手下敗將，二十年後他依然討不了好。」

「白芙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妳已經不是我大哥的對手，何況我們兄弟會一齊上，管包要妳吃不了兜着走。」

黑煞龍飛不耐久等，猴急的嚷嚷道：「老二，別跟這婆娘嚕七八嗦，殺掉老的，再收拾小的。」

鐵杖在地上猛一點，人已騰空而起，兩支鐵杖化作二縷勁風，直向西仙貫頂而下。

西仙稱雄道霸，名列四大名宿，當然不是省油的燈，雙掌一揮，其快如電，其猛如刀，黑煞杖影未到，在半路上便被阻住了。

可是，擋住一個黑煞，又上來一個白煞，更兇更猛，更毒更辣，駢指如劍，霎時間連攻十二招，豎掌如刀，咻咻咻刀出如雨，死纒住西仙不放。

西仙怒極而吼，豪性大發，「粉蝶掌」全力施爲，滿天都是掌影，看得人驚心動魄，看得人眼花撩亂，掌指交接，碰撞之聲不絕，人影飛竄，合分分合。

黑煞龍飛也沒閑着，咬牙切齒的道：「婆娘，妳今天就認命吧！」

呼！呼！兩杖，立將西仙的掌影打亂打散，投入戰圈，與白煞合戰白芙蓉。

黑白雙煞，一在流沙谷，一在紫禁城，潛心苦修二十年，尤其巳學得「玄天眞經」上功夫，大非昔比，漫說以二對一，就算一對一，白芙蓉也不見得能佔便宜，如今聯手合擊，自然猛銳難當，不出三十合，西仙便覺出事情不妙，處境艱險，窮於應付，一股從來不曾有過的駭意，從心底升起。

張亞男也看出了這種不利情況，對二鳳以及剛到的四使女道：「咱們上！」

雙煞不講江湖規矩在前，張亞男以牙還牙，立與六女，齊步縱出，欲從四面夾擊。

「找死！」

黑煞是老江湖，老狐狸，他們的一舉一動，早在他的密切注視之中，不待七女分開，龍飛先發制人，喝聲中，抖手擲出一支鐵杖。

鐵杖粗逾兒臂，重達數十斤，這一全力丟擲，力猛如山，有橫掃千軍之勢，杖身平直，齊胸掃來，張亞男、金、銀二鳳躲得快，矮身避過，四婢女閃避不及，却吃了大苦頭，四聲悶哼，四個人一齊被打昏在地。

張亞男既驚且怒，罵聲不絕：「你們還要不要臉，不但以多欺少，還要以老欺小，傳揚開去也不怕江湖上的朋友笑掉大門牙。」

她聰明透頂，智計百出，故意大聲嚷嚷，自有她的錦囊妙算，一則分散雙煞的注意，二則如果方少飛，張峻山尚未去遠，聽到她的呼喚，必會回來相助。

詎料，黑白雙煞皆不爲所動，仍集中全力對付白芙蓉，僅在三女攻全切近時，見招拆招，見式化式，虛應故事而已。

因而，白芙蓉所受壓力奇大，饒她是一等一等的頂尖人物，無奈雙拳難敵四手，雙煞又非等閑之輩，交手未達百合，巳挨了龍飛的一杖，受了鐵虎的一掌，險象環生，吃足苦頭。

「老惡婆，向閻王爺報到去吧！」

「老惡婆，明年此日，就是妳的忌辰啦！」

黑白雙煞蓄勢巳久，選了一個最佳的時機，運足了所有的功力，一前一後，兩路夾擊，欲以「玄天大法」，作最後的決戰。

西仙白芙蓉不甘示弱，反唇怒叱道：「少做清秋大夢，誰死誰活，尙在未定之天！」

話是說的够硬扎，可不敢掉以半點輕心，立以「元陽眞功」全力反擊，分拒二人。

不論是「玄天大法」，或是「元陽眞功」，都是武林絕學，只見場中暗力激盪，渦旋成風，三個人的衫裳皆貼身後飄，獵獵作響，好似平靜的水面上，激起萬丈波濤，惡浪滔天中隨時都會人命喪九幽。

事情危如燃眉，張亞男像熱鍋上的螞蟻，可惱三人激戰中形成一道氣牆，堅如鋼鐵，根本近身不得。

暗力一波比一波兇，一波比一波猛，終至全面撞擊，爆出一聲霹靂似的巨震，黑白雙煞身子一仰，彈退五六步。

西仙白芙蓉可慘了，由於是前後受力，一個身子，就在原地，像陀螺一般快速旋轉了數十圈後，終告不支，一屁股坐下去，一張臉白蒼蒼的，看來傷勢不輕。

黑煞龍飛懷恨而來，志在必得，豈會放過這個大好機會，鐵杖點地彈起，猛砸西仙吃飯的腦袋。

「不要動！」

張亞男、金鳳、銀鳳睹狀大駭，爭相撲救，欲將龍飛截下來，白煞鐵虎却從半路上殺出來，道：「想死你們就到黃泉路上做伴去吧！」

心狠手辣，毫不留情，一出手就施出了「玄天大法」，存心要他們三個人的性命。

西仙胸中血氣翻騰，正自七葷八素，眼看鐵杖巳到，她巳經沒有還手的力氣。

猛可間，夜空中光芒四射，璀璨奪目，有一道强光激射而來，大家還沒有看清楚是什麼東西，「咔嚓」一聲，火光四濺中，黑煞的鐵杖應聲而斷，白芙蓉之厄遂解。

與此同時，布笠人也從天而降，阻住了白煞鐵虎。

龍飛驚叫道：「九龍刀！」

更令他驚異的是，九龍刀是拿在曾與他共過患難的小老弟方少飛手裏，不禁呆了一呆，又道：「原來是你！」

方少飛前行數步，擱在白芙蓉前面，道：「是我，龍老哥，咱們久違了。」

黑煞龍飛臉色陰晴不定的道：「方少飛，讓開，別碍着老夫的事。」

方少飛紋風未動的道：「抱歉，在下不能袖手旁觀。」

「小子，你昏頭了，當年就是這個婆娘把你劈下流沙谷。」

「白前輩是我朋友的娘。」

「小子，滾到一邊涼快去，惹火了老子連你一塊兒殺。」

「龍飛，流沙谷的恩仇咱們早巳一筆勾銷，在下不欠你，也不怕你！」

白煞鐵虎橫跨數步，來到龍飛的身旁，道：「大哥，經文內的缺失就是他們兩個攪的鬼，還客氣什麼，殺了一個就少一個。」

布笠人追了過來，道：「你們既巳知道是老夫動了手脚，就應該安份點，不要自尋死路。」

白煞鐵虎怒眉雙挑的說道：「什麼意思？」

「經文不全，在修爲上自然難以達到最高境界。」

「老小子，這樣就巳經足夠你消受的了。」

「你錯了，憑你們目前所學，絕非老夫的敵手。」

「哦，老夫明白了，是你學全了全部眞經上功夫。」

「還有方少飛及衡山老人。」

「不管有多少，我們兄弟一定要一個一個殺光。」

「鐵虎，當年老夫一念之仁，救了你的命，是希望你能夠改過向善，重新做人，爲了千金一諾，幾度出生入死，想不到兩位還是這一副邪惡的嘴臉，實在令人齒冷。」

黑煞龍飛暴跳如雷的道：「過去是過去，現在是現在，少磨蹭，是生是死，咱們手底下見眞章。」

此人生性粗獷，性烈如火，不管三七二十一，猛攻猛打，白煞不敢怠慢，也揚掌投入，跟布笠人、方少飛鬥在一起。

龍爭虎鬥，兔起鶻落，是一場高水準的搏擊，也是一場慘烈的生死拚殺，打得快，打得狠，眨眼間巳幹了五十個回合，雙煞果然不敵，屈居下風。

而西仙白芙蓉則巳穩住翻騰的血氣，站起身來，正大步行來。

雙煞心裏雪亮，他們不是布笠人、方少飛的敵手，假如再加上一個白芙蓉，結果不問可知，當下心念三轉，走爲上策，互換一個眼色後，雙雙虛晃一招，迅捷退走。

白芙蓉本欲追趕，被布笠人攔住了，連忙道：「窮寇勿追，白谷主此刻療傷要緊。」

雙煞早巳去遠，現在想追也來不及了，西仙肅容滿面的道：「老身從不服人，但今日之事本谷主還是要說聲謝謝。」

她生性冷傲，從來不知道「謝」爲何物，說來生硬異常，張亞男聽在耳中，也覺得很不舒坦。

沒有人曉得布笠人是何表情，不疾不徐的道：「其實，白谷主如果不把張峻山趕走，今夜的這場禍事也許根本就不會發生，請仙子好自爲之，告辭了。」

布笠人對西仙是沒有好感，了字出口，擧步就走。

方少飛也不願意看白芙蓉的臉色，之所以出手救她，完全基於她是張亞男的娘，立與弓先生聯袂而去。

白芙蓉却楞在當場，登時思潮如湧，百感交集。

但是，她沒有挽留，沒有說話，甚至沒有動一下。

也沒有人知道她心裏在想什麼。

× × ×

樓外樓，是一家飯莊，也是一家客棧，昔日神州三傑，就是在這裏大戰廬州三兇。

今夜，樓外樓又來了三位佳賓，一個是北毒石天，一個是百毒公子江明川，跟他們一道來的，則是武林耆宿——衡山老人。

小二迎上來說道：「三位爺是吃飯還是投宿？」

百毒公子江明川道：「要吃飯，也要住店，可有清靜寬敞的上房？」

小二道：「有，後面有個小跨院，正空着，獨門獨院的，保證滿意。」

領着三人，進入跨院，果然窗明几淨，甚是清幽雅緻，三個人就在堂屋裏坐下來，點了菜，還叫了酒。

不久，酒菜業巳端整齊備送上，開始吃喝。

北毒見衡山老人一直默然無語，這時說道：「老哥哥，大半天了，你怎麼一句話也沒說，這樣會悶出病來的。」

衡山老人怒氣冲天的道：「我老人家上了你的惡當，中了你的毒，又吃下了你的臨時解毒藥，巳經變成你的俎上之肉，變成你的俘虜，還有什麼話好說。」

北毒石天掛着一臉的奸笑，道：「老哥哥說話可要憑良心，下毒的人是萬貞兒，小弟是好心好意的解毒人。」

「石天，你這是自欺欺人，老夫的毒是因銀針而起。」

「就算是吧，石某也巳經給你服下了解藥。」

「那只是臨時性的，效力只有一天，我老人家需要的是永久的解毒藥。」

「現在沒有。」

「什麼時候才有？」

「等你替石某辦完事以後。」

「你到底想要老夫替你做什麼？」

「簡單，最低限度希望老哥哥能替小弟辦三件事。」

「第一？」

「石某要『玄天眞經』。」

「你可以去找黑白雙煞。」

「由老哥哥筆錄更省事。」

「第二？」

「要『擎天劍』。」

「爲何不自己去找我那逆徒雷霆？」

「那多麻煩，有老哥哥在，何必自己動手。」

「第三？」

「自然是要『九龍刀』。」

「石天，你的胃口可眞大，武林三寶想一把抓。」

「好說，武林三寶，人人夢寐以求，能三者兼而有之，亦不枉此生。」

「哼，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東西，你休想坐享其成。」

「你不答應？」

「我老人家不會做你的工具。」

「哼哼，這可由不得你，解毒藥在小弟手裏。」

「大不了一死。」

「只怕死不了，活受罪！」

「石天，你——你好惡毒，老夫現在

就活劈了你。」

衡山老人氣得雙眼發直，上氣不接下氣，出手快到毫巔，一閃便扣住了石天的右腕，另一隻手則按住他的「天靈穴」，只要內力一吐，石天包準會腦袋開花。

石天却面不改色，奸笑依舊，喝了一杯酒後，才慢吞吞的道：「老哥哥，殺了小弟，你自己也活不成，相信你不會做傻事。」

衡山老人怒吼，道：「大不了同歸於盡。」

百毒公子江明川道：「你死了，誰來殺雷霆、萬貞兒，這兩個人欺師滅祖，離經叛道，害得你在蟠龍山喝了十來年的西北風，留他們在陽間耀武揚武，你如何瞑目於九泉？」

衡山老人歷經艱辛，所以能苟延殘喘的活到現在，主要的力量就是欲在有生之年清理門戶，誅殺雷霆、萬貞兒，江明川的話正中要害，唉！的歎了一口氣，縮回雙手，連喚了三聲：「罷！罷！罷！」

正當此時，他的毒性又告發作，腹內開始陣痛，穿經走脈，苦不堪言，豆大的汗珠滾下來好幾顆。

北毒取出一粒解毒藥來，在手上把玩着，陰陽怪氣的道：「老哥哥，要不要服用這玩意兒？」

衡山老人痛苦萬狀的道：「要！要！快！」伸手就去拿。

北毒故意移開，道：「老哥哥還沒有答應小弟的小小要求。」

「可以，老夫全答應了。」

「你願意爲石某做任何事？」

「只要不阻止老夫殺雷霆、萬貞兒，什麼事都可以。」

「早先這麼爽快就好了，也免得活受罪。」

「快！快！」

毒性來勢太猛，衡山老人已經撐不下去，行將昏迷時，北毒始將解藥放進他口裏。

樓中樓北毒巧施毒計，五福樓也有一齣好戲在上演，主角仍然是玉華宮的太監張敏，地點還是在龍鳳廳，所不同的是，前兩次尥是被請的客人，這一次則是請客的主人，酒席業已齊備，就待客人到來。

客人是方少飛。

剛到，一進門就說：「張管事，聽說你找我？」

聲音很冷，看不出喜怒之色。

張敏一向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腦子快，面孔多，一改在紫禁城領路時的冷慢，變得甚是熱絡客氣，揖客入座，敬了一杯酒後才開口說話：「是是，張某拜託布笠人，想請方公子一會。」

「什麼貴事？」

「布笠人沒有說？」

「聽張管事親口說更清楚。」

「好吧，方公子爲人爽直，老夫也不想拐彎抹角，是想跟方公子談一談『九龍刀』。」

「『九龍刀』有什麼好談的？」

「因爲有人想買。」

「寶刀無價，不賣。」

「方公子可以漫天叫價。」

「任何價錢也不賣。」

「租，可以吧？」

「荒唐，難保不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老夫保證一定完璧歸趙。」

「誰又能保證你信用可靠？」

「張某人格担保。」

「有人格的人不會唯利是圖。」

「那麼，借，如何？」

「那要看是什麼人，至交好友，當然義不容辭。」

「是快刀王立。」

方少飛臉一沉，斷然決然的道：「不借！」

張敏勿毫不氣餒，振振有詞的道：「方公子請別拒絕的太早，請先弄清楚王大人借刀的目的。」

「是呀，在下正在納悶，他借刀作甚用？」

「借刀自然是殺人。」

「殺人的刀多得是，何必一定要九龍刀？」

「王太人要殺雷霆，雷大人有擎天劍，非九龍刀莫辦。」

「哦，原來如此。」

「老夫知道，無論是王大人或雷大人，都是公子的死敵，不管誰死誰亡，對公子均有百利而無一害。」

「這倒是一句實在話。」

「方公子答應了？」

「借刀容易還刀難，如果有人能保證王立一定還刀，在下可以考慮。」

快刀王立忽然神鬼不覺的走了進來，道：「老夫自己保證如何？」

方少飛一怔，下意識的握住了九龍刀，道：「王大人如何保證？」

快刀王立坐在他對面，一字一句的道：「老夫可以用十萬両白銀作抵押。」

「抱歉，九龍刀的價值遠超過此數多多。」

「也可以用王某的妻兒老小的性命作保。」

「對不起，在下不會濫殺無辜。」

「那方少俠要怎麼才肯答應出借？」

「在下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前幾天閣下曾放了我一馬，並未乘人之危。」

「你在說什麼，老夫怎麼一句也聽不懂。」

快刀王立不可能不懂，有道是酒醉心明，那天王立故意放走方少飛，主要的目的是在扯雷霆的後腿，不願血手魔君逮住方少飛去領賞邀功，而他自己又爛醉如泥，無能爲力，如此而已。

方少飛道：「不論如何，在下總覺得欠你一個人情，借刀的事可以認眞考慮，問題是如何保證一定還刀？」

快刀王立望着張敏，道：「張管事，你可有什麼兩全其美的辦法？」

張敏搜腦煎腸的想了半天，猛搖着頭，道：「沒有。」

「我有！」

張亞男應聲而入。

快刀王立愕然一驚，道：「妳有？什麼辦法？」

張亞男手裏拿着一顆黑色的彈丸子，拋上拋下的玩了兩下，道：「這裏有一顆毒藥，發作期在十五天以後，你如果敢吃

下去，就是最好的保證。」

太監張敏道：「姑娘別開玩笑，十五天後王大人豈不要毒發而亡？」

張亞男一本正經的道：「他侵佔九龍刀，自會五毒攻心而亡，若是守信踐諾，再服一顆解毒丸便沒事了。」

快刀王立聽到這裏，立即朗聲說道：「好，老夫接受了，現在就給妳看。」

搶過毒丸來，張口就要吞，張亞男連忙阻止道：「且慢，等少飛哥答應借刀後再吃也不遲。」

王立不予理會，張口吞下去，道：「不要緊，爲了表示誠意，王某先服毒，你們仔細考慮後再借刀。」

臉色一整，繼又說道：「張管事，咱們應該走了，好給他們一個冷靜思考的機會。」

二人携手走出龍鳳廳，目送他們離開五福樓後，方少飛急聲說道：「亞男，妳的毒藥是從那裏弄來的？」

張亞男扮了一個鬼臉，噗哧一笑道：「狗屁，我那裏會有毒藥。」

方少飛傻楞楞的道：「那王立剛才服用的是什麼？」

「是一顆補藥『八珍丸』。」

「亞男，妳的花樣眞多。」

「對付這種人，應付這種事，必須要用點心機，雖然是假毒藥，却有眞毒藥的效果。」

「這一點我完全同意。」

「少飛哥，對這件事你作何打算？」

「茲事體大，我想應該跟南僧、東丐、布笠人、以及三位師尊作一通盤考慮，再作決定。」

「線是布笠人拉的，他怎麼說？」

「弓先生僅說張敏有事欲見我一面，可能想借用九龍刀，詳細的情形他現在還不知道。」

忽見一名小乞兒闖了進來，一進門，先扒了幾口剩菜，然後才對方少飛道：「這位大概就是方少飛公子吧？」

方少飛道：「我是，小友何人？」

小乞兒道：「丐帮弟子，我們帮主請你過去一下。」

「你是說八爺？」

「天無二日，帮無二主。」

「在那裏？」

「本帮總舵。」

「可否請小兄弟帶一下路？」

小乞兒點點頭，表示同意，人却站着不動，兩隻手猛抓猛扒，好難看的一副吃相，好似八百年沒吃過飽飯似的，張亞男笑道：「別急，你慢慢吃，不要嗆着。」

一陣狼吞虎嚥，像秋風掃落葉，將所有的剩菜掃光後，小乞兒伸一下懶腰，抹一把嘴，道了一聲：「對不起！」這才領着二人離開五福樓。

丐帮總舵設在城南天橋附近的一座破廟裏，也不知東丐從那裏調集來那麽多要飯的，廟裏廟外，觸目皆是丐帮的弟子，一個個衣着儘管破爛，精神却極飽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一流的菁英。

進得廟門，來到偏殿內，赫！南僧、東丐、卜常醒、吳元俊、包不輸、林玲俱已在座，獨不見布笠人弓先生。

神州三傑能以本來面目在此出現，方少飛顯得格外興奮，與大家禮貌性的一一招呼，寒暄一下，道：「八爺，怎麽大家都來了，大概是弓先生事先連絡的吧？」

東丐金八哈哈笑道：「正是布笠人的主意。」

張亞男道：「可是，怎未見弓先生本人？」

餘音繞耳未竭，門外步履聲起，布笠人適時跨步而入，連說：「抱歉，抱歉，老夫因事躭誤了，累諸位久候。」

牌仙包不輸是個急性子，一根腸子直到底，首先說道：「大家都是自己人，誰也用不到客套，弓兄究竟何事相召，請從速見告，我們兄弟人在魔窟，身不由己，時間拖久了，萬一被雷霆、萬貞兒偵知，難保不會出岔子。」

布笠人倒也乾脆，立即正容地說道：「弓某自抬身價，出面請各位來丐帮總舵一會，是想跟大家討論一件關係重大的事情。」

吳元俊望望兄長卜常醒，道：「什麽重大之事？」

布笠人道：「快刀王立不甘受辱丟官，欲與血手魔君再一較短長，因懾於『擎天劍』的鋒芒，想借『九龍刀』一用。」

「阿彌陀佛」南僧宣了一聲佛號，道：「此事非同小可，成敗之間關係非輕，詳細的情形如何，尚請施主言明。」

方少飛將經過的情形，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道：「粗略來看，王立頗有還刀的誠意，而且，他與雷霆之間，不論誰勝誰敗，誰生誰死，對我們均有益無害，故而在下已答應認眞考慮，未審諸位前輩意下如何？」

鐵掌遊龍吳元俊道：「就常理而言，站在我們的立場，魔窟窩裏反，我們應樂觀其成。」

醉俠卜常醒道：「卜某以爲，我們不單單應該樂觀其成，甚至宜進一步善加利用，作爲一個全面反擊的起點。」

東丐金八道：「卜大俠之言對極了，這是一個最佳的契機，應好自把握運用，若能一舉除掉這兩個魔頭，除奸的工作幾乎已經成功了一大半。」

方少飛道：「八爺是認爲可以借刀給姓王的？」

南僧無心道：「沒有『九龍刀』，這個架根本打不起來，自然要借，問題是如何妥爲安排，一戰成功。」

布笠人道：「這個弓某也想到了，已籌得一計在此。」

牌仙包不輸道：「請弓兄快說。」

布笠人道：「我們可以在二魔相鬥之處，設下埋伏，待他們力戰精疲之際，一舉格斃。」

東丐金八道：「弓兄有無想到，他們的手下高手如雲，刀客、偵緝手、錦衣衛、大內高手，個個兇殘成性，能征慣戰，一旦羣起而攻，我們自難穩操勝算，可有進一步的應敵之策？」

布笠人道：「原則上透過張敏，可以提出附加條件，設法叫他們兩個人單槍匹馬的幹。」

醉俠卜常醒道：「這是不可能的，一批新進的人，血手魔君引爲心腹，已結成死黨，明着不來，暗着也會來，而老人則

均爲王立的舊屬，交情非淺，亦必前往觀戰。」

布笠人道：「此事老夫也想到了，我們也有足够的人力可資運用。」

林玲朝殿門外望了一眼，道：「弓先生可是指丐帮弟兄？」

鐵掌遊龍吳元俊道：「還有我們從巢湖帶來的數百名子弟。」

布笠人道：「有這近千名的兄弟，足敷控制局面，先解决掉王立、雷霆，再收拾萬貞兒父女，相信這一股逆流行將結束，光明在望。」

南僧無心道：「施主計劃周密，成功可期，但凡事宜作退一步打算，萬一二魔相爭是假，或萬貞兒中途插手和解，九龍、擎天相互輝映，豈不要弄巧成拙？是以，一切皆宜預作部署，愼防功虧一簣。」

布笠人道：「大師所言一切，弓某俱已想到，且有成計在胸，沒有十足的把握，不會將『九龍刀』輕易的交出去。我們有神州三傑作內應，且已發展成一股小小的勢力，有他們三位從中煽風點火，深信必可逢凶化吉，履險爲安。」

事情就這樣决定下來，大家又詳細研討一下細節，分配任務，方少飛將「九龍刀」當衆交給布笠人，請他全權處理。

會議就此結束，大家各奔西東，但情緒俱已進入備戰狀態，精神奮發，磨刀霍霍，靜待事情的發展。

× × ×

在布笠人的苦心策劃，張敏的穿針引綫下，快刀王立與血手魔君雷霆之戰，卒告成爲事實。

時間就是今天的午正時分。

地點選在前次交手的大校場。

大校場北側，爲「招賢納士」而建的擂台，擂台後面的觀禮台，以及兩邊及後方的彩樓仍在，完好如初。

時辰未至午正，兩位主角尚未到場，聞訊而來看熱鬧的人却倒也不少。

嚴格的說，他們絕大部份都不是看熱鬧的觀戰者，是有所爲而來。有刀客、偵緝手、錦衣衞、大內高手；也有巢湖三十六寨的弟兄，與丐帮弟子。

彩樓內，後方的民房裏，周遭的大樹上，都藏着有人。

假如是在夜晚，假如這些人都是貓頭鷹，你一定可以發現，正有千百隻鬼火似的眼睛在場中凝視着，

南僧無心到了。

東丐金八到了。

卜常醒、吳元俊，包不輸到了。

方少飛、林玲，張亞男也到了。

只是，他們或則隱身暗中，或則混在人羣內，無人發現。

另外，西仙白芙蓉，北毒石天，均潛伏暗中窺伺，蠢蠢欲動。

空氣顯得很沉寂，沉寂中別有一番緊張氣氛。

時間到了，幾乎是同一個時間，從兩個不同的方向，快刀王立與血手魔君雷霆在場邊出現。

緊跟在雷霆身後的是他的徒弟小霸王燕無雙。

隨快刀王立來赴會的則是一名一號刀客。

二人狼行虎步，相向而行，同時在擂台前停下來。

雷霆拱了一拱手，叫了一聲：「王大人。」

快刀王立冷冷的「哼」了一聲，一言不發。

血手魔君雷霆問道：「怎麽沒見張管事？」

王立道：「他不知道該帮誰好，爲了保持中立，不來是最佳的選擇。」

「可是，比武較技，總得要有一個裁定勝負的人才行。」

「王某認爲沒有這個必要。」

「那如何判定輸贏？」

「生者贏，死者輸！」

「好一個生者贏，死者輸，王兄快人快語，咱們就這麽說定了。在那裏打？」

「老地方，王某是在擂台上輸掉的，今天要在擂台上再贏回來。」

「好，王大人請！」

「雷大人請！」

一彈身，雙雙登上擂台，全場鴉雀無聲，血手魔君雷霆冷然笑道：「雷某不想佔你的便宜，咱們今天拳掌上决一高下，好叫你心服口服，如何？」

快刀王立毫不承情，用力拍打一下刀鞘，道：「不必，你直管用劍，王某人用刀。」

血手魔君雷霆這時候才發現，王立的左右兩脅各佩着一把式樣古樸的刀，道：「難不成王兄弄到了什麽神刃寶刀？」

「鏗鏘」一聲，王立亮出了一把刀，看上去雖亦金光閃閃，亮麗無比，却非九龍，傲氣十足的道：「寶刀在此，請賜招吧。」

雷霆拔劍在手，一領劍訣，道：「王兄請！」

王立不再言語，舉步向前。

血手魔君也跟着向前移動。

台下一片死寂，台上空氣凝窒，兩個人不是游走，也不是閃避，而是直衝着對方走過去，速度雖慢，脚步却極爲沉重，通通通落地有聲，充滿濃濃的殺機。

隨着這連串沉重有力的脚步聲，場中的空氣也跟着進入最緊張的最高潮。

近了，近了，五尺，三尺，霍地，二人各發出一聲怪嘯，同時揮刀舞劍，遞出凌厲的第一招。

速度不能算是頂快，力道却渾厚扎實，猛銳至極，大家心裏雪亮，這兩個魔頭均在想探測一下對手的功力，到底深淺如何。

噹！刀劍相撞，爆出一團斗大的火花，二人半斤八兩，平分秋色。

一撞之下，王立的刀，未斷在擎天劍下，雷霆頗感意外，說道：「看來王兄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這一把刀還挺有來歷的。」

快刀王立喝一聲：「知道厲害就好！」倏然間刀光閃爍，攻勢綿綿，刀風咻咻不絕，滿目都是懾人的寒芒。

王立人稱快刀，刀上功夫自有其獨到之處，尤以速度馳名武林，雷霆一點也不敢大意，全力反擊，瞬息間已對拆了五十招，依然看不出任何勝負的端倪。

（未完・廿一）

奇情短篇故事





刀戈・譯

這次我猜又要「執包袱」（被解雇）了。今天正好是星期五，發薪日。許多人「一念及此」，便會笑逐顏開。可惜不是我。我是個送牛奶的工人，星期五却是我的收賬日，

就以這條街爲例吧，我管這條街叫做「鱷魚潭」。六號門牌的那伙人家，這個星期二多要了一品脫的牛奶，但我可以跟你打賭，今天我去收賬的時候，那個家主婆一定忘記的一乾二淨。

不過，這次我的失業，並非錢銀這麽簡單的。主要就是因爲那個范小姐。

這種工作不是輕易獲知人家的姓名的，你只能記住那個客戶的門牌號數。這位范小姐就住在這條街的轉角處，她每天要兩品脫的牛奶，但在星期六，則多要兩品脫的乳酪。

同時，你也要記住，那一個客戶養有惡犬，這晚不致被無辜咬傷。

我可能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位范小姐的了。

她獨個兒住在一間獨立的屋子裏，老遠才有隣居。最初我完全不知道她是寫偵探小說的，只聽到她屋子裏整天都响着「的的答答」的打字聲。

我也見過她，是個中年女人，一頭剪短了的黑髮，身材稍爲肥胖。

她對當天的報紙總是「先睹爲快」的。每天報販把報紙派到她那裏的時候，通常都比我派牛奶到她那裏早二十分鐘左右，所以每天我到達的時候，她已經把報紙拿到屋裏去了。

「小兄弟，這些報紙都送給你好了。」一天，她這樣對我說。「相信裏面有許多故事，你都會很喜歡讀的。」

我不知道她爲什麽把那個星期的舊報紙都送給我，但我還是笑着收了。

然後，第二天早晨，我發覺昨天的牛奶仍舊原封不動的放在門階上面。我核對一下那本專門登記客戶訂貨的小册子，她的戶口並沒有取銷。

這可能是她偶然忘記拿進去罷了。

但是，又一個第二天的早晨，我發覺門階上面一共放有四品脫原封不動的牛奶。我凝視着那四瓶牛奶好一會兒。這眞教我爲難了，因爲這裏面可能會有許多道理的，不過，許多故事都這樣寫過：「屍體的發現，全憑送牛奶的工人向警方報告，見到連日的牛奶仍舊在門階上。」

於是我連忙趕去問問她的隣居，但却得不到要領。

「這個范小姐一向也是閉關自守的。」一個女隣人說。「她是寫犯罪和偵探小說的。」

「謝謝你！」我說。於是我想到她可能出門兩三天，一時忘記通知我。

不過，又再一個早晨，那裏却一共擺放着六品脫的牛奶。我從信箱的縫口窺望進去，見不到有什麽動靜，也聽不到有什麽聲音。

我整天都在替她担心着，但又不敢報警，要是你使到警方白走一遭的話，虛報的罪名我可担當不起……

不過，第二天我終於報警了，因爲那裏不只擺放着牛奶，我發現還有當天的報紙，這麽看來，這個可憐的女人一定是病倒了，直至昨天爲止，她還可以勉强去拿報紙，但是今天，她連這丁點兒的力氣也沒有了。

於是我大力敲門，並且大聲呼喚她。但完全沒有應聲。不過，我知道她一定是在裏面的。

「范小姐，你放心。」最後我就這樣叫着。「我會找人來帮忙妳的。」

我到電話亭打電話報警，不消幾分鐘，兩名警員騎着電單車來了。但他們却不敢破門進去。

「在你破門進去之前，必須肯定裏面已經出了亂子。」其中一名警員說。「你知道嗎？要是這伙人家去了外地探親，忘記了通知停止派送牛奶，我們貿貿然破門進去，這是要賠償的。」

不過，他們最後還决定破門進去，其中一名警員就找來一塊布料把一隻手包裹住，準備敲破大門側邊的一塊玻璃，然後伸手進去弄開門鎖，但是，把我嚇個一跳的，却是那扇大門忽然自動開了，范小姐就站在門邊，神采飛揚，絕無病態。

「用不着麻煩這位警員了，」她說。「我不過想找出一個送牛奶工人會等待多久才去通知你們罷了，這對於我那個偵探故事是很重要的。」她轉過身來朝我笑着。「你很聰明，知道多一份證據才可以作出决定，果然，那份報紙便增强了你的信心。這是我的一個試驗罷了，現在，我很感激你們，從你們的反應，證明我的理論是正確的了。」

他媽的，爲了一個這麽簡單的理論的求證，便叫我替她空着急了兩天。昨天，由於心神不屬，脚踏車便撞向一根路燈柱，車覆人翻，收回來的百多只牛奶瓶大部份打碎了。今天收賬回去，農塲主人不叫我「另謀高就」才出奇哩！范小姐，我會永遠記住你的！

（完）

四大名捕故事／溫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無情和文章在貓耳鎭追逐，一個被衙差、地保截住查問，無情指出文章挾小童逃竄；文章被賓東成和隨從截鬥，衙差上前協助，却被文章打倒兩個，一見無情喝住，就不敢動手，哀求無情放他一馬，答應退隱林泉不仕、也不重現江湖……無情豈肯相信，但又無力反擊，互相僵持，此時來了唐晚詞用雙刀向文章胸腰之間揷去，文章左拳將她擊飛尋丈，文章的刀奪手而出飛向無情，揷入他的左胸，三人皆重創倒地，文章傷最重，知道無情無力還擊，自己手上還有笛針暗器，不到生死存亡關鍵不用，這次就可以拿來應用，却不料一匹快馬衝來……

接力搏鬥　奸雄傷亡

只要文章一意撲向唐晚詞，就要跟這匹駿馬撞在一起。

文章當然不想「撞馬」，就算在平時，一個人跟一匹馬對撞，也甚爲不智，更何況他現在還受了重傷？

他立即飛降下來。

快騎也陡然停住。

馬如去矢，不能驟止，但能把疾騎一勒而止的腕力，敢有千鈞？

但是從馬上落下來的人，却是一個瘦子。

這個人，瘦得只像一道長條的影子，如果不是他身上穿着厚厚的毛裘，把身子裹得像隻箭豬一般，恐怕連風都可以把他走吹十里八里。

× × ×

這個人，一下馬，就咳嗽，兩道陰火般的眼神，凝在唐晚詞身上不移。

他沒有看文章。

也沒有看無情。

看也不看一眼。

他只看唐晚詞。

他背向文章，走向唐晚詞，一步一咳嗽，半步半維艱。

他開步時，手掌遙向馬臀一拍，馬作希聿聿一聲長嘶，碎步踏去。

這時，這條街衖上除了倒在地上的三個人：唐晚詞、銅劍、無情和一衙差、一僕役，以及站着的兩個人：文章和剛騎馬趕來的瘦漢之外，就只剩下賓東成及兩個官差、兩名僕人。

長衖落落。

咳聲悽悽。

馬依依。

× × ×

無情的眼睛亮了，但却不明白。

一個人絕望的時候眼睛只會黯淡，不會發亮的，故此，相學中主要看人的眼神，便是因爲眼睛最難掩飾心中的感受。

無情的眼亮了！是因爲來的是他的朋友。

雷捲。

但他却不明白雷捲爲甚麼會出現在這裏。

——他沒有走？

——還是走了又回來？

——他怎麼知道我們途中會出事？

——戚少商呢？莫非是他們赴易水的途中有了甚麼意外？

× × ×

文章沒料到會有這個變化。

他的心往下沉，他要在他的心未沉到底時，作出一個挽救自己巳往無望處沉的拚命！

一個人在絕望的時候，只要還敢一拚，定能一拚，說不定就會重新有了希望，所以，古語有云「哀兵必勝」，哀兵雖不一定能勝，但在天時、地利、人和下很可能會成爲一支雄兵，「背水一戰」時破釜沉舟，往往能反敗爲勝。

他長空掠出。

他撲的不是唐晚詞。

他掠向無情。

——殺了無情，少一勁敵！

——制住無情，可以保命！

× × ×

他的身形才動，雷捲似背後長了眼睛，身子立即彈起。

他身輕裘厚，急若星丸，文章大喝一聲，身形疾往下沉！

下面是銅劍！

——來不及制住無情，抓住銅劍也一樣！

他的身形甫沉，雷捲巳到了他身後。

文章要爭取時間。

這是他生死存亡的一瞬。

他的鐵笛一揚，「九天十地、十九神針」巳噴發出去！

然後他向前一衝，伸手一探，抓向銅劍的後頸！

× × ×

前十後九，十九支無形無色幾近透明的針，連射雷捲十九處死穴！

針在前發，但有些針却巳無聲無息的襲向雷捲的後身！

雷捲忽然整個人都縮進了毛裘裏！

十九支針，全射入裘內。

雷捲自裘下滾了出來，一指戳中文章後心！

文章大叫一聲，巳拿住銅劍後頸。

雷捲還想再救，但背後急風陡起！

只聽無情振聲急呼，道：「捲哥，小心！」

雷捲全神對付文章，要避巳來不及，裹身毛裘亦巳離體，背後硬吃一擊，嘴角濺血，但他霍然回身，一指戳中後面暗算者的胸前！

那女子跌了前去，却正是手執鐵尺的英綠荷！

× × ×

雷捲點到了英綠荷，同一瞬間，文章也一脚踏中他的腰眼。

雷捲藉勢飛了出去，跌在唐晚詞的身邊。

這一瞬間，場中發生了許多事。

英綠荷忽然自街角掩撲而至，拿出一根鐵尺。文章撲向無情，轉攫銅劍，雷捲一指戳中了他，却被英綠荷所傷。雷捲反擊，英綠荷跌到無情身邊。文章飛踢，雷捲跌在唐晚詞身旁。

場中只剩下文章，拑制住銅劍，搖搖欲墜，像是秋風中最後一片殘葉。

× × ×

唐晚詞悠悠轉醒。

但她幾次勉力，都站不起來。

文章那負痛的一擊蘊有「大韋陀杵」和「少林金剛拳」之巨勁，若不是唐晚詞砍中他在先，而他左臂左眼均負重創，文章這一拳肯定足以要了她的命。

她哼哎一聲，甦醒的時候，發現除了文章之外，人人都倒了下去，她想設法爬起來。

可是她太虛弱。

胸口太疼。

有些時候，你急想要做成的事情却偏偏無法做到，作除了急以外，也眞是無法可施。

她更急的是發現英綠荷慢慢的力掙而起。

這個發現使唐晚詞更急得非同小可。

她也立即察覺到：自己的方法不對。

急不是辦法。

她馬上運氣調息，想強聚一眞元氣，能夠應付當前的危局。

× × ×

英綠荷能夠掙得起來，是因爲她那一根鐵尺，先擊中雷捲的「至陽穴」，雷捲才回身點中她的「中腕穴」的。

雷捲因爲全神貫注在對付文章的「九天十地、十九神針」之上，才着了她這一擊。

任何人的「至陽穴」被重擊，都難以活命。

但雷捲體內煩纏着十數種病，十數種傷，以致使他身上的幾個要穴，都稍微移了穴位。

而且特別能熬得起打擊與痛楚。

——一個長期受苦的人，總是比一般人能受苦，因爲他把受苦習以爲常。

——平常人禁受不了忽然而來的痛苦，其實不一定是因爲痛苦過甚，而是因爲一時不能習慣。

——這正如常年吃大魚大肉的人，忽然叫他吃幾天素，他會覺得口裏「淡出個鳥來」，但對常年吃齋的修行者而言，這幾天素能算得上是甚麼？

——又像一個自由自在慣了的人，忽然被囚禁了幾天，便覺得十分難受，但對長年受禁錮的人而言，這幾天的不能自由，實在「不足掛齒」。

所以雷捲能在受襲之後，還能反擊。

他點倒了英綠荷。

他點倒了英綠荷之後，自己也支持不住。

——「至陽穴」上的一擊，畢竟非同小可。

雷捲只覺眞氣逆走，血氣翻動，元氣浮湧，只覺喉頭一甜，喳地吐了一口血，栽倒於地。

他在匆忙中發招，是因爲知道在自己倒下去之前，決不能讓敵人仍繼續站得起來。

現在這個局面，分明誰站得起來誰就能活下去。

——反過來說，倒下去就等於死。

可惜他在穴道被制之後的一指，戳歪了一點，只捺在英綠荷的「上脘穴」與「中脘穴」之間。

英綠荷只閉了一閉氣，仍然能站了起來。

× × ×

雷捲那一招雖未「正中要害」，但對英綠荷而言，已經够受的了。

她本來從倒灶子崗逃得性命，先到七、八里外的思恩鎮落脚，心裏倒發誓不再跟官方「賣命」——因爲她眞的差點送了性命。

她一到思恩鎮，忽然想起劉獨峯和戚少商在此地住過，這地方想必有「劉捕神」和「戚寨主」的「朋友」。

——不能在此地停留。

所以她立即在客店裏奪了一匹馬，往貓耳鄉方向逃。

結果，她路過市肆，便聽到人們爭相走避，並驚傳着有人在銅牛巷中殺人的事情：

「那個雙脚殘廢的年輕人可慘了，怎是人家的對手哩！」

「那個凶神惡煞也不好過，你看不見他肩上冒着血，眼眶兒一個血洞嗎！」

「我看那殘廢的還是鬥不過瞎眼的，那殘廢的兒子，還挾持在獨眼惡人的手中呢！」

「可憐，那被挾持的可憐孩子，還是個幼童哩！」

「不怕，賓老爺子和鄭老二、甫班頭他們都到了，還怕那毀掉克老闆簾帳子的獨眼鬼作惡不成？」

「你說得倒輕鬆！你剛才沒瞧見嗎？何小七一向都對我們誇武炫狠，但他給獨眼惡鬼一動手就放倒了，我看情形啊，大事不妙嘍！」

「我們在這兒還耗甚麽的，還不去報官！」

「對！多叫些官爺來，或許合力就能把那獨眼鬼收拾了！」

「那還不到衙裏去，在這兒磨咀就磨個卵來！」

這幾個行人邊聒嚷着邊奪路而走，英綠荷一聽之下，猜料了七、八成，大概是文章與無情對决直纏戰到這兒，而且看來還是文章佔了上風。

英綠荷一路上正感徬徨，師父既逝，同門亦死，茫茫然無處可投奔，現聽聞文章又制住大局，便想過去討功，順便報仇雪恥。

這一動念，便趕去肇事現場。

她到的時候，棄馬而用輕功竄上附近的屋脊，剛好看見唐晚詞砍着了文章，而文章連傷唐二娘、無情兩人，大局已定，不料雷捲又策馬趕至。

英綠荷估量局勢，覺得絕對有勝算，便悄悄的掩撲過去，奪下一名衙役手上的鐵尺，趁雷捲搶攻文章之際，突襲他的背後。

結果便是如此。

雷捲倒地。

她也受了傷。重傷。

× × ×

傷得再重，也得起來。

就像一個人的事業，崩潰得再澈底，也得要重建。

不能重建，這個人的一生便完了。

一個人寧可死了，也不能完了。

一個人完了的時候，通常也不會再有金錢和朋友，甚至連愛人和親人，都會消失。

一個人死了，不一定什麽都没有，至少，他還可能有名譽、有地位、有人永遠的懷念他。

所以，完了的人比死了更可悲。

但完了的人畢竟不等於死了。

完了的人一天没死，仍然可以再起。

正如受傷的人並不等於死。

只要不死，就有復元的機會。

就有讓死的不是自己，而是敵人的機會。

英綠荷雖然傷重，但仍掙扎而起。

她心裏又在後悔。

後悔爲何又忍不住來參加這場很可能送掉性命的厮鬥——至少，她現在傷勢又加重了數倍。

可是現在已没有她後悔的餘地。

她一定要在這些人還未來得及恢復前出手，把他們全部除掉。

× × ×

她第一個要殺的，就是無情。

因爲她知道他最難應付。

只要先殺掉他，大局可定。

× × ×

她掙扎到無情身邊，咀角已溢出了鮮血。

她挨近端詳無情：「你很俊。」她嘆了一聲道：「可惜我非殺你不可。」

語音一頓鐵尺往無情頭頂的「天通穴」就要砸下去。

無情忽道：「等一等。」

英綠荷趨近無情，問：「你還有什麽遺言？」

無情道：「你錯了。」

英綠荷笑了：「我錯了？」

無情一字一句的道：「死的是你，不是我！」

說到最後一個「我」字時，「咻」的一聲，一道白光，釘入了英綠荷的印堂之間。

英綠荷一呆。

暗器已命中。

暗器是自無情嘴裏疾射出來的。

——咀裏藏有暗器，也是無情的殺手鐧，但因他功力不足，只能在近距離下傷人。

文章一直跟他保持距離，愼加提防，這使他一直都用不上這一道殺手。

英綠荷掉以輕心，靠得如此接近，這一下，便要了她的命！

× × ×

英綠荷仍舉起了鐵尺。

她竭力想在失去最後一點力量前，擊殺無情。

無情也盡了最後一點元氣，連避都避不開去了。

就在這時，賓東成大步走了過來，一手拿下了英綠荷手上的鐵尺。

——這些武林好手倒的倒，傷的傷，死的死，總而言之，都失去了戰鬥力，賓

東成和這幾名衙役、僕從，反而變成了舉足輕重，以定成敗的人物。

× × ×

其實，如果這千百年來，武林中人如果不是互相仇殺，又提防別人加害把絕藝私藏不授，又何致日後武林還不如儒林盛，而且，日漸式微，何致於流傳下來的都只是些微末伎倆，遭人白眼看不起呢！

「文無第一，武無第二」，自古文人相輕，但文人畢竟最多只能口誅筆伐，要是文人也跟武人一般動刀動槍，老早在七百年前就半個不剩了。

因爲文人一向比武人更不能容納異己份子。

就算他們很少動刀動槍，但動輒大興文字獄，以筆墨殺人的數量，只怕絕對不比武人少。

這些自歷代刦難後還能在青史的火燼中走出來的書生，也不知是天幸，還是民族之幸，抑或是他個人之幸？

× × ×

現在場中只剩下了文章。

那兩名衙役和兩名僕役，包圍着他，但誰都不敢上前。

文章仍令人感到驚心動魄。

而且銅劍還在他的手上。

他隨時都可以先殺了銅劍。

就算他馬上就要死了，他也可以抓銅劍陪他一塊兒死。

——這種事情，文章絕對敢做，而且在做的時候，絕對連眉頭也不皺上一皺。

× × ×

「我隨時都可以殺掉這個小孩，」文章遙向無情說道：「就算我就要死了，我殺不了你們，但要殺他，還是易如反掌的事。」

無情點頭：「我相信。」

文章一面咳一聲吐血，苦笑道：「你猜我會不會這樣做？」

無情靜了半晌，才道：「你不會。」

文章笑得更悽涼，加上他全身浴血，簡直悽厲：「爲什麽？」

無情深吸一口氣，道：「他還是個小孩。」

文章慘笑道：「你以爲我這種人，連小孩子都不敢殺麽？」他痛得全身都在顫抖，「合計起來，老太婆和襁褓中的嬰孩，我至少殺了十個八個，再殺十個八個，也不算是什麽回事。」

無情眼中已有懼色。

「何況，」文章雖然傷重，但看去猶十分清醒。「我殺了他，你一定會痛苦終生，能讓自己的仇敵痛苦終生，當然是件快事。」

無情道：「你殺了他，這街上只要能動手的人，都不會讓你活下去！」

「說得好，」文章咯血笑道：「可惜却騙不倒我。」

他笑着用被血濕透的衣衫揩去咀邊的血：「你看我這樣吐血法，還能活得過下個時辰麽？」他手上一用力，銅劍雖叫不出聲，但臉上五官都痛苦的擠在一起，「我反正都要死了，多殺一個兩個又有什麽關係？」

無情忽掏出「平亂玦」，大聲道：「我是御賜『天下四大名捕』中的盛崖餘，這人一旦要殺這小孩，你們立即將之格殺當堂。」

賓東成和衙役吃了一驚，但都應道：「是！」

「沒有用的，」文章道：「他們或許能殺死我，但我已殺了你的愛僮，你又能奈我何？」

無情額上的汗珠越來越密。

「除非你答應我一件事。」文章全身一陣搐動，才吐出了這一句話。

「你說。」無情忙道。

「我死後，你把我的棺木運回我家裏，告訴我的孩子雪岸，把兇手的名字一一告訴他，一個也不准隱瞞，並叫他要爲我報仇，你要是答應，我便放了他！」文章一口氣說。

無情一怔：「你相信我？」

文章道：「只要你答應，我便信。」

無情知事態緊急，隻字逐句的道：「我答應你。」

文章哈哈大笑，道：「好，無情說的話，就算是敵人，也一樣信之不疑。」

無情冷冷地道：「你不必激我，我答應過的事，一定做到。」

文章喃喃地道：「很好，很好，」眼光愈來愈失神，用一種低沉得幾乎只有他自己聽見的語音道：「有人替我報仇了，我還殺他幹什麽，我的孩兒會替我報仇，我還殺個孩子幹什麽！」

說着，忽然把銅劍甩了出去。

但他元氣已近耗盡，這一甩不過把銅劍扔出三、四尺遠，就栽倒於地。

文章一陣搖晃，忽大笑三聲，一拳反擊在自己的咽喉上。

然後他便仰天而倒，再也無法起來。

無情望着他的屍體，用一種堅決的語音喃喃地道：「你放心去吧，我一定告訴你的兒子，是我殺死你的。」

× × ×

銅劍算是撿回了一條命。

隔了好半天無情總算才有氣力問剛轉醒過來的雷捲：「你怎麽會回來這裏？」

「你不是遣長斧漢飛騎來叫我回援的嗎？」雷捲驚疑地道：「少商便叫我回來走一趟再說。」

他們猜了半天，總算才猜測出來：戚少商知道雷捲放心不下唐晚詞，但又不肯徇私回顧，便設計要赫連春水那位使長斧的近身僕人自後頭趕上來走報，說是無情一行人等遇危，要雷捲急援，讓雷捲能有機會跟唐二娘再在一起。

戚少商這樣設計，當然是出自一片苦心。

可是他萬未料到，如果雷捲未及回援，無情、唐晚詞都眞的要命喪貓耳鄉了。

——這是天意　多於人爲。

——天意永遠要比人好。

無情和雷捲及唐晚詞都衷心感謝戚少商。

但這時候已不及別再赴易水北八仙台，現在最急需的，還是赴京爲「連雲寨」翻案。

這才是一切的根本。

他們雖然都負傷不輕，但仍晝夜兼程。與郝舜才及三劍僮，趕赴京師。趕赴一個希望。（未完・四十五）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　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賈老二將老章點了死穴，把屍體用藥物化掉之後，再到地下室中，替藍如風易容爲辛有恒，柳飛絮易容爲老章，接着把柳如絮帶出地下室……丁藥師已有消息，劫持丁藥師的人相約在九里山見面，並要徐少華以秋水寒換人，賈老二隨同徐少華去赴約，他還把一柄仿製的秋水寒交給徐少華，兩人來到九里山，青衫中年人也來到，徐少華把假秋水寒交給他，換回丁藥師回來，就在此時五名黑衣人攔住青衫中年人，要搶去秋水寒，雙方激戰後，黑衣人不敵而逃，賈老二很滿意，假秋水寒不但送出了，也把麻煩送到對方頭上……

先清除奸細　進軍白骨門

聞天聲驚異的道：「你老哥看過就會了嗎？」

「他們使的是大雜膾，差不多可以類推。」賈老二接着又道：「還有，僅憑對方這些招式，如遇急難之時，還不足以保命，小老兒想另外傳他們一招擒拏手法，你老不會有門戶之見吧？」

聞天聲喜形於色，說道：「這是劣徒們的機緣，能得你老哥傳他們一招半式，終身受益無窮，兄弟高興還來不及呢，兄弟先替劣徒謝了。」說完，朝賈老二拱手作了個長揖。

「不敢，不敢。」賈老二連連還禮，一面說道：「那就這樣辦了，小老兒告退，你老休息一回吧！」轉身推開房門，閃了出去。

×　×　×

二更以後，賈總管帶着徐錦章來至地下室，推門走入，辛有恒（藍如風）和章通（柳飛絮）早已在等着，看到兩人，立即站了起來。

賈老二大不刺刺的往一張木椅上坐下，臉色漸漸沉了下來，目光一抬，尖聲喝道：「徐錦章，我有話問你，你要老老實實的說。」

徐錦章看總管臉色不對，不覺機伶一顫，忙道：「總管要問什麼，屬下自當據實稟報。」

賈老二說道：「你快說，你究是什麼人？」

這話聽得徐錦章不由一楞，躬身道：「屬下自然是徐錦章。」

賈老二哼了一聲道：「好，你把出身來歷，詳詳細細的說一遍，若有半句虛言，當心我剝你的皮。」

徐錦章望望賈老二，囁嚅的道：「總管……」

章通喝道：「總管叫你說，你還不快說？」

「是。」徐錦章不知總管究是爲了什麼？口中應着「是」，就恭敬的道：「屬下先父徐長壽，原是莊上的管事，屬下從

小就在莊裏當差……」

賈老二道：「什麼人把你引進到咱們那裏去的？」

徐錦章望一望章通，說道：「是章老哥。」

賈老二道：「他怎麼對你說的？」

徐錦章道：「他說：雲龍山莊就要毀滅，叫屬下識時務者爲俊傑，只要投到咱們裏面，保證屬下無事，還有重賞……」

「你就這樣做了俊傑？」賈老二哼道：「說下去。」

徐錦章接着道：「屬下就由章老哥引進，後來……那天早上章老哥要屬下以採購爲名，辰牌時光就離開了。」

賈老二道：「誰派你來當管事的？」

徐錦章又望了賈老二一眼，才道：「這是你老的推薦，認爲屬下是這裏的老人，少莊主回來，也比較熟悉……」

賈老二忽然咯咯笑了起來，看着徐錦章說道：「你倒說的一點沒錯，這是誰教你的？」

徐錦章聽得心頭一沉，惶恐的道：「這是屬下的經過，你……老……不相信屬下……」

賈老二似笑非笑的道：「你教我怎麼相信你呢？」

徐錦章道：「總管……」

賈老二沒有理會他，回頭朝章通吩咐道：「叫徐錦章進來。」

章通答應一聲，轉身拉開木門，叫道：「總管叫你進來。」

「是。」門外有人應着「是」，一個身穿青衫的漢子舉步走入。

徐錦章滿腹狐疑，忍不住抬目看去，這一看，他整個人僵住了！原來從門外走進來的漢子，無論面貌，身材都和自己一模一樣，就像從鏡子裏看到自己一般！

徐錦章一時之間驚駭欲絕，連忙躬着身道：「總管，他……是假的，假冒了屬下，務請總管作主。」

賈老二冷哼道：「他還說你假冒了他呢！」

徐錦章急道：「總管，屬下……」

賈老二擺手道：「你不必多說，說也無用，裏面有兩個人，你去求他們吧。」

「總管……」徐錦章還待再說。

章通喝道：「總管叫你進去，你就進去，裏首一間有人等着你，聽到沒有？」

徐錦章只得應着「是」，舉步朝裏首一間石室走去，伸手推門而入。

這一剎那，徐錦章腦袋轟的一聲，如遭雷擊，臉如土色，木然過了半晌，才疾快的趨了上去，撲的跪到地上，連連磕頭道：「小的該死，小的一時糊塗，上了歹人的當，還望聞三老爺，少莊主開恩。」

原來這裏間兩張木椅上，坐着兩個面有怒容的人，正是聞天聲、徐少華師徒兩人！

聞天聲目光如炬，凜然喝道：「徐錦章，你是本地徐家的人，也是雲龍山莊的親屬，你父子兩代在雲龍山莊當差，我二師兄待你們不薄……」

徐錦章連連磕頭道：「小的知道。」

「你既然知道，還出賣雲龍山莊？」

聞天聲越說越氣，切齒道：「雲龍山莊連二師兄在內，七十餘口齊遭毒手，你居然恬顏事仇，賣主求榮，像你這樣忘恩負義的東西，留你何用？」右手一掌朝徐錦章當頭拍落。

徐錦章連「饒命」二字都沒喊出，就撲倒地上。

×　×　×

「屬下田有祿來了。」

地室門口剛響起田有祿的聲音，裏面就傳出賈總管的喝聲：「進來。」

田有祿應着「是」，舉步走入，目光一抬，就發現屋中除了賈總管、徐錦章、辛有恒、章通三人早已來了，這就連忙拱手道：「總管見召，不知有何吩咐？」

賈老二抬起眼皮，望了他一眼，冷冷的道：「說說你的出身來歷。」

田有祿一怔，朝賈老二欠着身道：「總管……」

賈老二攔着道：「不用問我理由，你把出身來歷說一遍給我聽聽？」

田有祿應了聲是，他因賈老二沒有叫他坐，他自然不敢坐，只是站着說道：「屬下出身少林俗家，是你老提携引進，屬下就一直跟着你老，充任教練，副管事，到了這裏，你老又提升屬下爲管事……」

賈老二瞇着眼道：「這麼說，你是我的人了？」

「是，是。」田有祿連聲應着，巴結的道：「屬下自然是你老的人了。」

「嘿嘿！」賈老二沉笑了兩聲，才道：「只可惜有人在我面前告了你一狀。」

田有祿朝坐着的徐錦章等三人掃了一眼，奇道：「不知是什麼人在總管面前告屬下的狀？」

「田有祿。」賈老二抬抬手道：「叫他進來。」

章通答應一聲，起身朝門口叫道：「田有祿，總管叫你進來。」

田有祿聽得大奇，心想：「怎麼又有一個田有祿了？」

心中想着，不覺舉目看去，只見從門外進來的田有祿，赫然就是自己模樣，一時心頭又驚又疑！

那走進來的田有祿朝賈老二躬身一禮，說道：「屬下田有祿，見過總管。」

賈老二一抬手，指指站着的田有祿，說道：「你說他假冒了你，現在在我面前，你們不妨當面對質，看看誰眞誰假？」

原來的田有祿氣急敗壞的道：「總管，是他假冒了屬下，他是假的，屬下追隨你老多年，容貌可以假扮，聲音卻不一樣，你老總聽出來了？」

賈老二點着頭，唔了一聲道：「聲音一樣可以改變，你們兩個的聲音，我聽聽都差不多！」這話就偏向後來的田有祿了，他說話的聲音就不對，難道賈總管會聽不出來？

後來的田有祿道：「總管，此人假冒屬下，不是易了容，就是戴着面具，請總管裁奪。」

原來的田有祿道：「眞金不怕火，總管請只管驗看。」

賈老二道：「這辦法不錯，來，你走上來，先讓我看看。」

原來的田有祿聞言走上兩步，說道：「總管請看，屬下既沒戴面具，也沒易容，眞假一看便知。」

「你不用多說。」賈老二伸出一根指頭，在原來的田有祿臉上，從上往下，重重捺了下去，接着瞪起兩顆鼠目，仔細瞧了一眼，突然重哼一聲，揮手就是一個巴掌，打在他臉上。

這一記巴掌打得不輕，原來的田有祿被打得眼冒金星，臉頰上火辣辣生痛，一手捂着臉，心頭極感委屈，叫道：「總管，屬下那裏惹你老生氣了？」

賈老二反手又是「拍」的一聲，打在他右頰上，哼道：「你要知道我爲什麽打你嗎？」

原來的田有祿兩頰都被打紅了，但可不敢叫屈，一面說道：「屬下不知道。」

「你很會做作。」賈老二冷笑着，回頭朝章通道：「給他鏡子，讓他自己瞧一瞧！」

章通答應一聲，從身邊取出一面手掌大的鏡子，朝原來的田有祿遞了過來，冷聲道：「拿去。」

原來的田有祿不知自己臉上怎麼了？伸手接過鏡子，朝臉上照着看去。

這一看，連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剛才被賈總管手指捺過之處，有一條較白的痕迹，皮膚顏色顯然有着不同，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好像自己臉上眞的易了容，如今被揩拭去了一般。

這下直把原來的田有祿驚駭得不知所云，急忙叫道：「總管……」

賈老二不讓他多說，哼道：「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原來的田有祿心裏有屈難伸，嘶聲的叫道：「總管，屬下是眞的，眞正的田有祿！」

賈老二忽然笑了，說道：「你眞是到死不悟，就因爲你是眞正的田有祿，所以該死！」抬手一指朝他心窩點來！

原來的田有祿那裏想閃避得開，應指倒下。

章通忽然嬌笑一聲道：「賈總管，眞有你的！」

她是柳飛絮！

辛有恒（藍如風）也笑了起來，說道：「賈總管這一手指鹿爲馬，眞是唱做俱佳！」

賈老二從身邊取出化骨丹，挑着彈到田有祿身上，才聳着肩，嘻的笑道：「這二位新來（指扮徐錦章的汪友諒，扮田有祿的陸其琛，他們是聞天聲門下弟子），要小老兒把他們身世來歷說上一遍，小老兒也說不清，不如就讓他們自己來說說的好。」

接着又朝扮徐錦章的汪友諒，扮田有祿的陸其琛二人說道：「再，就是變音術，剛才小老兒巳和二位解說得很詳細，如今再讓二位聽聽他們二人的聲音，學起來就容易得多，方才他們說的每一句話，二位都聽清楚了？」

汪友諒，陸其琛連忙抱着拳異口同聲說道：「他們說的話，屬下都記住了。」

「那好！」賈老二點着頭，從懷中取出酒瓶，喝了一口，說道：「時間已晚，大家快去休息了。」

× × ×

聞天聲六個門下，除了大弟子陸其琛改扮田有祿，三弟子汪友諒改扮徐錦章，還有二弟子崔家騏，改扮帳房何守成，四弟子馬成龍、五弟子萬全、六弟子梁子丹，都改扮成在書房伺候的莊丁。

這一來，雲龍山莊就等於從對方的控制中易了手，現在巳經全部可以由己方控制了。

× × ×

聞天聲從地室回來，剛剛睡下，房門外就起了剝啄之聲。

聞天聲披衣跨下木床，問道：「是什麼人？」

只聽賈老二輕聲道：「是小老兒。」

聞天聲一聽是賈老二的聲音，心知有事，急忙過去打開房門。

賈老二一下鑽了進來，聳聳肩道：「你老巳經睡了，小老兒打擾了。」

聞天聲道：「賈總管這時候來，一定是有事了，快請坐。」

「嘻嘻！」賈老二笑着道：「馬陵先生說得一點不錯，這時候三更多了，不是急事，小老兒怎敢來打擾你老清夢？」

「急事這兩個字聽得聞天聲一怔，急忙問道：「是不是出了什麼事？」

「那倒不是。」賈老二慢條斯理的說道：「小老兒回到房間裏，發現了一張紙條。」

聞天聲道：「那是什麼紙條？」

賈老二忽然壓低聲音說道：「是上面傳下來的密令。」

「上面？」聞天聲問道：「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這個你老暫且不用問。」賈老二神秘兮兮笑了笑，從懷中取出一個寸許長的細竹筒，從裏面倒出一個小紙捲，說道：「你老看了就知道了。」

聞天聲打開紙團，只見寫着兩行小字：「通知徐少華，以劍換人，有藍如風、柳飛絮爲人質，可慫恿向白骨門索取秋水寨。」下面蓋着一顆很小的朱紅鈐記，刻的是「司徒」二字。

聞天聲張目道：「要咱們去向白骨門索劍？這怎麼成？」

他巳經知道柳飛絮、藍如風巳經沒事了，何況白骨門取去的只是一支秋水寒的仿製品，自然用不着去和白骨門結怨了。

賈老二道：「嘻嘻，白骨門也沒什麼了不起，咱們怕他什麼來着？」

聞天聲道：「咱們犯得着嗎？」

「當然犯得着！」賈老二說道：「少莊主本來就說過要找他們算帳去的，讓他們知道雲龍山莊不是好欺侮的，豈不是正好？」

聞天聲看了他一眼，一手撚鬚，說道：「總管的意思，咱們眞的要去？」

賈老二道：「自然非去不可。」

聞天聲道：「賈總管必有高見，聞某願聞其詳。」

「小老兒還沒想到有什麼高見。」賈老二聳聳肩道：「只有一點，對方要咱們去向白骨門索劍，其中必有企圖，咱們不妨將計就計，相機行事，至於細節，那只好臨時隨機應變了。」

聞天聲攢攢眉道：「總管有沒有考慮到白骨門高手甚多，江湖上出名難惹，這一來，雲龍山莊豈不樹下了强敵？」

「照說這是他們先來招惹雲龍山莊的

。」賈老二理直氣壯的道：「他們既然招惹咱們在先，咱們就是招惹了他們，也是白骨門理虧在先，嘻嘻，小老兒說過，若要雲龍山莊在江湖上揚名立萬，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找個最難惹的人門鬥，白骨門自然是最理想不過的了。」

聞大聲自從知道他是黃山不醉翁的唯一門人，對他就一直十分信任。他當然不會眞的想當雲龍山莫總管來的，雲龍山莊總管也不是了不起的頭銜，他可能是銜不醉翁之命來協助雲龍山莊的。因爲不醉翁和徐少華的曾祖父、祖父，有着兩代的交誼。

聞天聲當然聽得出來，賈老二的口氣，好像是極力主張去找白骨門索還秋水寒。試想白骨門取去的只是一支贋品，賈老二何以要如此堅持？道理只有一個，他心裏必然另有計較，只是沒說出來而已。

聞天聲想到這裏，心裏笑了，一面故作沉吟，說道：「賈總管認爲可行，兄弟自然不好堅持反對，不過咱們即使要去找白骨門，最好能謀定而動？」

「這有什麼好謀的？」賈老二雙手一攤，說道：「謀讓人家去謀，咱們只要隨機行事就好了。」

聞天聲心想：「你果然早就胸有成竹了！」一面點頭道：「好吧，明天咱們和少華商量之後，再作決定。」

「嘻嘻！」賈老二笑了笑道：「馬陵先生既然同意小老兒的建議，小老兒就得去準備準備，也好先把人手安排安排，你老睡吧！」轉身匆匆而去。

第二天一早，聞天聲和徐少華、史琬、丁藥師祖孫正在一起用早點的時候，賈老二就匆匆走了進來，他手中拿着一張字條，笑嘻嘻的說道：「少莊主，咱們又有活幹了！」

史琬道：「你說什麼？」

賈老二陪着笑道：「有人向咱們下書，要咱們去向白骨門把劍要回來，再以劍易人，才能釋放柳姑娘、藍公子。」

史琬問道：「是什麼人寫來的信？」

「不知道。」賈老二道：「信上並沒有署名。」

史琬問道：「信呢？」

賈老二道：「就在這裏。」他把手中拿着的字條遞了過去。

史琬低頭看去，只見寫着：「徐少莊主偉鑒：柳飛絮、藍如風二人，現在本帮手中，閣下唯一辦法，就是去向白骨門索回秋水寒，再以劍易人，希勿自誤。」下面果然並無具名。

史琬看得哼了一聲道：「這還得了，這帮人覬覦秋水寒，要咱們以劍易人，那帮人覬覦秋水寒，也要咱們以劍易人，他們把咱們雲龍山莊當成什麼了？」

徐少華急忙從史琬手中取過紙條，送到師傅面前。

聞天聲看了一眼，心知這封信乃是賈老二寫的，一面含笑道：「少華，你看過之後，咱們再作計較。」

徐少華看完，又傳給了丁藥師祖孫。

聞天聲笑笑道：「賈總管，你也坐下來。」

「是、是。」賈老二在下首一張木椅上坐下，伸着脖子朝史琬陪笑道：「史公子，你話是不錯，咱們先撇開這帮人要咱們以劍易人這檔事兒不談，單說白骨門刦持丁藥師，要咱們以劍易人，巳經欺人太甚，就因爲有白骨門的例子在先，所以這帮人也依樣葫蘆，要咱們以劍易人，始作俑者，就是白骨門，不給他們一個教訓，還以爲咱們雲龍山莊好欺侮的，再說，給白骨門一個教訓，也等於給這帮人一個教訓，看他們還敢不敢再向咱們下書，以劍易人。」

這番話，可是打蛇打在七寸裏，正好合乎史琬的心意，聞言連連點頭道：「你說得對，不給白骨門一個教訓，眞把咱們雲龍山莊看扁了。」

丁藥師望望聞天聲，說道：「馬陵先生，老朽有一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聞天聲含笑道：「藥師這話就見外了，坐在這裏的人，都是自己人，有什麼該不該的？老哥有什麼意見，只管請說。」

丁藥師道：「老朽那就直言了，據老朽所知，白骨神君白靈君年逾九旬，號稱當今武林三大奇人之一，武功高不可測，九大門派不敢對白骨門如何，就是因爲不敢得罪白靈君，行走江湖，就和做官一樣，孔夫子說的不得罪於巨室，徐少莊主年事正輕，能不招惹他們，總是以不招惹爲宜。」

「丁藥師說的句句都是金玉良言，沒錯！」賈老二上身朝前微俯，說道：「但這件事可是白骨門先招惹我們的，再說，人家要咱們拿秋水寒換柳姑娘、藍公子，咱們總得先把劍要回來才成。」他忽然咧咀笑了笑，又道：「既然理屈在彼，小老兒保證白靈君不會出面，只要白老兒不出面，咱們就用不着担心，嘻嘻，招惹招惹又有何妨？」

接着又道：「丁藥師只管放心，這件事兒，雖是小老兒出的主意，聞三老爺昨晚就同意了，小老兒一清早巳經調派兵馬，全安排好了，只等着起程，丁藥師若是不放心的話，最好請令祖孫也一起去，你老的名義，就是當咱們軍醫，不知你老意下如何？」

丁藥師心中暗道：「馬陵先生也是老江湖了，難道會不知道白骨門聲勢浩大，憑這幾個人，敢去招惹白骨門，那是十分之一的勝算也沒有，但自己這條老命是人家用秋水寒換來的，賈總管說出口來了，自己能不去嗎？」一念及此，立即抬目說道：「賈總管認爲老朽祖孫可以隨行，老朽自極願意。」

「那就好！」賈老二聳聳肩笑道：「等大家用過早點，咱們就可以起程了。」

史琬道：「賈總管，你人手如何安排的？」

賈老二道：「這裏交給徐錦章全權處理，咱們一行人的名單是聞三老爺當主帥，小老兒當軍師，丁藥師當軍醫，丁姑娘做助理，少莊主担任先鋒，你史公子担任副先鋒，胡老四、余老六、王老八、任老十隨行，就是這樣了。」

史琬道：「你當軍師？那眞是狗頭軍師！哦，對了，咱們既是行軍，就得有軍令，對不？」

賈老二連連點頭道：「是、是。」

「那好！」史琬又道：「軍中不准喝

酒，喝酒就是觸犯軍令……」

「我的小姑奶奶，妳別爲難小老兒了。」賈老二連連拱手道：「小老兒一天十二個時辰，只要有一個時辰沒喝酒，全身就洩了氣，坐在馬上就會一個倒栽葱跌下來，還能指揮大軍，殺敵致果？嘻嘻，老實說，這一場要建大功，立大業，就得叫人多抬幾罈酒同行，小老兒一個人就可以以一勝十，十勝百……」

「好了、好了，少煩！」史琬不耐的道：「你不嫌話多？」

「嘻嘻！禮多人不怪，話多人不煩，你嫌小老兒話多，小老兒這就出去，在外面等！」說完，顛着足尖，往外就走。

聞天聲朝丁藥師含笑道：「丁老哥，這位賈總管雖然話多，但大事不糊塗，兄弟相信他不至於出漏子。」

丁藥師心中暗道：「這點人手，找上白骨門去，還會不出漏子？」但這話他不好說出口來，一面說道：「馬陵先生認爲可行就好。」

聞天聲站起身，含笑道：「賈總管既然都準備好了，咱們那就走吧！」

一行人由聞天聲爲首，走出大門，只見徐錦章、胡老四、余老六、王天榮、任貴五人已在門口等着，幾名莊丁也早就牽着馬匹伺候。

徐少華不見賈老二，忍不住問道：「賈總管呢？」

徐錦章道：「賈總管臨時想起忘記了一件東西，又匆匆回進去了。」

徐少華笑說道：「他大概是忘記裝酒了。」

史琬哼道：「酒鬼還會忘記裝酒？」話聲甫落，突聽賈老二已在身後嘻的笑道：「史公子眞是聰明，小老兒有什麼事，都瞞不過妳。」

史琬嚇了一跳，氣道：「好哇，你躲在我身後嚇我！」

「沒有、沒有！」賈老二道：「小老兒看大夥等着，心裏一急，只是走得快了些，不是故意的。」

胡老四走過來，拱着手問道：「屬下要向總管請示，咱們要去那裏？」

賈總管仰首向天，翻着一雙鼠目，說道：「取道河南。」

胡老四搔搔頭皮，說道：「不知總管要走那一條路？」

賈老二隨口說道：「經夏邑、商邱、開封、鄭州、到汜水渡河。」

王天榮問道：「咱們目的地呢？」

賈老二瞪了他一眼道：「停下來就到了，你們還怕不知道嗎？」

王天榮不敢再說，口中連應了兩聲「是」。

賈老二一揮手，道：「大家可以上馬了。」

× × ×

析城山在山西陽城縣西南，河南濟源縣西北，正好呈三角狀。因爲山峯四面如城，高大而峻，故名。

白骨門白骨神宮就在析城山月華峯下，覆蓋極廣，碧瓦紅牆，偉峨莊嚴，却被武林中人視若魔宮。白靈君人稱白骨神君，年逾九旬，功參造化，武林中把他列名三大奇人之一，早在三十年前，就已不問世事。

白靈君有三個兒子，長子白元規、次子元輝、三子元浩，共掌白骨神宮，號稱白骨三英。

白骨門弟子，都是白家子侄、總管白元亮、是白靈君的侄子，爲人足智多謀，武功也得白靈君的親授。白少游是白元規的獨子。

門下弟子多達三百餘人，當代武林，除了少林、武當、丐帮之外，聲勢之盛，幾乎凌駕其他門派之上，這也是各大門派不願和他們構怨的主因。

× × ×

這天午牌時光，聞天聲、徐少華、史琬、丁藥師祖孫、賈老二、胡老四、余老六、王天榮、任貴、十騎剛趕到析城山下，胡老四不禁一呆，說道：「總管，咱們是到析城山來的嗎？」

賈老二騎在馬上，得意的道：「析城山不能來嗎？」

胡老四道：「這個……」

賈老二說道：「咱們不但要到析城山，還要上月華峯去，你不用多問，只管帶路。」

胡老四聽得臉色大變，忧然道：「總管，月華峯是白骨門的禁地。」

「我知道。」賈老二道：「小老兒江湖跑了幾十年，還會不知道嗎？嘻嘻，老實告訴你，咱們就是來向白骨門索還秋水寒的。」

「我的天！」余老六臉有怖色，說道：「總管，你老一定知道，白骨門三百弟子，個個劍術精湛，不可輕敵，當今各大門派……」

賈老二沒待他說完，就嘻嘻一笑道：「你們兩個把咱們領到月華峯去，就是大功一件。」

胡老四正待開口，突聽有人在耳邊細聲說道：「你們不是認識路嗎？只要乖乖的，自有你們好處。」

這是賈老二的聲音，胡老四心頭不由咚的一跳。

就在此時，只見兩個年輕樵子肩負一綑山薪迎面而過，朝西首一條小徑行去。

賈老二馬鞭一指，叫道：「胡老四，你還不走在前面領路？」

胡老四苦着臉道：「總管，屬下眞的不知道月華峯在那裏……」

賈老二馬鞭一揮，說道：「前面不是有兩個人替咱們引路嗎，你只要跟他們走就好了。」

史琬一怔，道：「他們就是白骨門的人嗎？」

賈老二聳聳肩道：「那倒不是，不過據小老兒所知，月華峯在西，這兩個樵子正好往西行去，豈不是正好給咱們領路，連問都不用問了。」

幾句話的工夫，前面兩個樵子已轉過山脚，就看不到了。

賈老二道：「你們還不快追上去，找不到人，小老兒就唯你們兩個是問。」

胡老四、余老六不敢怠慢，慌忙一領韁繩，縱馬追了上去。一行人就緊跟着胡、余二人馬後趕去。

等轉過山脚，但見叢林如列，荒草及膝，那裏還有兩個樵子的影子？

賈老二叫道：「喂，胡老四，你們怎麼攪的，還不快些追上去？」

胡老四、余老六無可奈何，只得繼續策馬前行。

這樣走了一頓飯的工夫，前面已有一座插天峻峯，排雲矗立。估計至少還有二三十里光景，才能抵達嶺下。

但就在大家策馬奔行之間，突見林間閃出七八個樵子，獵夫打扮的青年，其中兩個正是方才山前遇見的樵子，各人手中持着刀斧弓矛，攔在前面路口，喊道：「諸位請停步。」

胡老四一馬當前，首先衝到這八人面前，在馬上拱拱手道：「你們八位攔住咱們去路，不知有何見教？」

八人中領頭的一個獵夫裝束，身穿皮衣的青年，他冷冷的喝道：「這是什麼地方，你們知道嗎？」

胡老四忙道：「在下不知道。」

皮衣青年人哼道：「你們不知道，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胡老四問道：「請問小哥，不知這是什麼地方？」

皮衣青年人冷冷的道：「住馬坡，不論何人，到了此地，就得站住，不得再前進了。」

賈老二一提馬韁，走上兩步，哈了一聲道：「諸位小哥，你們知道咱們是什麼人嗎？」

皮衣青年道：「咱們用不着知道你們是誰，你們只要在這裏回頭就行。」

「那怎麼行？」賈老二聳聳肩道：「咱們要去月華峯，離這裏還遠着哩！」

皮衣青年神色微動，問道：「你們到月華峯去作甚？」

「嘻嘻！」賈老二聳肩裂咀，笑了笑道：「你們用不着知道咱們到月華峯去作甚，你們只要讓開就行。」

這一口氣，完全和皮衣青年方才說的一樣。

皮衣青年勃然變色道：「你們這是找死！」

「找死的是你！」史琬一領韁繩越過賈老二，一下衝到皮衣青年面前，喝道：「不長眼睛的東西，你敢如此對咱們說話？」揮手一鞭朝皮衣青年迎面抽去。

那皮衣青年一身武功也極爲了得，急忙一扭身向左閃出。但他怎知史琬出手比他還快，「拍」的一聲，馬鞭一下抽在他的右肩之上，把他肩頭皮衣抽破了一條裂縫。

皮衣青年一驚，厲聲道：「好小子，你……」話聲還未出口，背上又是「拍」的一聲，被馬鞭抽中。

皮衣青年又怒又急，刷的從身上取下一支三稜槍，厲喝道：「小子……」

他只說了兩個字，膝蓋上又被鞭子抽中，痛得他「哇」的一聲叫了出來，雙手迅快接起槍桿，抖手之間，挑起斗大一個槍花，朝史琬胸前推來。

史琬怒喝一聲：「該死的東西！」手中長鞭一緊，刷刷刷，登時鞭影如雨，朝對方四面八方飄洒過去。

這一陣長鞭揮舞得迅如掣電，疾若雷霆，她騎在馬上，只須隨時帶轉馬頭，任你躲得再快也躲閃不開。手法變化奇詭，鞭勢綿密凌厲，看得賈老二忍不住拍起手來！

皮衣青年一身武功，原也不弱，碰上史琬，眞是棋高一着，縛手縛脚，任你槍法如何純熟，招式善於運用，對史琬的長鞭，竟然一點也用不上，自己槍招只要一出手，就立被破解無遺，但自己對他的鞭法，却茫無頭緒，就是想招架也架不住。

在這種情況之下，他自然大吃其虧，鞭影掠過，不是衣破，就是肉爛，不過盞茶工夫，已是狼狽不堪！皮衣青年急怒交迸，口中一聲大喝，奮身躍起，長槍連展，劃起車輪般一團銀光，凌空望史琬當頭撲罩下來。

史琬口噙冷笑，抬目注視，直等皮衣青年快到頭頂三尺光景，才右腕一振，馬鞭朝上圈起，一下纏住對方右腿踝，再往外一抖，把皮衣青年連槍帶人呼的一聲，直摔出去一丈開外。

皮衣青年也極爲了得，一下落到地上，一言不發，右臂揚起，把一支長槍當作標槍般朝史琬當胸激射過來，史琬冷笑一聲，長鞭一圈，又把他長槍順勢一抖一送，飛出三丈開外。

其餘七人早已躍躍欲試，此時一見皮衣青年不但人被摔出，連兵刃都已脫手，自然激起公憤，不約而同吆喝一聲，揮起刀斧，搶攻而上。

王天榮、任貴、胡老四、余老六一起掣出刀來。

賈老二雙手連搖，嘻的笑道：「大家快快住手，不可傷了和氣。」

王天榮等四人聽到賈總管出聲制止，自然立即斂手後退。對方七人掄動刀斧攻上來的人，居然也聞聲住手。

原來賈老二在雙手連搖之際，已經暗中彈出七顆細小石子，把他們全制住了。

只有爲首皮衣青年原是被史琬摔出一丈之外，未被制住，眼看賈老二要大家住手，七個師弟果然一齊住手，他並未看清他們全被制住穴道，心頭一怒，忍不住大聲喝道：「師弟們還和他們客氣什麼？大家一起上！」

賈老二點着頭道：「是不用客氣，嘻嘻！」

突聽一個蒼勁聲音從林中傳了出來：「徒兒不得魯莽。」

另一個低沉聲音沉哼一聲道：「何方高人，到了住馬坡？」

隨着話聲，嘶嘶兩聲輕響，在皮衣青年面前，已經多了一瘦一胖的兩個老人。瘦的一個中等身材，穿着一套藍布衣袴，腰束草繩，插一把大斧，脚上穿一雙草鞋，右手拿一支毛竹扁担。胖的一個腰圍虎皮，右手拄一支五尺長標槍，兩人都有七十左右年紀。

丁藥師驟覩兩人，心頭暗暗攢眉，急忙靠近聞天聲，低低的道：「這兩人很可能就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樵獵二叟了。」

賈老二慌忙爬下馬鞍，拱着手，嘻的笑道：「不高，不高，咱們是雲龍山莊來的，二位老哥原來是這八位小哥的師父，小老兒久仰得很！」

中等身材的樵叟哼道：「你知道咱們兄弟是什麼人嗎？」

「不知道。」賈老二傻着眼道：「二

位不是他們小哥的師父嗎？」

腰圍虎皮的獵叟哼道：「諸位之中，是那一位使了一手『米粒打穴』？教訓了劣徒，請出來讓老朽瞧瞧。」

「你老看錯了！」賈老二又笑了起來，聳聳肩道：「嘻嘻，那是咱們少莊主彈痲雀玩的，那是什麽『米粒打穴』？」

獵叟目光如炬，沉聲道：「誰是你們少莊主？」

賈老二這下精神一振，口沫橫飛的說道：「咱們少莊主就是徐州雲龍山莊的徐少莊主，小老兒是雲龍山莊的總管賈老二，二位老哥有什麽事，就和小老兒說也是一樣。」

獵叟沉哼道：「老朽是問什麽人制住咱們徒兒的？」

賈老二搔搔頭皮，回頭看看徐少華一眼，才爲難的道：「會彈痲雀的，那只有咱們少莊主了。」

他這一回頭，徐少華就聽到耳邊响起賈老二「傳音入密」的聲音說道：「咱們要去月華峯，必須先過他們兩個老傢伙這一關，你小心點，足够應付了。」

樵叟又問道：「你們的少莊主是那一位？」

徐少華聽了賈老二的話，不假思索，應聲在馬上抱抱拳，道：「在下就是徐少華。」

他飛身落地，不待兩人開口，續道：「在下等人，原是路過此地，並無傷人之意，八位令高徒却攔阻路上……」

在他說話之時，大家也紛紛下馬，站在一起。

「不用解釋？」樵叟擺着手道：「是你制住他們的？」

「那有制住他們？」賈老二搶着大聲道：「八位令高徒不是好好的站在那裏？幾時制住他們穴道了？」

他在說話之時，又偷偷彈出七顆細小石子，把原來制住他們穴道的小石子撞開，穴道也自然解了。

七人同時恭敬的行了一禮，說道：「弟子叩見兩位師尊。」

獵叟並沒理他們，只是仰天沉笑一聲道：「少莊主果然高明，老朽幾個不成材的徒弟，多承教訓，打了小的，老的就不能不出塲，對不？來，來，你讓老朽瞧瞧，到底有多少能耐？」

徐少華劍眉一挑，冷然道：「老丈要和在下動手，在下自當奉陪，但老丈二位可知令高徒無故攔阻在下等人去路……」

「既要動手，就不用再說什麽理由了。」獵叟把手中標槍往地上一頓，拍拍手掌，問道：「徐少莊主要使用兵刃呢，還是施展拳掌？」

徐少華心中暗自忖道：「這兩個老人當眞不可理喩！」當即抱抱拳道：「在下悉聽老丈尊便。」

獵叟瞪着兩顆精光熠熠的虎眼，洪笑道：「徐少莊主倒是自信得很！」

「在下並非自信。」徐少華淡淡一笑，從容說道：「老丈堅欲賜敎，在下能不奉陪嗎？」

「好！」獵叟點着頭道：「咱們那就試試拳掌好了。」

徐少華一抱拳道：「老丈可以賜敎了。」他不但沒脫長袍，連門戶也沒立，只是隨便的站着。

獵叟虎目一瞪，怪笑道：「好，好，老朽那就先出手了。」喝聲甫落，右手抬處，呼的一聲朝徐少華迎面直劈過來。

要知江湖武林，首重禮敎，雙方動手，必先擺出自己這一門派的起手式，一來是防遇上不認識的同門，動起手，二來是爲了尊重對方，先讓對方知道自己是那一門派的人，而且各門各派的起手式，都是拱手爲禮的式樣。

如今他眼看徐少華沒亮門戶，只是拱着手說，豈不是藐視了他？心頭這一怒惱，出手這一掌的力道，自然也加重了。

徐少華依然凜立不動，直等對方掌風湧到離自己三尺光景，才輕輕側身，讓開掌風，左手隨着側身之際，才橫向獵叟推出。

這一手使得極爲漂亮，不但使獵叟的掌風像決堤般瀉出，反乘他門戶空虛，左手反擊過去。要知獵叟武功何等精純，要從他掌下閃避得開去，已是十分難得之事，更何況他只側了下肩？就使獵叟出手第一掌落空，左手還及時反擊過去。

獵叟幾乎不相信這年輕人能够不移步換位，就避得開自己的一掌，虎目圓睜，大笑道：「好，好！」身形隨着側轉，右手一招，居然把業已瀉出去的掌風帶轉過來，朝徐少華橫掃而來！」

一道如濤掌風，宛若遊龍驀然回首，張牙舞爪的撲來。

這下正好遇上徐少華向左推出的掌風，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雙方內勁驟接，響起蓬然一聲大震！

徐少華像被人推了一把、身不由己的往後退出一步，獵叟却穩立不動。

聞天聲看得一驚，急忙問道：「少華，你沒什麽吧？」

賈老二不待徐少華回答，搶着道：「你老放心，少莊主這一掌只是隨手發的，一點也不會有什麽。」

但獵叟一張又胖又黑的臉上，可變了臉色，他自己心裏明白，方才出手一掌，因暗中怒惱徐少華沒亮門戶，心存藐視，出手就加重力道，後來掌勢落空，他招手帶轉，自然又增加了幾分掌力，老實說，這一掌，幾乎已含蘊了七八成力道，這年輕人居然只以左手推出，就接了下去，這份功力，豈不和自己僅在伯仲之間？

他睜大虎目，幾乎不敢相信，這年輕人就算打從娘胎裏就練功，也只有屈指可數的短短一二十年，那能和自己數十年勤修苦練相頡頏？心念轉動，口中不覺發出一聲震懾人心的哈哈大笑，點頭道：「年輕人，你再接老夫幾掌試試！」右手疾發，朝前劈出一掌。

這一掌，他自然凝聚了十成力道，掌勢甫出，就有一道令人窒息的掌風，帶着漫天嘯聲，像浪濤般冲撞過來！

徐少華微笑道：「接你老丈幾掌有何妨？」這回他在說話之時，早已運起全身功力，右掌一翻，當胸推出。

他練的是崑崙派「太清心法」，道家清虛無爲，掌勢推出，不帶絲毫風聲，好像只是隨手作勢，毫不用力。

這和對方這一記強勁掌風，凌厲勢道

·簡直不能相比！

獵叟右掌甫發，當胸左手又緊接着劈出，左手掌勢劈出，右手一縮，又緊接着往前推出。雙手互劈，快得如同閃電，普通人幾令無法看得清。

徐少華目注對方，眼看他雙手互易，一連劈出三掌，掌勢一掌强過一掌，自然不敢怠慢，同樣在右手推出之後，左手相繼推出，右手再發，推出第三掌。

這一段話，說來較慢，雙方動作却快得有如迅雷掣電，但聽兩人之間，爆出急如擂鼓的三聲蓬蓬大响！兩人之間也同時像捲起了一陣龍捲風，勁氣如潮，向四外湧出，這一刹那，簡直風雲丕變，天地失色！

徐少華青衫飄忽，依然凜立原地，神態從容，臉下還含着微笑。

獵叟和他每接一掌，就被震得後退一步，一連三掌，就被震退了三步之多！

這是他幾十年來從未有過的事，心頭這份驚駭，簡直不可言喩，抬目望着徐少華，幾乎就像做夢似的，過了半晌，才徐徐呼了口氣，抱拳說道：「罷了，罷了，英雄出少年，想不到老夫會敗在你年僅弱冠的徐少莊主掌下，可見老夫學藝不精，夫復何言？」

徐少華連忙拱手還禮道：「老丈太謙了，其實……」

獵叟沒待他說下去，立即正容道：「武術一道，淵博如海，老朽所學，不過滄海一粟，勝就是勝，敗就是敗，何用諱言？徐少莊主功力，勝過老朽甚多，老朽敗得口服心服，你不用再說了。」

一面回頭朝樵叟道：「何兄武功和兄弟只在伯仲之間，兄弟功力不如徐少莊主，依兄弟之見，何兄也不用再出手了。」此老心胸坦蕩，不失成名人物的風度。

樵叟乾笑一聲道：「簡兄話得極對，只是咱們練了一生武，難得遇上像徐少莊主這樣一個年輕高手，簡兄巳經動過手了，所謂見獵心喜，兄弟豈能平白錯過，失之交臂？」接着抬目朝徐少華道：「徐少莊主，老夫也想討敎幾招，不知你意下如何？」

徐少華拱手道：「老丈既要賜敎，在下自當奉陪。」

「哈哈！」樵叟仰天長笑一聲，回首道：「簡兄且請作壁上觀，看兄弟的了。」接着掂了掂手中毛竹扁担，朝徐少華說道：「老夫山野之人，使的也是一些莊稼器具，徐少莊主請亮劍吧！」

徐少華聽他這樣說了，只得從身邊抽出長劍，抱劍拱手，說道：「老丈請。」

樵叟看了他一眼，頷首道：「老夫除了這支扁担，還有一把砍柴斧，徐少莊主可得小心！」

徐少華含笑道：「老丈只管請施展好了。」

樵叟手中扁担往上一翹，就漾起一排十來支扁担影子，口中喝道：「徐少莊主接招！」喝聲出口，抖手朝前送出。

他鑑於獵叟敗在徐少華掌下，這次出手自然十分愼重，這一抖手，扁担影子就由一而二，由二而四，由四而八，雖說朝前攻出，但幻起的一片杖影，却從四面八方攻來。

第一招上，就使人眞幻莫辨，杖風呼嘯，八支扁担同樣凌厲，指向徐少華身前八處大穴。

徐少華長劍起處，使了一招「八方風雨」，劍光紛披，登時响起八聲「拍」「拍」大响，把對方一片扁担影子一起架開，心中暗道：「自己還以爲對方七支幻影，只是一支才是扁担，原來他這八支扁担影子，全是眞實不虛，可見對方手法何等快速了！」

樵叟被他一記「八方風雨」，把自己扁担悉數封出，心中也暗暗忖道：「看來這小子劍法並無出奇之處，只是內力相當深厚而已！」

要知江湖上原有一句轍兒，叫做高人一出手，便知有沒有。樵叟成名數十年，閱歷何等豐富，徐少華服了癸靈、離火二丹，又經乙老人家注入二十年功力，練成崑崙派玄門正宗的「太清心法」，內功之高，足可與當代一流高手並列，但他使出來的劍法，却只是淮揚派的劍法而已，這一點，自然瞞不過樵叟的眼睛。

樵叟口中嘿了一聲，手中扁担突然一緊，把一支扁担使得宛如蛟龍出水，上下翻騰，左右搖擺，重重杖影，像天羅地網般朝徐少華罩來。

徐少華奮起全力，施展劍法，同樣劍影流動，佈成了密如藩籬的劍光，把對方攻勢摒諸門外。

他從小練劍，對淮揚派劍法雖然練得十分純熟，但淮揚派劍法，並無精奧之處，對普通江湖上人，還能應付裕如，面對樵叟這樣的高手，就感到捉襟見肘，無法支應。

好在他練成「太清心法」，隨手發劍，都有眞氣從劍上迸發，縱有破綻，也可以彌補得過去，是以樵叟一支扁担雖使得出神入化，明明覷到徐少華的空隙，要想乘隙攻入，却每次都被徐少華劍上佈滿的「太清眞氣」震彈回去。

這一點徐少華却一直茫無所覺，只感到對方扁担攻勢，愈來愈繁，一道接一道的杖影來去如電，自己竭盡全力也只有勉強封架得住，心頭不禁漸漸焦灼起來。

其實樵叟心裏比他更焦急，他早已看出這年輕人使的劍法並不高明，自己早可勝他，却兀是破不進去，不覺左手一探，從腰間抽出一柄板斧，口中沉笑一聲道：「徐少莊主小心了！」左手揚處，板斧劃起一道半月形的精光，從重重扁担影中揮入。

徐少華對付他一支扁担，已是十分支拙，如今對方又加上了一柄板斧，攻勢自然更見凌厲，壓力也就更加重了，僅憑一支長劍，幾乎已接不下來。

聞天聲眼看徐少華屈居劣勢，雙眉微蹙，還沒出聲。

史琬叫聲道：「聞前輩，我過去帮大哥。」

賈老二連忙搖手道：「不可，不可，小老兒話過少莊主足可應付，就能應付得了，妳史公子千萬不可出手，只管看着就是了。」

史琬瞪了他一眼，哼道：「你知道什麽，你沒看到大哥已經接應不暇了麽？再遲……」

「再遲一點！少莊主就會轉敗爲勝。」賈老二笑嘻嘻的伸了伸脖子，壓低聲音說道：「少莊主還有一記絕活沒使出來呢，只怕他已經忘記了，只要小老兒給他提上一聲，管教這瘦老小子非認輸不可！」

史琬道：「那你爲什麽不快些提醒大哥呢？」

「嘻嘻！」賈老二聳聳肩，低笑道：「少莊主臨敵經驗不足，天底下還有比樵叟這瘦老小子最好的對手嗎？讓他給少莊主喂喂招，也可以多吸收一點臨場經驗不好嗎？」

在他們說話之時，徐少華以一支長劍，力敵對方一支扁担，一柄板斧，幾乎已陷入艱苦守勢，除了記記硬接，也僅能勉強封架，就在此時，只聽耳邊响起一聲「嘻」的輕笑，賈老二細如蚊子的聲音說道：「少莊主怎麽忘了『改弦易轍』？」

「改弦易轍」，正是乙老人家傳給他的一招「崑崙劍法」。

徐少華雖然把口訣背誦得滾瓜爛熟，但每次練習之時，始終得不到要領，無法練得得心應手，像這樣半生不熟的劍招，和普通高手過招，尚且毫無把握，面對樵叟這樣的高手，豈敢貿然使出來？

這就是他遲遲不敢使展的原因，此時給賈老二這一說，心中不禁有些活動，暗道：「自己練習這一招劍法的時候，也曾問過賈老二，他只說，這要自己慢慢的去體會，旁人也無法說得出來。他明明知道自己對這招劍法，練得不得要領，此刻忽然要自己使展這招劍法，其中必有緣故，自己不如就聽他的話，使出來試試！」

要知任何人對一招尚未練熟的劍法，絕不敢在面對極強高手搶攻之下，貿然使出。這是因爲徐少華知道賈老二的來歷，深信他說的話決不會錯，才動了姑且一試的決心。

心念轉動，先在心中默默的把劍招口訣背誦了一遍，長劍忽然一撤，脚下跟着後退一步，正身沉氣，劍豎當胸，劍尖緩緩向前直指。

他這一撤劍，全身幾乎都暴露在對方扁、斧搶攻之下！

樵叟看他忽然後退，竪劍當胸，心中暗暗覺得奇怪，但他究是成名多年的高手，忍不住凝目看去，這一看，給他看出端倪來了。

這年輕人撤劍後退，摒棄了他方才施展的一套劍法，擺出這一式來，竟然是一記無懈可擊的劍招，雖然對方只是靜立不動，但自己從任何一個角度攻去，都可能遭到他的反擊。

以他的經驗，所能看到的「端倪」，也只是如此而已，根本識不得徐少華這一式的名稱，甚至也從沒聽人說過。

樵叟縱然看出「端倪」，但還是不相信對方這一式劍法會有什麽威力？他自然非出手試試不可！心中想着，不覺太笑一聲道：「少莊主不出手，老夫可要出手了！」喝聲出口，扁担一抖，漾起一串杖影朝徐少華身前點去。

他究是成名高手，對徐少華這一式劍招，雖已看出「端倪」，只是存疑而已，因此這一記扁担，也僅係試探性質。

徐少華聽了賈老二的話，使出這一式並不熟練的劍招——「改弦易轍」，原也只是相信賈老二說的決不會錯，心中可毫無把握，是以也十分緊張，心裏不住的背誦着口訣，看看是不是可以用得上那一句劍法？

此刻眼看樵叟一記扁担直送過來，他腦中靈光忽然一動，右手居然毫不思索的輕輕一轉，竪立胸前的長劍，只是朝前圈動了一下，看去並無多大變化，但樵叟一支扁担恰似自己送上來的，只聽一陣輕快的唰唰輕响，就像利刃削甘蔗一般，轉瞬之間，就被削斷了七八截，紛紛墮落在地上。

其實樵叟扁担送出，就已感到不對，因爲徐少華竪立的長劍朝前一轉，他就發現自己遞出去的扁担完全被對方劍勢圈住，要待後撤都已不及，心頭大吃一驚，急忙吸氣後退，等他退出五尺，一支扁担已經被削斷了七八截，剩下的幾乎只有三分之一！

這一下，當眞使他驚訝得不知所云，這年輕人使出來的這招劍法，他活了七十多歲，不但沒有見識過，甚至連聽也沒聽人說過，就是以剛才被削斷扁担的一瞬間來說，他也僅僅感到不對而已，連對方如何削斷自己扁担，根本都沒看得清楚。

徐少華也沒弄清楚，但只是輕輕轉動了一下長劍，居然把樵叟攻來的一招破去，甚至還把人家扁担削斷了七八截，等到發覺，趕忙收勢，長劍貼肘，抱抱拳道：「老丈請恕在下收手不及，以致把老丈的扁担削斷了。」

樵叟怔在那裏，直等徐少華發言，他才如夢初醒，擲去半支扁担，老臉赧然，拱拱手道：「徐少莊主精通劍術，老夫佩服之至。」

獵叟大笑道：「何兄現在明白了？」

樵叟嘆口氣道：「看來咱們當眞不管用了！」

獵叟道：「那就走吧！」

樵叟點點頭，兩人雙足一頓，飛身而起！

賈老二聳着肩道：「二位老哥好走，小老兒不送了！」

樵、獵二叟一走，他們幾個門下自然也立即紛紛後退，走得一個不剩。

賈老二得意的晃着腦袋，嘻嘻的笑說道：「聞三老爺，怎麽樣，小老兒沒料錯吧？」

丁藥師心中暗道：「徐少莊主輕輕年紀，居然能一舉擊退久負盛名的樵、獵二叟，顯然另有名師指點，再看馬陵先生對賈總管的信任，出於常情，莫非徐少莊主是跟賈總管學的藝？」

只聽賈老二催道：「好了，住馬坡已經住過了，大家快請上馬了。」

大家各自上馬，仍由胡老四，余老六兩騎走在前面開路。

這一路上，就沒有再遇上攔截的人，也許這是因爲樵、獵兩叟都沒把徐少華一行人攔截得下來，試問還有誰能高得過樵、獵二叟？

二三十里路，很快就到達了，巍峨的月華峯，就在眼前，一座六角形綠瓦覆蓋的亭子，就矗立在山麓間，它是白骨門接待賓客的「迎賓亭」。

你別小覷月華峯山麓，這座小小的六角亭子，自從白靈君選定以析城月華峯作爲白骨門開山門的場地之後，近八十年來，沒有一個武林中人曾踏上這裏一步。

亭雖號稱「迎賓」，但試問有誰吃了熊心豹胆，敢闖上月華峯來？

因此聞天聲、徐少華這一行九騎，來至「迎賓亭」前，連樹上的小鳥都覺得有些奇怪！

迎賓亭裏，早已坐着一個白衣文士，只有一個人，他似是早就知道徐少華一行人會來，坐在亭裏恭候大駕！

聞天聲、徐少華等人來至山前，距「迎賓亭」還有數來丈遠，他已經站起身迎了出來！

他，正是前去雲龍山莊送信，和九里山前以丁藥師易劍的青衫中年人，只是今天改穿了一身白衣而已。

白骨門的人，一向都是穿白衣的，現在就得改稱他爲白衣中年人了。

白衣中年人沒待一行人馳近，早就拱着手，含笑道：「風聞徐少莊主遠來荒山，在下已經恭候多時了。」

賈老二一提馬韁，趕在胡老四、余老六兩騎前面，在馬上拱手答禮道：「朋友換了一身行頭，小老兒差點認不得了，你老哥眞是白骨門的人？」

在說話之時，馬匹已經停住，他又急匆匆的從馬鞍上爬了下來。

這時聞天聲、徐少華等人也相繼停住，紛紛翻身下馬。

白衣中年人看了後面幾人一眼，又抱抱拳，說道：「兄弟白元亮，忝爲敝門總管。」

人家到了白骨門，他不得不亮出萬兒來。

賈老二一聽他是白骨門的總管，不覺喜形於色，嘻開大咀，嘻的笑出聲來，伸過手去，重重的在白元亮肩頭拍了一下，笑道：「這就難怪，小老兒第一次和你老弟見面，就覺得挺投緣，嘻嘻，咱們原來還是同行，這就是老弟兄了！」接着又在他肩頭拍了兩下。

白元亮身爲白骨門總管，一身武功自極了得，眼看賈老二伸手拍來，他不明賈老二意圖，自然要待閃避，但却明明看到了，就是閃避不開，而且還接二連三的被人家在肩頭拍了三下，稍作運氣，才知賈老二並無惡意！

「同行？自己和他是什麽同行？」白元亮再一沉思，才會過意來，原來他是雲龍山莊的總管，自己曾說是白骨門的總管，「同行」者？同是幹總管的意思，難怪他要熟絡的拍自己肩膀了。

白元亮笑了笑道：「賈總管眞是性情中人。」

「那裏，那裏？」賈老二急忙拉白元亮轉過身，朝聞天聲、徐少華介紹道：「聞三老爺，少莊主，這位白元亮白老弟，乃是白骨門的總管，嘻嘻，咱們還是同行呢！」

白元亮連忙拱手道：「馬陵先生大名，在下久仰得很。」

聞天聲和徐少華一齊朝白元亮拱手爲禮。

賈老二又指着史琬說道：「這位史公子是少莊主的結義兄弟，這位丁藥師，小老兒不用再介紹了，這位是丁藥師的令孫女鳳仙姑娘。」接着又指指胡老四等四人說道：「他們是小老兒手下四個管事，胡老四，余老六，王老八，任老十。」

王天榮已經知道賈老二的眞正身份（賈老二曾揭下面具給他們看過），因此叫他王老八，他也絲毫不敢再生氣了。

白元亮被他拖着介紹這個，介紹那個，只是敷衍了一陣，才朝徐少華含笑道：「徐少莊主會惠臨荒山，倒是大出在下意料之外的事，徐少莊主不來，在下也要遠上雲龍山莊去找徐少莊主呢！」

「這麽說眞是巧極了！」賈老二又搶着說道：「莫非白老弟要去送還秋水寒不成？」

「一點不錯！」白元亮臉上似笑非笑的道：「徐少莊主那柄秋水寒咱們留着無用……」

「好極！」賈老二沒等他說完，又搶着道：「你們白骨門果然識得大體，人家學着你們白骨門，也給咱們來個以劍易人，這回失踪的可是咱們聞三老爺的義女和少莊主的一個結義兄弟，咱們此行，就是要向貴門討個人情，把秋水寒惠予賜還，咱們才能以劍易人，否則秋水寒只有一柄，要咱們拿什麽去換人？這樣就好，白老弟，把劍拿出來，咱們就不用再求見貴掌門人白靈君了。」

白靈君，是四十年前的稱號，如今，白骨門的人都尊稱「神君」，賈老二這句「白靈君」，就犯了白骨門的忌諱！

白元亮不覺臉色爲之一變，冷笑一聲道：「賈總管，你到了月華峯，說話最好小心一點！」

賈老二霎着一雙鼠目，望着白元亮，噫了一聲道：「白老弟，小老兒說話幾時不小心了？」

白元亮這回沒再理他，朝徐少華冷冷的道：「徐少莊主，當日答應以劍易人，白某相信徐少莊主爲人，率先釋放丁藥師，怎知徐少莊主竟然以一支贋品搪塞在下，在下一時不察……」

「白老弟，你簡直胡說八道！」賈老二沒待他說完，又搶着說道：「那晚少莊主交給你的，明明是如假包換眞正的秋水寒，那會是什麽贋品？哦，原來你們白骨門存心不良，看咱們少莊主上門來索劍，就故意說咱們給你的是一支贋品，你們大概假造了一支秋水寒，還故意倒打一釘鈀，存心把眞的吃沒，那可辦不到，咱們還有兩個失踪的人，要拿劍去換回來呢！」

他一氣之下，說話就像流水一般，大肆咆哮。

徐少華因有賈老二開口了，也就由他去說。

白元亮沉着臉，哼道：「賈老二，在下和徐少莊主說話，你最好少開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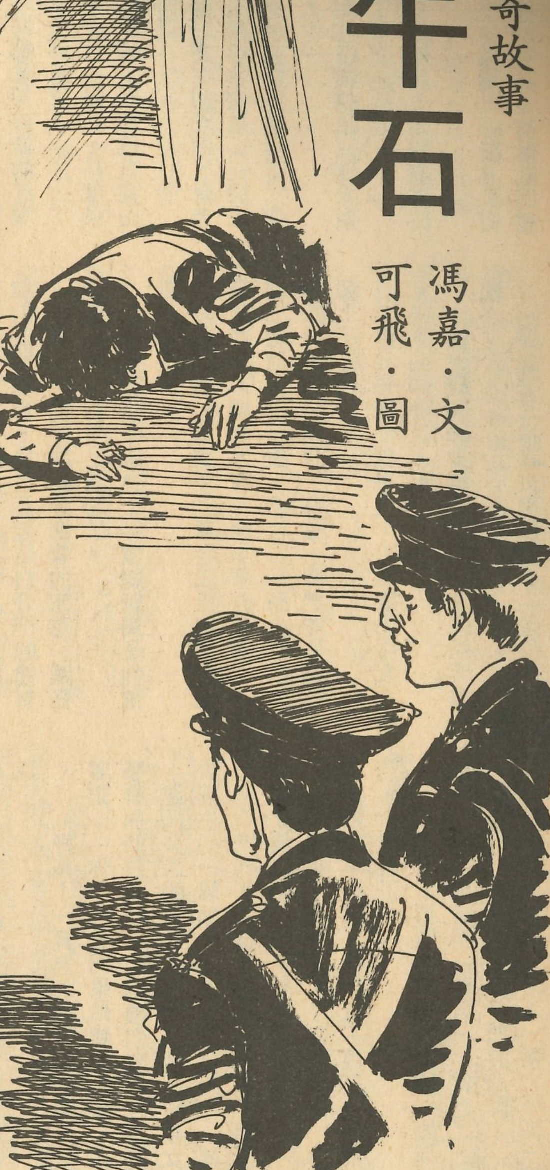
賈老二聽得鼠目一瞪，也重重的哼了一聲道：「白元亮，你給小老兒聽清楚了，你不過是白骨門的一個總管，論身份，你和小老兒雲龍山莊總管是相等的，所以你只配和小老兒說話，所以你說的話，也都是由小老兒來回答你，你要小老兒少開口，你配和咱們少莊主說話嗎？」

（未完・廿七）

司馬洛傳奇故事

子午石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史達恩中將很主觀，堅持不肯將機密文件說出來，司馬洛和林鈴、李敏亦無法扭轉這個僵持局面，幸好他們身上都帶有小型無綫電傳音器，史達恩的談話已傳到莫先生的總部，莫先生馬上和顧靈堅上將商量，由他命令史達恩中將，說明來人就是他們軍部想邀請的專家，史達恩才肯將文件內容披露，其中一項是搬走核子飛彈，可能卜可夫覬覦此物，至於卜可夫的行動如何，莫先生無從得知，只好叫司馬洛先生去找李查理，他是卜可夫以前合作過的朋友，亦是要殺的仇人，他亦無可奉告，至於卜可夫的消息，他的確聘請了專家想刼取核子飛彈……

軍隊檢閱

哥連斯向他放了兩槍，他就不叫了。剩下來的那一個大爲吃驚：「怎麼？你——你把他殺掉了？」

哥連斯冷笑：「別婆媽了，我們不能夠把他帶走，難道把他留下來給警察問話嗎？」

這雖然是一個道理，但那人仍然是因爲同伴之死而感到痛心，愕在那裏。

哥連斯這個殺人不霎眼的人繼續再開了兩槍，把那個受傷而未死的凶徒也殺掉了，就掏出手帕把槍上的指紋抹掉，丟下來，執住那同伴的手臂說：「走吧！」

他把那人拖到後門，從後門出去。而此時警車已經到達酒巴前門了。

危機四伏

「老天，」那人呆呆地說：「警察來得那麼快！」

「那個酒保，」哥連斯說：「他老早就逃出去打電話報警了。他不願意他這個地方給打得七零八落，一塌糊塗呀！」

他又拉着那人的手臂搖一搖，說道：「現在鎮靜一點，我們若無其事地走路就行了，用不着逃走的，我們手上又沒有槍，假如警察截住也不怕！」

那人只好極力鎮靜着，與哥連斯一起走。

哥連斯顯然是習慣了處理這種事情的，所以他並不緊張，一面仍然輕鬆地談笑着，假如有警察看見他們，亦不會認爲他們有什麼可疑的地方了。

不過他們並沒有碰到警察。

警方還未清楚原來是發生了如此嚴重的凶殺案，因此還未會有機會把這整個地區封鎖起來的。

他們安然地離開了。

警方進入酒巴之後，所找到的只是死者。

那個卜可夫的手下，他們從他的身上找不到什麼綫索，但是另外的那二個死者則是這一區內著名的流氓，雖然同夥們都已逃得一乾二淨，但他却沒有能力逃離這座城市，因此警方很容易就都把他們找來了。

他們這些欺善怕惡的人在警察的面前就像是一條一條的可憐蟲似的，略加盤問，就把經過的情形都招供出來了。

槍不是他們的，而是對方的。

但是怎麼對方一個人中了刀之後又會給自己的人槍殺了呢？

看來這乃是同伴滅口的所爲。

要滅口，這些人一定不是普通人，心裏一定是有些秘密怕給警方盤問出來的。

於是，在注意着一切的司馬洛他們自然就馬上知道這件事情，而到殮房來看看那具屍體了。

那具屍體的手臂上刺了藍星公司的藍色記號，證明這個就是藍星公司的人。

這人的身上沒有證件而只有鈔票，姓名還未知道，但是他的指紋則已給印取了，迅速交到莫先生的總部，以便用電腦分析。

不過林鈴則是比電腦更快，林鈴說：「這個人是卜可夫的手下黑丁，這也是其

中一個漏網的小腳色，我以前是曾經見過他的！」

「什麼叫黑丁？」李敏問：「是一張紙牌嗎？」

「這是因他爲的拳頭，打人的時候柔中帶剛，」林鈴說：「好像那些用皮包了沙的軟棍，那些棍子英文叫黑丁，而他的皮膚也很黑！他有一個親如手足的同伴叫紅丁，兩個人總是在一起的，黑丁在這裏，紅丁一定也在本地了。」

「什麼叫紅丁？」李敏提出這個不大實用的問題。

「紅丁就是因爲喜歡穿紅色的衣服，」林鈴說：「因爲他與黑丁是一對，所以人們就叫他紅丁了。」

「那另一個一起跟他們的歐洲人看來就是哥連斯了，」司馬洛說：「沒有錯，他們果然是到此地來了。」

「可惜他們把黑丁殺掉了滅口，」林鈴說：「我們等於還是沒有綫索！」

「加緊調查吧！」李敏咬牙切齒，焦急地道：「怎麼了？我們的人好像都變成了飯桶，什麼都查不出來！」

「經過這一次闖禍，」司馬洛嘆一口氣：「恐怕更難查了，卜可夫一定不會再准許他的手下出來活動！」

× × ×

哥連斯與紅丁回到卜可夫那裏之後，卜可夫自然因爲這件事情而大發脾氣，因爲這差點把他的大計破壞了。

假如他們都受了傷而被活捉，他們一定會供出一切，而假如哥連斯死了的話，他的計劃亦是不容易實行，因爲怱忙之間他不能找到人代替哥連斯。

而且，卜可夫今天的心情也是特別好的。

因爲，卜可夫那些電腦科學家已經把那電腦密碼翻譯出來了。

卜可夫正在興奮地研究着。

二個人回來之後，只是經過卜可夫的一番盤問，當下卜可夫肯定了不會有人跟蹤他們回來時，就訓話一番，對各人說，日期已經很近，任何人都不適宜出外消遣了。

其實出外消遣的人也只有哥連斯而已，黑丁和紅丁都並不是出去消遣，而是目的在陪伴着哥連斯。

紅丁說道：「但是，我們却留下了黑丁。」

「不錯，」卜可夫說：「你們把他殺掉滅口是應該的，這是一種必要的犧牲。留下了屍證，對方就會查出他的身份了，但是不要緊，沒有關係的，反正他們也是已經知道我們在這裏的了。他們也知道哥連斯在這裏，但是他們不知道我們的總部在何處，我們的保密工作還是做得很好的！我知道他們是很落力在調查我們的下落的了，但是他們沒有這個本事，他們也沒有時間。」

紅丁沒有作聲，亦放下心來了。

哥連斯則只是輕鬆地微笑着。

他並不緊張，而且亦習慣了不緊張的，因爲他一生經歷過的風險實在太多了，應該死亡的場合都已經經歷過許多次，更何況是現在這樣，沒有什麼痛脚留下來給人捉住的情形？

「哥連斯！」卜可夫說：「我們來，參觀一下那演習的計劃吧！」他扶着哥連斯的肩。

哥連斯給他扶進了那個研究電腦的房間。

那裏，電腦科學家再度把那密碼譯出來。果然就是史達恩中將那個演習與搬運火箭的計劃，卜可夫指手劃脚解釋着。

這個計劃是很周詳的，一切細節都有，路綫、時間都是有一定的，而且甚至指明了那一些兵士以及哪一部軍車在什麼地方以及什麼時間會到達哪一個街口。

「你看，」卜可夫哈哈笑着說：「這就是他們的計劃，我會把這枚核子火箭拿到手中的，」他搓着兩隻手掌，「我會把這核子火箭拿到手中的，我會實現我的夢想！」

哥連斯這時已經退後，退到紅丁的旁邊。

他低聲的對紅丁說：「我認爲他的神經是有點問題！」

「不要這樣說，」紅丁低聲說：「不要那麼大聲！」

「我只是爲了錢而做這件事情的罷了，」哥連斯說：「我不管他瘋不瘋，只担心他沒有錢付！錢他已經付了，我自然會把我份內工作做好！」

紅丁不做聲了。他認爲這種事情，還是不出聲的好些。

卜可夫繼續詳細地解釋了那個搬運和演習的過程說：「其實這件事情亦是不出我之所料的。路綫是可能有一條的，差的只是時間問題罷了。現在我們知道了準確時間，就很容易了！」

他每一揮手，一隻幻燈幕上就映出了一張彩色的圖片。

那是一隻核子火箭的照片。他說：「哥連斯，這就是我們已經到手了十分之九的東西了，你認得嗎？」

「認得，」哥連斯懶洋洋地說：「這已經不是新東西了，這種照片，很容易可以拍到！」

不錯，這照片中的核子火箭巳是並非新型武器，在美國搬運或在演習的時候都可以拍到照片，甚至在電視記錄片上亦可以截下來片段。

不過並不新型，並不就是說沒有威力，而只是在戰鬥的時候沒有那麼好用罷了，假如是有其他用途，那仍然是威力非同小可的。

「你認得，許多人也認得，」卜可夫說：「問題是你會用嗎？你能夠把它發射嗎？」

「你拿來給我，」哥連斯說：「那我就發射給你看，你是爲了這個而把我找來的，怎麼你現在又不信任我？」

紅丁又連忙在他的身後的衣脚上暗示地拉了一下，暗示對卜可夫講話是不應該這樣的，但是哥連斯却並不理會。

他就是有這樣的傲氣，面對過死亡已經許多次了，沒有什麼人容易嚇得倒他，他亦不需要向任何人低聲下氣。

卜可夫果然心情很好，對哥連斯這種態度還是不以爲忤。

他說：「好吧，現在，我們開始詳細計劃吧。事實上，我也早就已經計劃好了

，我得首先宣佈，在我透露了我這個計劃之後，我們就進入最緊急保密狀態了，我們必須小心謹慎，盡我們的最高能力做這件事情！」

大家都舉手表示服從，哥連斯這一次倒也順順紅丁之意，隨隨便便地舉了一舉手。

跟着，卜可夫就詳細地把自己的計劃披露出來。

這也還是他第一次眞正透露他要做的究竟是甚麼事情。在此之前，他的手下們都是不完全知道的，但是到了這個地步，他倒是不講出來也不行了。

他是必須得到他的手下們合作的，而要得到他們的合作，他們必須知道他們要做的是一些什麼事情。

× × ×

另一方面，司馬洛他們還是繼續加緊偵查，然而這個地方也是相當大的，卜可夫幾乎可能躱藏在任何一個地方，而卜可夫對自己的事情，在守秘密的方面也的確是做得很好的，因此卜可夫的綫索完全沒有查到。

而事情開始的日期則是越來越近了。

史達恩中將固然不能把他的計劃作任何改變，而且司馬洛等通過莫先生去對史達恩中將的上級顧靈堅上將提出同樣的請求，亦是一樣的。那位五星上將也是軍人本色，他也不肯改變計劃。

也許這是不能怪他的，因爲牽涉到的人數及器械太多了，計劃有小小的改變，亦等于是重新再計劃一次，時間上已不許可他們再作周詳的計劃。

假如演習出操的時候發生錯誤和混亂，那可眞是把人的咀巴亦笑大了。

顧靈堅五星上將說：「不，兩位小姐，司馬洛先生，你們也得了解我的處境和立場的，我就是辦不到。至于把飛彈的空殼搬運，彈頭以後再運去，這也未必是一個好計劃。以後，彈頭如何可以運去呢？沒有五千軍隊護送，豈不是冒險性更高了嗎？而且，關于改變計劃的問題，你們看地圖亦是可以看到的了。路綫是不能改的了，我們只是一條路可走，其他的路都是太窄了，不能夠讓軍隊和軍車通過的。可以改的就是時間，但是改時間，也許亦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因爲只可以延遲而不能夠提早，提早的話，我們的一切都還沒有準備好，辦不到。延遲呢，那只是會給對方更多的時間準備罷了。」

「那麼，」李敏說：「你明知道卜可夫是正在打你的主意，你也還是決定自投羅網了？」

「這不一定就是自投羅網，」顧靈堅上將說：「我們是軍隊，我們是不能害怕的，事前的心理上有了準備就已經夠了，到時隨機應變，看看他能使出什麼詭計，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好了！」

「我們能參觀一下你那枚火箭嗎？」林鈴問。

「沒有問題，」顧靈堅說道：「當然，在平時，這個要求是不會被接納的，但是，現就在不同了。反正我們搬出去操演的時候也是會給所有市民看到的。不過當然，你們所看到的仍然是別人看不到的內幕！」

顧靈堅上將親自帶領他們三個人去參觀。

那火箭此時已經給裝上了軍車上。那是一部軍用貨車，除了車頭之外，車身祇是一隻空的架子，架子的後面有車輪。

這隻架子就是給拖在車頭的後面，架子上就是裝着那枚火箭，紅白二色，體積並不太大，看來是相當之威武的。

「明天，」顧靈堅上將解釋道：「這火箭就會在軍隊的中間給運出去了。本來，在普通的時間搬運，是會用油布罩住的，但是因爲明天的演習有着示威的成份，讓市民看到我們有的是多麼強大的兵力，使他們什麼都不必担心，因此搬運的時候就會露出來的了。」

「這東西是隨時可以應用的嗎？」林鈴問。

「是的，」顧靈堅上將點點頭，「這雖然不算是一件很新型的武器了，然而却實在是一件很好用的武器，放在車上時可以使用。」

「用飛機運不可以嗎？」李敏問。

顧靈堅上將微笑：「你們似乎忘記了，我們這裏是沒有空軍的，不是很大的國家，沒有地方建築一座在軍事上可以用的機場！」

「上將，」林鈴說：「我可以作一個破例的請求嗎？」

顧靈堅上將聳聳肩：「也未必不可以的。你先講出來，讓我考慮一下嗎！」

× × ×

第二天就是出動的日子了。

軍隊從軍營中開出來，有些是步行，有些是乘坐坦克，而那火箭果然就是由軍車拖着，在隊伍的中間運送。走在軍隊前頭的是奏着軍樂的軍樂隊。

這是一件熱鬧的事情，市民們亦是空羣而出，站在街的兩邊參觀着。

這是一個天朗氣淸的日子，天氣很好，所以就更加熱鬧了。

不過，即使刮風下雨，計劃仍然是不會改變的。

軍隊都是受過嚴格訓練的人，吃苦是他們意料中的事，無論是有風有雨或者有雪，他們都是照樣出動的了。

那火箭特別受到市民的注意，因爲市民們知道，這樣一隻小小的東西，是有把一座小小的城市毁滅的威力的。

林鈴、李敏與司馬洛三個人就坐在那部拖拉火箭的裝甲車之中。這就是林鈴向顧靈堅上將提出破例的要求，而顧靈堅上將亦答應了。

這的確是不尋常的事情，因爲軍車之內，通常是不歡迎平民進入的，不過在目前的形勢之下，則倒眞的是非要破例一次不可了。

他們在沒有辦法之中，這也算是一個辦法了。卜可夫要謀的應該是這火箭，那麼他們就寸步不離這火箭，出事的時候便亦有機會在場照應。

李敏喃喃着說道：「哼，我相信我是沒有猜錯，卜可夫的人，現在也已經出動了。」

她是沒有猜錯的，卜可夫手下的人現在都已經出動了，卜可夫那個總部現在已是空無一人。而卜可夫本人亦已駕了一部

汽車，在一處比較高的山坡停着，居高臨下地看着。

他駕車出來也並不担心，因爲是祇此一次而已，而且他的車子又是有着烟色的玻璃，從外面看不到他的。

此時那些人羣之中亦混着不少莫先生這個組織的人，他們是在留心找尋卜可夫的手下。

這工作並不容易，主要乃是因爲他們不知道卜可夫現在的手下是一些什麼人，無從辨認，祇能夠在人羣之中留心着可疑人物而已。

而事實上人羣中的可疑人物也是並不多的。因爲卜可夫手下的人行事並不是要混在路邊的人羣之中，這不是卜可夫的計劃。卜可夫手下的人都是在他們看不見的地方。

但命運有時是很奇怪的，人算不如天算。

偏偏就給林鈴看到了紅丁。

林鈴他們坐着的車子以很緩慢的速度前進着，他們不時通過車子的窗口外望，也在注意有沒有什麼可疑的人物出現。

忽然之間，林鈴就瞥見了紅丁的臉在人叢中閃一閃。

「他！」林鈴說：「那就是紅丁！」

「叫人把他捉住吧！」司馬洛說。

「不！」林鈴搖手說。「不要打草驚蛇！我下去跟着他，看看他要到什麼地方去！」

「我也去！」李敏說。

「你們留在這車子上，」林鈴說：「不能夠離開火箭，我有什麼發現，再向你們報告好了！」

林鈴迅速溜了下車。

紅丁已經不見了。那麼多人，要找一個人是並不容易的，不過，因爲人擠，紅丁亦是不能夠走動得太快，除非他是走在那些沒有人的後街上吧。

林鈴看紅丁的樣子，雖然祇是一閃眼，亦看出了他是正在趕着到一個地方去的。她相信紅丁會轉進後街，因此她也閃進了一條後街去，一面在腦中分析着這些街道的形勢。

她果然追上了紅丁。

紅丁就在前頭匆匆而行，手上提着一隻超級市場的購物膠袋。他不會在這樣的時間還有閒心去逛超級市場，除非他是去買一些臨時急用的東西。既然是如此，那麼紅丁亦會是到一個重要的地方去了。

於是，林鈴就悄悄地跟在他後面，沒有錯，黑丁在此，那麼紅丁果然亦是在此的。

然而紅丁却似乎並不是要到什麼地方去，他祇是在兜着圈子。

林鈴相信，紅丁很可能是已經發覺了受到跟蹤了。然而照她所知，她認得紅丁，紅丁却是不認得她的。她仍然小心地跟着。

也許紅丁是眞的不認得她的，不過，當一個人懷疑受到跟蹤的時候，就是不認得跟蹤者，亦是可以試出來的。

兜圈子就是一個好辦法，假如兜了幾個圈子，同一個人還是跟着，那就是跟蹤了。

這是一個有效的方法，他繼續兜了幾個圈子，林鈴還是緊緊跟着，那就證明的確是有人跟蹤了。

這是一個有效的辦法，而聰明如林鈴，亦是無法避免給試出來。而她又不敢讓紅丁離開她的視綫，假如紅丁進一間她不知道的屋子，就會失去蹤跡了。

於是，林鈴繼續加快脚步追他，而紅丁亦加快脚步，簡直是逃走起來了。

林鈴追得更急。紅丁一轉進了一條小巷的巷口，拔出手槍來，凭在巷口的牆壁上，等待着。假如林鈴一追到來，他就會毫不客氣地給她一槍了。

這裏的後街的地區都是冷冷淸淸的，沒有行人，人們都是在前面的大街上去看熱鬧，比平時靜得多，因而在這裏殺人亦是可以逃得過的。

那邊，軍車繼續前進，司馬洛與李敏在車中都顯得很不舒服，不知道林鈴那邊追成如何，而同時，那車子乃是一部裝甲車，車身全部裝了鋼甲，車窗很小，從車窗望出去的時候，視綫不够淸楚廣闊，而且總有一種被困在一隻鐵罐裏的感覺。

軍人也許是早已習慣了的，他們就是躱在連窗口都沒有的坦克車中也沒有所謂，普通人則是不行的，總之是混身都不舒服。

他們也奇怪林鈴爲什麼還沒有消息。林鈴身上有無綫電對講機，而林鈴應該是用這隻對講機向他們報告行事經過的。

而現在下車去帮林鈴亦是太遲了，車子已經走了一段路了，已不知道林鈴的去向。

李敏亦用無綫電向莫先生報告這件事情。

莫先生此時亦是坐在一部車子裏，停在一條後街中，指揮着許多出動了他的手下的。莫先生說：「我派人到那附近去留心一下吧，但原則上，我不想打草驚蛇。林鈴應該能够對付那個紅丁的。假如讓他們知道我們圍捕到了紅丁，說不定他們會都逃光了！」

既然莫先生這樣講，他們也祇好等着了。

另一方面，在他的車子裏，卜可夫亦是有一副無綫電與他的手下聯絡的。

他並不很放心，也許是特別愼重，每隔十分鐘，就詢問一次，而現在他又開了無綫電詢問了。他問道：「第一組，快報告！」

「這是第一組！」無綫電傳來應聲：「一切情形正常！」

「這是第二組！」另一把聲音回答：「一切情形正常！」

「這是第三組！」又一把聲響回答：「一切情形正常！」

「第三組！」卜可夫說道：「你們怎麼了？」他是一個很厲害的人，聽聲音，聽口氣，他覺得似乎並不是一切情形正常的。

「哦，沒有什麼不對，」第三組那發言人說：「我們祇是——戴上了這面罩，不很靈活！」

「唔，」卜可夫說。「你們不會辛苦太久的，很快，你們就會很舒服了。」

第三組的人，則的確是略有不對的。這一個人此時是正躱在一間空屋裏。這是

一隊飛人，有六個，全部都已經穿上了飛行的衣服，背上揹着氧氣筒的東西。其實那不是氧氣筒，而是面罩，面罩把整個頭部套住，上面的眼睛的部份有一條黑色的玻璃，那是爲了保護着眼睛，不受陽光所眩。

假如下雨的話，這面罩亦可防雨。至於背上的其實並不是氧氣筒，而是那種能夠噴出飛行膠的桶，他們是準備飛行的。

假如不是有那隻面罩，他們像是準備潛水的蛙人，有了這面罩，他們却像是太空人了。

他們現在的唯一不對乃是把紅丁差了出去買咖啡。這是卜可夫準備不够周詳的地方。正在等待的人，等得神經緊張，就需要咖啡，咖啡是可以提神的，同時亦是可以鎮靜神經的。

他們只是要紅丁去買一瓶即冲即飲的咖啡粉，而他們在屋中已在燒着壺沸水了。他們不認爲這件事情適宜報告卜可夫，由於卜可夫可能不高興，所以不提；而因爲不提，心理上就不免有點心虛，亦給卜可夫聽出來了。幸而他們解釋過去了。

講完了之後，那個負責通話的人舒一口氣，隨即又埋怨地說：「媽的：怎麼了，紅丁那傢伙：去買一瓶咖啡也去得這麼久？」

其實紅丁就是有苦說不出來，他爲了給林鈴追蹤而不敢回來。

他在那小巷的巷口等了一陣，拿着槍，却沒有看見林鈴追到，不耐煩地伸出頭去看看，却發現街上沒有人。林鈴並沒有追來。

「哼：好聰明的女人！」他咒罵着，遲疑了一下，便決定向巷口的另一頭走去了。

林鈴可能是在這邊的街上等他出來，他則從那邊的街上出去，就可以去如黃鶴了。

不過，林鈴却是沒有那麼容易被擺脫的。

紅丁的心裏：林鈴對之似乎已是瞭如指掌。

紅丁從巷口這一頭跑出來，林鈴已在等着他了。林鈴一攔攔住了他的去路，把他一撞撞回了小巷內。

紅丁此時已經把槍收了起來，又再度伸手拔出，亦是太遲了。

林鈴飛起一脚踢中他的手腕，使他的腕骨也快要碎裂似的，痛得很厲害，也失去了伸進衣服裏面拔槍的能力了。

林鈴得勢不饒人，隨即又緊逼在紅丁的肚子上擊了一拳，紅丁的身子彎了下去，痛得幾乎要嘔吐出來了。

林鈴好像性格大變似的，不停地向紅丁拳打脚踢。

紅丁痛得要命，連忙哀聲求饒。

「你把我們弄得很苦！」林鈴說：「今天你撞在我的手上，就是你倒霉，我非把你打死不可！」

「不……不要！」紅丁求饒道：「你……你要我做什麼都行，就是請不要打，請不要再打！」

林鈴所運用的倒是一種很妙的戰略，其實是不很有興趣打人的，不過時間已經很逼促，而形勢亦很急了，她不能够慢慢地盤問，所以她只是打，她却只是打在痛而不重要的地方，不會使紅丁受怎樣的重傷，亦不使紅丁會暈過去的。

她只是打在痛處，讓紅丁提出免打的交換條件來，比較她自己問會更好。

所以她還是打個不停，一面咆哮地說道：「還有什麼好做的？一切都已經太遲了，我們現在就是見一個殺一個，多殺一些，讓你們付出多一些代價也是好的！」

「現在還……還不太遲呀！」紅丁說道。

「你別跟我開玩笑了！」林鈴說。

「眞的！」紅丁說：「時間還沒有到呀！難道他們不等我就動手了？不會呀！一定要等我回去！」

林鈴停了手：「怎樣等你回去？你講，火箭都飛走了！」

「這怎麼可能？」紅丁說：「難道他們——故意把我遺開？」

紅丁忽然缺乏了信心，這也是卜可夫的作風不仁不義造成的惡果，他的手下對他會畏懼，但是却不會忠心。

有什麼風吹草動，就會懷疑自己是給遺棄了，而林鈴也是亂猜一句而已。她說火箭已經飛走了，乃是因她與司馬洛及李敏都相信，卜可夫這一次一定是用飛天的方法，由于卜可夫手上有的是可以使東西飛天的子午石，只是卜可夫如何可以走近那火箭而使之飛天，却是猜不出來。

「你說說你知道的計劃是怎樣的？」林鈴問。

紅丁一則怕打，二則懷疑自己是給遺棄了，三則是知道自己落到了林鈴的手中，也是很難脫身的了，倒不如掉轉槍頭來，背叛卜可夫，希望將功贖罪好一些，於是他就把他所知道的計劃說出來。

「老天！」林鈴聽完了之後，也大爲吃驚，她就在紅丁的頸後擊了一掌，使他暈倒了，然後一面奔跑，一面用隨身携帶的無綫電對軍車中的司馬洛報告。

她這樣亦等於是向莫先生報告，因爲這無綫電，莫先生也是會收聽到的。

「你們小心提防着，」林鈴說：「派人來先把紅丁運走，再詳細盤問，我現在要到紅丁那間屋子去！」

她提着紅丁帶來的那袋咖啡，一面奔跑着。

在軍車之中的司馬洛與李敏聽到了林鈴的報告之後，也是渾身不安。

林鈴告訴了他們 卜可夫的計劃就是要使整架載火箭的車子連同火箭升上天上去。

「這是不可能的呀！」開車的那個軍人亦聽到他們的通話而發表意見道：「這樣重的東西，怎麼升得上去呢？」

「你不明白子午石了！」司馬洛說：「你可以把車子停下來嗎？」

「不行！」那軍車的司機說：「沒有上級的命令，我不能這樣做，一停下來，就一切都脫節，後面的軍隊亦是不能前進了……而且，我們不知道他們會在什麼地方動手……也許就是在這裏……車子一停了下來的話，不是更方便他們了？」

司馬洛考慮着這個意見，而李敏則把降傘取出來，說：「我看你們還是縛上這個好些！」

他們就是預測火箭會升天，所以把降傘也帶來了，以防萬一。

雖然這是陸軍的演習，又沒有空軍，陸軍而在軍車裏縛上降傘，那似乎是一件相當滑稽的事情，但是現在的情形却是不比尋常的。

就是那個開車的軍人亦並不拒絕穿上這個。

那個軍人在穿戴上這副降傘的時候，就由司馬洛暫時代替他駕駛着車子。

而在這個時候，司馬洛與李敏交換着遲疑的眼色。

司馬洛心裏也是正在考慮着與李敏相同的事情：那就是把車子弄停下來。

他們大可以伸手到儀器板的後面，摸到一條甚麼電綫之類，一扯扯斷了，車子就可以停下來，開不動了。他們大可以謊說車子是壞掉了，這樣，卜可夫的計劃就難以實行了。

但有，假如這樣把車子弄停了的話，也有一個壞處，就是需要開動的時候就開不動了。假如卜可夫是有一個甚麼後補計劃，那豈不是更坐以待斃？

而且，目前還沒有到達有渠洞的路面上。

因爲，依照紅丁的招供，卜可夫是已經派了人躲在地下的渠道之中了。他的方法就是，當那載火箭的軍車緩緩地經過頭上的路面的時候，渠洞中的人就把渠蓋推開，把子午石製成的反地心吸力液體噴在車底上，使車子飛上天空。

至於這一組人究竟躲在哪一個地方的渠道中，紅丁却沒有說出來，因爲紅丁不知道。

莫先生的組織的人現在已正在趕忙研究這裏的地下渠道分佈的情形了。有哪一個地方是適合那些人躲進去的，就會派人進去調查，莫先生的人可能及時制止這些人。

只要把這些人捉住了，卜可夫的計劃就全盤失敗。而這一次運送火箭及演習的行動就得以順利完成，市民們不會有甚麼懷疑或在慌亂，而軍隊亦不會顯得狼狽相了。

然而，假如不能及時制止呢？

司馬洛現在顧慮的是，假如把車子弄停，以至行列脫了節，軍隊的形象就會給大大破壞了。

而且這樣停了下來，旁觀的人亦會混亂起來，假如他們離開路邊而湧過來近看，那情形也是不易控制。

最好就是讓莫先生的人能及時進入地下渠道中，制止卜可夫的人。

軍車漸漸接近路面的一個渠洞，到達了，駛過去了，渠洞就在軍車的下面，而由於軍車是以相當緩慢的速度行駛，車身又是那麼長，那個渠洞是會在車身下面逗留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的，而人在車中，就沒有辦法看到車子底下，所以司馬洛他們心中一陣緊張。

不過，終於過去了，並沒有發生甚麼事。

他們又略爲鬆弛下來。

那個開車的軍人亦已經把降傘穿好了，便接回了開車的工作。

司馬洛通過無綫電對莫先生說：「怎麼樣？你們研究地下渠道，還沒有什麼成績嗎？」

「這不是容易的事成。」莫先生顯得苦惱而又有點委屈地說：「路是那麼長，每一處的下面差不多都有渠道！」

「祇是研他前頭就行，」司馬洛說：「我們已經過了的地方就不必理會了。」

「我知道，」莫先生說：「我們就正是這樣做呀！」

司馬洛又不做聲了。

他這樣是在對莫先生發脾氣，其實也是因爲心裏焦急造成的表現，車子繼續前進。

這時，在山坡上的卜可夫也是居高臨下，看看那架裝載火箭的軍車的行程的，這時他吩咐道：「第一組，準備，我看大概還有十五分鐘就要到達了！」

他知道他的人是躲在哪一個地方的渠底，依照他的計算，大約再行走十五分鐘就可以到達了。

假如是在平時，車子行走十五分鐘，那是會走到很遠的了。

但是現在以步行的速度在行走，則十五分鐘是並不遠的。

那一組在地下的人也早已準備好了。他們也是通過無綫電，而向卜可夫這樣回答。

這一組人不是飛人，而是準備好了幾隻巨大的噴筒，躲在地下渠道中等待着。當軍車一到達，他們就會推開渠蓋向上面噴射。

因爲軍車沉重，要噴射很大量，所以他們要有這巨大的噴筒。

而其實他們亦是知道軍車甚麼時候到達的，因爲他們在這下面亦有一隻電視機，正在映出軍隊在上面的路面進行的情況。他們雖然不能够探頭出去看看，亦是一樣可以知道的。

他們也知道還有十五分鐘的時間，亦大爲緊張起來了。

他們已經各人就好了位置，準備隨時執行他們的任務。軍車一到就打開渠蓋噴射了。

而在另一方面，林鈴已經摸到了那些飛人們所在的屋子，潛了進去。

那些飛人們亦是正在圍着電視機在看，一面焦急地咒罵着紅丁。這一去去了那麼久都還沒有回來。

這些飛人們不但已經有了飛行的配備，而且身上還是携帶着犀利的武器。

林鈴通過無綫電，低聲對那些正在向這屋子包圍過來而還未曾趕到的莫先生手下的人們說道：「你們小心一點，他們有犀利的武器，反抗起來會有很嚴重的傷亡的！」

「你不要亂來！」莫先生說：「等我們來吧！」

「我也不能够在這裏呆等的，」林鈴說：「我要加入他們那邊去了！」

她此時在屋子的一間房間裏，她是爬窗進來的。她看見紅丁的那一套裝備及特殊的衣服亦放在那裏，她便匆匆把這衣服穿上了，也戴上了面罩，於是她就變成了那些飛人的其中一份子了。

面罩遮住了她的面貌，使她看上去與那些人並無大分別，甚至看不出她是一個

女人。

他們身上祇是衣服上有一些號碼，可以分得出誰是誰。

她拿着紅丁買來的那袋咖啡走出去。

其中一人扭頭看見她，一指說道：「回來了！你這個豈有此理的傢伙！快要把我們嚇死了，假如出動時還不見你回來，不知怎麼向老闆交代好！」

林鈴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表情，把咖啡遞上。

那人接過咖啡來，看看腕錶，說：「也不知道夠不夠時間喝這一口咖啡！」

「冲吧！」另一個說：「不夠時間就不喝算了！」

林鈴則跑到電視機的面前，凝神而看，那是因爲她不想講話。假如她開口講話，必然會露出破綻的，因此她就跑到了電視機的面前，作關心狀，如此她就不必講話了。

那屋裏巳經燒好了一壺開水，杯子也放好了，那個飛人就把咖啡粉放進杯中，加了林鈴帶回來的糖和奶粉，開水冲下去，咖啡就成了。

每個人都過去拿一杯咖啡。

其中一人說：「喂，紅丁，你也來一杯！」

林鈴沒有回過頭來，也不做聲，祇是擺擺手表示不要了。因爲她很關心電視上的情形，其實她是不能夠喝咖啡，因爲喝咖啡就要把頭罩掀開，露出眞面目。

她的身上亦有紅丁的武器，但是人太多了，她沒有把握一下子把他們全部制服，所以她也不敢妄動，祇好暫時混在他們的中間，隨機應變了。

那邊，司馬洛看見前頭的路面有一排三個的渠洞，他說：「這裏！很可能正是這裏！」

因爲每個渠洞相隔一米左右，假如有人一齊從三個渠洞下面發難，就正好在車頭、車尾及車中間的底下噴上那些子午石粉了。

但是莫先生說：「我們巳經找到了，是在白石街！」

白石街則是在更遠前面的一個地方，不是一條大街。

莫先生的手下巡到那裏，看見有一個地方的路面一個人正蹲在渠邊守候着。

莫先生的人拔槍衝前，那人吃驚地連忙擧手。

「你在這裏幹什麼？」

「修——修理渠道呀！」那人吶吶着說。

「有些什麼人在下面？」

「祇有我的一個搭檔！」那人說：「你們這——這是幹什麼的？」

「我們是警探！叫你的同伴上來！」

另一個人則動手搜這人的身子，搜出了他的工作證，證明了他乃是一個渠務工人。

這個人的同伴此時亦從渠內鑽出來了，一身汚泥，臭氣觸鼻。

雖然還是未能絕對肯定，但是看情形，他們多數確祇是在這裏修渠的罷了。

似乎是弄錯了。

但是發覺巳太遲了。此時，裝載火箭的軍車巳經駛過了那三個渠洞的上面。

卜可夫通過無綫電叫道：「現在！」

那渠洞中的人亦巳知道是現在。他們爬上梯子，把渠蓋掀起，把管子推出去，向經過的車子噴射。管中的東西全部噴出去。

他們此擧是不顧一切，總之把車子弄得升上空中就算了的。而那些子午石的溶液巳經過多次實驗，證實了它的功效，現在當然亦是一樣能夠發揮效力的。

車中的司馬洛與李敏及那個司機都感到車子劇烈地動盪起來，使他們在車子之內東歪西倒。

但車輪不轉，車子仍在向前，那是因爲車輪巳經離開了地面，於是煞車的作用也就失去了，車子仍然乘着剛才的行走的餘勢向前移動。

車中的司馬洛與李敏亦是看到車窗外面的人羣不見了，而兩旁的屋宇向下沉，才知道車子是正在升起來。

「下車，跳下去！」那司機叫道。

他伸手把車門推開一望，就知道巳經太遲了，因爲車子升得很快，這時巳經離開了屋頂上，假如從這樣的高度跌下去，那是必定跌死無疑，然而這高度用降傘又太矮了，假如跳下去，跌到地時降傘還是沒有機會張開。

「不要害怕！」司馬洛叫道：「等升得夠高的時候，我們可以跳傘下去。」

「但是假如升得不夠高便又跌下去的話，」司機叫道：「那怎麼辦好？」

「這個我們就得對卜可夫有信心了，」司馬洛說：「幸而他也是很可靠的，沒有把握的事情他不會做，他的計劃並不是要使這東西升起來又摔下去，他是要抓到手中。」

「但我們現在是直升上去，」那司機叫道：「我們很可能會直升上太空！」

「我們不一定要等到升上太空才跳下去的，」司馬洛說．「總之足夠跳傘的高度就可以跳下去了。」

「但是火箭升了上去，他又如何可以拿到手呢？」那司機問道。

「當然是派一架飛機來之類了！」司馬洛說。

這時街上的人羣也紛紛望天，大嘩起來，因爲他們一生從來沒有見過如此的奇景，如此沉重的東西，竟能夠這樣升上天空去，他們並不明白這件事情的嚴重性，許多人還以爲是在演習中加插一些奇技表演。

莫先生亦知道了這件事情，大爲焦急了。

而另一方面，顧靈堅上將在他的總部亦是馬上得到了通知，而他亦是毫無辦法的，他總不能命令街上的軍隊開火轟擊。

莫先生通過無綫電對他說：「你找到了飛機沒有？」

「沒有，」顧靈堅上將說道，「你也知道，我們這裏是沒有空軍的，直升飛機雖然有幾架，但是直升飛機飛不了那麼高的！」

莫先生也幾乎要罵出粗話來了，他與顧靈堅上將這兩大巨頭對此也是束手無策的。

莫先生說道：「我們懷疑的事情實現了，但是他們又如何能夠找到來飛機接應

呢？」

「我們在匆忙之間沒有辦法找到飛機，」顧靈堅上將說：「但是他們早有準備，却是可以找到飛機的。」

莫先生平時都能夠保持鎭靜，此時却也不由得暴跳如雷了。

另一方面，卜可夫在那部車子裏則是剛好相反，他看着他的計劃逐步實現，開心得哈哈大笑起來。

他對無綫電中下命令道：「第二組，起飛！」

第二組就是林鈴巳混了進去的那組飛人。

他們接得了命令，就匆匆跑上天台，在自己的腰帶上噴上子午石的溶液，一一向天上直飛上去。

林鈴從紅丁的口中巳經知道了這種飛行工具的大致用法，而且她又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女孩子，她又可以看着那些人如何做，有樣學樣，亦毫無困難地跟着他們飛上天空去了。

莫先生的手下們是巳經包圍了這間屋子的，但是看着那些人升上去，却是全無辦法制止。

他們升得很快，一閃眼間，就是開槍射擊，也巳經離開了射程之外了，而且其中還有一個林鈴在着，他們也不能夠胡亂開槍射擊，以免射中林鈴。

另一方面，在軍車升空的地方，莫先生的手下們好不容易才排開混亂的人羣而衝到那三個打開了蓋子的渠口，一面，另一些人則準備在附近的其他入口進去，捕捉那些噴射子午石的人。這些人應該是逃不掉的。

不錯，這些人是逃不掉的，而這一點卜可夫亦很明白，所以他也作了適當的安排了。

那些人放完了那些子午石的溶液之後，就携帶着空了的容器在地下的渠道中逃走。

卜可夫的無綫電指揮又來了，卜可夫通過無綫電中命令道：「把容器毁滅，不要把綫索留下給對方！」

他們事先得到的指示是把容器毁滅這一項的。那些容器的上面有着一些特殊的開關掣，容器就會自動毁滅了。這些人此時就遵守命令把開關掣扳動。

然而並不是那些容器會給毁滅，原來是他們會給毁滅，一扳掣的時候，容器的旁邊便有另一個氣孔噴出氣來，而這個氣孔噴出來的却是毒氣。

那些人完全沒有防備，馬上就軟倒下來。地下渠道並不是一個空氣很流通的地方，沒有風把那些毒氣吹散，他們一倒下來了之後就是繼續吸入那些毒氣了。

他們是不會活着離開那個地方了。

卜可夫就是不打算讓他們活下去，由於他們會被捉住，假如活着的話，就能透露卜可夫的所在。

另一方面，林鈴與那些飛人們一起在上升着。他們的背上都有推進器，在上升之中還可以操縱上升的方向，他們這批飛人的目標就是那架正在上升中的軍車。他們要追到軍車，把軍車扶着，以便飛機接應。

卜可夫的車子行駛着，跟隨着軍車的飛行路綫。那軍車升上了天空之後就遇了強勁的風，雖然車子升空了之後是不能行駛的，但是也會給風吹動，祇是動得不快罷了。因而卜可夫的車子亦是不必行駛得很快，而祇是緩緩地跟着。

他看見那些飛人也在飛，不過人飛上了空中之後看來就很小了，不如軍車那麼大，所以卜可夫亦看得並不清楚，不知道林鈴此時巳正在飛人的中間在進行着破壞的行動了。

林鈴飛近其中一個飛人。這個飛人就是負責指揮其他的飛人。此時這個人正把身上的噴管拉出來，準備在腰帶上再噴一些子午石的溶液，以增加上升的力量。

林鈴却把這噴管一手拿了過來，替他噴，而且不是向腰帶噴，而是向他的全身衣服上噴。

那人恐怖地要把噴管奪回來，林鈴用手肘在他的胸部撞了一下，痛得他一時失去了反抗能力。林鈴繼續在他的身上把些溶液差不多全部都噴完了。

這個人的身上忽然大大增加了上升之力，便幾乎像一支火箭似的直升上去，脫離了他的同伴。

他當然是不會跌死的，他有降傘，當那上升之力消失的時候，他仍可以跳傘降下來，但問題却是他究竟會升得多高，是否能夠在升到空氣不夠的高度之前就能夠下降？

這是他的問題，而林鈴亦並不關心，總之林鈴的目的就是要使這個人失去控制能力，不能夠參加和領導這些飛人的任務，而目的巳經達到了。

其他的飛人都未曾發現林鈴這破壞的行動，他們祇是忽然看到他們這個領導的人急急上升，離他們而去，一時手足無措。也許是飛行工具忽然出了毛病壞掉了？

他們不由自主地都是抬頭望着天空。

林鈴則不必望，她知道這是怎麼的一回事。

她又浮到另一個人的身邊，依樣葫蘆，再做了一次。這個人亦是急急地升上去了。

這把戲做了兩次，第三次就沒有那麼順利了。

餘下的飛人巳發覺了，是「紅丁」在攪鬼。

他們不知道「紅丁」爲什麼會這樣，但是必須制止，於是紛紛把身上的槍摘下來。但是林鈴是主動的人，什麼都是快了一步的。她巳先把她身上的槍摘了下來，而且也先放槍。第一個腿部中了一槍。

中槍是不會使這人倒下去的，但是亦使這個人失去了作用，不能夠負担這件工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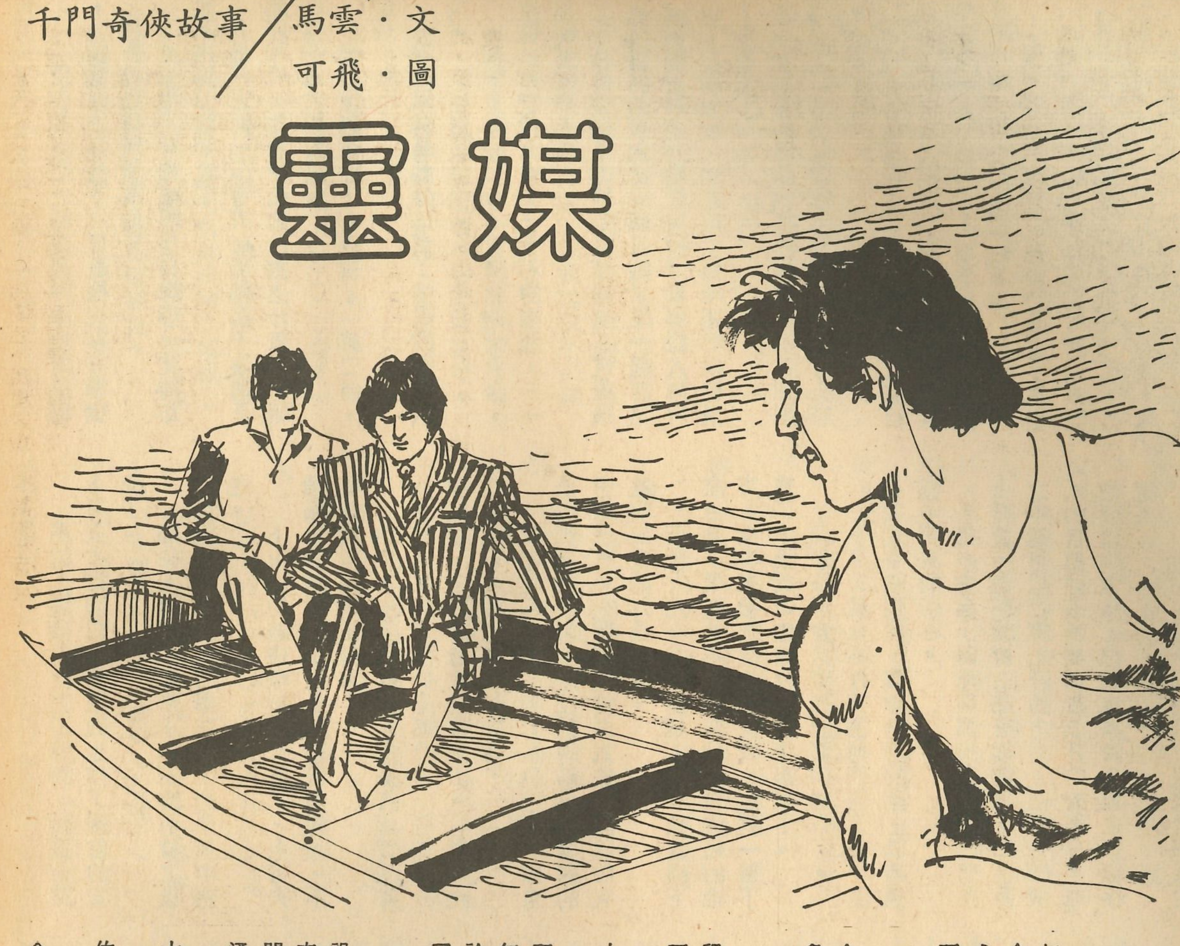
其他的人要射林鈴，却沒有那麼容易。林鈴早巳有了計劃，所以取了最佳的位置。在空中，他們要扭轉身來射擊沒有那麼容易，林鈴則因爲位置好，不必扭身。而且林鈴的槍法亦是比他們好的。

他們一個又一個給林鈴射中了。

林鈴並沒有意思殺人，而在這個情形下亦是不需要殺人的，她祇是把那些人射傷了而未擊中要害，這就巳經夠了。那些人受了傷，痛苦得很，不能靈活地移動，就沒有辦法追上那軍車了。（未完・15）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靈媒



玫瑰會員

生命的價值到底是甚麼？這問題越來越引起人們的爭論，尤其是生活於亂世中的人，生命根本就沒有價值可言。例如黎巴嫩就是最現成的例子，生活在那裏的人，朝不保夕，誰也不知道火箭或炸彈，什麼時候落在頭上。

生活在香港的人又怎樣呢？

香港人越來越是相信命運，所以，占卜算命的人，其門如市。名氣越大的，光顧的人越多。

爲什麼人們會越來越相信命運呢？

相信命相的人俗稱迷信。在人生坎坷的歷程中，凡事在冥冥中都似乎有個主宰，有時又不由你不迷信。

盡管這是太空時代，依然有許多人仍靠占卜爲生，也許就是這個道理。

所謂相由心生，一個心腸狠毒的人，由心理而影响到肌肉神經，以致生成一副兇惡相，無論從醫學或者科學上都有點根據。所以看相論命的人決不會離題萬丈；但占卜却近於玄妙了。

最近有一個來自馬來西亞的靈媒名爲沙拉，在本港上流社會中掀起了一片占卜熱潮。據說她只憑一副樸克牌，便能知道你的過去與未來，其準確程度之高，若不是你親歷其境，親聞其聲，你一定不敢相信，可惜收費極高，普通人家絕對捨不得將這樣一筆金錢用於占卜上。所以沙拉的客人只是那些上流社會的先生太太們。

沙拉的生活極之豪華，她的居所就在一艘佈置得非常華麗的豪華遊艇之上。

她大概四十歲上下，身裁健美，眉宇間蘊含着一種神秘感；尤其是她那雙深沉的眼睛，

神秘死亡

當她凝視着你的時候，你會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她的眼神中似乎有一種無比的威力在震懾着你。遺憾的是：她的聽覺有點問題，因此要經常帶着一副耳聾助聽器。

遊艇的名字也很怪，命名爲「先知號」，大概是包含了未卜先知的意思吧。艇上除了三名水手之外，還有兩名女秘書。單是這種排場，就不難想像她的收費會是怎樣的昂貴。

但另一方面，這種排場，大大地增加了那些信徒們的信心。

「先知號」遊艇就停在海面一個浮標之上。凡光顧沙拉的人必須乘坐一艘小電船才可抵達「先知號」。踏上遊艇之後，便由沙拉的女秘書引領下進入沙拉的私人辦公室。這辦公室是一處艙房，地上鋪上了厚厚的棗紅色地毯，在房間的正中擺了一張很大的柚木辦公枱，沙拉就坐在枱後面的大班椅上，用一副樸克紙牌爲你占卜。

「千門奇俠」游天虹和小牛這天晚上偶然在「棉花俱樂部」聽到沙拉的大名。因爲好奇心的驅使，他們師徒二人決定到「先知號」見識一下。

當游天虹師徒二人坐上小電船之後，船家立卽問道：「兩位可是專程來找沙拉小姐占卜的嗎？」

「是的。」游天虹答道。

「你們掛了號沒有？」船家問道。

「掛號？掛甚麼號？」小牛莫名其妙地摸着後腦問道。

「這是沙拉小姐的規矩，若不預先掛號，我想你們都是請回罷了，免得浪費時間。」船家在規勸他們。

游天虹與小牛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對船家說：「既然來了，我想碰一碰運氣，請儎我們到遊艇去再說吧。」

船家聳聳肩，終於把電船開動了。

遊艇甲板上站着兩名壯健的水手，當小電船靠近的時候，他們幫着將纜拉緊，讓游天虹師徒二人登上遊艇。

他們剛踏進船艙，迎面走來了一個中年婦人，她鼻樑上架上一副眼鏡，神情有點冷若冰霜。她走到游天虹師徒二人面前問道：「請問兩位的掛號號碼？」

游天虹迅速從袋中掏出一疊鈔票，探了一張一百元的塞了過去，說：「我們是慕名而來的，所以沒有預先掛號，這是我們的額外掛號費。」

這中年婦人正是沙拉兩位女秘書的其中一位。她接過鈔票，用手扶了扶眼鏡框，上下地打量着游天虹師徒二人，沉默了一會，最後她終於問道：「那一位要占卜？」

游天虹答道：「是我。」

「兩位請留步，我先進去請示沙拉小姐。」那中年婦人說完之後，逕自走進另一艙房。

過了一會，那中年婦人由那艙房裏走了出來，她對游天虹說：「先生，請先過來這裏登記。」

她帶游天虹走到一張鋼桌前面。

小牛忍不住說道：「是不是要先問問我們的過去未來，然後方才再告訴我們一些過去未來？」

中年婦人瞪了他一眼說：「如果你有懷疑，大可以請回，沙拉小姐是不接見未經掛號的人的。」

游天虹瞪了小牛一眼，然後陪笑坐在鋼枱旁邊的椅子上。

中年婦人打開一本厚厚的册子問道：「請問先生貴姓？」

「姓游名天虹。」

「介紹人呢？」

「沒有介紹人，我是慕名而來的，請你通融一下。」

「好吧！破例一次。請你記住，你的編號是一百五十八號，如果下次你介紹你的親友來占卜，只要說出這個號碼，可獲九折優待。」

游天虹又掏出鈔票來，問道：「要付多少錢？」

「八百元。」

游天虹把一千元遞了過去說：「這二百元是你的小賬。」

中年婦人接過錢，道了一聲謝。

小牛伸伸舌頭說：「八百元占一卦，怪不得生活得如此豪華！」

中年婦人沒有理會他，只顧趨前把剛才那間艙房的門簾掀起，讓游天虹走進去。

船艙內坐着兩個女人，坐在柚木辦公枱後面的那個正是沙拉，另一個坐在打字機前面的是她的女秘書何琪。

何琪招呼着游天虹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然後爲他們介紹。

沙拉問道：「閣下想知道些什麼？」

游天虹答道：「我想知道過去，也想知道未來，以便趨吉避凶。」

游天虹說完之後，只見沙拉閉上了眼睛，喃喃自語，不知說了一些什麼。而她手上的一副紙牌却不斷地翻弄着。

她手法之熟練，就有如賭場裏面的撲克女郎一樣。

片刻之後，沙拉睜開眼睛，把紙牌放在桌面，做了一個手勢，何琪隨即說道：「沙拉小姐請你而把紙牌上下搬動一下。」

於是游天虹將紙牌上面的一半放到下面去，再將下面的一半放在上面，沙拉開始將紙牌一隻隻地攤開，分行排列起來，看她的神情，非常審愼。

游天虹注意着桌上紙牌的排列，發覺直是七行，橫也是七行，總共是四十九隻紙牌，而一副撲克牌是五十二隻，剩下來的三隻正好在沙拉的手中。

沙拉全神貫注地檢閱在桌面那些紙牌的排列，大概十分鐘光景，她才抬起頭仰視着游天虹說道：「照卦象看來，閣下的過去可說是多災多難，你喜歡理人閒事，具有俠士風範，但你的行俠仗義，往往會令到某些人反感，造成你的生命隨時都有危險；至於你的現在與將來，照卦象看來沒有什麼改變，唯一可以趨吉避凶的方法那便是以後少管閒事。」她頓了頓繼續說：「你的性格吃軟不吃硬，如果你要個妻子，也許性命可以延長一點。」

游天虹驚奇地望着她，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撲克占卜，竟然會如此靈驗！

游天虹望着沙拉，覺得她的眼光中有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氣質。

就在這時，船艙外面傳來了陣陣馬達聲，沙拉轉過頭去對她的女秘書何琪說：「何小姐，你出去告訴朱琳琳，這裏的人客未走，切莫讓其他人進來以免影响我的工作。」

何琪答應了一聲便退出艙外。

可是，遊艇全身搖蕩了一下，隨即傳來一陣鬧吵聲，沙拉怔了一怔說道：「對不起，我要出去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說完，她便迅速走出船艙。

游天虹隨着沙拉步出艙房，走上甲板。

兩名水手與數名便衣警探爭論着。

沙拉趨前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一名探員向沙拉出示了證件，說道：「我們是警察，你可就是沙拉小姐？」

「是的，我就是沙拉。」沙拉瞪了那探員一眼，冷冷地答道。

探員說：「我們奉命來請沙拉小姐跟我們回總部一次。」

沙拉呆了一呆，隨即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探員道：「這是例行的詢問，請到我們的快艇上去！」

沙拉猶疑了一會，說道：「好吧，我跟你們回去，但我要換件衣服。」

那探員點點頭，沙拉轉身走進船艙裏。她的女秘書何琪問道：「到底出了什麼事？」

沙拉答道：「我也不大清楚，但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總要冷靜，我走後，立即通知律師。」

「我知道了。」何琪答道。

游天虹站在甲板上，他好奇地問那探員：「是否懷疑沙拉小姐有欺騙的成份？」

探員答道：「我也不知道，只是奉命行事，若要知道詳細情形，你最好去問林浩探長，我知道你們是好朋友。」

說話間，沙拉已換好了衣服，走了出來，她跟隨着那探員乘坐快艇離去，游天虹與小牛二人則乘小電船返回岸上。

途中，游天虹自言自語地說：「若不是耳聞目睹，眞教人難以置信，若不是警探找她有事，我起碼會問多幾句。」

小牛問道：「到底警探找她幹什麼？」

「或者是涉嫌行騙之類，她收費太昂貴了，很容易引起警方注意。」

小電船剛抵岸，便有一位打扮得很高貴的女人，跑到吊橋上來。船家便對她說道：「沙拉小姐有事上岸去了，若有事找她，改天再來吧。」

但那高貴婦人却說道：「不要緊的，我見

見她的秘書便行了。」

這艘小電船大概是給沙拉包下的，船家對客人的態度非常好，終於，小電船又把那貴婦載到「先知號」遊艇去。

游天虹和小牛在岸邊呆了一會，發覺岸邊停了一輛平治豪華房車。小牛首先說道：「這輛車子，似乎是范植的，剛才那個女人……」

游天虹立即接續說道：「我想起來了，是范夫人。剛才那婦人正是范植的妻子。」

「她找沙拉幹什麼？」小牛奇怪地喃喃自語。

「如果找沙拉就毫不出奇。奇在她只要見見沙拉的女秘書。」

「也許她們是好朋友呢。」

「沙拉來了香港才不久，雖然她結識了不少上流社會的太太們，但不致於成爲朋友吧？到底沙拉除了精通紙牌占卜之外，還有什麼吸引這些名流太太們？」

小牛忽然說道：「馬來西亞人，聽說對那些玄妙的東西都有研究，比如占卜、咒語、降頭之類，或者沙拉對那班闊太太們落了降頭也未可知。」

游天虹沒有答他，他環視了四周一片，似乎有了新的發現。他迅即走到平治牌豪華房車的旁邊，借着街上微弱燈光的照射，他看見車身的一個圖案。圖案發出微弱的瑩光，細看之下，這是一朵紅玫瑰圖案。

小牛走過來問道：「有什麼不妥嗎？」

「一朵玫瑰花。」游天虹怔怔地說。

小牛忍不住笑，說道：「這有什麼奇怪？許多人都喜歡在自己的坐駕車上貼上一些圖案的。」

「但奇怪的是：同樣也是玫瑰花。小牛，你有沒有留意沙拉的頭上揷了一朵玫瑰花？就連她那兩個女秘書也一樣在頭髮上揷上玫瑰花，還有，剛才我見到的范夫人也揷了一朵。」

「嗯……這意味着一些什麼？」

游天虹沉默了一會，說道：「這可能是一種標記，但這裏面到底有什麼秘密呢？」

回到汽車裏，小牛說道：「也許不必我們多動腦筋，警方已開始對付她了。」

游天虹忽然說道：「小牛，把車開到警局去！」

小牛應了一聲，隨即把車開走了。小牛有點大惑不解地問游天虹道：「師父，爲什麼你對沙拉這個女巫有如此大的興趣。」

「開始的時候，是由於人們把她說成像神仙一樣，我一向不相信鬼神，但命運却不能不相信。不過，沙拉的樸克占卜術，到底有什麼奧妙之處呢？」

車子在警局門前停了下來。游天虹首先下車走進去，大門外已聽到陣陣吵鬧聲傳出，那是沙拉的聲音。她憤怒地叫道：「如果你們不放我走，你們是會肚子痛的。」

這分明是一種咒語，但在場的警員不禁哄笑了起來，他們是絕對不相信她的咒語會靈驗的。

負責盤問沙拉的那位探員說：「你們這些巫婆，滑稽且荒唐，現在警告你，如果你不依法領牌照而收取客人的金錢，我們便要……嘔……怎麼了？我的肚子……」

不知是否巧合又或者沙拉的咒語眞的靈驗，那探員匆匆衝向洗手間。

沙拉這時却得意地說：「再不放我，妳們這裏每一個人都與他有同一命運。」

就在這時候，沙拉的律師匆匆走了進來，將沙拉保釋出去。

沙拉走後，在警探總部引起了一陣哄動，因爲除了剛才那名探員之外，還有人嚷着肚子痛，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莫非沙拉這名巫婆的咒語果眞靈驗？眞是天曉得！

游天虹獃在一旁，耳聞目睹，幾乎不敢相信這一切。

一名探員發現了游天虹呆立在那裏，跟他打過招呼後問道：「你有沒有看見剛才那個巫婆？」

「看見了，果然厲害！」游天虹說道：「不過，爲什麼你們要把她抓進來？」

「許多以占卜爲生的人向我們投訴，說這女巫搶了他們不少生意。後來我們查得她並未有領商業牌照。」那探員答道。

游天虹又問：「林浩探長呢？」

「渡假去了。」那探員反問道：「你找他有事嗎？」

游天虹答道：「算了，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那探員說道：「林浩探長在我們警界中是個大忙人，即使在渡假中也有可能隨時被召回來，這陣子總算較爲平靜了……」

豈料話還未說完，便看到有人匆匆由外面走了進來，游天虹和那探員都認得他就是富商范植。

范植要找林浩探長，探目告訴他，林浩渡假去了，他欲言又止，最後終於匆匆地離開警局。

游天虹剛才在碼頭附近遇見范夫人，想不到在這裏又遇到范植，心裏難免有點奇怪，也匆匆地向那探員告辭了。

出到警局門外，已看到范植登上一輛小房車離去，游天虹立取登上自己的座駕車，吩咐小牛跟蹤他。

游天虹說道：「我看他似乎有點痳煩，但除林浩之外，又不想別人知道。」

小牛說道：「他到底有什麼痳煩値得隱瞞的？」

「我正在想着……」

汽車開始轉彎，小牛一點也不放鬆，始終讓自己的汽車與范植的保持一定的距離。

突然，范植的車子在前面不遠處的路邊停下來，然後匆匆步出汽車。

游天虹吩咐小牛立即停車，他吩咐小牛把車停好，自己却去跟踪范植。

范植下車之後，逕自向一幢商業大廈走去，看他行色匆匆，一定有事情發生。

游天虹尾隨於後，當范植進了電梯之後，游天虹迅速走進大廈的大堂裏，往電梯錶板一看，那裏的數字顯示范植進了三樓。

游天虹在大廈的指南牌上查看了三樓的公司，其中包括有商行，更有私家偵探社。

於是，游天虹迅速乘電梯直上三樓，他選擇了一個比較隱蔽而又能看到各寫字樓的出口的地方等候看。

「千門奇俠」游天虹是在「棉花俱樂部」認識范植的，他知道范植的辦公室並不在那幢大厦裏。

游天虹心裏想：以范植這種愛體面的人，不坐豪華房車，也沒有司機和隨從，只是獨自駕駛一輛小房車，先去找林浩探長不遇，然後匆匆來到這種地方，這裏面到底隱藏了一些什麼秘密？

游天虹正在呆想，小牛已停好了汽車，走到他身邊來了，以小牛的機智聰明，是不難知道游天虹在這裏的。

小牛正想開口說話，游天虹立即打了個手勢示意他不要聲張，這時，「黃氏偵探社」的門突然推開了，從裏面走出一個人，那人正是范植。

有一個人跟在范植後面，一直把他送到門外說道：「范先生，你放心，這件事我一定會盡力而爲，相信以我們的辦事能力，很快便有

消息給你的。」

「一切拜託你們，」范植沉聲地說：「不過……」

「你放心好了，我們是會爲客人保守秘密的。」

范植匆匆又跑到電梯門口去了。

游天虹師徒二人聽完他們最後一句說話之後，匆匆地由樓梯走下去。

回到汽車上，游天虹吩咐小牛把車子開到碼頭去。

途中，小牛不解地問道：「師父，你認爲范植會有什麼痳煩。」

游天虹答道：「會不會是去偵查太太的行踪？」

小牛說道：「如果是的話，他多口問一聲我們便什麼痳煩也沒有了。」

游天虹說：「或者事情並不是想像那樣簡單。」

車子到了碼頭，那輛豪華大房車，已不見了。

游天虹走下車，問路傍的一個小販，道：「請問那輛奶白色的大房車什麼時候給人開走了。」

「我不知道，」小販瞪了游天虹一眼道：「每天由這裏經過的車子多得很呢！怎記得那麼多。」

游天虹無可奈何地走開了。

他往海面上望了一眼，發覺那艘「先知號」仍然停在海中心，小電船却沒有駛回岸邊，緊靠在「先知號」的旁邊。

就在這一刹那間，游天虹覺得背後生風，心裏一凜，人已凌空跳起，「轟」的一聲，一根扁担橫掃而來，重重打在路邊的柱上，游天虹乘勢落回地上。

游天虹伸足橫掃過去，「拍」的一聲，只見一條身影滾倒地上，一根担挑，隨即落在地上。

小牛在那邊看見事情有變，立即下車，正待趕過來協助游天虹把那傢伙擒下，驀地一輛汽車如箭離弦似的，由那邊一直衝過來。

游天虹和小牛都不由自主吃了一驚，倒退了幾步，以防不測。

「刷」地一聲，急馳而至的汽車煞停之後，游天虹看見躺在地上的那人立即翻身而起，鑽進汽車裏去，隨即見汽車絕塵而去！

游天虹本能地將汽車的車牌號碼連忙記了下來。

小牛由對面馬路走過來，問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小販是僞裝的。」游天虹沉思着說：「可是，他爲什麼要襲擊我？」

小牛道：「也許是覺得你實在太多管閒事了。」

游天虹苦笑了一下，想起剛才那驚險的一幕，不禁打了個冷顫，若非自己身手敏捷，耳目伶俐，後果眞是不堪設想。

師徒二人回到車內，小牛立刻把汽車開走了。

游天虹返抵家門之後，立刻打了兩個電話，第一個打到警局交通部去，查查剛才那輛神秘汽車的主人是誰。第二個是打給范植的。

當范植知道對方是「千門奇俠」游天虹時，大表驚奇，他問道：「你怎麼知道我要找太太呢？」

「我只是猜測而已！」游天虹說：「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在不久之前我在七號碼頭附近見過尊夫人。」

「第七號碼頭？」

游天虹答道：「是的，就是在停泊『先知號』遊艇附近的地方。」

「……」范植欲言又止，最後終於說：「不！不！你猜錯了，我們夫婦的感情很好，我怎會找我的太太？」

「好吧！那就請你別怪我多事，事實上我知道的可能比你聘請的私家偵探還要多。」游天虹最後說道：「如果你認爲需要我的話，請隨時打電話給我。」

電話剛剛掛上了，立即又「鈴鈴……」的响個不停。

游天虹剛對聽筒「喂」了一聲，聽筒裏便傳來了一把粗魯的男人聲：「姓游的，如果你想活得舒舒服服，便不要多管閒事。」

游天虹問道：「你到底是誰？」

「你別理會我是誰？」那人繼續說道：「我勸你以後還是小心點，如果你活得不耐煩，我們可以送你上西天。」

游天虹笑道：「你太無聊了，有種的就留下姓名！」

對方把電話掛斷了，小牛走過來問道：「誰？」

游天虹答道：「有人警告我們，要我們別多管閒事，看來這件事眞不簡單！」

「由海堤大道第七號碼頭遇襲到現在爲止，我仍感到沒頭沒腦的。」

游天虹聳聳肩苦笑道：「我也莫名其妙，我們爲什麼會遭人暗算，范植爲什麼要否認找私家偵探的事？這裏面到底隱藏了一些什麼秘密？」

游天虹沉思了一會說道：「我看我們應該先見見關錦雄。」

小牛問道：「關錦雄是誰？」

「棉花俱樂部的會員，他跟大多數會員一樣非常迷信沙拉的占卜術，介紹我們光顧沙拉的正是這個大胖子。」

小牛想起來了，關錦雄就是那個整天嚷着減肥的大胖子，在棉花俱樂部裏，經常跟游天虹玩十三張，也輸過不少錢給游天虹。

當晚，游天虹在「棉花俱樂部」裏終於又遇上了關錦雄。

關錦雄是一個非常樂天的人，每次與游天虹玩十三張，都是輸的居多，輸了錢之後，又總是嘻嘻哈哈的嚷着要游天虹請喝酒。

這天晚上也不例外，關錦雄的運氣也是很差。游天虹贏了他的錢之後，把他拖進了酒吧間。

三杯到肚，游天虹便說道：「關先生，你說的那個靈媒沙拉小姐果然靈驗。」

「怎麼？你眞的光顧了沙拉？」關錦雄睜大了眼睛問。

「是的。但我覺得收費貴了一點吧！」

「但是，那是値得的，因爲她會指點你如何趨吉避凶。」

「最初是誰介紹你去的？」

關錦雄想了想，說道：「是一個姓范的朋友。」

「是不是范植？」

「你怎麼知道？」

「我猜測而已。」

「是的，正是他。」關錦雄呷了一口酒，故意把話題扯開。「你有沒有參加其他社團的活動？」

游天虹笑了笑，沒有答他，却把話題扯了回來。

他說：「你跟范植是好朋友嗎？」

「商場上的朋友而已。」

「那麼，你可知道他有了痳煩？」

「嗯……什麼痳煩？」

「你應該比我知道得更加清楚，聽說他的妻子……」游天虹故意吞吞吐吐地說。

關錦雄苦笑着搖搖頭說：「夫妻間偶然吵

架是難免的，相信范夫人很快便會回來的，你何必爲他担心！」

游天虹終於試探出一點綫索了，范夫人果然是「失踪」了；但她爲什麼要靜悄悄的去見沙拉？

范植又爲什麼不敢直認其事呢？

游天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問道：「你喜歡玫瑰花嗎？」

關錦雄聽見「玫瑰花」三個字之後，當場呆了一呆，然後左顧右盼，生怕他們的對話給旁人聽去了似的。

游天虹知道事有「蹺蹊」道：「關先生，其實我早知道了，你又何必隱瞞？」

關錦雄乘着幾分酒意，沉聲問道：「你可是參加了沙拉的玫瑰會？」

「玫瑰會？……」游天虹靈機一觸，又說道：「是的，但我對這個會仍然一知半解。所以……」

關錦雄臉上立即擠滿了神秘的笑容，他說：「想不到鼎鼎大名的『千門奇俠』都有這個雅興，你不必多問了，到了這個週末，一切你自會明白的。」

「週末？」游天虹又呆了一呆問道：「這個週末，又怎麼樣？」

「沙拉的秘書沒有告訴你嗎？你應該取得她們的特別電話，因爲凡是參加玫瑰會的週末集會，都要通過特別電話與她們聯絡的。」

「今天有點意外事情發生，也許一時間她們忘記了。」游天虹爲了博取關錦雄的信任，於是，他把白天警方抄查沙拉的事約略說了一遍。

豈料關錦雄聽了之後，忍不住哈哈地笑了起來，說道：「警方也許是官樣文章而已，實際上，只要沙拉打一個電話，警方立即就要放人。」

「爲什麼？」

「玫瑰會的會員們，有許多是有財有勢的。也許執行任務的探員們不知內情，否則他們一定不敢輕擧妄動的。如果沙拉想將這件事情攪大，他們便有麻煩了。」

關錦雄說完之後，便要起身告辭。游天虹想知道更多有關沙拉的事情，於是極力挽留，無奈關錦雄堅持要離去，他們終於分手了。

關錦雄剛剛離去後，小牛便由那邊走了過來。

小牛一開口便說：「師父，我已查過了，關錦雄的汽車身上，也印有玫瑰花的標記。」

游天虹道：「是的，他也告訴了我他是玫瑰會的會員。」

「玫瑰會？」小牛怔了一怔。

游天虹又說：「照目前的情況來看，沙拉攪這個什麼玫瑰會，一定有一些上流社會的紳士淑女們的支持。但她攪這個會目的何在呢？這裏面是否隱藏了什麼秘密？」他若有所思地頓了頓，然後問道：「打過電話到范植家中去嗎？」

小牛答道：「打過了，他家裏的女工人說：范夫人沒有回家，范先生出去了。我想試探一下范夫人是否失踪，他們却含糊其辭。」

「也不必怎樣去查了，范夫人的確跟丈夫范植發生了口角，這是剛才關錦雄告訴我的。」游天虹說：「目前最好是想辦法參加沙拉的玫瑰會的週末集會。」

小牛道：「有什麼辦法呢？」

游天虹道：「我看最好還是向關錦雄下手。明天晚上，我們再來這裏，問他要一個電話號碼，要求他介紹我們參加週末的集會，相信一定有收穫。」

小牛看看腕錶，時候巳經不早了。他們結賬之後，匆匆離開「棉花俱樂部」的酒吧間。

巳經是晚上十點多鐘了，俱樂部的停車場靜悄悄的。這是近郊區域，俱樂部的四周長滿了茂密的樹林，只有正門對開才有一條大街直通市區。

游天虹突然看見汽車叢中有一條人影蠢蠢蠕動，也不以爲意；因爲這可能也是剛剛由俱樂部裏出來的人。可是，黑影却突然放開脚步，飛奔而去。

小牛立即想到他可能是一名偷車賊之類，立即追了過去。

但那黑影很快便消失在俱樂部後面的樹叢之中。

游天虹走到他的汽車傍邊，細心檢查一片，發覺並無不妥。

小牛也由那邊走了回來，說道：「這傢伙怎麼偷車偷到這兒來了？」

「我担心的却不是偷車。」游天虹說：「市區的路邊不是停放着各色各樣的汽車嗎？何必跑到這兒來偷？我看他是另有目的的。」

游天虹還未說完，便聽到一聲怪聲——一聲輕輕的嘆息。然後聽到有人好像倒了下去的聲音。

小牛立即戒備。

停車場裏的燈光不多，光綫十分暗淡。游天虹也下意識地戒備着。

師徒二人藉着汽車的掩護，繞到車尾部份去。

可是，細耳傾聽之下，一切又回復了平靜，只有遠處樹林中傳來的虫鳴聲。

他們都有了一種心理準備，停車場內可能早巳隱藏着殺機，他們步步爲營，四下裏搜索着。

自從經過海堤大道遇襲之後，游天虹總覺得他們隨時都有生命的危險；儘管他們還不大明白，這種危險到底來自何方。

小牛突然「呀」的怪叫一聲，游天虹立即竄了過去。

小牛僵呆在一輛汽車旁邊，雙目注視着車內，整個人呆住了。

游天虹跑過去，也來不及問他，只是循着小牛的視綫方向望過去，只見一輛汽車之內，倒臥着一個人！

燈光很昏暗，看不到那個人的面貌。

游天虹問小牛：「有沒有手電筒？」

「有的。」小牛回答着，迅速從口袋裏掏出一支筆形電筒，向游天虹遞過去。

游天虹打開手電筒一照，當場嚇了一跳，倒臥汽車中的那人，不是別人，正是剛才與他喝酒的那個關錦雄！

游天虹再向汽車掃了一眼，在汽車的傍邊，印上了一朶玫瑰花。游天虹驚奇地說：「玫瑰花！」

「這是關錦雄的汽車。」

游天虹把手電筒交給小牛握住，他彎腰去搜關錦雄的衣袋，摸出了一本記事册，正待打開一看，便感到有些東西掉了下來。

小牛還未把手電筒的光圈移向地上，游天虹的視綫便發覺了一種奇異的景象——一朶閃閃生光的玫瑰花，在黑夜中發出了艷麗奪目的光彩。

等到小牛把光圈移到地上時，這種光芒更加奪目了。

游天虹彎腰將它拾起，原來是一張紙咭——一張印刷得極之精美的咭紙。

咭紙上面印有一朶玫瑰花，顏色鮮艷奪目，那是用夜光漆印上去的。背面有一個英文的簽名式，但十分潦草。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張咭紙，游天虹巳經知道它的用途了。

他把咭紙放進自己的口袋裏，然後迅速檢

閱記事册一遍。

豈料就在這時候，俱樂部的大門給人推開了，裏面走出了一個人。游天虹立即把記事册放回關錦雄的身上，小牛也匆匆把手電筒關掉。師徒二人迅速蹲下。

那人一步一步地走過來，原來他要取回他的汽車，準備離開「棉花俱樂部」。

這時候，小牛才記起關錦雄的汽車車門仍未關好，萬一那人經過時望見車上的情形……

游天虹早巳想到事情的後果，所以他暗中制止小牛，不讓他再走過去將車門關上。

那人果然走進來了，他正待登上自己的汽車，便看見隣近一輛汽車的車門打開着，裏面依稀躺着一個人，他不以爲意，開車走了。

小牛舒了一口氣，問道：「你爲什麼不讓我將車門關上？」

「如果這裏有人移動一下，必然會引起他的注意；就好像剛才那黑影引起我們的疑心一樣。」

小牛又問道：「那麼，現在我們應該怎樣做？」

「別理會他，我們上車去。」

師徒二人登上了汽車之後，小牛立即將汽車開走。

在歸途中小牛問：「誰殺了關錦雄？」

「我也不知道。」游天虹想了想又說：「警方如果今晚發覺，明天這段新聞就會見報了。但是眞正的死因，恐怕還是要我們偵查。」

小牛忽然又說道：「會不會是玫瑰會的人做的？」

游天虹說：「這也很難說。」

「我想一定是玫瑰會的人做的，怪他洩漏了秘密，才會出此重手。」

聽小牛這麼說，游天虹不期然地想起沙拉的毒咒來。

是的，關錦雄是怎樣死去的？車上沒有半點兒血漬，但關錦雄却僵硬在那兒，他會不會是給一種神秘的東西殺害的？那個急急遁逃的黑影又是誰？

小牛把車子開回家中，當車子抵達家門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朗聲叫道：「游先生，那位是游天虹先生？」

小牛把車煞停，游天虹立即戒備起來。他們的靈犬「幸運」也在門前虎視眈眈。

游天虹問道：「你是誰？」

那人說道：「我是黃氏私家偵探社的黃永成。」

游天虹這才鬆了一口氣問道：「未知黃先生有何貴幹？」

「久仰『千門奇俠』之大名，特來拜訪。」黃永成客氣地說。

游天虹上下打量這不速之客說道：「不必客氣，有什麼事情可以直說。」

黃永成說：「實不相瞞，我是想打聽一下范夫人的消息的。」

「你是說范植的妻子？」

黃永成說：「是的，聽說你是有她的消息，是不是？」

「誰告訴你的？」

「范先生，范植先生。」

游天虹恍然大悟道：「原來范植叫你來找我。」

「你也明白范先生是有錢有地位的人，他不想事情太過張揚。」

游天虹想了想說道：「好吧，請到舍下飲杯酒慢慢談。」

黃永成連聲稱謝，跟了進去。

游天虹招呼他坐下，然後在酒櫃裏取出了酒。

黃永成只不過三十歲左右的年紀，但爲了業務上的關係，他不能不打扮得老成點，於是眼鏡、鬍鬚等等，總算替他加上了十年八歲似的。看上去，儼然就是一個老成的中年人。

游天虹問道：「范夫人爲什麼要離家出走呢？」

黃永成說道：「我也不知道。范先生要求我們爲他找回妻子，却沒有告訴我們詳細的情形。我們想盡了辦法，仍然毫無頭緒。後來范先生打了一個電話給我，告訴了我你的電話，並說出你知道范夫人的下落，叫我設法與你聯絡。」

「哦！原來如此，那麼，他爲什麼要在電話中否認其事？」

「也許他有所顧忌，生怕走漏風聲。」

「你與范氏夫婦認識深刻嗎？」

「不，只算是普通朋友。」黃永成說：「不過，說起來很好笑，最初是范夫人先認識我的，那是由於她懷疑丈夫有外遇，託我偵查她丈夫的行踪，結果發現范植只是爲了應酬而經常夜歸，並非有外遇。後來在一個餐舞會上，她把丈夫介紹我認識，想不到現在丈夫又託我找他的妻子。」

說到這裏，黃永成與游天虹都不禁笑了起來。

過了一會，黃永成問道：「游先生，你不是說過，見過范夫人嗎？」

「是的，我在第七號碼頭見過她，當時她還駕着那輛豪華平治牌房車。不過，事後我們再到那兒去的時候，她便失去了踪影。」

黃永成說：「你知道的，就是那麼多？」看他的神情是有點失望。

游天虹道：「是的。不過我對那件事突然感興趣起來，或者我們就來一個合作如何？」

黃永成道：「怎麼個合作法？」

「我們保持聯絡，也許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不過我是有條件的！」

「什麼條件？」

「當然不會是金錢。我希望你能查一查范夫人，爲什麼要離家出走？這於你來說，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好吧，只要彼此保密，這件事很容易辦得到。」黃永成從口袋裏摸出了一張名片遞給游天虹道：「這是我的咭片，隨時可以和我連絡。」

黃永成正想告辭，忽然又坐了下來說道：「游先生，你想知道的事情或者我可以提供一點綫索。」

游天虹聽了之後，神情有點兒緊張。

黃永成又說：「范植是個事業心很重的人，范夫人却是個享樂主義者。所以，可能在某些事情上，他們的意見有太大的衝突，以致造成范夫人出走的原因。」

游天虹沉思了片刻，忍不住問道：「你有沒有聽過一個叫做『玫瑰會』的組織？」

「玫瑰會？」黃永成想了想，搖搖頭說：「沒有，從來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游天虹有點失望，他想了想說道：「如果你有興趣，我可以給你一條綫索，從這條綫索，你也許可以找到范夫人也未可知。」游天虹忽然又問：「你有沒有聽過沙拉這個名字？」

「是不是占卜術靈驗如神的那個馬來西亞女郎？」

「正是她。」游天虹說：「我不妨坦白告訴你，我看見范夫人曾經找過沙拉。而沙拉可能就是『玫瑰會』的幕後主持人，所以，我首先要明白，范植是否也是『玫瑰會』會員？」

黃永成想想說道：「好吧！我們分頭進行，如果有消息，我給你打電話。」

黃永成走了。

（未完·一）

鐵胆傲骨

眞假未詳問 是非弄不淸

藍田玉・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中堅帶着無上道長交給他的皮囊去找千面客，來到一處，見千面客和天山三老打賭，只見天山三老擺下「空明陣法」，若能走過四十九招就算贏了，原來他們應千面客之約輸了要將自己寶貝混蛋徒弟除掉，贏了要千面客尋遍天下名山大澤，找一種名叫「石濟」的草藥，來療治他們三人的脚病，談妥之後，適石中堅來到及時將皮囊交給千面客，並為雙方作證人，這些老天眞認眞幹起來，作證人也認眞仲裁起來，不敢苟且，賭鬥結果千面客雖受傷險勝，他們履行諾言，石中堅待他們離去才走，聽到幽怨笛聲，見到嬌小女子倩影，又發現先後有人慘叫聲，死了兩個男子……再行前又見到潛鯨島師徒三人……

此時，石中堅的腦海裏浮現出那根長笛，他想由它揣出一些有關事件。

眨眼間——他心中已有了結論，就是三次所聽到的那縷幽愁、凄凉的笛音，是由這支長笛吹奏出來的，而吹奏之人一定是在「死谷」不期而遇的那個妙齡少女。

但他亦不敢斷言，那兩聲慘叫是與她有關。

他想來想去，又想到了昨夜，心中不由機伶伶地打了個冷戰，暗道：「危險！危險！」自己一時不慎，在此破廟中閉目打坐，萬一被人突來攻擊，豈不死得不明不白。

但他暗自慶幸，那妙齡少女對他並無惡意，他想到此，突然懷疑起來？

妙齡少女為何說他是唯一倖免於死的男子。

難道說被她碰到的男子，都全部死在她的手中了嗎？

她又為什麼專對男人有歧見呢？

他想着走着，已然步出了廟門。

這時，雨停了，烏雲散了，天氣已逐漸轉晴。

驀地裏——

他眼光過處，距他十丈開外，一條紅色人影，健步如飛，身手極快，直朝前面林內瀉去，一閃即逝。

他心念一動，提氣向那條紅色人影背後追去。

他此時的功力，已達「凌空虛渡」的階段，身子一經施展，簡直衣不飄風，快如行雲流水。

眨眼之間，他已追到了紅色人影，但他並不立即現身，只是前後保持着五丈之遠，當然這也是他所得的江湖閱歷……

紅色人影輕身功夫也不平凡，起落之間，已出去了數丈之遠，他似乎根本未發現有人在跟着，只是一味地向前奔着。

約經一盞熱茶工夫，漸漸的，石中堅感到奇怪起來——

因為紅色人影所奔的方向，正是往「紅魔教」的路，他不停的自問着：「這條紅色人影，會不會是龍衣仙子？」

但從後面望去，此人的背影，並不像是她……

這不由使他惘然，但他沒有停下步來，依然和前面的紅色人影，保持着十丈以內的距離。

又過了片刻，紅色人影已經飄身入了「紅魔教」的禁區。

這條紅色人影的身法，眞可說是飄忽如電，一縱之間，已躍過幾處荒崗亂塚，直向「紅魔教」總堂掠去。

「紅魔教」乃當今江湖中極負盛名的組織，這紅色人影直奔「紅魔教」，自是非無所為而來。

但在巡視走動的守衛，似是對這條紅影進入「紅魔教」禁區一無所覺。

石中堅跟在後面，躡手躡脚，絲毫也不敢發出一些聲響。

倏然——紅色人影在一條羊腸小徑之處停身站住，似是想推測一件事，沉吟了片刻，突然的身形一展，直朝後山奔去。

石中堅也在紅色人影停身站住之處，飄身隱入一株大樹後，凝神注視着紅色人影一舉一動。

這時，見他直奔後山而去，心頭一震，也跟着追去。

轉眼間，紅色人影已來到了小溪附近，他突然頓住身形，舉目望去。

只見此小溪盡頭，是一絕壁，高約百丈，絕壁中部有一洞口，洞口約有一人高，此時，忽然又有一條紅色人影，一掠而入洞中。

這突變的事故，使原先的那條紅色人影楞住，只見他縱身一躍，身子平拔二丈之高，安坐在一株枝葉茂盛的樹上，眼睛一瞬不瞬地，望着洞口，似乎在等待着什

麼？

石中堅也覺事情大有苗頭，選了一處隱密的地方，蹲下身子，注視着前面。

隱在樹上的紅色人影，臉上的顏色不時的轉變着，顯然他的心情激動非凡。

這在他心中從未有的緊張，激動……使他的心跳躍，蕩漾……

他不敢斷言，此洞的人，就是他所要找的。

但他每次來，均看到一條紅色人影，掠入洞中，片刻工夫，又掠出洞外，消失於密林樹叢中。

今天，他是下了决心，要來探一個虛實。

這時，倏然——

那適才掠入洞中的紅色人影，又和從前一樣，掠出洞外，消失於密林樹叢中。

隱在樹上的紅色人影咬了咬牙，縱身躍下樹來，向絕壁行去——

絕壁光滑，能藉力落足的地方太少，連小樹全無，只有稀疏幾根枯草，除非輕功已練到「御風而行」的上乘階段，要想到達洞口，的確不是一件易事。只有適才那條紅色人影所走的途徑易走，但這必須翻過一個峯頂，那要化去不少的時間。

紅色人影見此，也却自心驚，但他依然沒有退却——

打量了半晌，一咬牙，立刻氣納丹田，雙袖微拂，凌空而起，右臂上抬，翻腕扣住壁沿，腕尖順勢一找壁間凹進之地，宛似壁虎附身壁上。

眨眼間——他已上了絕壁，來到洞口，閃閃發光的眼睛，四處張望着，不敢輕意的步入洞口。

就在他流目四掃之際，驀地裏——只聽洞口一聲極輕微的嘯聲後，一個女人聲音道：「洞口何人？進來。」

紅色人影吃了一驚，他感到那聲音是如此的熟悉，遠在十幾年前，這聲音差不多無時無刻不在自己耳邊响着。他想到往事，唉聲嘆了一口氣，心情激動得全身發着抖，不知道該不該進去。

倏然——那女人又重復了一句說道：「洞口何人？何不進來。」

這聲音像萬支羽箭，刺入他的心裏，使他忍受不住這些痛苦。

但這聲音有一種不怒而威的聲勢，他不得不向洞口走進。

緩緩前行，漸漸寬大，洞壁有大小石龍，甬通亦非常清潔，行約五六丈，忽然開朗，有一間石室甚大，室中光綫雖然微弱，但纖毫畢現，溫暖適宜，設備齊全。

隱身暗處的石中堅，眼望紅色人影進入了洞中，見機不可失，他是決定要探個虛實，於是閃身出來，縱身躍上前去，見到此光滑如鏡的絕壁，也不由心寒，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此功夫。

他雖然學會了「雙客秘笈」上面載的武功，但他並沒有試驗過，他心想：「何不乘此機會試上一試！」

心念一决，一晃身猛向上疾衝，這一下已冲上去了五丈之高，待他身子下墜之時，左脚尖輕點右足背，又猛向上衝去，就這樣，一連數次，人已安然立身在洞口邊緣。

也不敢發出一絲聲音，尋了一處草叢，盤膝坐下，運足耳力聽去。

半晌之後，倏然——

只聞一個女人聲音急促的道：「你……你到底是誰？」

石中堅知道那紅色人影已然進入了洞裏……

這時，頓聞一個男人聲激動的道：「倩妹，你眞的不認識我嗎？」

語氣憂幽、凄凉，根本不應該出自一個男子漢的口中……

石中堅在洞外聽得，也覺黯然……

那個女人很緊張的說道：「你眞是明哥嗎……」

話說至此，她似乎在哭泣，以下的話再也接不下去。倏然，她又冷冷道：「不，你不是明哥，我的明哥已經死了十八年，你……你決不是他……」說至此，她再也忍不住，竟哭出聲來。

（石中堅在洞外，見不到實地情形，我們先擱下不表此間他的心情如何？我們且移筆到洞中，好洞悉一切。）

紅色人影突的一把抓下他面上的紅巾，激動地說道：「倩妹，妳看看我的臉，到底我是不是妳的明哥！」

那個女人定神一看——

只見，他是一個年紀在花甲以上，書生模樣，面部甚是慈祥……

但那個女人，在一看之後，臉上突然泛起憤怒之色，厲聲道：「不錯，你確是我的明哥，但並不是我從前的明哥了……」話猶未完，喝叱一聲，一掌推出。

紅色人影見她驟然的出手，亦不閃不避——

頓聞「砰」的一聲，紅色人影被震得倒退五步，仰身栽倒，只感氣血一陣翻湧，張口噴出一口血箭！

但他又復站起來，臉上並未顯得痛苦之情，好像這一掌是該挨的。

他用衣袖一摸嘴角血跡，輕輕說道：「倩妹！妳聽我解釋好嗎？等我說完，妳再殺掉我也不遲！」

那個女的也未想到他會不閃不避，乾挨一掌，她又覺後悔，現在聽他如此說，緩了緩臉色，冷然的道：「那你就趕快說啊！」

紅色人影如釋重負，面色泛起一股笑容，緩緩說出：「倩妹，自妳生下我們的結晶後……」

他望了望那個女的，又道：「我那時正在『藥草谷』，本來想立刻趕來，但，就在半途上，遇上了一個和我年紀相仿的武林人物，我看他面目清秀，並不是什麼壞人，於是我就跟他結成朋友，他自稱自己姓錢名立强……」

他似乎提到姓名，顯得十分憤怒，由鼻孔裏重重哼了一聲，又繼續道：「倩妹，你是知道的，我自闖蕩江湖以來，就是這件衣服……」

紅色人影話說至此，用手抓起他身着紅衫抖了抖，臉上泛起得意的微笑，好像這件衣服使他感到光榮，停了半晌，又聽他接道：「但，自錢立强看到這件衣衫後，他感到很是欣賞，所以他想盡方法要得到它，我起初並沒有介意，沒想到他竟是一個人面獸心的傢伙，於是我跟他鬧翻了，大打出手……」

說至此，他唉聲嘆了一口氣，一臉黯然之色，溢於言表，緩緩地又道：「結果，我在一百招後，被他一記『寒魂廻旋掌』擊成重傷，暈迷過去，待我醒過來時，發覺自己被置在一個洞中，全身的紅衫，巳消失不見，我當時就意識到，事情壞了，但苦於不能出困，只有望着天空發呆，就因爲這個原因，我沒有能趕來，因此，使妳誤會至此，……」

他話說至此，喉頭似有一個東西塞住，再也說不下去，他抬頭望了望那個女人，嘴唇一陣掀動，欲言又止。

那個女人，也被紅色人影一段往事，說得落下淚來，在她心中憤怒之火，倏然被一桶冷水冲滅，她開始原諒她的明哥起來，她知道她的明哥，仍然還是她從前的明哥，並沒有什麼改變，但却說不出一句話，她只是低頭盤弄着衣角，顯得一副少女嬌羞之狀，那裏像是一個年巳花甲的婦人。

紅色人影見狀，臉上亦現出高興的色彩——

他知道，他們之間的誤會，巳然快消失於無形。

他笑了，笑的是那麼的眞誠，完全出自心扉。

他開始緩緩踱向那個坐在石床上的女人，伸出正在顫抖着的雙手，輕輕地握着那女人的雙肩……

那個女人，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傷，身子一陣蠕動，向前一撲，整個身體，巳然投入紅色人影的懷抱，哭出聲來，口裏說道：「明哥，我錯怪你了！」

紅色人影，感動的雙臂一緊，緊緊地抱住那個女人，眼眶中滴出幾點熱淚！

誰說男兒不流淚，只是未到傷心處吧了。

驀地裏——那個女人，突然雙手用力推開紅色人影，身子猛的轉身，避開臉去，咀裏慘然的說道：「明哥，我不能再和你在一起！」

這突變的事故，實在出乎意料之……

紅色人影，不由楞住，顫聲地說道：「倩妹，爲什麼？」

那個女人不住的搖着頭，叫道：「明哥，請你不要問好嗎？」

紅色人影這下可急了，他不知這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他此時，實在緊張得抑不住情緒，只聽他大聲的吼道：「倩妹，妳到底爲了什麼？」

那個女人，顫聲地說道：「我……我我……」

她「我」了半天，再也說不下去，代替的是竟泣哭之聲！

紅色人影激動的，撲向前去，用力搖晃着她的雙肩，道：「倩妹，妳到底是怎麼了？」

那個女人悲凄地飲泣，說道：「明哥，我……我巳成殘廢了，你還是離開這裏吧？」

紅色人影聞言，這才放下心來，輕輕說道：「倩妹，妳這是說那裏話，妳趕快告訴我是怎麼弄成殘廢的，讓我想想能不能醫治好的。」

那個女人忽然停止了哭泣，隔了半晌，道：「明哥，在一次打坐調息之際，我因爲誤會你遺棄了我，心中悲痛異常，竟然忘了這是一個緊要關頭，於是一股丹田之氣提擬不上，人當時暈死過去了……」

話說至此，幽幽嘆了一口氣，道：「還幸虧嬌兒即時趕到，細心治療，我才保全這條性命，但身子就……就這樣癱瘓了，我十八年來，就一直坐在這石床上。」

紅色人影聞言，連忙說道：「倩妹，妳趕快坐正，讓我來爲妳治療。」

一語甫住，就待動手……

那個女人見狀，大吃一驚，急道：「明哥，這沒有用的，除非要找到一種名叫『萬年金絲草』，才能恢復我這癱瘓的身子？」

「萬年金絲草」，紅色人影重復了一句，似乎這名字，曾經聽說過。

我們暫且擱下洞內不說，再言洞外之事。

這時，石中堅在洞外，把洞內兩人的談話，聽得一清二楚，他不由感動的熱淚滿眶。

世間就單是這個「情」字，就不知道柔化了多少武林英雄人物。

情！它是不分老幼的，任何人都會爲了它，而逐漸改變自己的心……

石中堅此時，不由想起了龍衣仙子，上官娥等。

他心中開始有一種莫名之感。

而這一股莫名之感，却是他從未有過的……

驀地裏——就在此時，「咦」的一聲，倏告響起……

石中堅暗吃一驚，扭頭循聲望去，只見「紅魔敎」敎主龍衣仙子站在他身前一尺之處，正以一雙含情而又驚異的眸子，望着他淺淺微笑。

他心頭一震，知道身子巳然暴露，只好挺身站起，緩步踱出草叢中。

龍衣仙子嬌滴滴的說道：「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石中堅本來就討厭龍衣仙子，聞言不答，閃身從龍衣仙子身側掠過。

龍衣仙子見他態度依然是那麼冷傲、冰冷，不由心頭一震，差點從眼眶中滾出幾滴眼淚。

她想不通，石中堅爲何要對她成見如此之深，難道她有什麼的，值得討厭的地方嗎？

她乃出了名的妖女，平時一些毛頭小子要想和她親近，都是難上加難。

現在她竟對石中堅一見鍾情，但，她又無法得到石中堅，這種現象是從未有過的。

就在她心事重重之際——

倏然，洞內傳出一個女人聲音，道：「嬌兒嗎？妳跟誰說話……」

話猶未完，一條紅色人影電閃掠出，停身在龍衣仙子面前，正待說話。

忽然，紅色人影眼睛一瞥，看見了石中堅。

石中堅這時並沒有停身站住，只是一直的往龍衣仙子來路走去。

紅色人影心頭一怔，身形一展，攔在石中堅前面。

石中堅大吃了一驚，倒退了三大步，

定神望去，不由使他驚叫一聲：「紅面尊者！」

紅字尾音方收，右手揚處，巳然劈出一掌。

這一招，出的突然，快逾閃電，直朝紅色人影胸前推去。

紅色人影大駭，萬未估到石中堅會驟然出手，而且出手又快捷無比，不敢貿然硬接，向橫裏斜跨一步，避過掌鋒。

石中堅似乎憤怒到了極點，見一招落空，暴喝一聲，身影彈起，右手一伸，食中二指併進如戟，點向紅色人影「中庭」重穴。

紅色人影如墜五里霧中，他不知道這小子爲何對他下此毒手，他想：「我根本不認識這年青人啊。」

就在他心忖之際——

石中堅的指風，突然襲到。

不由激得他心頭發火，右手衣袖向外一揮，幻起一片勁風，封住石中堅襲來的指風，右手一招「擒龍探爪」朝石中堅手腕脈門之處切去。

石中堅這下被迫的，縱身躍退，才避開一招，也不由使他背脊之間，冒出一股冷汗，暗道：「好厲害！」

但，他乃天生傲骨，豈能就此罷休，就待出手揮攻過去。

紅色人影見這不是辦法，大吼一聲道：「住手！」

這兩個字帶着無窮的威力，迫使石中堅不自覺的散去凝聚的功力，只是一瞬不瞬的望着眼前紅色人影。只見紅色人影，全身紅衫，面上還罩有一條紅巾，這正是「紅面尊者」一向的打扮。

突然，他似有所悟眼神一掃，吃了一驚，暗道：「這人不是『紅面尊者』嗎，不然，他怎麼左臂是完整的？」

他一有此心念，只聽他驚異道：「你是不是紅面尊者？」

這一句話，問得紅色人影一楞，反問道：「你認爲我不是嗎？」

石中堅未估到，他會反問自己，一時楞住！

忽然間，他又說：「那你就是被困十八年眞正紅面尊者囉！」

紅面尊者冷冷的道：「那你這娃兒巳經聽到了我們的談話了？」

石中堅臉色一紅，不好意思的說道：「適才得罪之處，尚請見諒。」

一直站在一旁的龍衣仙子，也不由被這突來的事故給楞住。

她心驚爲何一個紅色人影會從洞中掠出，那不是她母親巳然被發現了嗎？

她在一旁聽說這紅色人影，就是「紅面尊者」，更爲吃驚？

這紅面尊者分明是一個江湖魔頭，那她母親會不會巳被害了！

而且石中堅還曾被他在「死谷」咐近擊成重傷，爲何現在見了紅面尊者，只攻了二招，就停手了。

並且還說他是被困了十八年的眞正紅面尊者，這是何道理？

她想來想去，再也不敢貿然行事。

但她担心她母親的安危，於是一展身形，朝洞中飛掠而去，口裏直叫着：「媽媽！媽媽！」

紅面尊者一聽，龍衣仙子就是他的女兒。

緊張、激動、喜悅……一切都在紅面尊者的心扉泛起，他的心此時巳經可以稱爲枯井無波，但此刻，龍衣仙子——他的女兒來臨，使他靜如止水的心扉，開始蕩漾……

他眼見龍衣仙子就要掠入洞裏，他想：「我做父親的，應該去見見她。」

心念一決，丹田之氣猛提，雙臂一掄，朝龍衣仙子身後追去。

石中堅還有滿腹的疑問，正待紅面尊者來解答，這時見他一走，心念不由一急，縱身一躍，快逾電閃，攔在紅面尊者的身前。

紅面尊者暗地一駭，冷冷道：「你截住在下幹什麼？」

石中堅緩緩道：「請閣下暫留尊步，在下尚有幾事相求。」

紅面尊者按忍一下焦急的心情，道：「請問吧！」

石中堅淺淺地一笑，問道：「把閣下困了十八年的人，是否是個缺了左臂的老者？」

紅面尊者聞言，臉色微變，急道：「正是！怎麼你碰到了他嗎？你知不知道他的住處？」

他這一連串的問題，石中堅根本未放在心上，只是思忖道：「那個把自己打成重傷的，並不是『紅面尊者』囉！那他爲什麼要穿上那套紅色的衣服呢？難道他有什麼陰謀嗎？師父要我塡上『恨』字的最後一筆，那人到底又指的是誰？」

他雖然如此地想着，但臉上却罩着一層寒霜，冷森森地說道：「哼！我要是知道他的住處，老早就去找他算帳了！」

紅面尊者聽得明白了一半，道：「你是不是和那個斷了左臂的老者有仇？」

這一句話，觸痛了石中堅，只見他眉頭微挑，殺機隱現。

但，這只是短暫的一刹，又平復了過來。

他心中念頭一動，道：「你認不認識『鬼劍客』？」

紅面尊者聽他問起「鬼劍客」，大吃一驚，臉色驟變，答道：「娃兒！你問這幹什麼？」

石中堅冷冷一笑，道：「這個你無須過問，只要請說出認不認識就是了。」

紅面尊者感到石中堅實在有點怪，沉吟了片刻，說道：「認識。」

石中堅緊張得心都跳了出來，又問道：「我想再請教一件事！」

紅面尊者被攪得莫名其妙，冷冷道：「有話快講，何必吞吞吐吐！」

石中堅哈哈一聲狂笑，道：「對！有話快講……」

話說至此，略微停了半晌，又道：「閣下和『鬼劍客』之間，有無過節？」

紅面尊者緊張了，他不知道石中堅是誰，如何要突然問起這事？

他於是冷哼了一聲，道：「這個你不配問。」

就在他們爭論之際。

驀地裏——一縷幽怨、凄涼、如泣如訴的笛音，倏然破空傳來。

石中堅大爲震駭，來不及再問話，急促地說道：「今日夜晚三更時分，在下在十里之外的一個山崗上恭候閣下，到時必要閣下說出一切。」

一語甫住，身子凌空而起，朝笛音之處撲去！

刹那間，已消失於樹叢之中。

紅面尊者望着石中堅消失的背影，恍然若有所思，他不知道應不應該去赴這莫名其妙的邀請。

他一面想着一面朝洞口走去，眨眼間，已進了入洞內。

這時——

石中堅正以電掣星馳之勢，朝發出笛音之處，猛撲而去。

他已決定要探出這件事情。

轉瞬間，他已來到了一片亂石荒崗，土丘滿佈的曠野，倏然——

他眼光過處，發現一個全身白衫的少女，手中拿着銀笛，交臂而立，抬頭望着天上，臉上顯露着冷漠與凄涼……

這手拿銀笛的白衫少女，正是在「死谷」附近遇到的那個妙齡少女，看上去，似乎比以前豐滿了些……

石中堅楞住了，他果然沒有猜錯。

妙齡少女微一低頭之際，發現了石中堅正以一雙眼睛望着她。

她只心頭略微一震，轉身緩步走了開去。石中堅見她不理不睬，竟舉步移了開去，心裏一急，縱步一躍，截住了妙齡少女，阻住了她的去路。

妙齡少女似乎早已預料有此一着，對於石堅的舉動，並未感到絲毫驚訝，右足向橫裏斜跨一步，避開了石中堅的身子，又自朝前走去。

石中堅未料到有此一着，不由心中大怒，暴喝一聲，霍地旋身，右手一伸，一把抓向妙齡少女的香肩。

妙齡少女好像腦後長有眼睛一樣，不慌不忙，待石中堅快要抓到時，只見她雙肩微沉，堪堪避了開去，身形微晃，突地向前急奔而去。

石中堅覺得奇怪，她怎麼功力比以前進步了這許多？

但此時不能再容他遲疑，眼見人家就要消失不見，心急之下，脫口大吼一聲：「站住！」

這一聲站住，有如平地焦雷，震得人耳鼓「嗡嗡」作響。

妙齡少女也被這聲震住，停身站住，冰冷地道：「你待怎樣？」

這時，石中堅也已撲至，聞言冷哼了一聲，道：「我要問姑娘一件事？」

妙齡少女嬌媚一笑，說道：「不必問了！」

石中堅冷冷道：「爲什麼？」

妙齡少女淡淡淺笑道：「你不說，我也知道你要問的是什麼。」

石中堅暗吃一驚，心裏想：妳又不是我肚裏的蛔虫，怎麼會知道我要問的是什麼？

妙齡少女似乎看穿了石中堅的心，她知道他此時在想什麼？於是她「格格」一聲嬌笑，道：「你是不是要問我，那些頭部粉碎，腦漿溢出的男人是不是我殺的，你看我猜得對不對？」

石中堅聞言，那兩個慘狀的死者，又呈現在他的眼前，他急促地問道：「是不是妳殺的，快說。」

妙齡少女依然是嘴角掛着笑容，道：「殺一兩個人算得了什麼，你又何必如此緊張。」

富有正義感的石中堅那裏能聽得進這些話，但他對於妙齡少女的一絲好感並沒有抹煞掉，所以他仍然按捺住心中的怒火，冷冷道：「妳爲什麼要殺他們，難道他們和妳有仇嗎？」

妙齡少女粉臉驟變，面呈殺機，顯然是石中堅這一句話，觸到了她的痛處，只聽她冰冷地說道：「這個，你不配問。」

「問」字尾音方收，身形展起，直向林內縱去。

石中堅也在妙齡少女縱起之際，身形比她更快，截住他的前路，口裏喝道：「如果妳不把原因說明，我就不叫妳離開此地。」

妙齡少女嬌笑道：「閣下好大口氣，你想留住我，不一定做得到吧？」

石中堅被勾起了滿腔怒火，怒道：「不管怎樣，我就不讓妳走。」

妙齡少女縱身一聲嬌笑道：「那我就走給你看。」

一語甫歇，雙肩微晃，朝前縱去。

石中堅暴喝一聲，右手一揚，朝妙齡少女身後劈出一掌，口中喝道：「那妳就先接我一掌試試！」

妙齡少女見他驟然出手，臉色微變，右手一吐，硬把石中堅排山倒海的一掌接了下來。

石中堅見對方硬接自己一掌，長嘯一聲，身子一躍，直向妙齡少女猛撲過去，雙腕齊翻「仙人指路」，點向妙齡少女當胸「玄機」重穴。

妙齡少女微吃一驚，身子一沉，右掌雙指駢進如戟，反點石中堅「丹田穴」。

但石中堅這一招可虛可實，身子突地一旋，右掌勢若雷奔，已向妙齡少女狂捲而至。

石中堅自從學了「雙客秘笈」之後，雖然爲時只有十天，一些精奧的招式還悟解不出來，但功力已增加了許多，出手遞招，接招避招，均比以前快捷無比，招式也奇詭絕倫。

所以他這兩招配合得快逾電光石火，妙齡少女先機被克，微落下風，就在她撤掌之際，石中堅的掌力已經捲到，勢如山搖地動。

但妙齡少女也非弱者，身子一個「鯉魚倒穿波」往後竄開八尺，雙掌一吐，忙推出一股掌力，硬接了石中堅的一掌。

兩股掌力互相頂撞，頓時——

發出「轟」的一聲巨響，折枝四濺，那妙齡少女微微往後退了一步，但石中堅亦退了半步。

妙齡少女見掌力略遜石中堅一籌，嬌叱一聲，翻腕錯步，猛向石中堅撲到，連續搶攻三掌。

這三掌是妙齡少女挾怒而發，功力確實不同凡響。

只見風聲呼呼，掌形如山，挾着排山倒海之勢，朝他湧至。

石中堅大吃一驚，暗道：「奇怪！」

他萬未估到，妙齡少女在月餘之隔，功力竟增加了這許多。

難道說她在月餘之內，得到了什麼秘笈或習得其他絕技不成？

或者在「死谷」附近，她是有心藏而不露。

但，她又是什麼意思呢？

若是，自己沒得到「雙客秘笈」之前，是決定敵不過這妙齡少女此等功力的。

眨眼間——妙齡少女的一記威猛勁力已然攻至。

石中堅吃驚之餘，縱身一躍，避過了一掌。

這一下，把石中堅激得大怒，暴喝一聲，右手揚處，朝妙齡少女身上接連搶攻了兩掌。

妙齡少女冷笑聲中，閃身避過兩掌後，乘隙也向石中堅猛攻了兩掌。

片刻間——

他們兩個人，各展所學，襲擊對方要害，已交攻了十招左右，依然無法分出勝負。

妙齡少女猛攻兩掌之後，身形橫裏閃開三尺，冷冷說道：「閣下果然好俊的功力，不過我可沒有工夫陪你了，他日有緣，再重領教益吧。」

石中堅大喝道：「如果妳不說出理由，想離開此地，可沒有那麼容易。」

妙齡少女冷笑，說道：「那不妨試試看。」

看字未落，身形已經展開，直向林內瀉去。

石中堅雙足齊點，人影閃處，又向那妙齡少女截去。

妙齡少女倏地一旋身，右掌一揚，猛向石中堅劈出一掌。

石中堅未料到有此一着，吃了一驚，往後退了數步。

那妙齡少女就在石中堅退身之後，拔出銀笛，一招「橫掃千軍」又自掃到。

她這兩手奇快絕倫，石中堅身形還未站穩，妙齡少女第二招「橫掃千軍」又自橫擊而至。

石中堅吃驚之餘，使個「鯉魚躍龍門」，閃開一丈之遠，避過一招。

但妙齡少女却乘此一刹那，人影閃處，已去得老遠。

石中堅本想追去，他明白自己無法追上對方，直氣得怒視着妙齡少女遠去的背影，不住發楞。

他心裏狠狠忖道：「假如我以後再碰到妳，非叫妳說出來不可。」

他心忖間，仰天長長吁了一口氣，神態之間，顯露一副黯然神喪之情，搖頭嘆息，緩緩踱了開去。

此時，他心事重重，雙手負於背後，低着頭，踱着方步，乍看之下，好像是個老者，似乎已失去了青年人的朝氣。

這種獨特的性格，也是因自小受到欺凌、奚落……才造成的。

他抬頭望了望天色，此時距夜晚三更時分尚早。

他想漫步十里之外，以赴「紅面尊者」約定的約會。

驀地裏——

他心中似有所悟，猛提丹田眞氣，縱身一躍，凌空而起，雙手一伸，探手抓了兩把樹葉，又飄身落地。

這幾個動作，幾在同時，快逾電光石火，一氣呵成。

只見他，雙目凝視着兩手中所握的樹葉，隔了半晌……

倏然——

他雙臂揚手一揮，把滿手的樹葉丟向半空……

刹那間，碧綠的樹葉，滿天飛揚，紛紛飄下。

石中堅就在綠葉飄下而尚未落至地上之際，突地仰首清嘯一聲，縱身飄入滿天的樹葉中……

只見他雙手交叉置於胸前，神態安逸，面露笑容，雙腳互相交錯，身子來回旋轉，在萬點綠葉中，有若穿梭蝴蝶，飄東飄西，態度瀟洒至極。

但這些綠葉，却一片也碰不到他的身子……

片刻工夫，滿天飛舞的綠葉，已然全部飄落地上。

石中堅呼了一口長氣，得意地笑了，口裏喃喃地，說道：「雙客迷踪步果然厲害！」

話聲方歇，盤膝趺坐在地上，調息打坐起來。

頓時，一片似雲似霧的白氣，圍着石中堅的身子，他有如一個得道高僧，面上泛起紅潤，轉瞬間，已入無我忘我之境。

約莫兩盞熱茶工夫，石中堅已由無我忘我之境醒了過來，他此時精力顯得十分充沛，雙目精光外射，精神抖擻，躍身站起，舉目環視四周一眼。

只見四野一片漆黑，唯獨天上繁星點點，射出千萬道微光，點綴着這黑色的幔布，使得它不致顯得太過昏黯。

這時——天色已是二更時分，石中堅估計一下，還來得及趕去赴約，身形一展，直朝十里之外急奔而去。

星光微閃下，但見一條人影，快逾閃電，疾馳如飛，朝前直飛而去。

約莫一盞熱茶工夫，石中堅已然來到了一個荒山亂崗上……

此地，正是他與紅面尊者約定相見的地點。

他挺身直立在一塊大石上，倏然，蒼涼的浩嘆一聲。

由這凄涼的嘆聲，便知道石中堅內心是多麼的創痛。

但是，他內心滿腔仇恨的怒火熾燃起來了……

此時——

他想起了師父「鬼劍客」對他的囑咐：「……拿紅面尊者的身體來塡補『恨』字的最後一筆。」

但是——現在一個疑難的問題困惑了他！

因爲他不知道到底那一個「紅面尊者」是要塡補「恨」字的最後一筆。

他所以要約「紅面尊者」來此，就是要問個水落石出。

如果此紅面尊者就是師父所指的那一個，他將立刻把他除去。

他突然若似夢囈般，喃喃自語道：「師父！師父！您在天之靈，請協助我，好

讓我完結這個心願，好使您能瞑目於九泉之下，師父……」

話猶未完，驀地——石中堅的身後，突傳來一聲衣袂飄風響聲。

他劍眉微豎，機警異常的轉過身來，星目暴射出一股駭人的煞焰，迅捷的瞥掃了過去——

他心上似轟然一聲，顯得緊張而又激動。

原來離石中堅四丈外，凝立着一個紅色人影，但並未罩上紅色人影，他便是「紅面尊者」。

紅面尊者嘴角掀起一片笑容，冷冷的說道：「娃兒，你相約老夫來此，請即言明。」

石中堅激動地說道：「你與『鬼劍客』有無過節？」

紅面尊者聞言，反問道：「你這娃兒是『鬼劍客』何人？」

石中堅冷冷答道：「『鬼劍客』正是在下師父！」

紅面尊者微微一愣，問道：「那你師父現在何處？」

這一句話，聽在石中堅耳裏，不由黯然神喪，滴下數滴熱淚來，倏然他劍眉一豎，冷森森地道：「你問這幹什麽。」

紅面尊者乃極富經驗的老江湖，豈有看不出石中堅此時的心情，但他不敢斷然決定，現見石中堅態度冷傲，胸中有氣，淡淡答道：「我不過只隨便問問。」

石中堅突覺胸中氣悶難忍，不覺仰天長嘯，嘯如吟龍，直衝雲霄，空谷傳響，迴音蕩漾不絕。

這一聲長嘯，似是發洩了他胸中鬱塞的悶氣，人也由沉痛的回憶之中清醒了過來。

他仰望着黑暗的夜空出神，半晌不理紅面尊者的話。

倏然——

他臉色一變，冷澀的語音，道：「你還沒有回答我的話呢？」

紅面尊者緩緩說道：「我確實是和『鬼劍客』有點過節，但……」

石中堅聞言，頭部如受鐵鎚重擊，轟然一聲，心中怨氣很快燃燒沸騰起來。

他鋼牙咬得格格作響，星目散發出煞光，不待對方言畢，暴喝一聲，道：「不必多加解釋……」話說至此，嘴角掀起一絲冷笑，冷冷道：「你今天大概也該認命了吧。」

此刻的他，已被滿腔的仇恨怒火，充塞心胸之間。

紅面尊者仰首一陣哈哈狂笑道：「娃兒，你太無禮了，我倒應該以長輩身份敎訓敎訓你！」

他本想把一切事情告訴石中堅，但他怎能聽得進這樣沒有禮貌的言語呢，因此他決定不說出來。

他要看看石中堅到底要對他採取什麽行動。

的確——石中堅的話，說得實在太過火了。

不過——這也難怪，因爲石中堅此時腦子已然被滿腔的復仇怒火冲得失去了理智。」

這時，寒冷的夜風，使人感到凜冽砭肌。

一場驚心動魄的血戰，即將展開。

石中堅凝聚自己的眞氣，已達到了飽和點。」

倏地——石中堅一聲悶雷似的大喝，身形驀然飄身過去，手腕揚處，已拍出了一記疾勁狂飈，威猛無比的掌力。身手之快，如電光石火。

這一股勁力，若一道洶湧浪濤，挾着排山倒海之勢，怒潮般呼嘯着捲向「紅面尊者」。

這一下，石中堅是憤怒到了極點，所以，他這一掌就勢必想把對方死在他的手下。

紅面尊者乍見他驟然出手，臉色巨變，不敢貿然硬接，閃身避開來勢。

頓聞叭叭之聲響起，二丈之內的小樹隨着掌風過處，應聲而折。

這一掌的威力，端地非同小可，不同凡響……。

紅面尊者也爲此勁力驚的楞住，他萬未估到石中堅竟會有如此功力。

石中堅見一掌落空，身子突地一旋，又朝紅面尊者撲去。

但聽他冷峭至極的嗤笑一聲，辣手陡出。

只見他右手五指箕張，一彈一震，五道銳利的氣勁，由指尖電也似的射出，分襲紅面尊者的「璇璣」、「華蓋」、「鳩尾」、「氣海」、「中極」五處穴道。

這一招正是「雙客秘笈」中所載，「雙客掌法」的一記奇詭精奧招式。

況且石中堅此時功力精進，威力自然不同凡响。

饒是紅面尊者見識廣博，也未曾看過此種怪招。

他吃驚之下，雙臂微晃，疾退了五大步，才堪堪避開此招。

這下，可激怒了紅面尊者，只見他臉上立時罩起一層寒霜，殺機隱現……。

驀地裏，但聞他怒嘯一聲，凌身撲向石中堅，一招「山搖地洞」掃攻而出。

這一掌帶着一股尖銳勁風，勢如閃電，「嘶嘶」連聲響起。

石中堅只覺一股威猛絕倫的暗勁，劃起了嘯空之聲，直撞而來。

突地，他冷哼一聲，右掌一揮，硬接了一掌。

兩股掌力撞在一起，捲起一陣猛風，紅面尊者微微「嗯」了一聲，一連倒退了三大步，才拿樁站穩，石中堅也跟蹌退了一步。

紅面尊者這下心中大爲驚駭，自己六十年功力竟敵不過對方一個不見經傳的年青人。

石中堅自己功力並不遜於對方，胆氣一壯，不的說屑道：「紅面尊者也不過爾爾！」

一語甫落，右手一揮，劈出一道強猛勁力，又直朝紅面尊者身前推去。

紅面尊者幾曾受人如此奚落過，暴喝聲中，劈出一股潛力，迎向石中堅推出的勁力，頓聞「絲絲」聲響，兩股力道互相消失無形。

就在這兩股力道消失無形之際，倏然間——

只聽紅面尊者怒嘯一聲，晃身撲進，手腕揚處，一招「春雷乍展」，已堪堪向石中堅拍擊而至。

這一招——端的是快逾閃電，捷如狸貓。

石中堅也不敢貿然硬接，一吸小腹，倏忽間退後了三尺。

紅面尊者借勢欺近，雙掌連環劈出去，但見掌影飄飄，眨眼間，拍出了一十二掌。

這一輪急攻，當眞疾如電閃一般，十二掌綿綿相連，一氣呵成。

石中堅被迫的連連向後退出六步，不禁心頭大爲震駭，暗道：「好厲害！」

直待對方一十二掌攻完，他才站穩身子，長長吁了一口氣，反臂一掌擊去。

紅面尊者冷笑一聲，右掌向後一引，竟把石中堅強勁的掌風，引向一側，左掌趁勢攻進，翻腕一招「閉門推月」，按向左肩。

石中堅只覺對方掌中，似有一股強大吸力，把自己擊出的掌力引開，心中大驚，暗道：「此紅面尊者的武功好怪，看情形分明他比在『死谷』擊傷自己的『紅面尊者』要厲害，爲何聽他說還會被對方擊成重傷，這豈不奇怪？」

他實在想不出是何道理？

這不過眨眼的時間，石中堅趕忙潛沉內力，着地如樁，雙足登時向地下，沉入半寸，一挺胸，硬把那擊出的力道收回，左手掌勢一翻，反向紅面尊者左腕脈門之上擊去。

紅面尊者左掌去勢快如電奔，手臂指尖一閃而至，指尖觸及石中堅左肩衣服之時，石中堅的左手，也搭上了紅面尊者的手腕。

一勢疾退，雙方同時以接快的身法，向後躍退，閃避開了對方的的掌勢，彼此互望了一眼，同時又以極快的身法欺攻而上。

這次動手，雙方均以快打快，爭取先機，刹那間掌指飄飄四周，風生，人影交錯，忽起忽落。

但見兩人盤旋疾轉，快若風輪，十招之後，已是難分敵我。

紅面尊者愈鬥愈感心焦，他只覺得石中堅劈出的掌力，愈來愈強，愈來愈奇，招式凌厲，如鐵鎚擊石，巨斧開山，變化奇奧，招招都是罕聞罕見，詭異無比之奇學。

紅面尊者突地心念一動，大喝一聲，舉手拍出兩掌。

這兩掌看去輕飄飄的毫無勁力，但出手時恰到好處。

石中堅登時被迫的向後退了三步。

紅面尊者就乘他退後之際，乘機雙足一錯，雙肩微晃，身子撲進，右手一伸，直朝石中堅「闕元」重穴擊去。

這一招端地迅捷，狠辣兼而有之。

石中堅吃驚之下，霍地身子一旋，滴溜溜的轉到紅面尊者身後，舉手一招「狂風落葉」拍向紅面尊者背心。

紅面尊者右手一伸，只覺眼前一閃，已失去了石中堅的身形，待他發覺後，只感一股潛力向他迫來。

他委實吃驚不小，丹田之氣猛提，身子凌空拔起，才堪堪避開了石中堅威猛無比的勁力。

石中堅似乎非要使對方喪生在他的掌下不可，這時見機不可失，暴喝聲中，遙遙向空推出一掌。

這一招，的確來得突然，而且又快迅絕倫。

紅面尊者身在半空乍見石中堅一掌推來，知道無法避開，鋼牙一咬，雙掌一揚，猛向石中堅發出的勁道迎去。

頓聞悶哼一聲，紅面紅面尊者懸空的身子，又復朝上飛出一尺，才疾墜而下。

紅面尊者功力亦自不弱，就在他身子快要摔在地上時——

倏然，只見他腰部一挺，輕輕地落在地上。

但，饒是如此，紅面尊者也感到氣血一陣翻湧，心跳目眩……

石中堅也在兩掌相接之際，手臂一陣痲木，隱隱作痛。

就在這氣氛極緊張的一刹那間。

驀地裏——

「噹！」的一聲清脆徹耳的鑼聲，倏告破空傳來，聲音雖然不大，但在這萬籟俱寂的夜晚却有若平地焦雷，震得人耳鼓作響。

石中堅和紅面尊者聽到此突如其來的鑼聲，心頭同時一震，想不通這荒山曠野那裏來的鑼聲，不禁同時循聲望去。

倏然，「噹！噹！噹！」又是一陣鑼聲，從黑暗中傳來。

但，這次聲響却比適才要距離近些。

緊隨着，一陣脚步聲，由遠而近，漸漸來到。

石中堅和紅面尊者委實吃驚不小，擧目凝神望去。

只見一個大黑轎，由四個身着黑衫的漢子抬着，如飛而來。

眨眼間，停身在離他們十丈之處，轎夫緩緩地把轎放在地上，然後拱身佇在一旁。

驀地——一條紅色人影由轎後緩緩踱出，這正是「龍衣仙子」。

只見她一連兩個縱身，躍至「紅面尊者」面前，秀巨流轉，注視着紅面尊者，由她神色中看出，她對她的父親「紅面尊者」並不是那麽親切。

其實一個久別重逢的人，相見之後，其親切之情，是可感人肺腑的，更何況一個自生下來，就未看過父親的她——！龍衣仙子。

龍衣仙子只淡淡地說道：「媽叫我來問你，是否受了傷？」

紅面尊者見她態度冰冷，心頭一痛，說不出是酸是苦……

隔了半晌，只聽他輕聲說道：「妳告訴妳媽，一點小傷沒有什麽關係。」

龍衣仙子迅快探手入懷取出一粒藥丸，隨手遞給紅面尊者，口裏說道：「媽叫我把這粒藥丸給你。」

紅面尊者伸手接過，納入口裏，立感一股清香混和着唾液滑入體內，適才翻湧的氣血，也告平復下來，他暗讚道：「好藥！好藥！」但口裏只說道：「謝謝妳媽媽！」

（未完・十四）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江玉南經過金長久和田榮的勸說，估計魔教二教主的解藥不會是假，便依言吞服，果然兩肩就沒有痛，田榮依照諾言讓二教主離開，至於金長久的狗血强弩陣，看來是有阻嚇作用，否則二教主不會取出解藥，無聲無息的自動離開。對於二教主的魔功妖術，江玉南想起了下山時後府的王姥姥送他的錦囊和紅珠，便向金長久問計，經過商討，將錦囊打開，捏碎紅珠，發出香氣，召來後府劍奴，帶往一處，選出白劍，再帶去另一處地方，見一灰衣老者，說是傳授劍法的人，然後再轉去照顧與江玉南同來的田榮，協助江玉南練劍……

劍丸試身手　擊殺黑谷主

江玉南道：「是晚進自己選的。」

灰衣老人道：「前府與後府，雖然規戒不同，但總是屬於同一個府第，這中間，有很多相似之處……」

凝目沉思片刻，接道：「學起來，也許有很多便。」

江玉南道：「前府、後府，兩個境界，晚進是否要重行拜師大典？」

灰衣老人道：「不用了，我先傳你劍術。」

起身把江玉南帶入一座密室之中。

其實，這地方每一個房間，都算是密室，四週荒涼，不見人蹤。

灰衣老人只傳授江玉南一種投擲劍勢的手法。

那是一種巧妙的回旋之力。

白色的短劍投出去，打了兩個旋轉又飛了回來。

問題在飛回來那一陣，如何能安排的恰到好處，剛好能握到劍柄。

投劍出手時，固然要有很深厚的內力，才能使劍去如流星、電掣，但更重要的是那一股巧勁，能使劍勢該轉的時間，突然轉身。

江玉南只覺得很好玩，同樣是一種勁道，只要安排得好一些，竟能使一柄短劍，變化無窮。

難道所謂劍道，就是這樣簡單麽？

不知過去了多少時間，江玉南感覺到投出劍勢的折轉，已可大約的控制。

灰衣老人有些嘉許的點點頭，道：「不錯，你練得很妙。」

江玉南道：「老前輩，這就是前府和後府的技藝區別麽？」

灰衣老人笑一笑，道：「別看這幾個投劍手法，就算是武功很有基礎的人，也不一定會很快練成，你因出身神府，學劍手法中，已經暗合這種旋轉力道的運用，所以，學起來特別快。」

江玉南道：「哦！」

灰衣老人道：「這不過是一種初步手法，只能是劍道的一種外圍，一個人眞正練成劍道的時候，用的不是劍，而是一種劍丸了。」

突然一皺眉頭，雙目中，煞芒一閃而逝。

可惜，江玉南沒有留心看到那灰衣老人的神情。

只見灰衣老人緩緩站起身子，道：「聽說，你是前府之中很優秀的弟子之一，所以，才奉命下山。」

江玉南道：「弟子愚昧，不堪受教，才被師長派下山來。」

灰衣老人道：「前山武功，如能練到爐火純青之境，自是非同小可，但後山的劍氣，亦有過人之處。」

江玉南道：「哦！」

灰衣老人道：「你想不想見識一下後府中運劍之學？」

江玉南道：「弟子很想開開眼界？」

灰衣老人道：「好！你留心了。」

右手一揚，一道白光，穿窗而去。

江玉南心中暗忖：這和高明的暗器手法，相差不多。

正在忖思之間，突聞一聲慘叫，傳了過來。

緊接着白光一閃而逝。

江玉南意識到那是灰衣老人收回了劍勢，只是速度奇快，快的來去之間，一般相同。

但聞灰衣老人哈哈一笑，道：「走！咱們瞧瞧去，來的是什麽人？」

當先舉步，向外行去。

江玉南緊追在灰衣老人身後，行了出去。

穿過了一層高可及人的荒涼草地　一株高大榆樹後面，躺着一個人。

明白點說，那已是一具屍體，前胸沾滿了鮮血的屍體。

江玉南仔細的打量了四週的形勢一眼，發覺了那具屍體的四週，並沒有掙扎的痕跡，但却被一劍穿心。

這却不是一種暗器，或是投擲長劍的手法，所能傷到他。

除非，那柄劍是活的。

一把活劍，可以自由彎轉的活劍。

一念及此，江玉南想到了傳說中的飛劍。

一把藏於袖中的劍，可以在十丈之內取人首級。

江玉南呆住了，望着那一具屍體，說不出一句話來。

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江玉南忽然想起那灰老衣人，急急叫道：「老前輩，這難道就是傳說中的飛劍麽？」

不聞有人回應，江玉南才突然心生警覺。

轉頭望去，那灰衣老人却已經走的不知去向。

江玉南迅快的奔回茅舍，那裏還有灰衣老人的影子。

他像一陣清風般的消失了。

只餘下荒涼的庭院，空曠的茅舍。

江玉南找遍了所有的房舍，竟然未再見過那灰衣老人。

伸手摸摸腰間的白色短劍，自言自語的說道：「難道就是這樣子了麽？這就算傳給了我的劍道？」

心中念轉，右手抽出了白色的短劍。

暗中運氣，短劍脫手飛出。

這時，他正站在那荒草沒脛的庭院之中。

短劍旋飛而出，化作一道白芒。

旋轉的內勁，加上那鋒利的寶劍，劃過了及人的荒草、棘叢。

劍芒過處，斷草紛飛。

劍光旋成了一個很大的弧形，飛轉之間，經過了一株碗口粗細的小樹，那小樹立刻被攔腰斬作兩斷。

寶劍的力道不減，仍然飛了回來。

接住了短劍，還入鞘中。

又仔細在四下找了一陣，確定沒有人時，才離開茅舍。

回到了那黑衣老人的住處，發覺那灰衣老人早已離開。

但田榮還在。

田榮正盤膝坐在大廳之中。

江玉南的脚步驚醒了他。

田榮緩緩睜開雙目，站起身子，笑道：「兄弟正在恭候江兄。」

江玉南道：「那位老人家呢？」

田榮道：「走了，臨走時，要兄弟在此等候江兄。」

江玉南道：「他說了些什麽？」

田榮道：「只告訴在下兩句話。」

江玉南道：「都說些什麽？」

田榮道：「他告訴在下，他姓劍，該見的時候，他自會去找公子。」

江玉南道：「只有這兩句話麽？」

田榮道：「還有，他傳授了我四招武功。」

江玉南道：「什麽武功？田兄能不能告訴兄弟？」

田榮道：「自然可以……」略一沉吟，道：「他傳了我七招劍法，其中有兩招很玄虛。」

江玉南道：「那兩招有何威力？」

田榮道：「手中之劍，可以飛出傷人，那是很奇怪的巧力，劍勢飛出之後，還可以再飛旋回來。」

江玉南道：「四招武功，七招劍法，那四招武功又是什麽？」

田榮說道：「那四招武功是兩掌、兩拳。」

江玉南道：「神府中的武功？」

田榮道：「什麽武功，在下不太清楚了。」

江玉南道：「田兄，你自覺那兩掌兩拳，和七招劍法如何？」

田榮道：「不錯，很紮實，尤其是那七招劍法中，有兩招飛劍出手傷人，更是奇妙。」

江玉南道：「田兄，你熟記了那兩招劍法沒有？」

田榮道：「記下了。」

江玉南問道：「田兄，你用的是什麽劍？」

田榮怔了一怔，道：「就是用手中的金劍啊！」

江玉南道：「哦！這就是了，咱們回去吧！」

轉身向前行去。

田榮緊追在江玉南的身後，直奔金長久和高泰等人留守之處。

兩個人見了面，才知道已經去了兩日夜。

原來，兩人都在苦練武功，忘記了時間。

這兩日夜中，金長久等一直担心，担心那位二教主會找上門來。

很意外的是二教主沒有來，周鵬却派人帶來了一封口信，告訴了金長久，事情很忙，無法來此赴約。

就這樣，金長久等度過了緊張的兩日夜。

江玉南沒有很詳細的說明經過，只含含糊糊的說，那些人是神府後府中人，傳了他們幾招劍法，以作爲對付西方魔教之用。

金長久又問田榮，田榮也說得很含糊，只說他們安排了一個老人，傳授了他幾招武功。

高泰皺皺眉頭道：「眞是以武功相傳，老實說，我也不會放在心上，就算打死了，那也只怪咱們學藝不精，問題是他們不用正宗武功和咱們動手，施用魔法．那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了。」

金長久道：「你們去的主要用心，就是學一種對付魔法的手段。」

田榮道：「金塘主，咱們學了幾招劍術，但能不能對付魔教中人，我們也沒有把握，不過，再和魔教中人動手時，我和江兄先行出手就是。」

高泰笑一笑，道：「學了什麽稀奇古怪的武功，怎麽變得神秘起來？」

田榮說道：「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那傳授我們武功的人，不准許隨便的說出來。」

江玉南忖道：「這倒好，他連我這一關也擋了，想來金長久等，倒是不方便問我了。」

只聽金長久說道：「田少兄，在下只想知道一些，你們是否學到了對付魔法的手段？」

江玉南道：「這個麽？很難說了，我們學了幾招武功，但能不能對付魔法，我現在也還沒有把握，不過，此後，遇上了魔教中人時，由在下和田兄出手就是。」

金長久道：「聽口氣，似乎是你們已經練成了對付魔教的武功，是麽？」

江玉南道：「這個是否有靈，要等試過才知。」

說話之間，突見鐵劍三雄中老大譚綸，急步奔了進來。

金長久神情一震，道。「譚老大，有事情？」

譚綸道：「是！有事情。」

金長久道：「什麽事。」

譚綸道：「有一位伍姑娘，執着黑谷谷主的令諭，要見江少俠。」

江玉南道：「一位姑娘？」

譚綸說道：「是！那位姑娘，自稱姓伍……」

江玉南道：「是不是來自伍家堡的伍姑娘？」

譚綸道：「是！」

江玉南道：「好！快請她進來。」

譚綸道：「好！兄弟這就去請她們進來。」

江玉南道：「慢着，她一起有幾個人來？」

譚綸道：「一個，伍姑娘一個人？」

江玉南說道：「好！有勞譚兄請她進來。」

譚綸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片刻之後，帶着伍明珠行了過來。

金長久、江玉南，一起站起來，道：「伍姑娘。」

伍明珠回顧了譚綸一眼，道：「沒有人跟我來？」

譚綸怔了一怔，道：「有沒有人跟妳來，姑娘不知道麼？」

伍明珠道：「我總覺着有個人跟在我身後而行，但我一直看不到他。」

金長久道：「有這等事？」

高泰詫問道：「哼！難道又是魔法不成？」

金長久道：「伍姑娘，現在，咱們可以告訴妳，沒有人跟着妳來，姑娘有什麼事，只管放心說罷。」

伍明珠取出一塊銅牌遞了過去，道：「江少兄認識這個麼？」

江玉南點點頭，道：「認識。」

伍明珠道：「黑谷的谷主，已到了敝堡，特命小妹來請江兄，田兄，和高兄同往伍家堡一行。」

江玉南道：「姑娘，咱們已經不是初離黑谷的情勢，這短短月餘時光，江湖上有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對我們和黑谷，都很重要。」

伍明珠道：「咳！不論江湖情勢有些什麼變化，但三位都必須到敝堡一行。」

江玉南道：「爲什麼？」

伍明珠道：「家父和兩位叔父，都被他們控制，如是小妹無法把三位請入伍家堡，三位老人家的性命，必爲所害。」

金長久道：「明珠姑娘，江湖上事，本來就兇險異常，所謂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上亡，令尊和你兩位叔叔被人扣作人質，但也不能就這樣把江少俠他們三位逼去貴堡。」

伍明珠道：「爲什麼不能去？」

金長久道：「因爲，這邊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們。」

伍明珠道：「難道比救人性命還更重要麼？」

金長久道：「姑娘，同樣是救人，救你們的只是數人，但我們這兒救的，却是很多的人。」

伍明珠回顧了江玉南一眼，道：「江少俠，這是眞的麼？」

田榮道：「姑娘，那黑谷谷主，只不過是雷音寺魔教中的一個弟子，如今，魔教的二教主已經親自進入中原，不管黑谷谷主在魔教中是什麼身份，都無法和二教主相比，相形之下，她已經不重要了。」

伍明珠道：「這麼說來，你們是決定不去了。」

金長久道：「人貴自立，我看伍姑娘還是早些回去，通知令尊一聲，要他自謀解救之道！」

伍明珠道：「如是能夠自救，他們也不會要我千里迢迢的跑來此地了。」

金長久道：「姑娘，事難兩全，必須有個輕重緩急，在姑娘而言，父母親人，都是必須全力救護的人，但我們從江湖大局上着眼，看貴堡受困一事，那就不是我們認爲很重要了。」

伍明珠黯然說道：「江少俠，我求求你，救救家父吧！」

江玉南道：「這個，這個容在下想一想如何？」

伍明珠道：「好！江少俠，我滿懷希望而來，別要我太失望。」

江玉南回顧了金長久一眼，道：「金塘主……」

金長久接道：「江少俠，你領袖羣倫，決不能意氣用事。」

江玉南道：「金塘主，在下覺着，抗拒魔教，必須要中原武林同道齊心。目下，咱們雖然有鐵劍堡中一些人，但耳目不週，消息不靈，在下之意，何不借此機會一擧剪除黑谷妖人，既可先聲奪敵，亦算告訴了武林同道，共禦魔教入侵。」

金長久沉吟了一陣，道：「倒也有理，但必得有精奇設計才行，否則，咱們人還未入伍家堡，伍堡主等巳可能先遭殺害了。」

江玉南道：「不錯，這方面，還要得金塘主代爲籌劃。」

金長久道：「老朽倒有一個辦法，但不知是否可能。」

江玉南道：「金塘主請說。」

金長久低聲說出了一番設計。

江玉南道：「辦法可行，就依金塘主的設計行事。」

金長久笑一笑道：「只是太過委屈你們三位了。」

田榮道：「好說，好說，金塘主經驗豐富，足智多謀，如若能改變一下那自利的毛病……」

金長久哈哈一笑，接道：「放心，放心，金某人就算現在想回頭，只怕也無法回得過了。」

× × ×

天色剛亮，東方天際還只是泛着一片魚肚白色。

伍明珠手中牽着一根索繩，索繩上排綁着三個人。

正是江玉南、田榮、高泰。

伍明珠行到了堡門前面，高聲說道：「請開堡門。」

堡門上探出了兩個腦袋，向下看了一眼，然後，堤門突然大開。

伍明珠手中牽着綫繩，昂然而入。

伍家堡內廣大的院落，排列着不少的武士。

江玉南微微抬頭，看了一眼，那些人大都是佩帶兵刃的少女。

一眼間即可認出來，那是給絕情谷中的人。

伍明珠牽着索繩，帶三人直入大廳。

堡中早巳得報，黑谷谷主巳然端坐在大廳之中。

身後並排站立了不少的男男女女。

那黑衣谷主身後站的人，包括了伍家堡的堡主紫金刀伍天義，追魂秀才井望天，無情金鏢楚定一，伍剛、伍强，及伍家堡的總管李正，絕情谷中的玄衣仙子，小蛇女李青青，以及四個女婢和兩個五十多歲的姥姥。

伍明珠牽着索繩，繩上綁着江玉南、高泰、田榮。

黑谷谷主仍穿着一身黑衣，臉上垂着黑色的面紗，手中執着鳩頭拐杖。

江玉南目光轉動，掃掠了廳中一週，但却不見絕情谷主。

絕情谷中的人，似乎是只有一個玄衣仙子在場。

伍明珠行到谷主身前五尺處，躬身一禮，道：「見過谷主。」

黑衣谷主道：「妳回來了？」

伍明珠道：「晚輩幸未辱命？」

黑谷谷主道：「妳帶他們回來，和他們談些什麼？」

伍明珠道：「什麼也沒有談，我只是告訴他們谷主要召他們回來。」

黑谷谷主道：「他們就俯首聽命？」

伍明珠道：「是！他們就這樣跟我回來了。」

黑谷谷主說道：「眞是叫老身難以相信。」

伍明珠道：「谷主明鑒，如非他們自願跟我回來，以小女子之能，如何會使他們俯首聽命呢？」

黑谷谷主道：「就是這一點，老身想不明白。」

伍明珠道：「谷主一言巳出，小女子相信谷主不會欺騙我了。」

黑谷谷主道：「欺騙妳？」

伍明珠道：「是！谷主不是告訴小女子麼，只要能把他們三人弄回來，谷主願賜藥物？」

黑谷谷主道：「什麼藥物？」

伍明珠道：「消去家父和兩位叔父身中之毒的藥物。」

黑谷谷主哈哈一笑，道：「伍明珠，本谷主如是答應妳了，一定可以兌現，不過，我要先問問他們三個。」

伍明珠道：「谷主……」

黑谷谷主揮揮手，阻止伍明珠再說下去，却望着江玉南，道：「你們眞是志願跟她回來的？」

田榮接道：「如非咱們自願跟她回來，憑她那一點能耐，如何能擒得我們？」

黑谷谷主道：「本谷主很奇怪，你們怎肯束手就縛。」

田榮道：「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咱們不忍見她哭哭啼啼的……」

黑谷谷主怒道：「原來你們不是見了本谷主的令諭之後，束手就縛歸來的。」

田榮道：「谷主那面令牌，只怕還沒有放在咱們的眼中。」

黑谷谷主怒火暴起，厲聲喝道：「反了，反了，你們敢目無長上……」

田榮冷冷接道：「你不怕說話太多，閃了舌頭，你是什麼人的長上。」

黑谷谷主道：「你們在黑谷之中，不是老身一招之敵，答允投入黑谷，爲我效命，老身才饒你們不死，可有此事？」

在江玉南等人之中，以田榮的口舌最爲犀利，高泰和江玉南也就默不作聲，任由田榮一人答話。

田榮冷笑一聲，道：「老妖婦，妳自己明白，那黑谷一戰之中，妳用的什麼手段勝了我們……」

黑谷谷主冷笑一聲，道：「你們接不下老身一枝，我用的眞實本領。」

田榮道：「眞實本領，你借谷中的黑暗掩護，放了一種迷香，咱們在不知不覺中，受到傷害，對麼？」

黑谷谷主道：「胡說八道，伍明珠，先點了這位田小子的啞穴，我要他不能開口，再慢慢懲治他。」

伍明珠道：「回谷主說，明珠只答應把他們帶來伍家堡中，交給谷主，如今人已帶到，谷主却還未兌現妳的諾言。」

黑谷谷主氣極而笑，道：「伍明珠，你們是不是商量好了？」

田榮道：「不用扯到伍姑娘的身上，在下願意挺身而出，谷主要施懲罰，只管對着我田榮就是，再說，我們安然無恙，也不會允許妳再傷害別人。」

黑谷谷主道：「好狂的口氣！蛇奴何在？」

小蛇女李青青應聲而出，道：「弟子在此。」

黑谷谷主道：「去！把姓田的給我殺了。」

李青青一怔，道：「谷主，妳知道，弟子不是他的敵手。」

黑谷谷主怒道：「妳身上有兩條毒蛇，可以傷人於十步之內，爲什麼不用毒蛇傷他。」

李青青道：「他出劍太快，不畏懼弟子身上的毒蛇。」

黑谷谷主道：「本谷主令諭巳出，就算妳不是他的敵手，也不能退縮不前，還不給我出手。」

李青青無可奈何，只好緩步走向前行去。

田榮哈哈一笑，道：「谷主，妳色厲內荏，可是有些害怕了。」

黑谷谷主道：「你說老身怕你。」

田榮低聲問道：「江兄，先殺了她如何？咱們時間寶貴，用不着和他拖延下去了。」

江玉南點點頭，道：「那就有勞田兄了。」

高泰站在一側，聽得直發楞，心中暗道：「就算在黑谷之時，咱們中了迷香，失去了不少的功力，但那黑谷谷主，也是非同小可的人，她的身法、出手速度，都非常人能及，如是一對一的動手搏殺，勝券難穩握，怎能一舉搏殺。」

但見田榮說得很有信心，心中縱然有些懷疑，但也不便插口。

又聞田榮冷笑一聲，道：「妳不過是小西天雷音寺、魔敎門下一個小小的屬從罷了，我相信魔敎中精華之學，他們決不會傳授給妳。」

黑谷谷主大怒，道：「你這該死的奴才……」

口中說話，人却緩緩站了起來。

在場之人，都看得出來，她已經凝聚了功力，準備出手。

高泰吸一口氣，低聲道：「田兄，萬一不敵，不可勉强。」

田榮笑一笑，道：「高兄放心……」

緩緩向前行了兩步，目注黑谷谷主，緩緩說道：「妳學過妖法沒有？」

黑谷谷主道：「什麼妖法？」

田榮道：「這證明，他們根本沒有把妳放在眼中。」

黑谷谷主道：「你胡說些什麼？」

田榮道：「妳記着，我只要出手一擊，就可以取妳性命。」

黑谷谷主道：「老身不信。」

田榮那種充滿着自信的氣勢，使得那位黑谷谷主，心中忽然間生出了一種畏懼來。

先聲奪人，田榮在氣勢上巳經勝了一籌。

田榮是眞的充滿着自信，並非是虛張聲勢。

黑谷谷主緩緩舉起了手中的拐杖，道：「你敢接老身一杖麼？」

田榮道：「爲什麼不敢？」

黑谷谷主雙手齊揮，手中拐杖如泰山壓頂一般直擊下來。

田榮一閃避開，突然一抬手，劍光如電閃一般，直刺過去。

好快的一劍。

黑谷谷主手中的拐杖，還未來得及收回，那一劍巳刺入了前胸。

高泰怔住了，他暗暗估算那一劍，如是刺的是自己，只怕也不易閃避開去。

這一劍勢道之快，眞是自己生平所僅見。

田榮拔出金劍，一股鮮血直冒出來。

黑谷谷主的身軀搖了一搖，張口想說什麼？

但他巳經說不出口來。

一股鮮血，從胸口噴了出來，倒摔在地上，她連一句話也沒有說出口來。

田榮那一劍，直刺入她的心臟，使他的心脈全斷，立刻致命。

田榮這一劍，殺死了黑谷谷主，但也殺害了她那一些從人的心。

小蛇女很高興，高興的有些忘我，高聲笑道：「田公子，你眞行，就這樣一劍，取了她的性命。」

田榮哈哈一笑，道：「還有那一位不服的，請出來一決生死。」

他一連喝問了數聲，竟是沒有一個人回答，顯然，所有的人，都在這一劍之下，被震懾當場。

高泰低聲說道：「田兄看來，你巳經練成了絕世劍法。」

田榮道：「慚愧、慚愧，我只學了幾招劍招，那不過是其中的一招吧了。」

高泰道：「有這幾招劍法，是可以稱雄當世了。」

田榮道：「在下所學，只怕還不及江兄十之一、二。」

自然是不及，一個是劍客的傳人，一個只是由劍奴手下學到的劍法罷了。

但江玉南沒有說話，只是淡然一笑。

田榮一揚手中金劍道：「如是諸位不願和在下動手，那就解下身上的兵刃。」

黑谷谷主的一些從婢，對這位脾氣古怪的主人，心中早有不滿，只是不敢反抗而巳，此刻情勢迫人，就算願爲主人盡力，亦是力所難及。

左首一婢，當先解下兵刃。

一人解劍，羣相效尤，紛紛解下了身上佩帶的兵刃。

只有一個人靜立未動，沒有解下身上的佩劍。

那是玄衣仙子。

田榮望了玄衣仙子一眼，也未理她，却望着衆女說道：「妳們那二位是掌管藥物的人。」

一女應聲而出，道：「婢女晴雲，掌管藥物。」

田榮道：「好！妳取出解藥來，先解了伍家堡裏的人身中之毒。」

餘下的事，自有伍明珠照顧，也不用田榮再費心了。

這時，高泰却行到了玄衣仙子的身前，問道：「姑娘你不解佩劍，不知作何打算。」

玄衣仙子道：「我沒有戰敗，爲什麼要解下兵刃！」

高泰淡淡一笑，道：「那是說，姑娘還準備一試身手了？」

玄衣仙子道：「我不向人挑戰，也不受別人欺侮。」

言下之意，無疑巳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不是黑谷谷主的屬下。

高泰微微一笑，道：「貴谷谷主沒有來麼？」

玄衣仙子道：「沒有，整個的絕情谷，就是來了我一個人。」

江玉南道：「請教姑娘，妳一個人在此作甚？」

玄衣仙子道：「黑谷谷主要我們派個人來，我就受命而來。」

江玉南道：「就是這樣簡單麼？」

玄衣仙子道：「就是如此。」

江玉南道：「在下有些想不明白，過去，妳們爲什麼要和我們作對？」

玄衣仙子道：「那是因爲受命。」

江玉南道：「又是那位黑谷谷主。」

玄衣仙子點點頭，道：「江玉南，咱們谷主要我帶一句話給你。」

江玉南道：「在下聽着。」

玄衣仙子突然放低了聲音，道：「要你保重……」

江玉南怔了一怔，道：「爲什麼？」

玄衣仙子搖了搖頭，說道：「我不知道……」望望天色，高聲說道：「大廳的人，請趕快出去，這座大廳很快便會爆炸了。」

一面說話，一面向外走。

江玉南說道：「姑娘，妳不能危言聳聽。」

玄衣仙子道：「我爲什麼要危言聳聽？我說的都是實話。」

廳中還有一部份人似是不太相信，仍然站着未動。

玄衣仙子怒道：「你們這些人，就算不信任我，也不用冒生死之險，就算信任我這一次。」

她說的很認眞，果然使全廳中人都動容，魚貫向外行去。

也不過是一刻工夫，突然響起了一聲爆震。

大廳中的數張太師椅子，突然飛了起來。

硝烟瀰漫，整座大廳陷入了一片迷茫的烟雲之中。

伍明珠望着那大廳中的硝烟，低聲說道：「什麼人的安排？」

玄衣仙子道：「我！在大廳上埋了硫礦、火藥。」

伍明珠道：「妳爲什麼要這樣作？」

玄衣仙子說道：「因爲，我不願淪入她們的手中，永受奴役，何不大家同歸於盡？」

伍明珠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玄衣仙子淡淡一笑道：「黑谷谷主，施用迷香，使人功力受損一事，咱們一直不知道，所以，在我們心目中，黑谷谷主的武功，仍然是强大無比，我們都不會是她的敵手。」

江玉南道：「這也難怪姑娘，但不知貴谷主是否知曉此事？」

玄衣仙子道：「絕情谷中，正發生大變，敝谷谷主留在谷中，應付此事。」

江玉南道：「哦！」

玄衣仙子道：「因爲這件事太過重大，所以，敝谷谷主巳決定恭請敝谷中幾位早巳息隱，不問世事的前輩，重新出山，想法子應付變局。」

江玉南說道：「江湖上大變巳起，貴谷也不過是很多個受害的門戶之一，但我相信，所有受害的門戶，都會振臂起來反抗……」

玄衣仙子歎息一聲，接道：「但願當今武林同道，都有江兄這樣豪壯之氣。」

田榮道：「這一次，武林中的紛爭，和過去不同，這一次，完全是由魔敎中人挑起的爭執，如若不願意作魔敎中門下奴才，都應起而反擊。」

玄衣仙子點點頭，低聲道：「江少俠，敝谷主說，你如能抽得空暇，希望你能到絕情谷中走一次。」

江玉南道：「走一次？」

玄衣仙子道：「對！」

田榮道：「姑娘，只約江少俠一個人麼？」

玄衣仙子道：「如是諸位有暇，小妹代表谷主歡迎。」

微微一躬身，接道：「小妹現在告辭了。」

她說走就走，轉身大步而去。

這時，伍明珠、井望天，巳分發完解救毒藥物。

對症之藥，服下之後，很快都恢復過來。

井望天吁一口氣，抱拳一禮，道：「多謝三位少俠，及時趕來相救。」

江玉南說道：「井二俠，目下經巳證明了，江湖上的諸多變化，都因魔敎插手使然，根本之法，就是想法子直接對付魔敎。」

井望天道：「伍家堡這點小小實力，實不足爲大局之助，不過，我們伍家堡願意全力以赴。」

伍天義道：「伍家堡經過這一次大變，敝堡中人，對生死之關，都巳勘破，咱們武功不足爲助，但一片丹心，和不畏死亡的勇氣，大約可以接受遣派。」

江玉南道：「抗拒魔敎，就差一個鮮明的門戶倡導，貴堡肯挺身而出，那是最好不過了。」

伍天義道：「黑谷谷主的從人，如何處置？」

江玉南道：「全數送出伍家堡，讓他宣揚一下中原武林道上的仁義和魔敎是完全不同。」

伍天義又問道：「如是他們願意下來呢？」

江玉南搖頭道：「最好不要他們留下來。」

伍天義道：「老朽明白了。」

田榮突然接口說道：「江兄，小蛇女可以留下來。」

江玉南道：「好！留下李姑娘，其餘的人，全數送走，如是貴堡中方便，每人送他二十兩銀子的路費。」

高泰道：「江兄仁義，只怕這些人，受魔道的侵害已深，不知仁義為何物。」

江玉南道：「就算他們不知道仁義二字，但他們至少也該明白，咱們放了他們一馬。」

田榮笑一笑道：「高兄的處置，恰當的很，小弟極為贊同。」

高泰道：「田榮，我不是覺着江兄的處置不妥，只是以為，這些人不知道何謂仁義，離去之後，很可能把伍家堡的實力，張揚出去，那就不如把他們囚禁起來，給他們一個莫測高深。」

江玉南道：「伍家堡率先而起，抗拒魔教，也是咱們的根本之地，至少，咱們要把現有的力量移來此地。」

田榮道：「魔教人侵入之危，江湖上大約已經感受得到，只是缺少了一個首起抗拒魔教的地方，使他們投效無處，有此一處所在，大概可以使他們是投奔的地方了。」

江玉南輕輕吁一口氣，道：「江湖上不乏血性英雄，豪俠奇士，只不過，咱們沒有法子和他連絡上罷了。」

高泰略一沉吟，道：「江兄高見。」

於是，伍家堡打出了一個鮮明的旗幟，是中原門戶中，首起抗拒魔教的門戶。

伍天義遣走了魔教中人，也遣散堡中的老弱婦孺。

堡中原有的武士，十之八九都願意留下來。

這些人，大都抱着殉道的精神。

田榮親自出去，請來了金長久和鐵劍三雄及門下弟子。

伍家堡的實力立刻增強了很多。

金長久和井望天，不但是江湖經驗豐富，而且都是足智多謀的人物，兩人仔細的勘查了伍家堡的四週環境，而且展開了佈置。

除了城堡上，加強防守之後，堡內也設計很多的埋伏。

井望天有一套很完整的計劃，一面向堡外收購存糧，一面趕製弓箭，匣弩。

伍家堡中本來有七八十個武士，除去老弱，還有五十餘人。

加上了鐵劍三雄，和十二個弟子，曲氏五傑中的曲一龍、曲五虎，防守偌大一個伍家堡，仍覺着人手不足。

井望天似乎早已慮及，募集了百名堡丁。

這些人，自然談不上什麼武功，但却都是身強力壯的年輕人。

他們進入伍家堡後，立刻開始訓練，都是以施拉弓放箭，施用匣弩，放哨瞭望和傳聲報訊為主。

明白點說，這些人都是眼綫，眞正的主力却是伍家堡丁中二十四衛。

這二十四個人，都有着很好的武功基礎，每人在堡中，都有七年以上，一半人是井望天率領，練的也是判官筆，一半由無情金鏢楚定一所訓練。

七年時間，楚定一不但把他們訓練成了一個很好的刀手，也訓練成了一手飛鏢絕技。

除了二十四衛之外，尚餘下三十三堡丁，也都是能拚善戰的人。

黑谷谷主如非一進堡就用毒制住了伍家堡的三位堡主，但是二十四衛就夠他對付了。

這強悍的二十四衛，是伍家堡的秘密，江湖上很少有人知道。

井望天有一套嚴密的計劃，把百名新入的堡丁，分編成二十小隊，由一名原來的堡丁率領，各按職司，配帶着兵刃、暗器，餘下了十三名堡丁由李正率領，巡視全堡。

二十四衛由楚定一親自率領，救援各處。

鐵劍三雄是客居身份，井望天不好遣他們工作。

但金長久却安排的很好，十二弟子由鐵劍三雄率領，担負了一部巡夜重任。

伍家堡銳意整頓，江玉南也正好借機會避入了一所幽靜的跨院中苦練劍訣。

不知不覺，由於大家都很忙，忙中不覺日子快，就這樣過了一個多月。

伍家堡有了這一段時間，在金長久、井望天的策劃、佈置下，完全變了一個樣子。

整座的伍家堡，都環圍在一片深溝高壘之中。

一種激昂的士氣，和旺盛的鬥志，充沛於整個伍家堡中。

金長久和井望天兩個人憑藉了豐富的經驗，和高度智略，短短的一月時間中，把一個伍家堡經營得如鐵一般。

伍天義把全部防守的責任，交給了井望天和金長久，自己倒是變得很清閒了。

一個月過去了，江玉南和田榮仍未離練武的密室。

原來，兩個人學習的劍術，都是極為深奧之學，越練越發覺精奇、凌厲、變化多端。

心裏不知日月長，兩個人密室練功，竟然練的忘去了時間。

這日，中午時分，井望天和金長久，剛剛巡視歸來，在廳中坐下，小廝送上茶，還未沾唇，一個堡丁匆匆奔了進來。

井望天放下手中的茶杯，緩緩說道：「什麼事，跑的這樣慌張？」

那堡丁跑得直喘，大大的吁了一口氣，才屈下一膝，道：「回二堡主話，堡外來了一批人。」

井望天一揮手，接道：「站起來，有話慢慢的說。」

那堡丁站起了身子，說道：「那一批人，至少有三十個以上，騎着馬，似是長途跋涉而來。」

井望天點點頭，道：「你先退下去，要他們好好的守護堡門，我和金爺就過去瞧瞧。」

堡丁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井望天立刻派人請來了楚定一。

楚定一率領了伍家堡中最精銳的二十四衛。

金長久也通知了譚綸。

片刻之間，伍家堡已經完成了迎擊來犯之敵的準備。

高泰也聞訊趕來，說道：「金塘主，要不要招呼江兄和田兄出來？」

金長久道：「我看是不用了，走！咱們先去瞧瞧來的是什麼人，再作安排。」

楚定一、譚綸，準備接迎安排，高泰却和金長久一起趕到城堡上去。

果然，堡外的護城門外，站了三十個人。

他們已經下了馬，馬匹拴在數十丈的小樹叢中。

金長久低聲道：「井兄，問問他們用意何在。」

井望天提高了聲音，道：「來人那一位可以作主，請出答話。」

對面人羣中，走出了一個留着長髯的中年大漢，遙遙一拱手，道：「說話的是那一位堡主？」

井望天道：「在下井望天。」

長髯大漢道：「原來是井二堡主，在下失敬了。」

井望天道：「請教大名。」

中年大漢道：「八卦門楊士郎。」

八卦門近幾十年來，在江湖聲譽雀起。過去，在江湖很多門派中，八卦門人，算是一個很小的門戶，但楊士郎作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一日夜間殺了江湖雙兇，打進了山東四煞。

雙兇、四煞，當時在江湖上鬧得天翻地覆，不少白道上高手，都傷在四人手下，惡名甚盛，勢焰薰天。

但楊士郎却仗憑手中一口八卦刀，殺雙兇，敗四煞，造成了轟動江湖的一件大事。

楊士郎成名了，八卦門也在江湖上揚了高名。

這件事井望天聽過，金長久也聽過。

兩個人對望了一眼，金長久皺了眉頭，道：「會是他？眞是意外得很，只不知這些人，是不是他八卦門中的弟子？」

井望天道：「八卦門和我們伍家堡主素少來往，突然帶了這麼多人來，實則可疑的很。」

金長久微微一笑，道：「再聽聽他說些甚麼，咱們再商對策。」

井望天點點頭，高聲說道：「原來是楊掌門人，在下失敬的很。」

楊士郎道：「不敢，不敢，伍堡主可在堡中。」

井望天笑道：「大堡主事務繁忙，不克見客，楊掌門有甚麼事，告訴在下也是一樣。」

楊士郎沉吟了一陣，道：「在下有重要事必須和伍堡主面談。」

井望天冷笑一聲，道：「楊掌門人，我已經說得很明白了，伍堡主無暇見客，楊掌門如是不肯和在下交談，那就只好請便了。」

楊士郎高聲說道：「八卦門旬前被襲，造成了很大傷亡，莊院化灰，死亡數十，兄弟和伍堡主相交於五年之前，彼此還談得來，更風聞貴堡正在召收人手，舉起抗拒魔教的大旗，因此，兄弟率領敝門中殘餘力量，特來投效。」

這番話，倒是大出了井望天意料之外，一時間想不出如何回答。

金長久低聲道：「井兄，這個人，有些可疑。」

井望天道：「唉！事情來得很突然，但以楊士郎在江湖上的聲譽，……」

金長久接說道：「井兄和楊士郎很熟麽？」

井望天道：「只聞其名，未曾見過其人。」

金長久道：「這就是了，井兄怎能肯定，這人是眞的楊士郎？」

井望天道：「對！金兄一言提醒夢中人，兄弟先點破他。」

金長久道：「那倒不用了，咱們無法證明他是眞的楊士郎，但也無法說他是冒充的。」

井望天道：「嗯！有道理，看來，眞得請出大堡主才能辨出眞假了。」

金長久道：「井兄，這件事兄弟倒有一個處置之法，不知井兄意下如何？」

井望天道：「金兄吩咐。」

金長久道：「先要他們把人退開，只讓楊士郎一人入堡，並且告訴他們事出非常，不准携帶兵刃暗器，他如是眞的楊士郎，必會坦然而來，他如是假的楊士郎，怕咱們辨出眞僞，自然是不敢來了。」

井望天道：「金兄，是眞的楊士郎投誠而來呢？」

金長久道：「這倒未必，眞的楊士郎，也可能懷有陰謀而來，如是假的楊士郎，那是絕對別有用心。不論眞假，要他一人入座，收了他兵刃暗器，就算他本領很大，咱們也可以對付了。」

井望天道：「金兄，我這就招呼一聲看看。」

提高了聲音，說道：「八卦門的遭遇，咱們十分同情，不過，此時情勢詭秘，西方魔教，已經有很多人混了中原，咱們未能完全明瞭眞象，只有委屈你楊兄一下了。」

楊士郎道：「如何委屈？」

井望天道：「楊兄請解下身上的兵刃、暗器，兄弟可以放你進入堡中，然後，兄弟帶楊兄去見伍堡主。」

楊士郎道：「哦！」

井望天說道：「自然，這件事，咱們不會勉強楊兄的，如何之處，還請楊兄決定。」

楊士郎道：「人在矮簷下，怎能不低頭？再說，井兄的要求，也並非完全不合情理。」

井望天道：「好！楊兄請命屬下，向後退出五丈，兄弟這裏立刻放下吊籃，接楊兄登堡。」

這吊籃渡人，也是井望天一個新的安排，一隻籐籃，用索繩，長竿放過對岸，人坐籃中，再用滑輪拉上城堡，籐籃中只能坐下一二人，要比放下吊橋接人，安全多了。

一隻籐籃放下。

楊士郎從人喝退五丈以外。

籐籃是經過特殊的設計，裏面有一個很舒適的座位。

（未完・廿九）

戒賭

成業・譯

在冷清清的機場酒吧裏，那美國人在百無聊賴地把紙牌排在枱面上，就在這時候，喝得半醉的阿吉却摸進來，逢人也打個招呼。

凌晨三時在這個荒凉的墨西哥山城，直至拂曉起飛之前，忍耐看來就是打發時間最好的辦法。

但是現在，他們兩人都有了伴兒，一齊把時間打發掉，就是再好不過了。

完全不是阿吉想再喝酒。他知道酒喝多了，他的壞脾氣便會一觸即發。

但那美國人却慷慨非常，隨即便替阿吉倒酒，盛意拳拳，阿吉便有却之不恭之感。

一邊喝酒，一邊賭沙蟹，看來是一樁很自然的事情，何況紙牌老早便放在枱面上。

但幸運之神却離棄了阿吉——於是他的壞脾氣開始要發作了。

本來他手上的牌也不弱的，但偏偏一隻「王牌」，或者一隻「皇后」却突如其來，落在對方手上，叫他立即棄甲曳兵，全軍盡墨。

這簡直是沒有道理的，他幾乎沒有一次能夠勝出。

「我不想贏你的錢，」那美國人說。「我不過希望有人作伴，消磨時間而已。再賭過另一局吧，如果你需要的話，大可以加重注碼的，這樣你才可以翻本嘛。」

但惡運始終把阿吉纏住不放。

阿吉本來準備離開墨西哥兩個月，到美國渡假去的，沒想到這次所謂「消磨時間」的小賭，却把他辛辛苦苦積蓄起來的，準備這次旅行用的錢都吃掉了。

他狂亂地把注碼加大，但結果還是屢戰屢敗。

最後，阿吉的錢包裏，便只剩下兩塊錢而已。

他已經「清倉」了——道理是不管他拿着的是什麽牌，對方翻開來的牌都比他的大。

阿吉給氣得眞想站起來，拿起酒杯便擲向牆上，或者一脚把椅子踢到對面去。

但那美國人臉上的那一副歉疚的表情，却使他不好意思發作，惟有按捺住性子，無可奈何地聳聳肩膊。

然後，當那個美國人說：「看在上帝份上，朋友，以後你也不要賭錢了，你不但沒有運氣，而且頭腦也不够精明。」

沒有運氣是事實，但頭腦怎樣不够精明呢？賭錢怎可以成敗論英雄的！

阿吉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

現在就只有一個辦法可以翻本了。這時候，那個美國人剛好去了洗手間。

當那個美國人低頭在洗手盆上用冷水洗着臉的時候，阿吉便順手拿起一張椅子，朝着他的腦後便砸下去。

椅背也折了，那個美國人悶聲不响便倒在地上。

阿吉取回他輸去的錢，又收起那副紙牌，看來沒人見過他們剛才曾經賭錢的。

他也肯定剛才離開酒吧時是人不知，鬼不覺的。

他把那美國人空了的錢包丟進機場冒着烟的垃圾焚化爐。但那副紙牌却打算用來紀念着那個自大的美國人，因爲他說過：「看在上帝份上，朋友，以後你也不要賭錢了……。」

擴音器裏召喚乘客上機了，阿吉把護照送檢之後，便來到檢查行李的關卡。

那個穿着鮮明制服的海關人員却是彬彬有禮的，他跟阿吉點點頭，然後開了他的旅行袋，伸手進去摸摸。

「請給我看看你的證件吧。」他說。

阿吉把口袋裏面的東西都掏了出來，放在枱上，海關人員看過一遍，然後讓他通過。

他上了機剛坐下。忽然有一個人匆匆走來，跟空姐說了一些什麽，後者用手拍拍阿吉的座位。

那人隨即走到阿吉的座位旁邊。「請問你是艾吉先生嗎？」

「難道我坐錯了座位？」阿吉想着便點點頭，然後準備站起身來。

「你可以跟我一道走嗎？艾先生？」那人說。

「這是什麽一回事呢？」他問。「我不希望錯過這班機。」

「機場酒吧的洗手間裏的清潔工人發現了一具屍體。」

「幹嗎你們會懷疑我跟這件事情有關係的？」

「據海關人員向警方報告，你有一副背後是一個裸女的紙牌。而我們正在找尋這副紙牌。」

這時阿吉已經站起來了，眼前的就是兩名警察。

「我有一副這樣的紙牌又有什麽不妥呢？」他生氣地問。

「如果你檢查一下那副紙牌，艾先生，你就會發現它是不够數的，我再要求你，請你跟我同總部去一趟吧。我們有些問題要請教你哩。」

阿吉從口袋裏掏出那副紙牌。這副紙牌就是取自那個美國人的。

但那個墨西哥警察却一手把那副紙牌搶了過來，把它搧開，然後仔細地把它點算起來。

「艾先生，這副紙牌是沒有了那只『黑梅花三牌』的。」他說：「現在我們可以走吧？到了總部，我會把那隻『三牌』給你看看的。你知道我們怎樣找到那隻三牌嗎？一個鐘頭前，我們檢查那具屍體，發現他的衣袖裏面，藏有這隻三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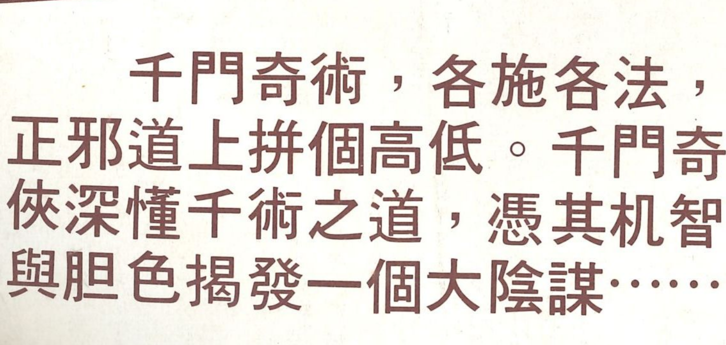
阿吉又起想那美國人說過的話了：「看在上帝份上，朋友，以後你也不要賭錢了，你不但沒有運氣，而且頭腦也不够精明。」

（完）

繼承人

馬雲 著






常服
氣全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